

# 目 录

卷四十六	申鉴 .....	3789
	中论 .....	3813
	典论 .....	3857
卷四十七	刘廙政论 .....	3877
	蒋子万机论.....	3901
	政要论 .....	3913
卷四十八	体论 .....	3973
	时务论 .....	4013
	典语 .....	4023
卷四十九	傅子 .....	4051
卷五十	袁子正书.....	4127
	抱朴子 .....	4181

群书治要译注

## 群书治要 卷四十六 申鉴 中论 典论

### 申鉴

**【题解】**《申鉴》为东汉末年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和史学家荀悦所著。据《后汉书》本传记载，《申鉴》约成书于荀悦任汉献帝秘书监、侍中时。当时国家政权掌握在曹操手中，荀悦“志在献帝，而谋无所用”，于是撰写此书，申述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供献帝借鉴。他在开篇便申明大义——“道之大本，仁义而已”。同时说明写书的用意：“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无已，笃厚无疆，谓之‘申鉴’。”

《群书治要》中，魏徵等也正是本着“鉴前申后”之意，从中节选了相关章节。其节录内容，皆论为政大体，条理非常清晰，无“奇”“特”“权”“变”之论，反映了史家的平正立场。

**【作者简介】**荀悦（公元148年—公元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子之后。幼时聪颖好学，家贫无书，阅读时多用强记，过目不忘。汉灵帝时，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应曹操之召，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侍讲于献帝左右，深为献帝嘉许。献帝以《汉书》文繁难懂，命荀悦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

### 群书治要译注

裁，写成《汉纪》三十篇，时人称其“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作《申鉴》五篇，“通见政体”。建安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 政 体

**【题解】**《政体》乃《申鉴》全书第一部分，意为“政治的主体”“施政的要领”。作者首先提出为政之道的根基是仁义，紧接着又陈述了施政要领。例如，想要达到天下大治，须去除四种祸患，倡导五种政治措施；考虑十种危难，任用贤良；明察九种风气，确立国之常典；谨慎发布赦令等等。

**【原文】**夫道<sup>①</sup>之大本，仁义而已，五典<sup>②</sup>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前鉴<sup>③</sup>既明，后复申<sup>④</sup>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无已，笃厚无疆，谓之“申鉴<sup>⑤</sup>”。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制度以纲<sup>⑥</sup>之，事业以纪<sup>⑦</sup>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sup>⑧</sup>，正身惟恒，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

**【注释】**①道：指法则、规律。此处指治国的大道。②五典：指《诗》《书》《易》《礼》《春秋》五经。③鉴：观察，审察。④申：陈述，说明。⑤申鉴：引为借鉴。⑥纲：约束，控制。⑦纪：处理、治理。⑧承天惟允：承天，顺应自然规律；允，信也、诚也。

**【译文】**治国之道最根本的，莫过于“仁义”而已。《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确立了仁义永恒不变的精神主旨，各种典籍又对

仁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前人的审察认识虽然已经很明确了，后人还要加以申述。所以，古代的圣主明君对于“仁义”的涵义不断重复阐发，使得仁义的内容博大精深，无边无际，所以这部书叫做《申鉴》。以天道作为治国的标准，以先王为最高的榜样，以大臣为辅佐，以百姓作基石；用国家制度进行宏观控制，用各种事业进行综合治理。古圣先王的政治：一是顺应自然规律；二是自己以身作则；三是任用贤德之人；四是体察民情；五是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六是成就国泰民安的事业。忠诚信实地遵循天道，坚持不懈地修正自己，坚定不移地任用贤明，勤勤恳恳地体恤民情，依照典籍来制定律法，诚朴笃实地建树功业，这就是古圣先王为政的要领。

**【原文】**致治<sup>①</sup>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制败则欲肆<sup>②</sup>，虽四表<sup>③</sup>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sup>④</sup>以章<sup>⑤</sup>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注释】**①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②欲肆：欲，欲望。肆，肆行放纵。③四表：指四方极远之地，亦泛指天下。④文教：文章教化。引申为伦理道德的教育。⑤章：显示，表明。

**【译文】**使国家安定清平的方法是：先要去除四种祸害国家的隐患，然后再推行五项政策。四个隐患：一是弄虚作假；二是假公济私；三是恣肆放纵；四是奢侈浪费。弄虚作假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假公济私就会破坏国家法度；恣肆放纵就会助长越轨行为；奢侈浪费就会破坏制度规定。这四大隐患不除，则国家政令就无法落实。社会风俗乱

了则伦理道德就会废弃，即使天地也不能保持其常性了；法律被破坏后，社会秩序就会崩溃，即使是君主也不能维持常度了；违背做人的伦常，礼制就灭亡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够保全正道了；制度破坏则各种私欲泛滥，就是据有四方之物也不能满足要求了。这就是所谓的四种隐患。发展农桑来解决民众的生计；明辨好恶以端正社会的风气；宣扬伦理道德教育以显明教化的方向；建设武备以保持政府的威信，明确赏罚来严肃政权的法令，这就是“五政”。

**【原文】**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sup>①</sup>，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蚕宫<sup>②</sup>，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

**【注释】**①高布五教、咎繇作士：高，同契，传说中的商代始祖；布，分散、传播到各处；五教，即五伦关系的教育（五伦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咎繇，即皋陶，舜之贤臣。②帝耕藉田，后桑蚕宫：藉田，亦称“藉田”，古代吉礼的一种，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后，皇后；桑蚕，采摘桑叶喂蚕；蚕宫，古代王室养蚕的官馆，此处指蚕房。

**【译文】**如果人民连死都不怕，便很难用治罪的办法来让他们畏惧；如果人民对生存都失去了信心，就很难用善行来劝勉他们。即使让商代的始祖高来推行五伦道德教育，让舜的臣子咎繇来做执法的官员，政令也是难以落实的。所以，在上位的领导人，首先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使其内心安稳。帝王要耕种划分给自己的土地，皇后要采摘桑叶去蚕房喂蚕。这样做，可以让国家没有无业的人民，田野没有荒废的土地；不随便乱花钱，不随便滥用民力，全面考虑解决人民生活上的

问题。这是所谓的“养生”。

【原文】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故在上者，审则仪道<sup>①</sup>，以定好恶，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放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淫巧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彰，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sup>②</sup>其心，慎修其行，有罪恶者无徼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注释】①审则仪道：审，审察，弄明白。仪，取法、效法、遵从。②肃恭：端严恭敬。《书·微子之命》：“恪慎克孝，肃恭神人。”

【译文】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和神明起感应，使万物各行其道，从而成就天下大治，这都是源于自己能够真心依道而行。因此，为君者要审明法度，遵从大道，以确定好恶。其实，分清楚善恶比赏功罚罪更重要；批评或者表扬要依据准则和事实。听其言要询问事实；闻其名要考察实际情况，看是否有人用狡猾诡诈、弄虚作假、言过其实、巧言令色来蛊惑人心。因此，事情没有不要求核实的；做事没有不讲求成效的；善事没有不宣扬的；坏事没有不曝光的；社会风俗没有奸诈怪异；人民没有奢侈的风气。从官员到人民，看到利害得失都与自己的行为息息相关，于是就会端严恭敬自己的内心，谨慎地修正自身的行为；有罪恶者不会存侥幸的心理，没有过失者不会担忧恐惧；想“走后门”无处可行，送礼行贿不起作用。这样，百姓就会意顺心平了。这就是所谓的“正俗”。

【原文】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sup>①</sup>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扑<sup>②</sup>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

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夫中人之伦，则刑礼兼焉。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是谓彰化。

**【注释】**①精华：此处指最高境界。②桎梏鞭朴：桎梏，音至故，脚镣手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在手上戴的为梏，在脚上戴的为桎，类似于近世的手铐脚镣；鞭朴，用于对犯罪者实行惩罚，鞭打人的身体只伤皮肉，一般情况下不伤筋骨，所以古时称之为薄刑。

**【译文】**对君子要用情理来感召，对小人则用刑来威慑。荣与辱是奖罚的最高境界，所以，将礼教荣辱施加于君子，是以情理来治理；用镣铐鞭笞施加于小人，是以惩治来管理。君子连受耻辱都不愿意，何况接受惩罚呢？小人连刑罚都不惧怕，何况接受耻辱呢？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中等人，则可以刑罚礼教并用。如果废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会使中等之人堕落成为小人，如果施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则可以把中等之人引导到君子的道路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彰化”。

**【原文】**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急则叛，叛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sup>①</sup>，以遏寇虐<sup>②</sup>，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注释】**①不虞：指意料不到的事。②寇虐：指残贼凶暴之人。

**【译文】**小人的性情是，国家对他们宽缓了，他们就会骄纵；一骄纵就恣意妄为；情急之下就悖道而行；悖道而行就会阴谋作乱。但当生活安然舒适的时候又会恣情纵欲，假如没有威严强硬的手段就无法惩戒他们。所以，国家必须有武备，用以防止发生不测之事，用以遏制

残贼凶暴之人。就是说，社会安定时就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一旦出现叛乱，则可以投入战争。这就是所谓的“秉威”。

【原文】赏罚，政之柄<sup>①</sup>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徒矜<sup>②</sup>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是谓统法。

【注释】①柄：根本，此处指手段。②矜：怜悯、同情。

【译文】奖赏与处罚，是为政的重要手段。该奖赏的一定奖赏，该处罚的一定处罚；而且要事实准确，慎重决定。要通过奖赏，引导人民向善；要通过处罚，警戒人民作恶。为君者不随意奖赏，并非只是爱惜其财物，而是随意奖赏起不到鼓励向善的作用；为君者不随意处罚，并非只是怜悯被处罚的人，而是随意处罚起不到惩戒邪恶的作用。奖赏起不到鼓励的作用，就是“止善”；惩罚起不到警戒的作用，就是“纵恶”。为君者能够做到不抑制下属人民做好事，不放纵下属人民做坏事，那么国家就会安定了。这就是所谓的“统法”。

【原文】四患既蠲<sup>①</sup>，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忧（原书忧作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注释】①蠲：通“捐”，除去，免除。

【译文】“四患”已经革除，“五政”已经建立，就应该踏实地去落实，让其稳固地保持下去，力求简约而不懈怠，尽量宽松而不疏忽；顺

应规律去施政，让人民自己去过日子；不必干涉太多，让人民自己去考虑打算；不需要那么严肃便可以成功；不需要那么严厉便可以图治；垂衣拱手，平和礼让，而天下便可安定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为政之方”。

**【原文】**惟恤<sup>①</sup>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求作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sup>②</sup>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讦<sup>③</sup>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

**【注释】**①恤：忧虑。②黜：废除，取消。③讦：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攻击别人的短处。

**【译文】**令人忧虑的是选任贤能的十个难点问题：一是不知道贤能在哪里；二是知道了而不去访求贤能；三是有了贤能却不能任用；四是任用了贤能却有始无终；五是因小小的意见而否定其高尚的道德；六是因小小的过失而抹杀其很大的功劳；七是因微小的短处而掩盖其整体的善美；八是因诬蔑攻击之词而伤害忠诚正直之士；九是听信异端邪说而惑乱了正确的评价；十是因谗言嫉妒而废弃贤能。这就是“十难”。这十个难点问题不解决，则贤能之臣得不到任用，贤能之臣得不到任用，则国家就不会是为君者的国家了。

**【原文】**惟审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亲而有礼，百僚<sup>①</sup>和而不同<sup>②</sup>，护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sup>③</sup>，此治国之风也。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咨度<sup>④</sup>（咨度作谗嫉），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谦，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

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sup>⑤</sup>为博，以伉<sup>⑥</sup>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sup>⑦</sup>，守法谓之固<sup>⑧</sup>，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注释】**①百僚：亦作“百寮”。谓百官。②和而不同：和衷相济，而又各有所见，不苟同于人。③惟职是司：职，职责；司，履行职责。④咨度：此处指随便议论猜测国事。⑤侈：夸大，吹牛。⑥伉：骄纵，傲慢。⑦劬：音渠，劳苦。⑧固：鄙陋（见识浅短）。

**【译文】**还有，要明辨九种风气，以确定国家倡导的道德、行为准则。这九种风气，一是治国之风；二是衰国之风；三是弱国之风；四是乖国之风；五是乱国之风；六是荒国之风；七是叛国之风；八是危国之风；九是亡国之风。君臣关系密切而又能保持礼仪，百官和谐相处而又不盲目附和；互相谦让而不争名夺利，勤劳国事而没有怨言；没有人不是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治国之风。礼教和风俗不相一致，官职和爵位不被敬重；小臣随意揣测，平民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君主喜欢责备，臣子好逸恶劳；士人喜欢游乐，百姓喜欢游手好闲；这是弱国之风。君臣争着显示聪明，朝廷内群臣争执功劳；士大夫好争名誉，老百姓好争利益；这是乖国之风。在上位的人多私欲，在下位的人多事端；法规朝令夕改，政令出自多门；这是乱国之风。以夸大其辞为博识，以骄傲自诩为高才，以夸夸空谈为通达，以遵守礼仪为烦劳，以遵纪守法为固执，这是荒国之风。以苛刻为明察，以逐利为公务；以宰割下属为本事，以巴结上司为忠臣，这是叛国之风。上下互相疏远，内外互相怀疑；小臣争相求宠，大臣争权夺位，这是危国之风。

君主不问臣下国事，臣下不向君主进谏；妇人之言多被采纳，私门之令畅行无阻，这是亡国之风。

**【原文】**惟督<sup>①</sup>（督作稽）五赦，以绥<sup>②</sup>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劝功，四曰哀<sup>③</sup>化，五曰权计。凡先王之攸<sup>④</sup>赦，必是族<sup>⑤</sup>也，非是族焉，刑兹<sup>⑥</sup>无赦。

**【注释】**①督：督作稽，考察。②绥：安抚。③哀：音剖（二声），聚集，此处指尽力劝化。④攸：文言语助词，无义。⑤族：类。⑥兹：益，愈加。

**【译文】**再则，应考察对五类人的赦免，以安抚民心。一是推究其犯罪动机而情有可原的人；二是明白了做人道德的人；三是经过劝勉已经有成效的人；四是有众人取保教化的人；五是可以采取变通措施的人。凡是先王所赦免的，必定是这一类人。不属于这类的人，应该继续给予刑罚，而不能够赦免。

**【原文】**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sup>①</sup>也。一行而可常履<sup>②</sup>者，正<sup>③</sup>也。恕者，仁之术<sup>④</sup>也；正者义之要也，至矣哉。

**【注释】**①恕：原谅，宽容。②履：会意。小篆字，从尸，即人，从，表示与行走有关。履在战国以前一般只作动词用。③正：合于法则的、合于道理的。④术：大道。道路也。

**【译文】**如果说只有一个字可以始终奉行，那就是“恕”；如果说有一种品行可以始终保持，那就是“正”。“恕”是实现仁爱的大道；“正”是道义的要害。这是最重要的啊！

【原文】或曰<sup>①</sup>：圣王以天下为乐乎？曰：否。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圣王屈己以申<sup>②</sup>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天之道也。

【注释】①或曰：有人说。②申：通“伸”，伸展，伸张。

【译文】有人问：“圣主明君以拥有天下为乐吗？”我说：“不是。圣主明君以拥有天下为忧；天下以拥有圣主明君为乐。平庸的君主以拥有天下为乐，天下以遇上平庸的君主为忧。圣主明君经常委屈自己以伸展天下人之乐，平庸的君主以伸展自己之乐而使天下人忧愁。为天下人谋快乐者，天下人则以使君主快乐为回报；委屈天下人而使其增忧者，自己的忧愁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是天道啊。”

【原文】治世之臣，所贵乎顺<sup>①</sup>者三：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衰世之臣所贵乎顺者三：一曰体顺，二曰辞<sup>②</sup>顺，三曰事顺。治世之顺，真（真上恐脱则字）顺也。衰世之顺，则生逆<sup>③</sup>也。体苟顺则逆节，辞苟顺则逆忠，事苟顺则逆道，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sup>④</sup>，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故足寒伤心，民忧伤国。

【注释】①顺：和顺。②辞：言语。③逆：适得其反。④膳：饭食。

【译文】世道太平时的臣子，所看重的“顺”有三个内容：一是“心顺”，就是心平气顺；二是“职顺”，就是工作顺利；三是“道顺”，就是政治主张顺遂。世道衰败时的官吏，所看重的“顺”也有三个：一是“体顺”，就是自身安顺；二是“辞顺”，就是言词顺耳；三是“事顺”，就是自己之事顺畅。世道太平时的“顺”是真顺，世道衰败时的“顺”，

就适得其反。因为，明哲保身则有悖于节操；言词顺耳则有悖于忠贞；只求自己之事顺畅则有悖于天道。下有忧愁之民，则君主不会有很多快乐；下有饥饿之民，则君主不会有丰盛的膳食；下有受冻之民，则君主不会有像样的衣服。也就是说，人脚底受寒则伤及心脏，百姓忧愁则伤及国家。

## 时 事

【题解】《时事》是《申鉴》的第二部分，作者在此篇列举了当时形势下的二十一件大事，然后分别加以评论，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或兴或废的观点。这里节选其中的三段，分别议论了“尚知贵敦”“尚主之治”，以及“史官记言记事制度”。

【原文】或曰：三皇<sup>①</sup>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旧无乎字补之）？曰：皇民敦，秦民弊<sup>②</sup>，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桀纣不易民而乱，汤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纯，纯斯清矣。唯性不求无益之物，不蓄难得之货，节华丽之饬<sup>③</sup>，退利进之路，则民俗清矣。简小忌，去淫祀<sup>④</sup>，绝奇怪，则妖伪<sup>⑤</sup>息矣。致精（精旧作情。改之）诚，求诸己，正大事，则神明应矣。放邪说，绝淫智<sup>⑥</sup>，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去浮华，举功实<sup>⑦</sup>，绝末技<sup>⑧</sup>，周本务<sup>⑨</sup>，则事业修矣。

【注释】①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②弊：坏，低劣。③饬：古同“饰”。饰物，装饰品。④淫祀：指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⑤妖伪：犹妖讹。怪诞乖谬。⑥淫智：不正当的才智。⑦功实：实际的功效。⑧末技：此指工商业。⑨本务：农事。

【译文】有人问：“三皇时的百姓非常敦厚，三皇时的政治非常清

明，这是天生如此吗？”答曰：“三皇之民诚实厚道，秦朝之民品行低劣，这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山区之民淳朴，城市之民轻浮，这是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夏桀、商纣时，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但天下大乱；商汤周武时，百姓也是原来的百姓，却天下大治，这是由于治国之道不同。三皇时，百姓私欲较少，私欲较少则比较敦厚；三皇时治道纯正，治道纯正则政治清明。这哪里只是天性呢？不奢求身外之物，不积蓄贵重之货，节制华丽的服饰，遏止为利进仕之路，则民俗就会清淳；省去无谓的禁忌，取消不合时的祭祀，断绝奇怪的事情，怪诞乖谬的行为就会平息了；只要竭尽致诚，凡事向内求，正确对待重大的事情，则神明也会应和符验；抛弃异端邪说，杜绝不正当的才智，抑制百家之争，尊崇圣贤典籍，则道德和正义就会确立起来；摒弃浮华之风，注重实际功效，禁绝工商末业，致力农桑之事，这样国家的事业就整饬修明了。

**【原文】**尚主<sup>①</sup>之制非古也，厘降二女<sup>②</sup>，陶唐之典；归妹元吉<sup>③</sup>，帝乙<sup>④</sup>之训；王姬<sup>⑤</sup>归齐，宗周之礼也。以阴乘<sup>⑥</sup>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

**【注释】**①尚主：娶公主为妻。因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云。尚，承奉、奉事或仰攀之意。②厘降二女：指尧帝把女儿嫁给大舜的事。③归妹元吉：归妹：意指嫁妹。古时女子出嫁称归，归于夫家的意思。妹是古时少女的通称。元吉：大吉。《周易·泰》卦之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归妹”是说商王帝乙嫁女这件事。此卦认为这是一件好事。④帝乙：商朝第三十代国王，姓子名羨，商王文丁（太丁）之子。文丁死后继位，在位二十六年，死后由其子辛（即纣王）继位。帝乙在位期间，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⑤王姬：指周朝天子的女儿，周天子为姬姓故称王姬，后世亦以称帝王或诸侯之女。⑥乘：登，升。

【译文】平民娶公主为妻的有关规定，并非远古才有。尧帝将两个女儿嫁给大舜为妻，这是尧帝时代的佳话；嫁小女而获得大的吉利，这是帝乙的教诲；周朝天子的女儿下嫁到齐国，这是尊奉周朝的礼制。

“阴”升置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是违背人伦的。违背天道是不祥之兆，违背人伦是不义之举。

【原文】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sup>①</sup>。有（有字上有朝字）二史，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sup>②</sup>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今者，官以其方各书其事，岁尽<sup>③</sup>则集之于尚书，各备史官，使掌其典。

【注释】①庙：宗庙，供奉祭祀祖先的处所。《说文》：“庙，尊先祖貌也。”②臧否：褒贬。评论人物好坏。③岁尽：一年的末尾。

【译文】古代的天子、诸侯，有所行事的时候，必求告于宗庙。朝中设有两名史官，右史官记录国家重要的事件，左史官记录帝王与大臣的言论。所记之事结集为《春秋》一书，所记之言结集为《尚书》一书。凡帝王之一言一行，必有记录，其善恶成败，没有不录以存史的。往下延伸到官吏平民，若有盛美稀奇之事，都载入书籍，即便有人想显扬自己，却难以达到目的；有人想隐而不露，却声名反而得以彰显。这就是得失或在于一时，荣辱却留传于千载。这样，为善之人就会得到鼓励，作恶之人就会有所畏惧。所以，前代帝王非常重视修史，用以配合赏功罚罪，用以辅助法制教化。对于适宜于当今社会的，各官衙部门可以沿袭这一方法，各自记录其事件、言论，岁终年末，集中编录于《尚书》之中。各部门可以自设史官，让他们掌管此类书典。

## 杂言

**【题解】**《杂言》即混杂之言，相当于随感录、札记，此章作者议论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为学、修养、损益、励志、忧乐、治国等。《群书治要》主要选取了其中有关君臣关系、治国得失等方面内容。作者在此篇中尤其是对“仁”的看法，作者认为君主重民而轻身是“仁”，这是对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民贵君轻”的发展。

**【原文】**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商德（商德作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sup>①</sup>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焉。

**【注释】**①弁：音变，古时的一种官帽，通常配礼服用（吉礼之服用冕）。赤黑色布做叫爵弁，是文冠；白鹿皮做的叫皮弁，是武冠。后泛指帽子。

**【译文】**君子有三种借鉴：借鉴于前事，借鉴于他人，借鉴于铜镜。前事应可作训诫；他人应具备贤德；铜镜应明亮无尘。夏朝和商朝之渐衰，是因为不借鉴于大禹、商汤；周朝、秦朝弊端之渐多，是因为不借鉴于群臣百官；帽子歪戴，脸存污垢，是因为不借鉴于明镜。所以君子一定要把借鉴视为很重要的事情。

**【原文】**不任所爱之谓公，惟义（义作公）是从之谓明。齐桓公，中

材也，夫能成功业，由有异焉者矣。妾媵<sup>①</sup>盈宫，非无爱幸也；群臣盈朝，非无亲近也；然外则管仲射己，卫姬<sup>②</sup>色衰，非爱也，任之也。然后知非贤不可任，非智不可从也，夫此之举宏<sup>③</sup>矣哉。

【注释】①媵：音应，古代嫁女时随嫁或陪嫁的人。②卫姬：齐桓公的夫人。③弘：度量很大。

【译文】不专用自己所偏爱的人，叫做公；一心一意致力于公叫做明。齐桓公只是诸侯王中才能中等的人物，其所以能成就霸主大业，是因为有不同于他人之处。其妻妾和随嫁之女满宫皆是，并非没有宠爱的；众多的大臣挤满朝堂，并非没有可亲近的。然而，外臣中，管仲曾放箭射伤自己；内宫中，卫姬已年长色衰；并非喜爱他们，而是信任他们。其后，他体会到，非贤德之人，不可任用；非聪慧之人，不可听从。他这样的举动真是值得推崇啊！

【原文】膏肓纯白，二竖不生<sup>①</sup>，兹谓心宁。省闼清静，壁孽不作，兹谓主（主作政）平<sup>②</sup>。夫膏肓近心而处危<sup>③</sup>，针之不逮，药之不中，攻之不可，二竖藏焉，是谓笃患。故治身治国者，唯是之畏。

【注释】①膏肓纯白，二竖不生：膏肓：中医学中人体部位的名称，膏指心下部分，肓指心脏和横隔膜之间。膏与肓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后来用：“病入膏肓”指病情非常严重，已没有办法医治。二竖：语出《左传·成公十年》：“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后用以称病魔。②省闼清静，壁孽不作，兹谓主平：省闼：宫中，禁中，又称禁闼。孽：罪恶，罪行，严重的罪过。《孟子》：“天作孽，犹可违。”③危：“危”，音讹，作“厄”，险要的地方。

**【译文】**膏肓处一片纯白，病魔便不能寄生，此谓身心安宁；王宫禁地小门清净，嬖臣孽子不会产生，此谓君主平安。膏肓离心脏极近而又在狭隘之处，用针扎不到，用药难生效，针疗药疗都不顶用，而病魔就藏在此处，这就是大患。所以对于修身治国者，唯有这种情况最可怕。

**【原文】**或曰：爱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爱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汤祷桑林<sup>①</sup>，邾迁于绎<sup>②</sup>，景祀于旱<sup>③</sup>，可谓爱民矣。曰：何重民而轻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人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注释】**①汤祷桑林：谓汤逢大旱，自以身为牺牲，祷于桑山之林以祈雨。表示商汤仁德爱民。②邾迁于绎：邾，指邾文公，邾文公是古邾国第十代国君。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邾文公所处的时代，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势力单薄的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经常受到战争威胁。邾文公不顾年老体衰和大臣劝阻，毅然将国都由邾瑕（今济宁市南五公里处）迁至峰山之阳（今邹城市峰山镇纪王城村一带）。《左传》记载：文公十三年，春，邾文公卜迁于绎。吏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以利利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既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命。”③景祀于旱：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问卜，算卜）之，曰：“必以人祠（祭神，祈祷），乃雨。”景公下堂顿首（叩头，以头叩地的叩拜之礼）曰：“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

**【译文】**有人问：“爱护人民像爱护自己的儿子，就是仁爱之最吧！”答曰：“这还没有达到仁爱之最。”又问：“爱护人民像爱自己

的身体，就是仁爱之最吧？”答曰：“还没有达到。为了解除大旱，商汤在桑林连续四日祈祷；邾文公舍己利民，迁都于绎；景公为解民苦，头顶烈日，祭祀于高阜之上求雨。这些真可以称作爱民啊！”问曰：“他们为什么如此关心百姓而看轻自身呢？”答曰：“君主是承顺天命来养育人民的人，人民存则国家存，人民亡则国家亡。所以，以人民为重者，正是看重国家和承顺天命呀！”

【原文】或问曰：孟轲<sup>①</sup>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则可以为尧、舜矣。写<sup>②</sup>尧舜貌，同尧之性，则否。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则可矣。行之于前，则古之尧、舜也。行之于后，则今之尧、舜也。或曰：人皆可以为桀、纣乎？曰：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尧、舜、桀、纣之事，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

【注释】①孟轲：指孟子。②写：仿效，描绘。

【译文】有人问：“孟子曾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同尧舜一样的圣人，这一说法可信吗？”答曰：“只要不是特别愚笨的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仅仅模仿尧舜的外貌、随同尧的姓氏，是不行的；遵从尧舜的制度、恭行尧舜之道，这样则可以。实行于前代的，则是古时的尧舜；实行于后代的，就是当今的尧舜。”又问：“人人都可以成为桀纣那样的人吗？”答曰：“如果做的是桀纣那样的事，就是桀纣那样的人了。尧、舜、桀、纣所做的事，常常并存于一个社会，只是看你做哪样的事情而已。”

【原文】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是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sup>①</sup>以从道，是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

【注释】①矫情：违反常情。

【译文】君主的忧虑，常处于“两难”之间。作为一国之主而国家治理不好，这是一难；要治理好国家，则必须勤与政事，认真思考，节制情欲而服从于道义准则，又是一难。第一种“难”，让国家处于患难之中，昏庸的君主去做；第二种“难”，让国家平安无事，没有灾难，是明主采取的办法。

【原文】人臣之患，常立于二罪<sup>①</sup>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致之。

【注释】①罪：过错，过失。

【译文】臣子的忧虑，常处于“二罪”之间。任其官职却不行忠贞正直之道，这是一罪；若尽其忠贞正直之道，则必然会违背上意、得罪同僚，也是一罪。第一种“罪”是真正的有罪，是奸臣不尽忠贞正直之道带来的；第二种“罪”不是真正的罪过，是忠臣为尽忠直之道而导致的，算不上罪过。

【原文】人臣有三罪：一曰导（导下有非字），二曰阿失<sup>②</sup>，三曰尸宠<sup>③</sup>。以非先（先作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

【注释】①导非：诱人为非。②阿失：曲从（君上的）过失。③尸宠：谓臣见君非而不谏，徒被宠幸。

【译文】臣子有三种罪过：第一种叫导非，第二种叫阿失，第三种叫尸宠。以错误的建言诱导君主犯错误，叫做导非；听从君主的错误决定以致共同犯错误，叫做阿失；看到君主有错误而不进言，徒被君主宠幸，叫做尸宠。导非之臣应当诛杀，阿失之臣应当判刑，尸宠之臣应当罢免。

【原文】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也，发而进谏（进谏作止之）谓之救也，行而责之谓之戒也。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译文】尽忠有三种方法：第一种叫“防”，第二种叫“救”，第三种叫“戒”。君主之错尚未发生而设法避免，叫做“防”；君主之错已经发生而能进行劝阻，叫做“救”；君主之错犯过之后，能进行批评，叫做“戒”。“防”为上策，“救”为中策，“戒”为下策。

【原文】或问：天子守在四夷<sup>①</sup>，有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内守在身。曰：何谓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众焉。故便僻御侍<sup>②</sup>攻人主而夺其财，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夺其宠，逸游伎艺攻人主而夺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夺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夺其事，是谓内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见攻者众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国。鲧、共工之徒攻尧<sup>③</sup>，仪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sup>④</sup>。南之威攻文公<sup>⑤</sup>，申侯伯攻恭王<sup>⑥</sup>，不能克，故晋、楚兴。万众之寇凌疆场，非患也，一言之寇袭于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译而献珍，非宝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献善，宝之至矣。故明主慎内守，除内寇，而重内宝。

【注释】①四夷：据《吕氏春秋通论·审分览·知度》载，四夷是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②便僻御侍：便僻，巧

譬喻也。帝王侍从。③鯀、共工之徒攻尧：鯀，古人名，传说是夏禹的父亲。共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神，为西北的洪水之神，传说他与黄帝族的颛顼发生战争，不胜，怒而头触不周山，使天地为之倾斜。后为颛顼年诛灭。此外还有一说，谓共工是尧的大臣，与欢兜、三苗、鯀并称“四凶”，被尧流放于幽州。

《书·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④唐、夏平：唐，指尧帝。夏，指夏禹。⑤南之威攻文公：南之威，春秋时晋国的美女。《战国策·魏策二》：“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文公，指晋文公。⑥申侯伯攻恭王：申侯伯：楚文王病重，召集大夫们开会，说：“管绕用义干涉我，用礼节制我，与之相处心神不定，看不见他也不想他，但对我有益处，一定要我在的时候封他爵位；申侯伯呢，我想做的事他鼓励我做，我喜欢的事他已经先给我做好了，与之相处心里安乐自在，看不见他就想念他，但对我有害处，一定要我在的时候打发他走。”大家都赞同。楚文王就任命管绕为大夫，给了重金让申侯伯离开。申侯伯离开楚国准备到郑国去，楚文王对他说：“你为人不仁厚，总想得到别人的权力，一定要谨慎，不要到鲁、卫、宋、郑这些国家去。”申侯伯不听劝阻，竟然去了郑国，三年便夺得郑国的政权，但执政不到五个月就被杀。恭王，指楚恭王。

**【译文】**有的人问：“天子的守卫在于防御四方夷狄，是吗？”答曰：“这只是对外的防御。天子对内的防御在于自身。”问曰：“此话怎讲？”答曰：“处于至高无上之地位的人，向他发起‘进攻’的人是很多的。善于逢迎谄媚的侍从，‘攻’人主之心而竞相获取其财利；得以亲近的妻妾嫔妃，‘攻’人主之心而争夺其宠爱；安闲游乐的歌妓艺人，‘攻’人主之心，使其玩物丧志；君主左右的小臣小官，‘攻’人主之心，使其品行不端；心怀不善之臣‘攻’人主之心，使其贻误大事。这些可说是内部的盗寇。自古以来，失道之君受到的‘进攻’是很多的。小者危及自身，大者导致亡国。鯀、共工等人‘攻’唐尧，仪狄‘攻’夏禹，没

有得逞，所以唐尧，夏禹平安无事。南之威‘攻’晋文公，申侯伯‘攻’楚恭王，没有得逞，所以晋、楚兴盛。上万之多的外寇侵犯边境，不为大患，而只用一句话（就能击倒君主的）的‘盗寇’袭击于膝下，这才是最大之患。八方的异族通过译使来进献珍宝，这不算宝；君主心腹之人匍匐上前，进献善言，这才是最可贵的珍宝。所以，大凡有道之君，都非常谨慎地对内设防，除去内部的‘盗寇’，而且器重常进善言的‘内宝’。”

【原文】君子所恶乎异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变常也。好生事则多端而动众，好生奇则离道而惑俗，好变常则轻法而乱度。故名不贵苟传，行不贵苟难，纯德无慝<sup>①</sup>。其上也，伏而不动；其次也，动而不行；行而不远，远而能复，又其次也；其下，远而已矣（已矣作不近也三字）。

【注释】<sup>①</sup>慝：音特，会意。从匿，从心。把心隐藏起来，存有邪念。

【译文】君子所厌恶的不同于常人的人有三类：好惹事生非的人；好发奇谈怪论的人；好改变常规的人。好惹事生非则头绪繁多而惊动公众；好奇谈怪论则离经叛道而惑乱习俗；好改变常规则轻视法纪而搅乱制度。所以，名声贵在不用不正当的手段传扬，行为不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为难能可贵。纯有道德而没有恶念，这是最好的；恶念生起了但隐藏不动，这是其次的；动了邪念但未行动，有了行动但未走远，虽走远了但还能回头，这又在其次。再往下，就相去太远了。

## 中论

【题解】《中论》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其思想“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提出“学者所以总群经”，故历代史书除《宋史》将其列入杂家类，其余均将其列入儒家类。曹丕称赞此书：

“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中论》的著录和版本很多且各不相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分别著录有六卷，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则并作二卷，《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亦作二卷。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二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由此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

《群书治要》中除选录了《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使得久已失传的史料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外，还选录了《中论》中的《法象》《条本》《虚道》《贵验》《核辨》《爵录》《务本》《审大臣》《亡国》《赏罚》等十二篇的片段。

《群书治要》节录的《中论》片段，主要着眼于治国之道，认为为君者首先要修养自身，做民众的榜样；要时刻追求道德仁义；能够听取臣下的谏言；不被花言巧语的小人所迷惑；探求治国的大道，任用贤臣，并要求得贤臣之心；掌握好赏罚之道，遵循古圣先王的礼法，教化民众；提倡尊卑有序。如此，国家则能得到大治。

## 群书治要译注

【作者简介】徐干(公元171年—公元217年),字伟长,汉魏间文学家、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少年勤学,潜心典籍。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因瘟疫流行,染疾而亡。其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以诗、赋、散文见长。诗歌今存《室思》等三篇;赋如《玄猿赋》《漏卮赋》《橘赋》(上述已佚)、《圆扇赋》《齐都赋》等;散文主要有《中论》一书。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著。后人辑其著作作为《徐伟长集》。

## 法 象

**【题解】**这一篇作者主要指出一个人仪表、言行的重要性。小人因为忽略仪表、举止慌张、言行轻率所以被人轻视，而君子独处也不敢怠慢，即使是细节也会很谨慎，所以他不需要责备、规劝，教化便能行之于家庭，风范能感化乡党。而作为君主也一样，唯有如此才能治理好天下。

**【原文】**慌其瞻视<sup>①</sup>，轻其辞令<sup>②</sup>，而望民之则<sup>③</sup>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则者，必慢<sup>④</sup>之者至矣。小人见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翳<sup>⑤</sup>，鬼神不得见其隙，况于游宴<sup>⑥</sup>乎。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检。言必有防，行必有检，虽妻妾不可得而黷<sup>⑦</sup>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sup>⑧</sup>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闺门<sup>⑨</sup>，不谏谕<sup>⑩</sup>而风声<sup>⑪</sup>化乎乡党，传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盖此之谓也。徒以匹夫之居犹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成汤不敢怠遑<sup>⑫</sup>而掩有九域，文王只<sup>⑬</sup>畏而造彼区夏也。

**【注释】**①瞻视：观瞻。指外观。《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说下视。②辞令：泛指言辞，文辞。③则：榜样，效法。④慢：轻视，对人无礼貌。⑤隐翳：掩蔽；隐蔽。⑥游宴：交游宴饮。⑦黷：音毒，轻慢不敬。⑧狎：亲昵，亲近而不庄重。⑨闺门：借指宫廷、家庭。⑩谏：

谕：亦作“谏谕”，劝谏讽谕；劝谏晓谕。⑪风声：教化；好的风气。⑫怠遑：亦作“怠皇”，懈怠而间暇。⑬只：语气词，无实意。

【译文】一个人如果忽略自己的仪表，行为举止慌张，言谈轻率随便，这样而希望民众会效法他，这种事情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没有人效法他，那么怠慢他的人就会到来。小人被人怠慢，就会对人产生怨恨。担忧自己地位低下，却又不懂得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地位低下，真是可悲啊！正是因此，君子孤身独处也不敢怠慢，在隐微之处也无比谨慎，即使是在无人能见的隐蔽之处，鬼神都看不到他的过失，更何况是交游、饮宴之时呢！君子口中不说戏谑玩笑的话，所说的话一定能有所顾忌（以使自己口无过失）；君主不会去做戏闹玩笑的行为，所作的行为一定会有所检点（使自己身无过失）。正因为说话有所顾忌，行动有所检点，所以，即便是妻妾，也不会有轻慢不敬的时候；即便是朋友，也不会有亲近而不庄重的时候。因此，他不用生气发怒，就能使得伦理道德的教化在家族中盛行；不用规劝和讽谕，好的风气就会在乡党中自然形成。经传上说：德行高尚之人修正自己而身边的人和事就会随之归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还是平民百姓身份时做事犹能如此，何况是壮志得酬而行事于天下之时呢？所以唐尧诚实、恭谨、能够谦让，以致光辉覆盖四方；成汤不敢有片刻的懈怠，因而拥有九州之地；文王时时恭敬小心、心存畏惧，因而造就了华夏之国。

## 修本

**【题解】**此篇作者指出“治道”要务本，即抓住根本。君子的治理先致力于务本（整治自己），小人先是追求末节（整治别人），务本则能够树立美德结怨少，求末则会树立仇敌致使不能建立功业。同时，作者还告诫人们不要常为过去的事情后悔，而不慎重考虑将来，改变自身缺点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不能因为暂时看不到成效便因循过去的错误，致使“身辱名贱，而永为人役”。

**【原文】**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务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废而讎多。夫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蒙<sup>①</sup>，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sup>②</sup>，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瞽<sup>③</sup>，故明莫大于自见，聪莫大于自闻，睿莫大于自虑，此三者，举之甚轻，行之甚迩<sup>④</sup>，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举甚轻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迩之路以穷天下之远，故位（位作德）弥高。基弥固，胜弥众<sup>⑤</sup>，受（受作爱）弥广。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惧焉，我之有善，惧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惧人之必吾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不寝道<sup>⑥</sup>焉，不宿义<sup>⑦</sup>焉。言而不行，斯寝<sup>⑧</sup>道矣；行而不时<sup>⑨</sup>，斯宿<sup>⑩</sup>义矣。是故君子之务以行前言也。民之过，在于哀死而不爱生。悔往而不慎来。善语乎已然，好争乎遂事，堕<sup>⑪</sup>（堕下有于字）今

日而懈于后旬，如斯以及于老。故孔子抚其心（抚其心作谓子张）曰：师，吾欲闻彼，将以改此也，闻彼而不以改此，虽闻何益。小人朝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及作反），行一日之善，而问终身之誉，誉不至，则曰善无益矣，遂疑圣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旧术，顺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贱，而永为人役也。

【注释】①蒙：盲，目失明。②聩：先天性耳聋，后泛指耳聋。③瞽：音冒，眼睛昏花。④迨：近。⑤胜弥众：胜，能承担，能承受。⑥不寢道：寢，停止。指永不止息地去行道。⑦不宿义：宿，止。指永不停止地去行义。⑧寢：停止，平息。⑨时：适时，合于时宜。⑩宿：同“寢”。⑪堕：懒散。

【译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处理各种事情的标准，至于怎样实施，就各不相同了。有人用它治人，有人用它要求自己。用于要求自己，叫做务本；用于要求别人，叫做逐末。君子处理事情，首先是先致力于根本的方面（修整自己），所以能够提升德行、成就功业而很少结怨；小人处理事情是先追求末节（整治他人），所以不能建立功业且又很多怨仇。能看清别人而看不清自己叫做“蒙”；能听到说别人而听不到别人说自己叫做“聩”；能分析别人而不能剖析自己叫做“瞽”。所以说，明察，没有能超过能看清自己的，听觉灵敏，没有能超过能听到自己的，睿智，没有能超过能反省自己的。这三件事情提出来很容易，行起来很浅近，但却难以明了通达。一个明了通达事理的君子，只要做极细微的事情就能承担天下的重任，只要走很短的道路就能如同行遍天下远途。所以他品德越高，根基就越稳；能承担的越多，仁爱就越广。君子对于自身，没有不担忧的事情。自己有了善行美德，就担忧别人还没有自己好；自己有了不善，则担忧别人肯定会厌恶自己；看见别人的善行美德，担忧自己不能学到；看见别人的不善，担忧自己会像他那样。所以，君子不忧虑暮年将至，而担忧心志出现倦怠。因此“不寢道”“不

宿义”。说了而不去施行，就是“寝道”；施行而不符合时宜就是“宿义”。因此君子的要务，就是去实施上述之言。人的过错，在于为死亡悲伤但却不珍惜有限的生命，常为过去的事情后悔，却不慎重考虑将来；喜欢谈论已经过去的事情，爱好讨论已经完成的事情；懒散于今日，又懈怠于后日，如此一直到老。所以孔子语重心长地对子张说：“求师，我想知道那个道理，好用以改正这个过失；知道了那个道理，又不改正这个过失，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小人早晨开始做事，傍晚就想做成；刚坐下来施行，站起来就指望有回报；做了一天好事，就希望有终身的荣誉；荣誉没有得到，就说做好事没有什么益处；于是就怀疑圣人的言论，背弃先王的教诲，保留其过去的做法，顺从其平素的喜好。因此身辱名贱，从而也难免为他人所役使。

## 应道

【题解】此篇作者主要阐述修身、治国要顺应“道”，否则会与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对于修身，作者指出“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要学会虚怀若谷。同时还指出君子还注重批评、改正错误，指出一般人难以做到两点“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这只有君子才能真正做到。而作为国君，更要时刻让身边的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否则只会自身危机、国家灭亡。

【原文】人之为德，其犹器欤，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sup>①</sup>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肖<sup>②</sup>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厌，诲之而不倦。君子之于善道也，大则大识之，小则小识之，善无大小，咸载于心，然后举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夺，而我之所无，又取于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后之也。故夫才敏过人，未足贵也；博辨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故孔子曰：颜氏之子，其殆<sup>③</sup>庶几<sup>④</sup>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夫恶犹疾也，攻之则日益<sup>⑤</sup>，不攻则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sup>⑥</sup>与善也，将以攻恶也。恶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难者二，乐知（知作攻）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夫唯君子，然后能为己之所难，能致人之所难也。夫酒食，人之所爱也，而人相见莫不进焉。不吝于所爱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于酒食，人岂其爱之乎。故忠言之

不出，以未有（未有旧作未良。改之）嗜之者也。《诗》云：匪言不能，胡其畏忌<sup>⑦</sup>。

**【注释】**①恭：肃敬。《尔雅》：“恭，敬也。”②不肖：谦辞，不才，不贤。③殆：表推测，相当于“大概”、“几乎”。④庶几：差不多，近似。⑤悛：停止。⑥非特：不仅，不只。⑦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出自《诗经·大雅·桑柔》。大意为：不是我们不能说，为何顾忌心惶惶？

**【译文】**人们修养道德，就好像用一个器皿装东西。如果器皿空虚，就可以盛物，器皿满了就不能再盛了。所以君子经常虚怀若谷，态度谦恭，不以自己超群出众的才华而凌驾于众人之上；看别人总觉得人家很贤德，看自己总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因此，人家愿意不厌其烦地指正他，愿意永不倦怠地教导他。君子对于为善之道，属于大道的，就从大处去认识；属于小道的，就从小处去认识。只要是正确的道理，不分大小，都记在心里，然后分别付诸实践。我所懂得的，别人夺不去；而我所不懂的，又可从别人那儿学到。因此，功业经常名列别人之前，而别人就会落在我后面。所以说，才智敏捷过人不足为贵，博识善辩过人不足为贵，勇武善射过人不足为贵。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错误惟恐遗漏。因而孔子说：“颜渊，大概要算这样的人了吧！自己有了错误，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就没有重犯的。”不好的毛病习气犹如疾病，治疗则日见转好，不治疗则日见加重。所以君子寻求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赞美自己的人，而是能够帮助自己改掉毛病习气的人。恶不除则善难长，这是自然之道。过去有人说过，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有两点：一是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很难；二是把人家的错误告知对方难。只有成为君子之后，才能做己之所难之事（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做人之所难之事（指出人家的错误，让人家改正错误）。酒食是人们都

珍贵的东西，而人们相见没有不以酒食招待的。其所以不吝惜自己所珍贵的东西，是因为对方也喜爱的缘故。假使喜欢忠言有甚于喜欢酒食，对方怎能只喜欢你的酒食呢？所以，人们不把忠言献出来，是因为没有遇上最喜爱忠言的人罢了。因此《诗经》中写道：“不是我们不能说，为何顾忌心惶惶？”

【原文】目也者，远察天际而不能近见其眦<sup>①</sup>，心亦如之。君子诚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务鉴于人以观得失，故视不过垣墙<sup>②</sup>之里，而见邦国之表，听不过闾奘<sup>③</sup>之内，而闻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是谓人一之，我万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为员<sup>④</sup>，其广不可为方<sup>⑤</sup>。

【注释】①眦：音自，眼角，上下眼睑的接合处。靠近鼻子的称“内眦”，靠近两鬓的称“外眦”。②垣墙：院墙；围墙。③闾奘：闾，指门槛；奘，即软，此借指帐幕，泛指户内。④员：作“圆”，园形。此处借指限制范围。⑤方：意同“员”。

【译文】人的眼睛，远望可以看到天的尽头，而近瞧却看不到自己的眼角。人的心灵也是这样。君子深知心灵也像眼睛一样，因此，努力以人为鉴，来了解自己的过失。所以，虽然人视力所及的不过是围墙以内的东西，但却可以看见国家之外；听力所及的不过是户内的声音，却可以闻知千里之外，这就是因为能借助于人家的耳目呀！人家的耳目尽都为我所用，那么我的耳聪目明，天下就没有比得上的了。这就是别人有一对耳目；我则有上万对耳目；别人看东西、听声音有很多阻碍，而我则能够通畅无阻。所以能看到的高度高得不能再高了，能听到的广度宽得不能再宽了。

**【原文】**先王之礼<sup>①</sup>，左史记事，右史记言<sup>②</sup>，师瞽<sup>③</sup>诵诗，庶僚<sup>④</sup>箴海，器用<sup>⑤</sup>载铭<sup>⑥</sup>，筵席书戒<sup>⑦</sup>，月考其为，岁会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卫武公<sup>⑧</sup>年过九十，犹夙夜不怠，思闻训道，命其群臣曰：“无谓我老耄<sup>⑨</sup>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兴国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sup>⑩</sup>反此道，以为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众人，是以辜<sup>⑪</sup>罪昭著，腥德发闻，百姓伤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则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子口。”于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则曰：“与我异德故也，未达我道故也，又安足责。”是己之非，遂<sup>⑫</sup>初之谬<sup>⑬</sup>，至于身危国亡，可痛矣已（矣已疑倒）。

**【注释】**①礼：礼法；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规定社会行为的规范、传统习惯。如《论语·为政》：“导之以德，齐之以礼。”②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左史、右史皆官名。《礼记·玉藻》：周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左史记行动，右史记言语。《汉书·艺文志》：一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③师瞽：师，乐师；瞽，古代以目盲者为乐官，故为乐官的代称。故指乐师。④庶僚：同“庶寮”，指百官。⑤器用：器皿用具。《书·旅獒》：“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尉繚子·原官》：“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⑥铭：为着确立持久的或公开的记载而刻写或题写的文辞（古多刻于钟鼎，秦汉以后有的刻在石碑上）。⑦戒：用于告戒的一种文体。⑧卫武公：姬姓，卫氏，名和，完整谥法为卫睿圣武公。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公元前812年至公元前758年在位。他是卫厘侯之子，卫共伯之弟，卫都朝歌人。⑨耄：年老，古称大约七十至九十岁的年纪。⑩下愚：极愚蠢的人。⑪辜：罪行。⑫遂：延续。⑬谬：错误。

**【译文】**从前先王制定的礼法是：左史官记事，右史官记言；乐官诵读诗经，众官规劝教诲；器具上刻载铭言，座位上写上警句；每个月都要考察其所为，每一年都要汇总其所行；这都是用以供自己正身自省的。以前卫武公年过九十，仍然昼夜不倦地希望听到他人对他的训

## 群书治要译注

导，还命令其群臣说：“不要说我年事已高便抛开我，必须早晚轮流规劝我，使我有所警戒。”凡是一心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啊！最愚蠢的人则反此道而行之，以为自己已经有仁德了，有知识了，非常明智了，还有什么有求于众人的呢？因此导致罪错昭彰，秘行显扬；百姓伤心，神鬼怨痛。如果有人将这些情况告诉他，他会说：

“这些事，只是生自你的心里，出自你的口中。”于是，对这些人给予惩罚，以至处斩，或者羞辱。不仅如此，还说：“这是因为你们与我离心离德的缘故，没有弄通我的方略的缘故，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于是以非为是，坚持原来的谬误，以至于自身危急、国家灭亡。真是令人痛惜啊！

## 贵 验

**【题解】**这一章作者主要说明事情贵于能够经得起检验。这样，不需用说话，善行变化就会让人们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君子能够坦诚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加以改正，所以他们不需用言语，毁谤之言便会自行制止。同时指出要慎重交友，和良善的朋友之间相互影响，以便不断提升自己。

**【原文】**事莫贵乎有验<sup>①</sup>，言莫弃乎无征。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损也。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数物，谁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犹教人执鬼缚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sup>②</sup>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故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

**【注释】**①验：检查，检验。②笃行：切实履行；专心实行。

**【译文】**事情没有比能得到验证更可贵的，言论没有比全无根据更可弃的。因为说了没有益处，不说也没有损失。水是冷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物品并没有说话，而人们没有不知道它们就是那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冷、热、坚硬的性状真实地显露在形体之

中了。假使我们的所作所为真实得就像上述几种物体，谁还会怀疑你呢？如果不使自己的行为取信于人，而又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就如同让人捉鬼擒妖，而责怪人家没有捉到一样。这也就太糊涂了。孔子说：

“想要别人相信自己，则要少说空话而笃实地去做。笃实地去做，则其信用持久；信用持久则事理就会显明；事理显明，则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这样还能说是欺骗吗？”因此，树根扎得深则枝叶茂盛，善行持续久则声誉远播。

**【原文】**人情也，莫不恶<sup>①</sup>谤，而卒不免乎谤，其故何也？非爱智力而不已<sup>②</sup>之也，已之之术反也，谤之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来，讼<sup>③</sup>之而愈多。明乎此，则君子不足为也；暗乎此，则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屡省，禹拜昌言<sup>④</sup>，明乎此者也。厉王加<sup>⑤</sup>戮，吴起刺<sup>⑥</sup>之，暗乎此者也。夫人也，皆书名前策，著行列图，或为世法，或为世戒，可不慎欤。

**【注释】**①恶：讨厌，憎恨。②已：停止。③讼：争辩是非。④昌言：善言；正当的言论。⑤加：施加，强加。⑥刺：指责、揭发。

**【译文】**人之常情，没有人不讨厌议论诽谤的，然而终究难免被人议论诽谤。这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吝惜智慧和力气而未去止谤，是止谤的办法恰适其反。诽谤是关乎名声的事，你越逃避它越到来，你越推拒它越降临，你越辩解则会变得更多。明白这一道理，所以君子不屑于去这么做；不明白这一道理，那么小人就不可能有所得了。虞舜屡屡反省自己，大禹拜受善言，是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周厉王对诽谤者处以刑罚，吴起对诽谤者进行刺杀，是不明白这一道理的人。这些人，都在以前的竹简书签上写下了名字，连形象也留在了图册，或者让世人效仿，或者让世人警戒，怎么能不慎重呢？

【原文】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君子舍旃<sup>①</sup>，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慎（慎作植）者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僨<sup>②</sup>也，亦无日矣。故坟<sup>③</sup>庳<sup>④</sup>则水纵，友邪则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贤友，福之次也。”夫贤者言足听，貌足象，行足法，加乎（乎疑之误）善奖人之美，而好撮<sup>⑤</sup>人之过，其不隐也如影，其不讳也如响。故我之惮之，若严君在堂，而神明处室矣，虽欲为不善，其敢乎。

【注释】①旃：音占，之、焉二字的合读。如《诗·魏风·陟岵》：“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马瑞辰通释：“之、旃一声之转，又为‘之焉’之合声，故旃训‘之’，又训‘焉’。”②僨：音奋，覆败。③坟：堤防。④庳：音悲，土地低洼处。⑤撮：辅助、佐助。

【译文】知道了自己的过错而不改正，叫做“丧心”；反思了自己的过错而仍不改正，就叫“失体”。“失体”、“丧心”的人，就是灾祸降临的对象，君子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君子不喜欢与德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并非看不起别人而妄自尊大。因为不如自己的人，是必须自己常常为之操心的人。这样，帮助他都忙不过来，靠谁来帮助自己呢？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覆败也就很快了。所以说，堤坝低矮则水流泛滥；朋友歪邪则自己会失正，因此君子交朋友非常慎重。孔子说：“所居之处有贤德之人为友，这是仅次于得福的喜事。”贤德之人，其言谈值得聆听，其风度值得模仿，其行为值得效法；加上善于赞扬人的长处，喜欢帮助人改正过失；其不遮掩他人美德和过失的秉性如同影子之于形体，其不避讳他人的称赞与批评的秉性如同回声之于音响。所以我畏惧他，就像严明的君主同在庭堂，而监察善恶的神明就在此室，即使想做不善之事，又怎么敢呢？

## 核 辨

**【题解】**此章告诫君主要警惕善辩的人。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夸夸其谈、愚弄蒙蔽，很少能够明辨事物。作者指出这些人会让众人疑虑，人民困惑，最终扰乱正确的治国之道，应予以重罚。

**【原文】**夫利口<sup>①</sup>者，心足以见小数<sup>②</sup>，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sup>③</sup>，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喋喋<sup>④</sup>如也。夫类族辨物<sup>⑤</sup>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sup>⑥</sup>，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sup>⑦</sup>也。

**【注释】**①利口：能言善辩。②小数：细微末节。③切问：急切问难。④喋喋：多言貌。喋，通“喋”。⑤类族辨物：语出《周易·同人》卦辞。卦辞说：“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孔颖达疏：“族，聚也。言君子此法同人，以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⑥析言破律：谓巧说诡辩，曲解律令。⑦至道：最高的原则、准则。引申为圣贤大道。

**【译文】**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其心计足以想到微小环节，言谈足以竭尽巧辩之辞，敏捷足以应付急切之问；质问决断俗人的疑惑。然而，这类人喜欢夸夸其谈，喋喋不休。由于同类相聚而明辨事物、通达大道的人很少，而愚昧蒙蔽、不明大道的人很多，又有谁能明了他们的过

错呢？这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用处但还不被废除，最没出息而又不被遗弃的原因。因此先王的律法规定：对巧说诡辩，曲解律令的、惑乱名分而改变原意的、行为不正又坚持不改的和言辞虚伪而长于舌辩的，要处以死刑。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使民众产生疑问，让人困惑从而破坏和扰乱圣贤大道。

## 爵 禄

**【题解】**此章作者阐述了重视爵禄的重要性。他指出，古时候是用爵位来安置有道德之人，用俸禄来供养有功劳的人，因此爵位可以区别一个人人品的高低，俸禄可以看出一个人功劳的大小，如此君主才能够领导官员，让他们都能够各尽其职，国家得到治理。

**【原文】**古之制爵禄<sup>①</sup>也，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功大者其禄厚，德远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禄薄，德近<sup>②</sup>者其爵卑。是故观其爵则别其人之德，见其禄则知其人之功，不待问之也。古之君子贵爵禄者，盖以此也。爵禄者，先王所重也。爵禄之贱也，由处之者不宜也。贱其人，斯贱其位矣，其贵也，由处之者宜之也。贵其人，斯贵其位矣。黻衣绣裳<sup>③</sup>，君子之所服，爱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乱之君，非无此服，民弗美也。

**【注释】**①爵禄：官爵和俸禄。②近：浅显。③黻衣绣裳：黻，音伏。黻衣，古代礼服名，绣有青黑色花纹。绣裳，彩色下衣，古代官员的礼服。

**【译文】**古代设置爵位、规定俸禄的制度，是以爵位来安置有德行的人，以俸禄来供养有功劳的人。功劳显著的人，其俸禄就丰厚；德行高尚的人，其爵位就尊贵；功劳较小的人，其俸禄就较少；德行浅薄的人，其爵位就低下。因此，看一个人的爵位，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品德

的高低；看一个人的俸禄，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功劳的大小，不需要再去询问。古代的君子其所以看重爵位俸禄，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爵禄，先王非常重视。后来，爵位、俸禄之所以被人轻视，是因为处在该爵位、享受该俸禄的人是不应该享受这一爵禄的人；因为人们瞧不起其人，也就轻视其爵位。反之，爵禄被看重，也是由于享受爵禄者应该是享受这一爵禄的人；因看重其人也就会看重其爵位。黻衣绣裳，是君子所穿的衣服，人们喜爱君子的美德，所以也就赞美其衣服。残暴淫乱的君主，并非没有这样的衣服，但人民却不赞美它。

**【原文】**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sup>①</sup>。圣人蹈机握杼，织成天地之化，使万物顺焉，人伦正焉，六合<sup>②</sup>之内，各充其愿，其为大宝<sup>③</sup>，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则所示者广矣；顺风而奋铎<sup>④</sup>，则所闻者远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铎声之益长，所托<sup>⑤</sup>者然也，况居富贵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注释】**①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机，古指织机；杼，织布机上的筘，古代亦指梭。引申为事情的关键。②六合：阴阳家以月建与日辰的地支相合为吉日，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总称六合。泛指天地四方，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③大宝：皇帝之位。④铎：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亦为古代乐器。⑤托：依靠，凭借。

**【译文】**职位，有如织造德行的织机；权势，有如施行仁义的梭子。圣人脚踏织机，手握梭子，织成天地之教化，使万物和顺，人伦肃正，国域之内，人民都能满足其愿。这样的人来作皇帝，不是很合适吗？爬到高处树起旗帜，则能使很广的地方看到；顺着风向摇动大铃，则能使很远的地方听到。不是因为旗的色彩更鲜明，不是因为铃的声

## 群书治要译注

音更悠长，而是所凭借的条件使其如此。更何况身居高官厚禄之位而行使其政令的人呢？

## 务本

**【题解】**此章主要说明君主要抓住治国大道，而不能去详察小事；要有长远的谋划，而不能仅仅看到眼前事物。其后详细地指出了治国大道以及长远计划的内容，以帮助君主齐备为君之道。同时，还指出，君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要善于领导、任用国家的才能之士。

**【原文】**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详于小事，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于丝竹<sup>①</sup>歌谣之和，目明乎雕琢<sup>②</sup>采色<sup>③</sup>之章<sup>④</sup>，口给乎辨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功，体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数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勤（勤作动）人之思（思作志），且先王之末教<sup>⑤</sup>也，非有小才智，则亦不能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悦乎其事，而无取于人。皆以（皆以作以人皆三字）不能故也。

**【注释】**①丝竹：弦乐器与竹管乐器之总称。亦泛指音乐。《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②雕琢：雕刻琢磨。《孟子·梁惠王下》：“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③采色：指绚丽的颜色。《孟子·梁惠王上》：“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④章：在绘画或刺绣上，赤与白相间的花纹叫“章”。⑤末教：无关根本的教导。

**【译文】**人君最大的祸患，没有比详察于小事而忽略了治国的大

道、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而没有长远的谋划更大的了。从古到今，没有如此而不亡国的。所谓“详于小事，察于近物”，就是耳朵只能听出丝竹歌谣之谐合，眼睛看到的只是雕琢彩色之花纹，口中说出的只是辨黠慧敏的舌战辞令；心里懂得的只是短言浅论，手上熟悉的只有射箭、驾车、书法、棋枰之技巧，身体喜好的只是俯仰旋转、翩翩起舞者的仪态。以上这些，观看它足以能够让人欢愉；学习它足以改变人的志趣，这也是从前君王的无关根本的教导，如果没有一点聪明才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凡有上述能力者，都是自己喜欢这些事情，而不是求取于他人，自以为别人都不能做到这些。

【原文】夫君居南面<sup>①</sup>之尊，秉杀生之权者，其势固足以胜人矣，而加之以胜人之能，怀足己<sup>②</sup>之心，谁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犹莫敢规<sup>③</sup>也。而况于人君哉？故罪恶若山而已不见，谤声若雷而已不闻，岂不甚乎。

【注释】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泛指居尊位或官位。②足己：自满自足；自以为是。③规：劝告，建议，尤指温和地力劝。

【译文】君主处在坐北面南的至尊之位，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其威势本来就足以超过常人，又加上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怀着自满自足的心态，谁敢去冒犯他呢？一个普通人如果有这样的威势，恐怕也没有人敢向其劝谏，更何况是君主呢？所以，即便是罪恶堆积得像山一样高，自己也看不见；毁谤之声像雷声一样大，自己也听不到。这样下去，问题岂不是会越来越严重吗？

【原文】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验<sup>①</sup>，而远数<sup>②</sup>

者难效，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也。故皆惑于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sup>③</sup>于所易而不能及于所难，是以治君世寡而乱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务者，其在大道远数乎。大道远数者，谓仁足以覆焘<sup>④</sup>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sup>⑤</sup>财用，威足以禁遏<sup>⑥</sup>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源，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sup>⑦</sup>矣。

**【注释】**①验：效验，验证。②远数：犹远图，深远的谋划。③眩：迷惑，迷乱。④覆焘：犹覆被，谓施恩，加惠，焘，音盗。⑤阜生：生息；生长。⑥禁遏：犹禁阻；遏止。⑦毕：全部，都，统统。

**【译文】**做琐细小事往往滋味甘甜，行中正大道往往滋味纯淡；做眼前的事容易得到效验，而长远的谋略则一时难见成效；不是圣明的君子，则不能大小事情都能兼通。所以人们都为“滋味甘甜”的小事所迷惑，而不能去做“滋味纯淡”的大事；迷惑于自己容易做到的事，而不能投身于对自己有挑战的长远大事。因此，能使国家大治的明君历代少有，而导致国家混乱的昏君每代都多。所以，君主所必须致力的应该是“中正的大道和深远的谋划”啊！所谓“中正的大道和深远的谋划”，其意思是仁德足以覆盖生民，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照亮四方，智慧足以统理万物，权力足以应付无端的变故，道义足以丰富财用，威严足以禁绝邪道，武力足以平定外患内乱；能仔细听取他人的意见，慎重地选取和任用人才；明达国家兴废的根源，通晓安定危机的区分。能做到这些，为君之道就算完备了。

**【原文】**今使人君视如离娄，听如师旷<sup>①</sup>，御如王良<sup>②</sup>，射如夷羿<sup>③</sup>，书如史籀<sup>④</sup>，计如隶首<sup>⑤</sup>，走追驷马，力折门键<sup>⑥</sup>，有此六者，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治乎？无此六者，可谓乏于有司之职，何增于乱乎？必

以废仁义，妨道德矣。何则？小器不能兼容，治乱又不系于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丰舒、晋智伯瑶之亡，皆怙<sup>⑦</sup>其三材，恃其五贤，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道者，只足以拒谏者之说而钳忠直之口也，只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注释】①师旷：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时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②王良：春秋时之善驭马者。③夷羿：相传羿为尧时善射者。尧时十日并出，猛兽为害，羿受尧命，上射十日，下射封豨长蛇，为民除害。事见《淮南子·本经训》。④史籀：籀，音咒。周宣王时为史官，一说为史书名。⑤隶首：黄帝史官，始作算数。亦借指善算数者。⑥门键：亦作“门楗”，犹门闩。⑦怙：依靠，仗恃。

【译文】假如现在让君主眼目之明能比上离娄，听力之好能比上师旷，驾车技术能比得上王良，射箭之艺能比得上羿，书法造诣比得上史籀，计算本领比得上隶首，奔跑之快追得上四马之车，力气之大能折断大门门杠，虽然有上述六人那样的本领，也只能够说是能够胜任专司一职官吏的职守了，对于治理好国家，又有多大的益处呢？即便没有这六个人那样的本领，只能说不能称这些有关官吏的职守，但对国家又怎会加剧天下的混乱呢？事实上，（有了以上这些本领）反而会因此而废弃仁义之政，妨碍道德修养。为什么这样说呢？小的器皿是不能够兼收并蓄的（才智不高之人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么多本领），而且这些技艺又不关乎国家治乱，只是有中等才能之人所爱好的。从前，潞州丰舒、晋国智伯瑶的灭亡，都是因为其自恃有三种才能、五种特长而不讲仁义的缘故。所以，人君有多种技艺、喜好小才智但却不通晓治国的大道的，只能导致他拒绝进谏者的主张，钳制忠诚直言者的言论；只会让

他追随亡国之君的足迹，而背离安定国家的轨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 审大臣

**【题解】**此章作者指出，大臣乃帝王的肱骨，要靠他们了解有关情况，靠他们处理各种事务。所以，一定要慎重审查大臣，一定要任用那些有道德学问、聪明睿智的人，以治理国家，利益九州之民。

**【原文】**帝者昧旦<sup>①</sup>而视朝<sup>②</sup>，南面而听天下，将与谁为之，岂非群公卿士欤？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sup>③</sup>耳目也，所以视听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聪明睿哲君子措<sup>④</sup>诸上位，使执邦之政令焉。执政聪明睿哲，则其事举，其事举，则百僚莫不任其职，百僚莫不任其职，则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则九牧<sup>⑤</sup>之人莫不得其所，故《书》曰：“元首<sup>⑥</sup>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注释】**①昧旦：天将明未明之时；破晓。②视朝：谓临朝听政。③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臣。④措：安放，安排。⑤九牧：即九州。⑥元首：头，本处指君主。

**【译文】**做君主的，天刚拂晓即临朝，面南而坐听取天下的政务。他将和谁来一起处理天下大事呢？岂不是众多公卿大臣吗？所以任用大臣不能不选择合适其职的贤德之人。大臣，是君主的股肱耳目，做君主的，要靠他们来了解各种情况，要靠他们来处理各种政务。以前圣

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就得这样，所以广泛访寻聪明睿智的君子，并安置在较高的职位上，让他们执掌国家的政令。执政者聪明睿智，则国家的各项事务就能展开；各项事务能够展开，则百官就没有不各尽其职的；百官能够各尽其职，则各种事务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各种事务都治理好了，则九州之民无不各得其所。所以《尚书》上说：“国君圣明，大臣贤明，则万事安康。”

## 亡国

**【题解】**此章作者指出了主要的亡国之因，比如拥有贤臣却不能任用，先王的法规不能得以推行，赐位给贤臣，却又不能听从他们的治理办法等等。他告诫君主唯有兴仁义，任用贤能、广听谏言、明大义、远小人，国家的安定才会有所保障。

**【原文】**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sup>①</sup>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书法而不行其事，爵贤而不用其道，则法无于异路说，而贤无异于木主<sup>②</sup>也。

**【注释】**①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公孙鞅之事孝公也……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②木主：木制的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

**【译文】**那些亡国的君主，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先王留下的圣贤典籍，然而最终却逃不了亡国的命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到重用，其制定的法令不能得到推行。如果制定法规而又不依法行事，任命了贤臣而又不采用他的意见和谋略，那么法律便和路边闲话没有区别，而贤臣也和木制神位没有两样了。

**【原文】**昔桀奔南巢<sup>①</sup>，纣<sup>②</sup>踣<sup>③</sup>于京<sup>④</sup>，厉<sup>⑤</sup>流于彘<sup>⑥</sup>，幽<sup>⑦</sup>灭于戏，当是时也，三后<sup>⑧</sup>之典尚在，而良谋之臣犹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举，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灵王丧师。卫有大叔仪，公子鱄，蘧伯玉，而献公出奔。晋有赵宣孟、范武子，而灵公被弑。鲁有子家羁，叔孙婼，而昭公野死。齐有晏平仲、南史氏，而庄公不免弑。虞虢有宫之奇、舟之侨，而二公绝祀。由是观之，苟不用贤，虽有无益也。然彼亦知有马必待乘之然后远行，有医必待使之而后愈疾，至于有贤，则不知必待用之而后兴治也。且六国之君，虽不用贤，及其致人也，犹修礼尽意，不敢侮慢也。

**【注释】**①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湖。因位于古代华夏族活动地区的南方，故名。②纣：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③踣：音博。倒毙，僵死，破灭。④京：镐京。⑤厉：周厉王（？—公元前828年），西周第十位国王（公元前878年—公元前848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三十七年。⑥彘：音志。地名，故址在今山西霍县东北。⑦幽：周幽王，名姬官涅。⑧三后：指禹、汤、文王。

**【译文】**从前，夏桀王逃亡到南巢；殷纣王毙命于镐京；周厉王流放于彘地；周幽王亡身于嬉戏。然而在那个时候，夏禹、商汤、文王的典籍还留存着，朝中有高明谋略的臣子也还在啊！到了春秋时代，楚国有伍举，还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楚灵王大军覆没；卫国有太叔仪、公子鱄、蘧伯玉，而卫献公败逃出走；晋国有赵宣孟、范武子，而赵灵公被臣下所杀；鲁国有子家羁、叔孙婼，而鲁昭公死于荒郊；齐国有晏平仲、南史氏，而齐庄公未免于被刺；虞虢有宫之奇、舟之侨，而二公断绝祭祀。如此看来，如果不重用贤臣，即使有贤臣也是无济于事的。然而，这些国君也知道：有良马，一定要等到骑上之后才可以远行；有医生，一定要等到请来诊治之后，才可以医好疾病；但至于有贤

臣，却不知道要等到任用他们之后，然后才可以使国家清明安定。以上六国的君主，虽然不重用贤臣，但在招纳人才的时候，还能用美好的礼节来表示其诚意，不敢轻侮慢待。

【原文】至于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为人，内实奸邪，外慕古义，亦聘求名儒，征命术士，政烦教虐，无以致之，于是胁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贤者恐惧，莫敢不至。徒张设<sup>①</sup>虚名以夸海内，莽亦卒以灭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实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sup>②</sup>，置之囹圄<sup>③</sup>之谓也。拘系之，愁忧之之谓也。使在朝之人欲进，则不得陈其谋，欲退，则不得安其身，是则以纶组<sup>④</sup>为绳索，以印佩<sup>⑤</sup>为钳鈇<sup>⑥</sup>也，小人虽乐之，君子则(旧则作君子情。)以为辱矣。

【注释】①张设：部署；设置。②桎梏：刑具，脚镣手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戴在手上的为梏，戴在脚上的为桎。③囹圄：也作“圜圉”。监牢。④纶组：海草名。《文选·左思·吴都赋》：“纶组紫绛。”⑤印佩：官印。古人常将官印佩带在腰间，故称。⑥钳鈇：钳和鈇，古代两种刑具。鈇，音弟。

【译文】到了王莽时，他已经不能任用贤才了，即使征招来了，也不许他们对政事发表言论。王莽的为人，其内心实在是奸诈邪恶，而外表上却装出仰慕古时君主行事的样子，也聘请名儒，征召有术之士。但由于政治混乱，政教暴虐，难以吸引人才，于是他使用严刑进行威胁，用杀戮来威吓。贤明的人因为恐惧，不敢不来，这只是空有招引贤人的名声、以夸耀于四海之内而已。王莽也因此而很快灭亡了。况且，王莽赐人官爵，其实等于囚禁人。所谓“囚禁人”不是说一定要把人戴上刑枷、关进监狱，而是限制、束缚他，使他的内心无比的忧愁。如此，则使在朝为官之人，进不能够陈述谋略；退不能保全自己。这就等于以佩带官印用的丝绶为绳索，以官印、佩玉为铁钳而囚人。小人虽以有了

官位而高兴，君子则认为受到了侮辱。

**【原文】**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苟得其躯而不论其心，斯与笼鸟槛兽未有异也，则贤者之于我也，亦犹怨讎，岂为我用哉？日虽（日虽作虽曰）班万钟<sup>①</sup>之禄，将何益欤？故苟得其心，万里犹近，苟失其心，同衾<sup>②</sup>为远，今不修所以得贤者之心，而务修所以执贤者之身，至于社稷颠覆，宗庙废绝，岂不哀哉。

**【注释】**①万钟：指优厚的俸禄。钟，古量名。②衾：被子。

**【译文】**所以，圣明的君主求得贤臣，是要得到臣子的真心，而不是要得到他的躯体。如果得到其躯体而不管其心里怎么想，这便与用笼子、栅栏关住鸟兽没有什么不同。那么贤者对于我，就和仇人没有两样，岂能为我所用？纵然每天发给他万钟的俸禄，会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如果得到其心，相距万里也是近的；如果失去其心，同盖一床被子也是远的。现在，不讲求获得贤者之心的方法，而着力于怎样控制贤才之身，以致使国家政权颠覆，祖宗庙堂废弃，岂不太令人痛心了吗？

**【原文】**孙子<sup>①</sup>曰：“人主之患，不在于言不用贤，而在于诚不用贤。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贤者之进，不肖之退，不亦难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sup>②</sup>，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类（类作僻），惠泽播流<sup>③</sup>，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其亲（其亲作亲戚），乐之如埴簋<sup>④</sup>，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sup>⑤</sup>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

**【注释】**①孙子：即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想通，故又称孙卿。我国古代著名思想

## 群书治要译注

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②德音：指好的声誉。③播流：传布流行。④埙篪：音勋迟，亦作“壘篪”或“埙篪”。埙、篪皆古代乐器，二者合奏时声音相应和。⑤决壅：除去水道的壅塞。

**【译文】**荀子说：“君主的过错，不在于口头上说不任用贤才，而在于不能真心实意地任用贤才。口头上说任用贤才、行动上拒绝贤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贤才到来、不贤的人离去，不是很难吗？”这番话说得多好啊！所以，假如君主能够修治他的道德仁义，显现他的美好声誉，谨慎他威严的仪态。审慎他的政教命令，刑罚没有偏邪不正，恩惠传播于四方，百官要尽职守，万民得其所愿，则贤才敬仰他如同敬天地，爱戴他如同爱亲人；快乐得如听埙篪之音，欣喜得如嗅兰芳之香。如此则贤才投奔于他，如同挖开障碍，排放积水，流入大沟，怎么会有不来的呢？

**【原文】**苟粗秽暴虐，香馨不登，谗邪在侧，杀戮不辜，宫馆<sup>①</sup>崇侈<sup>②</sup>，妻妾无度，淫乐日纵，征税繁多，财不匱竭，怨丧（怨丧作死茅）盈野，矜己自得，谏者被诛，外内震骚，远近怨悲，则贤者之视我容貌如蝸蚘<sup>③</sup>。台殿如狴牢<sup>④</sup>，采服如衰絰<sup>⑤</sup>，歌乐如号哭，酒醴<sup>⑥</sup>如滌滌<sup>⑦</sup>，肴饌<sup>⑧</sup>如粪土，众事举措，每无一善，彼之恶我也如是，其肯至哉。

**【注释】**①宫馆：离宫别馆。供皇帝游息的地方。②崇侈：奢侈。③蝸蚘：音往两。古代传说中的山川精怪。一说为疫神，传说颞颥之子所化。④狴牢：牢狱。狴，音比。⑤衰絰：音崔碟。絰，丧服。古人丧服胸前当心处缀有长六寸、广四寸的麻布，名衰，因名此衣为衰；围在头上的散麻绳为首絰，缠在腰间的为腰絰。衰、絰两者是丧服的主要部分。⑥酒醴：酒和醴。亦泛指各种酒。⑦滌滌：浸泡淘洗，滌，音朽。⑧肴饌：丰盛的饭菜。

**【译文】**相反，假如君主粗俗暴虐，对有美好德行的人不予晋升，谗谄邪僻的人围在他的身边；杀戮无辜的人，宫馆崇尚奢侈，妻妾之多没有限度，淫荡取乐日益放纵；征收赋税名目繁多，国家资财匮乏短缺，怨气丧气充满郊野，却依然骄傲自满而自鸣得意；进谏者被诛杀，内外震动骚乱，远近怨恨悲愤。那么，贤德之人会视我的容貌如妖怪，视我的金殿如监狱；华彩之衣如同丧服，歌乐之声如同嚎哭；美酒甘醇如同污水，美食佳肴如同粪土；所作之事和一举一动，几乎一件都看不上。贤者厌我达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愿意投奔于我吗？

**【原文】**今不务明其义，而徒设其禄，可以获小人，难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乐生害仁，安可以禄诱哉？虽强缚执之而不获已，亦杜口<sup>①</sup>佯愚<sup>②</sup>，苟免不暇，国之安危将何赖（赖下有焉字）？

**【注释】**①杜口：闭口。谓不言。②佯愚：伪装愚笨。

**【译文】**如今若不致力修明仁义而空设高官厚禄，可以得到小人，但难以得到君子。所谓君子，行事不随意合流，处世不改其正直；不为天下人的喜好而歪曲道义，不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损害仁爱，怎么可以用高官俸禄去诱惑他呢？即使用强制的手段控制于他，使他不得已而从之，他也会闭口不言，佯装愚钝，苟且让自己免遭伤害。国家的安危，又依赖什么呢？

## 赏 罚

【题解】作者在这一章中告诫君主一定要明白赏罚之道。他在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比如，奖赏与惩罚不在于必须重，而在于必须执行；奖罚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他认为，奖罚不明不只是导致社会混乱，甚至会导致灭身亡国，君主应该慎重对待。

【原文】政之大纲<sup>①</sup>有二，赏罚之谓也。人君明乎赏罚之道，则治不难矣。赏罚者，不在于必重，而在于必行，必行则虽不重而民肃，必不行也，则虽重而民怠。故先王务赏罚之必行也。夫当赏者不赏，则为善者失其本望<sup>②</sup>，而疑其所行，当罚者不罚，则为恶者轻其国法，而怙<sup>③</sup>其所守。苟如是也，虽日用斧钺<sup>④</sup>于市，而民不去恶矣。日赐爵禄于朝，而民不兴善矣。是以圣人不敢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庆赏。夫何故哉？将以有救也，故《司马法》曰：“赏罚不逾时<sup>⑤</sup>。”欲使民速见善恶之报也，逾时且犹不可，而况废之者乎？赏罚不可以疏<sup>⑥</sup>，亦不可以数<sup>⑦</sup>，数则所及者多，疏则所漏者多，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不劝（不劝上有民字），罚轻则不惧（不惧上有民字），赏重则民侥幸<sup>⑧</sup>，罚重则民无聊<sup>⑨</sup>。故先王明恕<sup>⑩</sup>以听之，思中<sup>⑪</sup>以平<sup>⑫</sup>之，而不失其节也。夫赏罚之于万人，犹辔策之于驷马也，辔策<sup>⑬</sup>之不调，非徒迟速之分也，至于覆车而摧辕，赏罚之不明，非徒治乱之分也，至于灭国而丧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注释】**①纲：事物的关键部分，事理的要领。②本望：本来的愿望。③怙：坚持。④斧钺：亦作“斧戍”，斧与钺，泛指兵器，亦泛指刑罚、杀戮。⑤逾时：超过规定的时间。⑥疏：稀疏，稀少。《玉篇》：“疏，阔也。”⑦数：屡次，频繁，烦琐。⑧侥幸：企求非分，意外获得成功或免除灾害。⑨无聊：生活穷困，无所依赖。汉刘向《列女传·齐东郭姜》：“争邑相杀，父母无聊。”⑩明恕：明信宽厚；明察宽大。⑪中：中庸之道也。⑫平：安定、安静。⑬辔策：亦作“辔策”，御马的缰绳和马鞭。比喻控制的工具。辔，音佩。

**【译文】**为政的要领有两条，指的就是奖赏与惩罚。君主若能懂得赏罚之道，那么，治理好国家也就不难了。奖赏与惩罚，不在于必须很重，而在于必须能够执行。只要奖罚能够切实执行，虽然不重，但人民也会庄重严肃地对待；如果奖罚不能够得到切实执行，虽然很重，但人民也会对它产生懈怠。所以古代的先王致力于使奖罚能够切实执行。如果应该奖赏的不予奖赏，则做好事者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愿望，而怀疑自己的所为；应当惩罚的不予惩罚，则做坏事者就会轻视国家法纪，而坚持其固有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即便每日使用斧钺在街市上行刑，民众也不会丢弃邪恶；即便每日在朝中封官赐禄，民间也不会兴起良好风气。所以，圣人不敢因亲戚的恩情而免除处罚；不敢因个人的仇怨而不予奖赏，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用此来挽救世风呀！因此，司马法说：

“在规定时间内施行赏罚，是希望民众尽快见到善恶的报应。”超过时限都不可以，更何況废弃不用呢！奖罚不可以过少，也不可以过密；过密则所涉及者太多，过少则所遗漏者太多。奖罚不可以过重，也不可以过轻；奖励过轻则起不到鼓励作用，处罚过轻则起不到威慑作用；奖励过重则人会心存侥幸，处罚过重则民会无所依赖。所以，古代帝王以明察宽厚之道来决断案件，用中正之道来平治天下，因此而不失其节。奖罚对于万民，如同缰绳、竹鞭之于驾车之马，缰绳、竹鞭使用不协调，不只关乎车速快慢，甚至会造成翻车或折断车辕；奖罚不明，不

## 群书治要译注

只有社会稳定与社会混乱之分,甚至会导致国家灭亡、丧失性命。能不慎重吗?能不慎重吗?

## 复三年

**【题解】**这里作者主要讨论了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的规定，他认为这是推行仁爱、让家庭中出现慈母孝子，令人民品德归于敦厚的做法，不应将其废止。

**【原文】**天地之间，含气而生者，莫知<sup>①</sup>乎人；人情之至痛，莫过于丧亲，夫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故圣王制三年之服<sup>②</sup>，所以《礼记》（所以二字在下立文下）称情而立文，为至痛极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传，未有知其所从来者，及孝文皇帝<sup>③</sup>，天姿谦让，务崇简易，其将弃万国，乃顾臣子，令勿行久丧，已葬则除之，将以省烦劳而宽群下也。观其诏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为汉室创制丧礼而传之于来世也。后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显宗，圣德钦明，深照孝文一时之制，又惟先王之礼，不可以久违，是以世祖祖<sup>④</sup>崩，则斩衰三年，孝明<sup>⑤</sup>既没，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sup>⑥</sup>嗣君之必贪速除也，检之以大宗<sup>⑦</sup>遗诏，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圣王之迹，陵迟<sup>⑧</sup>而莫遵，短丧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诚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sup>⑨</sup>，小国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礼教不行，犹能改前之失，咨问于孟轲<sup>⑩</sup>，而服丧三年，岂况大汉配天之主，而废三年之丧，岂不惜哉？且作法于仁，其弊犹薄，道隆于己，历世则废，况以不仁之作，宣之于海内，而望家有慈孝，民德归厚<sup>⑪</sup>，不亦难乎？《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放矣。”圣主若以游宴<sup>⑫</sup>之间，超然远思，览周公之旧章，

咨显宗之故事，感蓼莪<sup>⑬</sup>之笃行，恶素冠<sup>⑭</sup>之所刺，发复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权令，事行之后，永为典式，传示万代，不刊<sup>⑮</sup>之道也。

**【注释】**①知：古同“智”，智慧。②服：服丧。③孝文皇帝：汉文帝刘恒，汉朝的第五位皇帝，谥号“孝文皇帝”。④徂：同“殂”，死亡。⑤孝明：东汉皇帝刘庄（公元28年—公元75年），字子丽，公元57年至75年在位，凡十九年。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光烈阴皇后阴丽华。史称汉明帝，死后谥号“孝明皇帝”。⑥忖度：推测。⑦大宗：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余子为“小宗”。⑧陵迟：渐趋衰败。⑨滕文公：战国时滕国的贤君，滕定公之子，名宏，当时世称元公，他与孟子是同时代人。⑩孟轲：即孟子，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⑪民德归厚：社会百姓的道德渐渐笃厚。《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⑫游宴：嬉游宴饮。⑬蓼莪：《诗·小雅》篇名。此诗表达了子女追慕双亲抚养之德的情思。后因以“蓼莪”指对亡亲的悼念。⑭素冠：《诗·桧风·素冠》：“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毛传：“庶，幸也；素冠，练冠也。”又《〈素冠〉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毛传：“丧礼，子为父，父卒，为母，皆三年，时人恩薄礼废，不能行也。”后因以“素冠”为对不能克尽孝道者的讥刺语。⑮刊：斫，消除，修改。

**【译文】**天地万物中，最有智慧的，莫过于人了。人情中最悲痛的，莫过于父母去世。创伤越大，延续的时间就越长；悲痛越剧烈，恢复的速度就越慢。所以，圣明的君主规定，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这是《礼记》中适应人情而确立的法令条文，表示这是最大的悲痛。从天子到百姓，没有不遵从此法的。帝王代代相传，但没有人知道这条法令是从那里来的。到了孝文皇帝，天资谦恭宽让，办事崇尚从简。他临死之前，尚且顾念臣子，下令不要实行长久服丧的制度，埋葬之后，即可脱

去丧服，旨在按此办理，可以省去烦挠劳碌而使群臣宽舒。看他留下的诏令条文，只是要求自己去世之后这么做而已，并非要为汉朝创立治丧的礼节仪式，并传之于后世。后人便照此行使，未曾有人分析其中道理。到了显宗皇帝，其圣德恭谨、英明，深刻理解孝文皇帝一时的规定，又考虑过去君主所定的礼节仪式不能长久违背，所以世祖去世时，穿了三年丧服。孝明皇帝去世后，朝中大臣竟然以自己个人的想法，揣度太子必然会希望快点脱去丧服，便查看太宗遗诏，没有因为孝子还在哀伤思慕而有所虑，因此使得孝明皇帝的遗制被逐步取消，不予遵从。服丧时间缩短的规定从此实施且没有废除。这实在是最大的悲哀。滕文公不过是小国的君主，又加之生于周朝末年，礼教已难以实施，但他还能修正前朝的失误，问询于孟子后，自己服丧三年，更何况大汉朝与天同高的君主，却废除服丧三年之制，这难道不令人叹息吗？制定短丧之法出于仁爱，其弊端也还轻微，道德隆盛之风已然形成且只历经一代，服丧三年之制就被废止，何况将不仁爱的法令公布于社会，却希望家中有慈母孝子，人民品德回归于敦厚，不是很难吗？《诗经》说：“你的教化，民众会仿效的。”圣明的君主，若能在出游、饮宴的空闲时间，以超然的心态想得远点，看看周公当年所定的规章，再看看一下显宗的故事；感受一下“蓼莪”（《诗·小雅》中篇名，其诗大意是宣扬孝道）中的笃厚孝行，必会憎恶“素冠”（《诗·松风》中篇名，其诗斥责不能守三年之丧的现象）中所斥责的现象，从而发出恢复古制的仁德教令，修改太宗（此指孝文皇帝）的权宜之令，而且实施之后，要求永久地作为治丧的典范仪式，使之传承昭示于万代，将此作为不能删改的治丧办法。

## 制 役

**【题解】**此篇作者主要针对怎样治理国家各阶层的人(士农工商)而写的。他认为应该恢复到以前的礼法中,高贵者与低贱者,君子与小人应各守自己的职权,不能让他们违反规定超越上层。这样,才没有违背设置爵禄的初衷,人们才能安守本分,社会才能稳定。

**【原文】**昔之圣王制为礼法,贵有常尊,贱有等差,君子小人<sup>①</sup>,各司分职,故下无潜(潜当作僭)<sup>②</sup>上之愆<sup>③</sup>,而人役财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内富民,及工商之家,资财巨万,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数,少者以十数,斯岂先王制礼之意哉?夫国有四民<sup>④</sup>,不相干黷<sup>⑤</sup>,士者劳心,工农商者劳力;劳心之谓君子,劳力之谓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百王之达义<sup>⑥</sup>也。今夫无德而居富之民,宜治于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劳筋力,目喻颐指,从容垂拱,虽怀忠信之士,读圣哲之书,端委执笏<sup>⑦</sup>,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贫匮,家无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劳,躬自爨烹<sup>⑧</sup>,其故何也?皆由罔利<sup>⑨</sup>之人与之竞逐,又有纡青拖紫<sup>⑩</sup>并兼之门使之然也。

**【注释】**①小人:平民百姓。②潜:当作“僭”,超越身分,冒用上位者的职权、名义行事。③愆:罪过,过失。④四民:旧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书·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⑤干黷:亦作“干渎”。犹冒犯。⑥达:

义：通理；公认的义务。⑦端委执笏：端委，古代礼服；笏，执笏指拿着笏板，古时臣下朝见君王或臣僚相见时，手持玉石、象牙或竹、木的手板为礼。⑧爨烹：爨，音窜，烧火做饭；烹，烧煮。⑨罔利：犹渔利。⑩纁青拖紫：纁，音迂，系结；青、紫，古代官吏所佩印绶的颜色。谓身佩印绶。形容地位尊显。

**【译文】**从前的圣主明君，制定礼法规定：富贵的阶层中，身份有一般、尊贵之分；地位低下的阶层中，身份也有相应的等级差别；君子与平民百姓，各自按自己的身份和职位行使职权。所以在下位的不会出现超越本分、犯下冒用上位者职权和名义行事的过错，供役使的劳力和财力，都能相互供给充足。从前，国内富裕的平民以及工商家庭，钱财多达数万，雇用的奴婢，多者有几百人，少者有几十人，这难道是早先君主制定礼法的旨意吗？国家有四类人（指士、农、工、商），本应互不干扰、轻慢，有知识的人劳心，务工、务农、经商的人劳力；劳心者称为“君子”，劳力者称为“小人”。君子管理人，小人被管理；被管理者养活人，管理者被养活。这是历代君王都明白的道理。可当今呢，没有高尚道德但占有大量财富的，本应该是被管理者，是应该养活人的人，却役使奴婢、自己不劳动、颐指气使、不慌不忙、垂衣拱手。即使那些胸怀忠信、熟读圣贤之书、受君主委任而手执笏板站在朝堂之上的人，又有谁超过他们呢？当今的君子，还有许多贫穷匮乏之人，家里没有奴婢，即使有，也因数量少而忙不过来；妻子勤于家务劳动，亲自烧火做饭，这是什么缘故呢？都因为那些捞取横财的人，与他们竞争高下，再加上那些结交大小官员以及集官吏、豪富于一身的家族，以致君子陷于如此境地啊。

**【原文】**夫物有所盈，则有所缩，圣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称物平施<sup>①</sup>，动为之防，不使过度，是以治可致也。为国而令廉让，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贪人有余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贵贱，贱财利，尚道

德也。今太守令长得称君者，以庆赏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数百，庆赏<sup>②</sup>刑威<sup>③</sup>，亦自己出，则与郡县长史又何以异？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sup>④</sup>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今自斗食<sup>⑤</sup>佐吏<sup>⑥</sup>以上，至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农工商及给趋走使令者，皆劳力躬作，治于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sup>⑦</sup>即位，师丹辅政，建议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时丁傅用事，董贤贵宠，皆不乐之，事遂废覆。夫师丹<sup>⑧</sup>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纳忠信，为国设禁，然为邪臣所抑，卒不施行，岂况布衣之士，而欲唱议立制，不亦远乎！

**【注释】**①哀多益寡，称物平施：哀，音剖（二声）。《易·谦》：“君子以哀多益寡，称物平施。”削减有余以补不足，根据物品的多少，做到施与均衡。②庆赏：赏赐。《周礼·地官·族师》：“刑罚庆赏，相及相共。”③刑威：处罚。④编户：编入户籍的普通人家。⑤斗食：俸禄微薄的小官。《战国策·秦策三》：“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⑥佐吏：指古代地方长官的僚属。⑦孝哀皇帝：即汉哀帝刘欣（公元25年—公元1年），字和，汉元帝庶孙，成帝侄，定陶恭王刘康之子。⑧师丹：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年，字仲公，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西汉大臣、西汉末年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哀帝时曾提出“限田限奴”的主张，以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后因贵族官僚反对，未能实行。

**【译文】**社会上的财富，一些人占有的过多，就会有一些人财用不足。圣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削减多余以增益不足，权衡财物的多寡，来公平地施予。经常提防，不使有人超过限度。因此，能够实现社会稳定。治理国家却使廉洁礼让的君子这样物用不足，而使贪婪之人那样物用有余，所以就不能够分辨尊卑、划分贵贱等级，更不能够让人们看轻财利、崇尚道德。现今的太守县令得以成为一方之主宰，是因

为掌握着庆典、奖赏、处罚、威吓之权。富人蓄养奴婢，有的达到数百之多，其庆贺、奖赏、处罚、威吓之权也由自己掌握。这与郡县的长官又有什么不同呢？奴婢虽然地位低贱，但都有“五常”之情，本来都是君王的良民，却进入普通人家，成为他们的役使，以至哀伤穷困，流离失所，还无权告状申诉，岂不是很冤枉吗？当今，下自薪俸很低的衙吏，上至各诸侯王，都算是管理民众的人，是可以蓄养奴婢的，务农、做工、经商及供他们役使的人，都是应该亲自劳作、被管理的人，应当不许其蓄养奴婢。昔日孝哀皇帝即位，师丹辅佐国政，曾建议对蓄养种田、看院之奴婢的人数定一个限额，但当时丁傅专权，董贤受宠，都不乐意这么办，这个建议遂被废弃。师丹等人，皆是前朝的知名大臣，担忧、憎恨既有官位又做富豪的人家，建议召纳忠信之士，为国家创设禁令，然而因邪恶之臣的压制，终于未能实行。更何况尚未做官的一般人士，想倡议建立有关制度，那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吗？



## 典 论

**【题解】**《典论》，三国魏文帝曹丕著。《隋书·经籍志》：“《典论》五卷，曹丕著”。《旧唐书·艺文志》有同样记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此书《宋史·艺文志》未著，说明此书久佚。惟《典论》中的《自叙》篇在裴松之注《文帝纪》中。其中《论文》一篇为《文选》所收，故全。此足证魏徵等人编撰《群书治要》时所辑录亦早佚。《群书治要》保存《典论》的部分资料，成为研究三国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及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文献之一。

《群书治要》节录《典论》的内容，重在说明奸佞之人、妇人之言的危害。自古以来，听信奸佞之臣和恶毒妇人的君主，没有不灭身亡国的。并指出了宠爱女色之害。

**【作者简介】**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卒于魏黄初七年，年四十岁，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与孔融、王粲辈为文学交，尤与朝歌令吴献相善。二十二年（公元216年），丕立为魏太子；操死，嗣位为丞相、魏王；建安末（公元219年），废献帝为山阳公，篡汉自立，都洛阳，改元黄初。丕即位后，蜀与吴亦相继称帝，凡二伐吴，皆无功；在位六年卒，谥文帝。丕好文学，礼重文人，以著述为事，著典论、诗、赋之属几百余篇。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 奸 谗

**【题解】**作者在此篇中着重论述了任用奸佞之人的危害，历史不断地向人们展示“亲贤远佞”的道理，君主听信奸佞者之言没有不遭到灭身亡国祸患的，诚如作者在文章中列举的何进以及袁绍的例子那样，亲信奸佞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

**【原文】**何进<sup>①</sup>灭于吴匡<sup>②</sup>、张璋<sup>③</sup>；袁绍<sup>④</sup>亡于审配<sup>⑤</sup>、郭图<sup>⑥</sup>；刘表<sup>⑦</sup>昏于蔡瑁<sup>⑧</sup>、张允<sup>⑨</sup>。孔子曰：“佞人殆<sup>⑩</sup>。”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监诫<sup>⑪</sup>，作奸谗。

**【注释】**①何进：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89年，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异母妹有宠于灵帝并被立为皇后，他也随之升迁。黄巾起义时，何进为大将军，总镇京师，因及时发现并镇压了马元义的革命活动，被封为慎侯。为张大威望，何进请灵帝在京师讲武结营，置西园禁军校尉。灵帝驾崩后，蹇硕谋诛进而立皇子刘协，未果，反被进诛。何进从袁绍之言，博征智谋之士为己所用。自此独揽大权。然而何进不纳陈琳之谏，多结外镇军阀，翘首京师，与袁绍等谋诛宦竖。终于事泄，被张让等先下手为强，遭杀身之祸。②吴匡：字崇义。陈留人。何进部将。③张璋：何进部将。④袁绍：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02年，字本初，豫州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人。为东汉末年割据一方之军阀，最盛时控有幽、并、冀、青等河北四州，但在官渡之战中惨败给曹操后实力大损，不久便因病而卒。⑤审配：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04

## 群书治要译注

年，字正南，魏郡阴安人。审配初在韩馥之处为部下，以正直而不得志，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领冀州牧。封审配为治中别驾，并总幕府。官渡之战中，审配大力支持出兵攻击曹操，袁绍令审配统军事。审配因许攸家人犯罪，拘禁其妻子儿女。许攸怒而出奔曹操，出卖袁绍粮仓所在，引致官渡之败。⑥郭图：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05年，字公则，颍川人。官渡之战期间，郭图与颜良和淳于琼一起进攻守护白马的曹将刘延，战败。后曹军攻击乌巢粮仓，郭图建议攻击曹营而非张郃建议的援救粮仓，结果张郃攻曹营不下，郭图惭愧其建议失败，诬告张郃不尽力，导致张郃投降曹操。⑦刘表：字景升，生年不详，卒于208年。兖州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东北）人，东汉末期的一个割据诸侯。其先祖是西汉鲁恭王刘余。⑧蔡瑁：生卒年限不详，字德圭，荆州南郡襄阳人，东汉末期人物。据《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记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当时江南宗贼兴盛，刘表为平定江南，曾和襄阳蔡瑁及南郡蒯越、蒯良一起商议平定江南的计策。刘表有二子：刘琦和刘琮，起初刘表喜爱刘琦，后因刘表为刘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于是喜爱刘琮，欲以其为后，蔡瑁和张允亦经常诋毁刘琦而赞誉刘琮，刘琦不自宁，在诸葛亮建议下，向刘表请求出任江夏太守。后来刘表病重，刘琦曾去探望刘表，因蔡瑁、张允阻止，未果，刘表去世后，蔡瑁、张允等遂以刘琮为嗣。⑨张允：东汉末期刘表的属下，曾与蔡瑁共同推刘琮继承刘表的地位。⑩佞人殆：语出《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⑪监诫：儆戒。监，通“鉴”。

**【译文】**何进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任用吴匡和张璋；袁绍之所以兵败，是因为听信审配和郭图；刘表之所以昏庸，是因为相信蔡瑁和张允。孔子曾说：“任用奸佞之人真是危险啊。”这句话确实是可信的。这几件过去的事已经被写进史书了，这里姑且再谈谈这几个人，以作为后人的借鉴，警戒那些奸谗的小人。

【原文】中平之初<sup>①</sup>，大将军何进，弟车骑苗<sup>②</sup>，并开府<sup>③</sup>。近士吴匡<sup>④</sup>、张璋。各以异端<sup>⑤</sup>有宠于进。而苗恶其为人。匡璋毁苗而称进，进闻而嘉之，以为一于己。后灵帝<sup>⑥</sup>崩，进为宦者韩悝<sup>⑦</sup>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进之众，杀苗于北阙<sup>⑧</sup>，而何氏灭矣。昔郑昭公<sup>⑨</sup>杀于渠弥<sup>⑩</sup>，鲁隐公<sup>⑪</sup>死于羽父<sup>⑫</sup>，苗也，能无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而进独何嘉焉？

【注释】①中平之初：中平（公元184年12月—公元189年3月），是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第四个年号，也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二个年号。汉朝使用这个年号时间共六年。②车骑苗：车骑，汉代将军的名号，与卫将军及左右前后将军皆位次上卿。汉文帝元年设。苗，指何苗，何进的弟弟。③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之意。汉朝三公、大将军可以开府。④吴匡：字崇义。陈留人。何进部将，在何进被宦官杀死后，与曹操、袁绍杀尽宦官之后，因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而与张璋、董旻将其砍为肉酱。后为蜀汉张飞部将，也是后来诸葛亮北伐的大将吴班吴元雄的父亲。⑤异端：指不属于正统思想的思想派别，通常含有负面的含义，或称旁门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⑥灵帝：刘宏（公元156年—189年），东汉第十一位皇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他本封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因桓帝无子）。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六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谥号为孝灵皇帝。葬于文陵（现今洛阳西北冢头村附近）。⑦韩悝：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89年，东汉宦官，十常侍之一。十常侍指中国古代东汉（公元25年—220年）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他们都任职中常侍。首领是张让和赵忠。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后十常侍被袁绍所诛。⑧北阙：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

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⑨郑昭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姬姓，名忽，郑庄公长子。生年不详，卒于前695年。郑国有一位大夫高渠弥，与昭公有仇，因为昭公曾劝父亲郑庄公不要委任高渠弥出任官职，但郑庄公没有听从。昭公复位后，高渠弥害怕被处死，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前695年，高渠弥和郑昭公一起去打猎时，在郊外把昭公射死。⑩渠弥：即高渠弥，生卒年不详，春秋时代是郑国著名的大将，立下过赫赫战功。后因谋权弑杀郑昭公而被齐襄公以此为借口车裂。⑪鲁隐公：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712年在位，名息姑，鲁国第十三代国君。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按周朝的传统礼法，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只因惠公死时太子姬允（即后来的桓公）还太小，于是隐公上台执政，却不是正式继承王位（春秋经云：“不书即位，摄也。”），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要把政权还给太子。鲁隐公十一年冬，羽父请杀太子允（鲁惠公太子）将以求太宰，隐公不许。羽父惧，乃谮隐公于太子允，请求往杀隐公，太子允许之，遂杀隐公，立太子允为君，是为桓公。隐公执政后期，开始在乡间修建别墅，以供自己养老之用。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冬，鲁大夫羽父（姬羽军）向鲁隐公申请当宰相。隐公答道：“我弟弟姬允已经长大了，马上就要上台了。你不妨直接去问他。”羽父却误会了隐公的意思，自作聪明地献计：“古人说：‘利器在手，不能让给别人。’你弟弟已经长大了，恐怕对你不利，不如让我帮你杀掉他，免除你的后患。事成之后，你提升我为宰相怎么样？”隐公一听这个邪恶的主意，吓了一跳，马上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弟弟长大了，我也老了，别墅一完工，我就退休啦。国君之位是我弟弟的，我岂敢有非分之想？”隐公的这番话到底是真的无心犯上，还是担心羽父是太子姬允的间谍，今人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的事看起来，前者似乎是正确的。羽父立刻发现自己已经坐在火炉口上，一旦姬允将来继位并听说此事，自己一定就掉到火炉里了。于是他产生了更加邪恶的想法。羽父调头去找太子姬允说：“主上见你长大，今日特地唤我进宫，命我来杀了你呢。”姬允一听，吓得不轻。羽父于是又自告奋勇，信誓旦旦地保证：“不过我当然不会干这种肮脏的勾当，所以特来通报。您如果想自救，就要先下手为强。”姬允感激涕零说：“如果我不死，一定封你当宰相！”可巧隐

公做公子时，曾与郑国作战，被郑国俘虏，贿赂了郑国大夫尹氏才得以脱身，所以隐公把尹氏的家神供在一座园子里，时不常地去祭拜一下，祭拜完就住在附近大臣蔦氏家里。羽父就趁隐公去祭拜时率军把隐公给杀了，并嫁祸给蔦氏，继而屠灭蔦氏家族。姬允上台，即为鲁桓公。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提拔羽父为宰相。<sup>⑫</sup>羽父：即公子翬，一作公子挥。姬姓，名翬，字羽父。鲁宗室。春秋初年鲁国大臣。

**【译文】**中平初年，大将军何进与其弟车骑将军何苗，兄弟俩人都建立了府署并自选僚属。近士吴匡、张璋各以异端邪说得宠于何进，而何苗却憎恶他们俩的为人。于是吴匡和张璋就诋毁何苗而称赞何进，何进听后就对他们两个人进行嘉奖，认为他们俩是一心一意忠于自己的。后来汉灵帝去世，何进被宦官韩悝等人所害。吴匡和张璋两人忌恨何苗，便威逼利诱何进的部下，将何苗杀死于北城门，从而使何氏灭亡。昔日，郑昭公因为劝谏父亲不要任用渠弥，结果他即位以后，自己被渠弥杀死；鲁隐公因为没满足羽父做宰相的请求而被羽父设计杀死；何苗听信于吴匡和张璋这样的奸佞小人，怎能不落得如此下场呢？忠义之臣侍奉君上，往往都会尊敬其父亲，也敬重其儿子；扶持其兄长也尊敬其兄弟。因此古人说：因爱其人，也就爱其屋上之乌鸦，何况兄弟乃骨肉之亲，而何进为什么要独自嘉奖吴张二人呢？

**【原文】**袁绍之子，谭<sup>①</sup>长而慧，尚<sup>②</sup>少而美，绍妻爱尚，数称其才，绍亦雅奇<sup>③</sup>其貌，欲以为后。未显<sup>④</sup>而绍死，别驾<sup>⑤</sup>审配<sup>⑥</sup>、护军<sup>⑦</sup>逢纪<sup>⑧</sup>，宿以骄侈，不为谭所善，于是外顺绍妻，内虑私害，矫<sup>⑨</sup>绍之遗命，奉尚为嗣<sup>⑩</sup>。颍川郭图<sup>⑪</sup>、辛评<sup>⑫</sup>，与配、纪有隙<sup>⑬</sup>，惧有后患，相与依谭，盛<sup>⑭</sup>陈<sup>⑮</sup>嫡长之义，激以绌<sup>⑯</sup>降之辱，劝其为乱。而谭亦素有意焉，与尚亲振干戈<sup>⑰</sup>，欲相屠裂，王师<sup>⑱</sup>承天人之符应<sup>⑲</sup>，以席卷乎河朔<sup>⑳</sup>，遂走尚梟<sup>㉑</sup>谭，擒配馘<sup>㉒</sup>图，二子既灭，臣无余。

【注释】①谭：即袁谭（？—公元205年），字显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汉末群雄之一袁绍长子，青州刺史。②尚：即袁尚（？—公元207年），字显甫，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汉末群雄之一袁绍的第三子，受到袁绍的偏爱，并于袁绍去世后继承了袁绍的官位和爵位，也因此招致长兄袁谭的怨恨，兄弟之间经常兵戈相向。后被公孙康所斩。③雅奇：雅，平素，素来；奇，惊异，引以为奇。④显：显示出来，公告。⑤别驾：官职名，全称为别驾从事史，也叫别驾从事。汉代设置，为州刺史的佐吏。⑥审配：生年不详，卒于204年，字正南，魏郡阴安（今河北清丰北）人。东汉末年军阀袁绍帐下谋士。袁绍领冀州，引为治中。后事袁尚。及邺城破，被曹操所擒杀害。⑦护军：官名。护，督统之意。秦有护军都尉。各朝代护军所指意思也不同，秦汉时临时设置护军都尉或中尉，以调节各将领间的关系。⑧逢纪：生年不详，卒于202年，字元图，南阳人，东汉末年袁绍帐下谋士。逢，古同“逢”。⑨矫：假托。⑩嗣：接续，继承（父业）。⑪郭图：生年不详，卒于205年，字公则，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年袁绍帐下谋士。⑫辛评：生年不详，卒于200年。字仲治，颍川阳翟人，东汉末期袁绍帐下谋士。后为逢纪所杀。⑬隙：感情上的裂痕，有仇。⑭盛：广泛，程度深。⑮陈：述说。⑯黜：古同“黜”，罢免，革除。⑰振干戈：振，搬动，挥动。干戈，古代兵器，后以“干戈”为兵器的通称。后来引申为指战争。⑱王师：此指曹操的军队。⑲符应：古代指上天显示的与人事相应的征兆，为祥瑞的征兆。⑳河朔：古代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㉑梟：古代刑罚，把头割下来悬挂在木上（梟首示众）。㉒馘：音国，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以计数献功。

【译文】袁绍的儿子当中，袁谭是长子，而且天资聪慧；袁尚年龄小，但相貌俊美。袁绍的妻子宠爱袁尚，多次称赞袁尚有才能。袁绍也很惊奇袁尚的相貌，想要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公开，袁绍就去世了。袁绍身边的谋士别驾审配、护军逢纪素来骄横奢侈，不被袁谭所喜欢。于是，这两个人表面上是顺从袁绍之妻，实际上是内心担忧个人的危机，于是便假造袁绍遗诏，奉立袁尚为继承

人。当时在颖川的郭图和辛评，与审配、逢纪有隔阂，害怕袁尚为继承人后，审配、逢纪二人得势后自己会有祸患，便双双投靠袁谭，大讲嫡生长子才是符合公正的继承人，并以“被排挤降格的耻辱”刺激袁谭，劝他兴兵作乱，加上袁谭本来就有承继父业的想法，便亲自与袁尚刀兵相见，要互相屠杀，分地裂土。此时，朝廷的军队（指曹操的军队）秉承天意人心的符应，席卷河北大地，遂赶走袁尚，诛杀袁谭，生擒审配，割去郭图左耳。袁尚败走，袁谭被灭，其他臣子或死或逃，无一剩余。

**【原文】**绍遇<sup>①</sup>因运，得收<sup>②</sup>英雄之谋，假<sup>③</sup>士民之力，东苞<sup>④</sup>巨海之实，西举<sup>⑤</sup>全晋之地，南阻<sup>⑥</sup>白渠黄河，北有劲弓胡马，地方二千里。众数十万，可谓威矣。当此之时，无敌于天下，视霸王易于覆手<sup>⑦</sup>，而不能抑遏<sup>⑧</sup>愚妻，显别嫡庶，婉<sup>⑨</sup>恋私爱，宠子以貌，其后败绩丧师，身以疾死，邪臣饰奸，二子相屠，坟土未干，而宗庙为墟，其误至矣。

**【注释】**①遇：名词，机遇。②收：接受。③假：凭借。④苞：占据，包括。⑤举：攻克。⑥阻：为阻挡（屏障）。⑦覆手：把手掌向下一翻。比喻事情容易办成，而且时间迅速。⑧遏：阻止。⑨婉：作动词，意思为非常喜欢或喜爱。

**【译文】**袁绍兴起的机遇在于时运。因为得到英雄的谋划，凭借士民的力量，他向东占据到大海之边，向西攻占了山西全境，南面以白渠、黄河为阻敌之屏障，北面可借用善射善骑的胡兵。他占地两千里，拥兵数十万，真可谓威风八面。当时，袁绍无敌于天下，认为自己要称霸天下，易如反掌。但他却不能遏制其愚蠢的妻子，不能明确嫡生与庶出的区别；留恋于个人的喜好，因容貌俊美而宠爱幼子；从而导致其后来的事业失败，军队覆亡，自己也得病而死。邪恶的臣子掩饰其奸诈，使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以至袁绍坟上黄土未干，宇宙便成废墟。其失误实在是太大了啊！

【原文】刘表<sup>①</sup>长子曰琦<sup>②</sup>，表始爱之，称其类己，久之为少子琮<sup>③</sup>，纳后妻蔡氏之侄，至蔡氏有宠，其弟蔡瑁，表甥张允，并幸<sup>④</sup>于表，惮琦之长，欲图毁之。而琮日睦<sup>⑤</sup>于蔡氏，允、瑁为之先后，琮之有善，虽小各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瑁、允叹德于外，表日然<sup>⑥</sup>之，而琦益疏矣，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sup>⑦</sup>司<sup>⑧</sup>其过阙，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阙<sup>⑨</sup>无<sup>⑩</sup>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诘让<sup>⑪</sup>之书日至，而琮坚为嗣矣。故曰：“容刀<sup>⑫</sup>生于身疏。积爱出于近习。”岂谓是耶？昔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sup>⑬</sup>，君臣则然，父子亦犹是乎？后表疾病，琦归省<sup>⑭</sup>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sup>⑮</sup>江夏，为国东藩<sup>⑯</sup>，其任至重，今释<sup>⑰</sup>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士民闻而伤焉，虽易牙<sup>⑱</sup>杜<sup>⑲</sup>宫，竖牛<sup>⑳</sup>虚器，何以加此。琦岂忘晨晷、北犬之献<sup>㉑</sup>乎，隔户牖<sup>㉒</sup>而不达，何言千里之中山<sup>㉓</sup>。嗟乎！父子之间，可至是也。

【注释】①刘表：公元142年至公元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东汉末年名士，汉室宗亲，荆州牧，汉末群雄之一。②琦：即刘琦（约公元173年—公元210年），其字不详。山阳高平人，荆州牧刘表之长子。③琮：即刘琮（？—公元207年），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两城乡）人。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次子，刘琦之弟。刘表死后继承刘表官爵，当曹操大军南下之时，他在蔡瑁等人的劝说之下举荆州而降，被曹操封为荆州刺史。④幸：被……宠爱。⑤睦：亲近。⑥然：认为对，认为不错。⑦阴：暗地里，背地里。⑧司：侦查，审查。⑨阙：缺点，错误。⑩无：没有。⑪诘让：责问。汉贾谊《新书·淮难》：“淮南王来入，赴千乘之君，陛下为顿颡谢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诘让。”⑫容刀：装饰性的佩刀。《诗·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释名·释兵》：“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无刃，备仪容而已。”比喻挑拨离间。⑬昔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

其身：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泄柳、申详，春秋时期秦穆公之臣。秦穆公（？—前621年），一作秦缪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前659—前621年）。谥号穆。⑭省：看望父母、尊亲。⑮抚临：据有，统治，驻守。⑯藩：屏障，保卫。⑰释：放开，放下。⑱易牙：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厨师，也有写成狄牙的。齐桓公宠幸的近臣，用为雍人。雍，古文作饗，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为雍人，就是专管料理齐桓公饮食的厨师。他擅长于调味，加上善于逢迎，所以很得齐桓公的欢心。后参与发动政变，被后人所唾弃。⑲杜：阻塞，堵塞。⑳竖牛：春秋时鲁叔孙穆子与庚宗妇人所生之子，号曰“牛”，官为“竖”，称“竖牛”。颇受宠爱，年长，使参与政事，后酿成祸乱。见《左传·昭公四年》和《昭公五年》。㉑晨凫、北犬之献：典出《说苑·奉使》，太子击向父亲魏文侯进献晨凫北犬，文侯因而让太子击重返朝廷。晨凫，指野鸭。㉒牖：音有，窗户。㉓中山：地名，汉高帝置郡。相当于今天河北省北部正定县一带。

**【译文】**刘表的长子叫刘琦。刘表起初很喜爱他，说他和自己很像。一段时间以后，因幼子刘琮的缘故，接纳了后妻蔡氏的侄子。到了蔡氏深得刘表宠爱之时，其弟蔡瑁和刘表的外甥张允，同样也受到刘表的宠爱。他们畏惧刘琦是长子，想设法毁掉刘琦。而刘琮同蔡氏关系日益密切，张允、蔡瑁鞍前马后紧随刘琮。刘琮做了好事，即便是再微小的事情，也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刘琮有了过错，即便是再大的错误，也必定为其遮掩。蔡氏在宫内说刘琮的好话，蔡瑁、张允在外面赞叹刘琮的美德，刘表便日益觉得刘琮不错，进而肯定刘琮，对刘琦越来越疏远，随后将刘琦派往江夏任太守，监理兵马于外。蔡瑁、张允则暗地里搜寻刘琦的过失，进而诽谤诋毁。刘琦有再大的优点，他们都予以掩盖；刘琦有再小的过失，他们都四处传扬。于是，刘表谈到刘琦，其忿怒的表情就日益显现，不断的给刘琦发去责问之书。这样一来，刘琮继承父位就渐成定局。所以人们常说：“挑拨的介入是由于两相疏远；宠爱的积加是出自两相亲近。”其所说的，不正是这种情况吗？昔

日泄柳、申详两人都是贤人，因为有推荐贤士的臣子在秦穆公身边为他们维持调护，所以能够安其身，如果泄柳、申详两人没有人在穆公的身边维持调护，穆公的敬贤之礼就会衰弱，这两位贤人就会离去，也就难安其身了。君臣之间是这样，父子之间也同样是这样啊！后来刘表生病，刘琦回来探望。因为刘琦向来就仁慈孝顺，蔡瑁、张允怕他见到刘表后，因为父子之情所感，刘表会产生托付后事之意，便对刘琦说：

“将军命令你驻守江夏，那里是国家东部屏障，其责任非常重大。你今日扔下众人而来，必然会受到父亲的谴责与怒斥，有伤父亲的喜悦之心，因而加重父亲的病情，这不是孝敬啊！”于是便将刘琦挡在门外，使其不能与父相见，刘琦只好哭着离去。士民百姓听到这件事都为之伤心，认为易牙堵塞齐桓公宫门、竖牛不给齐桓公吃饭，恐怕也超不过这种做法呀！刘琦岂能忘记当初太子击向父亲魏文侯进献晨凫北犬，文侯让太子击重返朝廷的典故呢？只是隔着一层窗户而不能相见，又何言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山国呢？可叹呀！父子之间竟然会弄到如此地步呀！

【原文】表卒，琮竟嗣立，以侯与琦。琦怒投印，伪<sup>①</sup>辞奔丧，内有讨瑁、允之意。会王师已临其郊，琮举州请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sup>②</sup>费忌<sup>③</sup>，以无宠而作谗；江充<sup>④</sup>、焚丰<sup>⑤</sup>（焚丰当考）以负罪而造蛊；高斯<sup>⑥</sup>之诈也贪权，躬<sup>⑦</sup>宠<sup>⑧</sup>之罔<sup>⑨</sup>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图、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后监<sup>⑩</sup>前，无不烹俎<sup>⑪</sup>夷<sup>⑫</sup>灭，为百世戮诋<sup>⑬</sup>，然犹昧于一往者，奸利之心笃<sup>⑭</sup>也。其谁离父子，隔昆<sup>⑮</sup>弟，成奸于朝，制事于须臾<sup>⑯</sup>，皆缘<sup>⑰</sup>厓<sup>⑱</sup>隙以措意<sup>⑲</sup>，托气应以发事，挟<sup>⑳</sup>宜恤<sup>㉑</sup>之成画<sup>㉒</sup>，投必忿<sup>㉓</sup>之常心，势如愬<sup>㉔</sup>怒，应若发机<sup>㉕</sup>，虽在圣智，不能自免，况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sup>㉖</sup>之谏淮南<sup>㉗</sup>，田叔<sup>㉘</sup>之救梁孝<sup>㉙</sup>，杜邺<sup>㉚</sup>之给二王，安国<sup>㉛</sup>之和两主，仓唐<sup>㉜</sup>之称诗，史丹<sup>㉝</sup>之引过，周昌<sup>㉞</sup>犯色以廷争，叔孙<sup>㉟</sup>切谏以陈诚，三老<sup>㊱</sup>抗疏以理冤，千

秋托灵以寤<sup>①</sup>主，彼数公者，或显德于前朝，或扬声于上世，或累<sup>②</sup>迁而登相，或受金于帝室，其言既酬<sup>③</sup>，福亦随之，斯可谓善处骨肉之间矣。

**【注释】**①伪：假装。②伊戾：惠墙氏，名伊戾，春秋时期宋国宦官，太子痤的内师。太子痤长得漂亮，但心里狠毒，左师向戌对他既害怕又讨厌，寺人惠墙伊戾做太子的内师而不受宠信。前547年秋季，楚国的客人到晋国聘问，经过宋国。太子痤和楚国的客人原来相识，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客人，宋平公让他去了。惠墙伊戾向宋平公请求跟从太子，宋平公说：“他不是讨厌你吗？”惠墙伊戾回答说：“小人事奉君子，被讨厌不敢远离，被喜欢不敢亲近，恭敬地等待命令，岂敢有三心二意呢？太子那里即使有人在外边服务，却没有人在里边服务，下臣请求前去。”宋平公就派他去了。惠墙伊戾到了设宴的地方，就在那里挖了坑，用上牺牲，把盟书放在牲口上，并且检查了一遍，便骑马飞驰报告宋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的客人结盟了。”宋平公问：“他已经是我的继承人了，还谋求什么？”伊戾回答说：“想快点即位。”宋平公派人去视察，果然有这回事，宋平公又向自己的夫人和向戌询问，他们都说：“的确听到过。”宋平公就把太子痤囚禁了起来。太子痤说：“只有公子佐才能使我免于祸难。”太子痤召请公子佐并让他向宋平公请求，说：“到中午还不来，我就知道死定了。”向戌听说后，就和公子佐说个没玩没了。过了中午，太子痤上吊死了，公子佐被立为太子。宋平公慢慢地听到太子痤没有罪，把惠墙伊戾烹杀了。

③费忌：春秋末年楚国佞臣，又作费无忌（参见《史记》）。官拜太子少师（《左传·鲁昭公十九年》）。楚平王派费无忌替太子建到秦国去迎接秦女孟嬴来和太子结婚，孟嬴甚美，费无忌便劝平王自己娶她，平王好色，强纳儿媳，费无忌也转为侍奉平王。由于担心平王逝世后太子对自己不利，于是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太子建后来被迫逃亡宋国，伍奢被迫害而死，儿子伍子胥逃走，后投吴国，助吴王阖闾篡国，后与孙武起兵伐楚，攻陷郢都，将楚平王掘墓鞭尸。后得申包胥借秦兵入援，方得复国。后来费无忌与郢将师妒忌左尹却宛击败吴

国，杀其全家，伯却宛之子伯鞅奔吴国。国人怨令尹囊瓦，囊瓦杀费无忌并灭其族。④江充：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91年，本名齐，字次倩，西汉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汉武帝身边的近臣。⑤焚丰：人名，生平事迹不详。⑥高斯：赵高与李斯的并称。赵高（？—前207年），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后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王子婴所杀。李斯，氏李，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⑦躬：即息夫躬，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汉书》本传），因作此诗，后果然死于狱中。诗中抒发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和绝望的心情。⑧宠：孙宠，西汉末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初以游说显名，哀帝时任南阳郡太守，后被免官，与息夫躬相结，乘哀帝病与自然灾异之机，上书言事告发东平王等，哀帝诛东平王刘云及王后、后舅伍宏，他被擢为南阳太守封方阳侯。后息夫躬为董贤所沮毁，他也以贪酷被免官，谪徙合浦郡。⑨罔：蒙蔽。⑩监：古同“鉴”，借鉴，参考。⑪烹俎：这里形容像鱼、肉一样被宰杀。⑫夷：消灭。⑬诋：毁谤，羞辱。⑭笃：厚实，结实，重。⑮昆：哥哥。（称人兄弟的敬辞）。⑯须臾：表示极短的时间。⑰缘：因由，因为。⑱厓：同“崖”。⑲措意：留意；在意。⑳挟：倚仗势力或抓住人的弱点强迫人服从。㉑恤：对别人表示同情。㉒画：同“划”。㉓忿：生气，恨。㉔懟：音对，怨恨，憎恶。㉕发机：拨动弩弓的发矢机。㉖爰盎：约公元前200年至前150年，在世，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汉文帝时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他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结果七国之乱平定后，他就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是《史记》与《汉书》两大史书都有详尽记载的袁氏头一位扬名史籍的袁姓杰出人物。㉗淮南：指汉文帝。㉘田叔：赵国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代。㉙梁孝：即梁孝王刘武（前184年—前144年），西汉人，与兄长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汉文帝次子。㉚杜邲：生年不详，卒于公

元前2年，西汉大臣。字子夏，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原籍魏郡繁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系张敞外孙。③①安国：人名，生平事迹不详。疑武安国。③②仓唐：即赵仓唐，战国时期才士，魏文侯舍人。③③史丹：字君仲，鲁人，徙杜陵。官汉代都尉侍中，汉元帝时宠臣，对汉元帝一直忠心耿耿，智谋过人，协助元帝决策国家大事。③④周昌：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92年，西汉大臣，刘邦同乡，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时为泗水卒史。秦末农民战争中，随刘邦入关破秦，任中尉。后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耿直敢言。刘邦欲废太子，他直言谏止。后为赵王刘如意相，如意为吕后所杀，他托病不朝。③⑤叔孙：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约前194年），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汉族，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③⑥三老：所谓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乡官。③⑦寤：古同“悟”，理解，明白。③⑧累：多次。③⑨酬：实现愿望（指谏言）。

**【译文】**刘表死后，刘琮竟继承了父位，封刘琦为侯。刘琦大怒，扔掉大印，假说要来奔丧，内心实有讨伐蔡瑁、张允之意。恰在此时，朝廷的大军（指曹操的军队）已经到了荆州郊外，刘琮手举全州图册出城请罪，刘琦只好逃向江南。昔日伊戾、费无忌，因不得宠而制造谗言；江充、焚丰，因负罪而造谣蛊惑；赵高、李斯的奸诈是因为贪图权力；息夫躬、孙宠的欺骗是想谋求富贵。他们都是在骨肉至亲之间趁便行事，以实现其凶残背叛的图谋。可悲啊！吴匡、张璋、审配、郭图、蔡瑁、张允之流固然并不少见，但后人因为有了前事之鉴，因此这样的人没有不被诛杀、消灭，从而被后世百代羞辱笑骂的。然而，至今还有人愚昧地走这条道，都是因为奸恶、逐利之心太重了啊。不管是谁，离间父子，在兄弟间制造隔阂；或成其奸诈于朝廷，或制造事端于一时，都是利用他们的矛盾，留意其心思，凭借其气愤，相机起事，怀着可以激发其愤怒的周密策划，投合其必然产生忿怒的通常心理，使其情势如同憎恶发怒、其回应之快捷如同扣动弓箭上的板机。这样，就算是很有智

## 群书治要译注

慧的人，也难免受其蛊惑，何况一般的常人呢！至于爰盎谏阻淮南王、田叔拯救梁孝、杜邺好意欺骗二王、安国说合两主、仓唐智评诗作、史丹引过于己，周昌在朝堂上犯颜争论、叔孙恳切进谏以陈述其警诫、三老抗奏以审理冤案、千秋托幽灵而使君主醒悟。这些人，有的显示品德于前朝，有的声誉远扬于上世，有的几次升迁而登相位，有的受到皇帝的重金奖励，其谏言得以实现，幸福也就随之而来。这可说是善于处理骨肉至亲之间的矛盾、隔阂呀！

## 内 诚

**【题解】**此篇主要说明君主听取恶毒妇人之言以及宠爱女色的危害，作者由夏商周三代的灭亡进而谈到当时的袁绍之败无不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原文】**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女，《书》诫哲<sup>①</sup>妇，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世之若此者众，或在布衣细人<sup>②</sup>，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sup>③</sup>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诚，古之有国有家者，无不患贵臣擅<sup>④</sup>朝，宠妻专室，故女无美恶，入宫见<sup>⑤</sup>妒，士无贤愚，入朝见嫉。夫宠幸之欲专爱擅权，其来尚<sup>⑥</sup>矣。然莫不恭慎于明世，而恣睢<sup>⑦</sup>于暗时者，度<sup>⑧</sup>主以行志也。故龙阳<sup>⑨</sup>临钩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郑袖<sup>⑩</sup>伪<sup>⑪</sup>隆<sup>⑫</sup>其爱，以残魏女之貌。司隶<sup>⑬</sup>冯方<sup>⑭</sup>女，国色也，世乱避地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幸之。诸妇害其宠，给<sup>⑮</sup>言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涕泣示忧愁，必长见敬重，冯氏女以为然，后见术辄<sup>⑯</sup>垂涕，术果以为有心志，益哀之，诸妇因是共绞，悬之庙梁，言自杀，术诚<sup>⑰</sup>以为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殓。袁绍妻刘氏甚妒忌，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妻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乃髡<sup>⑱</sup>头墨面，以毁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恶妇之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媚<sup>⑲</sup>，说<sup>⑳</sup>恶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义，灭其宜矣。绍听顺妻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争国，举

宗涂地，社稷为墟，上定冀州屯<sup>②①</sup>邺，舍<sup>②②</sup>绍之第，余<sup>②③</sup>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sup>②④</sup>，陛<sup>②⑤</sup>除<sup>②⑥</sup>自若<sup>②⑦</sup>，忽然而他姓处<sup>②⑧</sup>之，绍虽蔽<sup>②⑨</sup>乎，亦由恶妇。

**【注释】**①哲：贤明的人；有智慧的人。②细人：指见识浅薄或地位低下的人。③术：指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绍之弟。④擅：超越职权，独揽，占有。⑤见：古同“现”，出现，显露。⑥尚：古，久远。⑦恣睢：音自虽，任意胡为。⑧度：计算，推测。⑨龙阳：生活在大约前243年前后，战国时魏王的男宠，象美女一样婉转媚人，得宠于魏王，后宫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服侍的魏王是魏安厘王，是魏昭王之子。⑩郑袖：春秋时代楚怀王熊槐的宠姬。⑪伪：假装。⑫隆：盛大，厚，程度深，非常之意。⑬司隶：周、汉代官名。⑭冯方：东汉末官吏。中常侍曹节女婿，灵帝初为尚书郎，后为大司农、司隶校尉。⑮给：音待，古同“诒”，欺骗；欺诈。⑯辄：总是，就。⑰诚：实在，的确。⑱髡：音昆，剃光头发。⑲媚：谄，逢迎。⑳说：通“悦”。㉑屯：驻军防守。㉒舍：居住，休息。㉓余：我。㉔堕：古同“隳”，毁坏。㉕陛：宫殿的台阶。㉖除：台阶。㉗自若：如常，像原来的样子。㉘处：居住。㉙蔽：愚昧不知，被蒙蔽。

**【译文】**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灭亡，都是由于君主宠爱女色所导致的。所以《诗经》中有讽刺艳丽女子的诗篇，经典中有贤德女子的告诫。这些都已经记录在有关典籍里了。近世像这样的事很多，有些只是发生在平民、百姓之中，其失误还不至于败坏政治、祸乱习俗。至于袁绍、袁术兄弟二人，他们过于热衷窃取声誉、名位。作为一代豪杰之士，袁术因之而失败，袁绍因之而灭亡。这一点是拥有封国者应当审慎的，因此记述于上，希望以此为后来者借鉴，也以此作为内室之诫。自古以来的拥国有家者，无不忧虑皇亲重臣专权于朝廷、宠爱之妻专断于家室。女人不管是美是丑，一进入帝宫就会被妒忌；士人不管是贤

是愚，一跻身朝廷就会被嫉妒。人一旦得到宠爱信任，就想得到专爱，就想独揽大权，这种事情由来已久了。然而，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清明之世无不恭敬谨慎，而在昏暗时代则恣意妄为，这都是猜度君主的心思才随其意志行事的。所以龙阳在钓鱼时哭泣，以阻塞美女攀附之路；郑袖假装非常关爱，借机毁掉魏女之容貌。司隶冯方之女乃天姿国色，社会动乱时躲避到扬州。袁术登上城楼后看见了她，非常喜欢，便娶了她，而且很是喜爱、宠幸。其他女人想阻止其得宠，谎称将军最看重有志向有节操的人，便对她说，你应当经常哭泣以示忧愁，必然得到长久的敬重。冯氏之女信以为然，此后见到袁术，每每垂泪。袁术果然以为她是有志向和节操的人，进而更加怜悯她。其他几个女人认为时机成熟，便合起伙来勒死了她，并悬其尸于房梁之上，说她自杀。袁术真以为她是因不得志而悬梁自尽，遂厚礼埋葬。袁绍之妻刘氏，是个妒忌心很强的女人。袁绍死后，尸体尚未埋葬，其五个宠妾，尽被刘氏所杀。她认为人死之后，灵魂有知，可能还会在九泉之下见到袁绍，于是剃去死者头发，涂脏死者面容，用这种办法来毁坏其形象。她的嫉妒连死人的灵魂也不放过，因此施刑于死人。恶妇之妒忌，竟然达到了如此程度，真是令人发指啊！而袁绍的少子袁尚又诛杀了所有被杀死者的家人来谄媚逢迎，来取悦其母亲，污蔑其刚刚去世的父亲，施行暴逆，忘却大义，灭掉他不是很应该吗？袁绍当初听从妻子的意见，打算让袁尚继承自己之位，又不及时决定，结果自己死后，两个儿子争做国君，致使整个宗族肝脑涂地，社稷变为废墟。当今圣上平定冀州后，屯兵于邺城，住在袁绍原来的府第里。我亲自漫步其庭院，登上其殿堂，游览其楼阁，寝卧其房舍，但见梁栋屋檐没有塌落，王宫的台阶依然如旧，却忽然之间为他姓之人所据有。虽说这是因为袁绍暗昧不明，但不也是由于恶毒的妻子所致吗？



## 群书治要 卷四十七 刘廙政论 蒋子万机论 政要论

### 刘廙政论

【题解】《群书治要》节录《刘廙政论》约四千余字，分为《备政》《正名》《慎爱》《审爱》《欲失》《疑贤》《任臣》《下视》等八篇，主要论述人君应该如何知人、用人，颇有见地，且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生动，为魏徵谏言所常引。

【作者简介】刘廙（公元180年—公元221年），字恭嗣，南阳安众人，卒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年四十二岁。兄望之有名于世，为刘表幕僚，故刘廙与兄当时同居荆州。后来其兄望之为表所杀，刘廙逃奔扬州，归曹操。曹请他担任丞相掾属，旋升为五官将文学。曹丕即位，以廙为侍中，赐爵关内侯。

曹魏代汉的成功是在曹操去世后约十一个月后实现的，在此之前曹操还把代汉当成引火上身的危途。为何仅仅十一个月后，形势就完全逆转了，主要是因为孙刘联盟的解体，孙刘配合曹魏国内拥汉势力反对曹氏的威胁解除，上庸孟达、申氏兄弟归附曹魏也解除了对中原洛阳、许昌的最近威胁，以及北方拥汉势力的削弱使代汉开始进行。代汉在北方几乎没有受到严重的抵触，只有刘廙等在道义上进行了抗议。

## 群书治要译注

刘廙拒绝参加第二批劝进，这是首次实质上的禅让劝进，而且还和卫臻上书曹丕揭发劝进的已经定日期，修禅让台了，使曹丕不得不下令暂停。刘廙还在上书中暗示自己不得已参加劝进，并在劝进表中用“以死”这样不吉的言辞表示不满。刘廙在禅让后不久的黄初二年就郁郁去世，年仅四十多岁。和刘廙反对禅让的卫臻，虽然参加了第二批劝进，并最终支持禅让，但是在群臣都贬损汉朝时，唯独他颂扬汉德，曹丕看了他几眼，表示会和山阳公（指汉献帝）共同富贵。当时只有刘廙等少数人堪称汉室忠臣。

## 备政

**【题解】**本篇开篇以造屋比喻为政，认为治理政事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密切配合，不能轻视任何一个小的失误。指出“国之患远”，很容易忽视，所以提醒为政者要时刻谨慎戒惧。作者同时指出，不能为了清廉而减少官员的俸禄，认为俸禄过低会导致贪污成风，这一论断的提出，和当时官吏的俸禄较低有关。实际上，结合历史来看，要防止官吏贪污腐败，一是要官员的俸禄能够保证其日常生活，二是要进行良好的官德教育，如果只是一味地增加俸禄，也难以止住贪污之风。

**【原文】**夫为政者，譬犹工匠之造屋也。广厦<sup>①</sup>既成，众桷<sup>②</sup>不安，则梁栋为之断折。一物不备，则千柱为之并废。善为屋者，知梁桷之不可以不安，故栋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备，故众榱<sup>③</sup>与之共成也。善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阙<sup>④</sup>也，故无物而不备；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其不然者，轻一事之为小，忽而阙焉，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睹一非之为小也，轻而蹈<sup>⑤</sup>焉，不知众是与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须，犹輶辖<sup>⑥</sup>之在车，无輶辖<sup>⑥</sup>犹可以小进也，谓之历远而不顿蹶<sup>⑦</sup>者，未之有也。夫为政者，轻一失而不矜<sup>⑧</sup>之，犹乘无辖之车，安其少进，而不睹其顿蹶之患也。夫车之患近，故无不睹焉，国之患远，故无不忽焉。知其体者，夕惕若厉<sup>⑨</sup>，慎其愆<sup>⑩</sup>矣。

**【注释】**①广厦：宽敞高大的房子。②桷：音桌，梁上的短柱。③榱：音崔，

## 群书治要译注

椽子。④阙：欠，应给而不给，此处指空缺、缺少。也作“缺”。⑤蹈：实行、效行、学习。⑥輓辖：輓，古代大车车辕前端与车衡相衔接的部分；辖，插在轴端孔内的车键，使轮不脱落。⑦顿蹶：颠仆，行路颠蹶；顿，很短时间的停止；蹶，音至，被东西绊倒。⑧矜：谨守，慎重。⑨夕惕若厉：若，如；厉，危。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稍懈。⑩愆：过错，罪过。

**【译文】**执政者治理政事，就好比是工匠建造房屋。高大宽敞的房子造好了，如果梁上的短柱不稳固，梁栋也会因此而折断的；只要有一个物件不齐备，众多的柱子也会跟着一并损废。精通建造房子的人，他知道栋梁和它上面的短柱不可不稳固，所以他建造的房子栋梁能够长存不坏；了解到每一个物件都得齐备，所以所有的椽子和柱梁共同构成了房屋。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哪一项工作都不可以有缺少，所以没有一件事不做准备；知道一条正确的意见也不可遗漏，所以许多不正确的意见都要与之同时听取。假如他不能够这样，看轻了一件小事，因疏忽而缺漏，却不知道众多与之相关的事物是跟它一同多起来的；自认为是小错，轻易地去施行，却不知道总体正确的东西会因一次小错误而全盘皆失。治政的相互配合，就好比销子和车杠在车辆上，没有销子，车辆还可以稍微往前走几步，但要想跑远路而不颠蹶，这是不可能的事。治理政事的人，轻忽一个错误而不慎重对待，就犹如乘坐没有销子和车械的车子，满足于稍走几步路，而看不到跑远路时颠蹶的祸患。车子的祸患很近，所以谁都看得到；国家的祸患很远，所以人们就都疏忽了。了解了这种情形，就会终日朝夕戒惧，如临危境，时刻谨慎，不敢犯丝毫错误。

**【原文】**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sup>①</sup>，而又威之以笞<sup>②</sup>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

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饥寒切于肌肤，固人情之所难也。其甚，又将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矣。贫则仁义之事狭，而怨望之心笃，从政者捐私门<sup>③</sup>而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光室族，禄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饥寒离怨于内，朋友离叛衰（衰疑弃）捐<sup>④</sup>于外，亏仁孝，损名誉，得守之而不易者，万无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将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门之不登<sup>⑤</sup>也。疑其名，必将忘其实，因而下之，不移之士，虽苦身于内，冒谤于外，捐私门之患，毕死力于国，然犹未获见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于沟壑，而犹有遗谤于世也。为之至难，其罚至重，谁能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终也，违清，而又惧卒罚之及其身也，故不为昭昭<sup>⑥</sup>之行，而咸思暗昧之利，奸巧机于内，而虚名逸于外，人主贵其虚名，而不知贱其所以为名也。

**【注释】**①由夷：许由和伯夷的并称。②笃：深重，深厚。③捐私门：离开自己的家。捐，舍弃，抛弃。④弃捐：抛弃，废置。⑤合门之不登：全家不丰裕。登，成熟，丰收。⑥昭昭：明亮、光明，这里有显扬、显示、公开的意思。

**【译文】**治理政事，没有比使官吏廉洁清正更好的了。所以，把选拔官吏的事托付给许由、伯夷这样的贤臣，而又用重惩重罚加以威慑，希望实现有贪必惩，有令必从。结果，奸邪之事反而越来越多，淫巧之风越来越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治理政事的人只知道官吏应当清廉所以要求他们清廉，却不知道怎样使他们清廉。所以人们只是求免于惩罚，并没有廉耻之心。君主希望官吏清廉，于是减少他们的俸禄，而俸禄太少（不够维持日常的用度），正是官吏不能清廉的原因。饥饿寒冷加于肌肤，本来就是人性所难耐的事情。更严重的是，会使他们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象儿子，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人处于贫困之时，仁义方面的事就考虑得少了，内心的怨恨也会随之加

深。从政之人舍弃私家之事，将身心交付给朝廷，但是其荣贵不足以光耀家族，所得俸禄还比不上自己在家耕田劳作所获，对内使得家人处于饥寒交迫、骨肉分离的境地，对外使得朋友们远离、背叛抛弃了自己。朋友们在外离弃背叛从而使自己被遗弃，（像这样）损亏仁孝，损害名誉，还能够操守清廉而不改变的，一万个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若不能推究其为什么会走上奸巧之路（而只是一味责备惩罚），又将加剧他的家族的不和睦和全家的不丰裕。怀疑其名誉，必将忘却其实绩。照此下去，坚守清廉矢志不移的人，虽然在家族内困苦不堪，在外面遭受怨谤，不顾个人的忧患，为国家舍生忘死，但是还是不能获得被信任的善报，不能避免被废黜放逐的罪责，所以操守清廉的人即便因冻饿死在沟壑之中，身后还往往有诽谤流传于世。做廉吏如此之难，受的处罚又如此地重，谁还能再尽力而为呢！人们知道守住清廉必定穷困终生，违背清廉又惧怕最终惩罚及于自身，所以不公开地行事，而都在暗地里追逐个人的利益，奸邪淫巧藏于内心，而虚浮美名传扬在外，做君主的看重的是他的虚名，而不知道鄙视他求取名声的方法。

【原文】虚名彰<sup>①</sup>于世，奸实隐于身，人主眩其虚，必有以暗其实矣。故因而贵之，敬而用之，此所谓恶贪而罚于由夷<sup>②</sup>，好清而赏于盗跖<sup>③</sup>也。名实相违，好恶相错，此欲清而不知重<sup>④</sup>其禄之故也。不知重其禄，非徒失于清也，又将使清分于私，而知周于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乱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凡此数事，相须而成，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其余放欺，无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载之耳。故明君必须良佐而后致治，非良佐能独治也。必须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犹医也，臣犹针也，法，阴阳补泻也。针非人不入，人非针不彻于病，二者既备而不知阴阳补泻，则无益于疾也，又况逆（逆疑并）失之哉。今用针而不存于

善术，使所针必死，夫然也。其疾之疗亦远，良医急于速疗，而不恃针入之无恙也，明君急于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必须至亡也百三字。恐当连正文。）

【注释】①彰：宣扬、传扬。②由、夷：许由和伯夷的并称。③盗跖：指柳下跖，春秋末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邹城看庄镇柳下邑人。柳下跖被历代统治者骂作盗跖，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之说，即指他。④重：加重；增加。

【译文】虚假的美名显扬在世上，实际的奸邪隐藏于内心，君主被他的虚名所迷惑，必定不明白他实际的奸邪，于是就看重他、敬佩他、任用他，这就是所说的厌恶贪污腐败却惩罚许由、伯夷这样的人，喜欢清正廉明却奖赏了盗跖这类的人。名与实不相符，好与恶相违错，这就是希望官吏清廉，却又不知道增加他们俸禄的缘故（译者注：君主应该体察官吏的俸禄是否足够养家糊口，而不能为了廉洁一味减低官吏的俸禄）。不懂得增加他们的俸禄，不只是失去了清廉之臣，还将会把清廉之名给了谋取私利者，从而让人们普遍知道去行欺诈之事。这样的失误发展下去，就会使欺诈横行，假如欺诈横行，还有什么事不混乱呢！所以，知道廉洁重要而不懂得增加官吏的俸禄，就会使欺诈横行且混乱不堪；懂得增加俸禄，而不知道怎样减少官吏，财力就会空虚不足；知道减少官吏，而不知道怎样使他们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就会使事情繁多而职位空缺。这几方面相辅相成，若只重视某一方面，虽然有举措，也难以产生效用。在其他方面，如果放任欺诈行为，就会事事如此，不能因为在一两件事情上有所成效便加以肯定和宣扬。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须要有贤良之臣辅佐，才可以治理好国家，而不是贤良辅佐之臣能单独治理好的。（一定要采用好的方法、具备条件来运用。君主如同医生，大臣如同银针，善法则如同阴阳补泄，银针没有人的扎入则不会进入身体，人不通过针灸则难以医好疾病。这两者都齐备了之后，如果不

## 群书治要译注

懂得阴阳补泄的道理，则对治愈疾病没有任何的好处，何况采取相反的行为呢？现在如果用针灸而不懂得阴阳补泄的道理，那么让他用针就会致人于死地，这样，离治好病也就很遥远了。良医急于治好病，但不会认为把针刺入病人身体就能把病治好。明君急于治理好国家，但不至于依赖让国家灭亡的臣子。）

## 正名

**【题解】**正名，就是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本篇认为，名不正，则其事错矣。《论语·子路篇》云：“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这段话的大意是，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等你去治理政事，你先做哪件事？”孔子回答说：“一定是纠正各种名分。”作者在这里强调名实必须相称，同时强调使用物品要有节制，要按照官员等级区别使用，以此达到让百姓专心于本业的目的。

**【原文】**夫名不正，则其事错<sup>①</sup>矣；物无制<sup>②</sup>，则其用淫<sup>③</sup>矣。错则无以知其实，淫则无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养生而不可废之于民者，富之备之，无益于养生而可以宝于世者，则随尊卑而为之制，使不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备此饰，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虽捐<sup>④</sup>之旷野而民不敢取也，虽简于禁，而民皆无欲也。是以民一于业<sup>⑤</sup>，本务而末息<sup>⑥</sup>，有益之物阜而贱<sup>⑦</sup>，无益之宝省而贵<sup>⑧</sup>矣。所谓贵者，民贵愿<sup>⑨</sup>之也，匪<sup>⑩</sup>谓贾<sup>⑪</sup>贵于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洁，其法易，其业大。”昔人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sup>⑫</sup>。”其此之谓与！

**【注释】**①错：杂乱、交错。②制：控制、节制。③淫：过度，无节制，滥。

## 群书治要译注

④捐：抛弃。⑤一于业：指专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非分之想。⑥本务而未息：古代本指农业，末指工商业。⑦阜而贱：阜，形容词，丰富、宽裕。贱，便宜；⑧省而贵：省，稀少。⑨愿：尊重、仰慕。⑩匪：假借为“非”，表示否定。⑪贾：音古。作买卖的人，商人，此处指价格。⑫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语见《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礼器。名，爵号。假，借。

**【译文】**名分不正，则做事情就会乖错；用物没有节制，则其用度就会过滥。乖错就无从了解事物的实情，过滥就无法禁止其错误行为。所以，为君者必须通过端正名分以督察其实际行为，制物以止息其错谬。名分怎么样来端正呢？答曰：“所作所为不善，该名分就不能称用，要称用，必须查实其有什么实绩，考查其是如何完成的。这样一来，实没有不和名相称的，名没有不和实相当的。”又问：“用物又用什么办法来节制呢？”答曰：“凡物可以维持生计，不可为百姓所缺的，必须使它丰裕齐备；凡物对维持生计没有益处，而可以成为世间珍贵宝物的，就要按尊卑的不同而对它控制使用。使得不是担任某一级别官吏的，就不能穿某一种衣服、不能佩戴某一种饰物。这样，即使这些东西人们都非常想要，而平民仍不能穿戴，即使把它丢弃在旷野荒郊，百姓也不敢捡回来。即使减少禁令，百姓也会对他们没有欲念。”于是，百姓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使本业得以重视（致力于农桑本业），而工商末业得以停息，对维持生计有益的东西丰富而价廉，对维持生计无益的珍宝稀少而贵重。所说贵重，是百姓内心仰慕它，而不是说商人在街上卖得贵。这样的政治就显现仁爱，百姓就思想纯洁，法令就简约易行，功业就光大兴旺。孔子说：“唯车服之器与爵号之名，不可以借人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 慎 爱

**【题解】**慎爱，就是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宠爱之人。这一段是提醒为君者要谨慎对待身边的小臣，不能够让小臣的巧言谄媚所迷惑。并举出宋国卖酒人的例子，告诉为君者不能因为宠爱小臣而失去贤良之才。

**【原文】**夫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也。故惑小臣之佞<sup>①</sup>而不能废也，忘（忘疑忌）违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为猛也，莫不爱其主矣，见其主则腾踊而不能自禁，此欢爱之甚也，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sup>②</sup>，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sup>③</sup>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不噬<sup>④</sup>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爱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为己愿稷、契之佐哉？此养犬以求不贫，爱小臣以丧良贤也。悲夫！为国者之不可不察也。

**【注释】**①佞：善辩，巧言谄媚。②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吠，狗叫。遑，闲暇。③沽：卖。④噬：咬、吞。

**【译文】**君主没有不宠爱喜欢自己的人的，却不知道喜爱自己的人其实并不值得宠爱。所以君主常常被奸佞小臣所迷惑，而不能废黜这类人；憎恶违背自己心意却是对自己有益的人，从不任用他们。狗是很凶猛的动物，却没有不喜爱它的主人的。见到他的主人，就会前蹦后

## 群书治要译注

跳而不能控制自己，这就是喜欢爱恋到了极点。有不对的动静，就狂吠大叫不止，昼夜都没有闲暇下来的时候，这就是效忠主人到了极点。从前宋国有个卖酒的人，直到酒都酸了，还是没能卖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这条狗只知道爱恋主人，而不能为自己的主人考虑，不能因为酒会发酸而不咬来买酒的人。那些小臣们想效忠他的君主，只知道爱恋君主，而不能去掉自己的嫉妒心理，又怎么能去恭敬有才德的人，愿意自己成为稷、契这样的辅佐之臣呢？这就是养狗本为了求得不贫（反而导致了贫困），宠爱小臣却导致丧失了优秀贤能的大臣的根本原因。可悲啊，治理国家者不能不详细省察啊。

## 审爱

**【题解】**审爱，审是审察，爱是宠爱。大凡君主，都宠爱身边的小臣，却反而常常被这些小臣所蒙蔽。所以，为君者应该慎重对待身边的小臣，不能被私情所困，应该广开言路，不能让身边小臣蒙蔽自己的视听。

**【原文】**为人君者，莫不利<sup>①</sup>小人<sup>②</sup>以广<sup>③</sup>其视听，谓视听之可以益于己也。今彼有恶而已不见，无善而已爱之者，何也？智不周<sup>④</sup>其恶，而义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于所爱，虑<sup>⑤</sup>不能睹<sup>⑥</sup>其得失之机<sup>⑦</sup>，彼亦能见己成败于所暗，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势适足<sup>⑧</sup>以厚<sup>⑨</sup>奸人之资，此朋党者<sup>⑩</sup>之所以日固，独善之所以孤弄（弄疑弃）也。故视听日多，而暗蔽日甚，岂不诡哉！

**【注释】**①利：给予好处。②小人：旧指仆隶。③广：拓寬、开阔。④周：普遍、全面；⑤虑：担心、忧虑。⑥睹：看到。⑦机：先兆、征兆。⑧适足：谓充足适度而不过分。⑨厚：提高。⑩朋党：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后指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倾轧的宗派。

**【译文】**做君主的，没有不常常给予身边的侍奉小臣利益，以求通过他们扩寬自己视听的，认为扩大视听可以有益于自己。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有恶行而做君主的却看不见，没有做什么善事却得到君主的溺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君主虽然聪慧，却难以尽见这些小臣不好

## 群书治要译注

的一面，又因情义而割不断对他们的私情。君主不能割断对所爱者的私情，担心自己不能看清得失之所在（而任用亲信），而那些人又怎么能够在他们不擅长的领域看到君主的成败得失，并割舍私情来侍奉君主呢？这种情形正可以充分增加奸邪之人的资本，这正是结党营私的人逐渐得到巩固而独有善行的人逐渐被孤立遗弃的原因。所以，君主所谓的见闻一天比一天增多，而暗昧蒙蔽却一天比一天更甚，难道不是太奇怪了吗？

## 欲失

**【题解】**《欲失》一节，讲述了君主希望臣子不结党营私，而结党营私的事情反而越多的原因，就在于为君的不能充分信任臣下，以致“朝任其身，夕访于恶”。作者认为，为君者用人，一定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即古人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原文】**夫人君莫不愿众心之一于己也，而疾<sup>①</sup>奸党之比<sup>②</sup>于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sup>③</sup>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为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将恐其党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访于恶，恶无毁实<sup>④</sup>，善无赏分，事无小大，访而后知，彼众之不必同于道也，又知访之不能于己也，虽至诚至忠，俾<sup>⑤</sup>曾参以事其亲，借龙逢以贯其忠<sup>⑥</sup>，犹将屈于私交，况世俗之庸臣哉！故为君而欲使其臣之无党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尽节于国者，信之于己也。

**【注释】**①疾：憎恨。②比：勾结、偏爱。③益，更加。④恶无毁实：毁，诽谤，说别人的坏话。恶无毁实指不分辨是诽谤还是真实。⑤俾：使、把。⑥借龙逢以贯其忠：借，连词，相当于“假使”“假设”“假如”“即使”；龙逢，就是关龙逢，夏桀时的大臣，因忠谏而被桀所杀。

**【译文】**做君主的没有不希望百姓万众一心来拥护自己的，也没有不痛恨奸诈之人结党营私、笼络人心、拉帮结派的。希望得到百姓万

众一心的拥护却又不知道怎样得到，因此想得到的愿望越发的迫切，而得不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结党营私的行为痛恨得越厉害，这些结党营私的活动反而越频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君主害怕这些人结党营私，任用他们却不懂得如何信任他们。早上刚刚任命他做官，傍晚就派人察访他有无不良行为。听到不好的评价，也不去分辨是诽谤还是果有其事；听到对他们的赞扬，也不加以赏赐。事情不论大小，察访之后才让人知道。那些被调查的官吏，不一定都能奉行道义，又知道君主向其他人询问自己的不足之处，因此即使是最诚实最忠心，像曾参一样孝顺其母亲、像关龙逢那样忠心一贯的人，也有可能屈服（于人言）而去私相交接，何况那些世俗庸臣呢！所以，为君的要使臣子不结党营私，关键在于得到臣子的心，要得到臣子的心而使他们为国家尽忠尽节，则自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

## 疑 贤

**【题解】**疑贤，就是对贤臣存有猜疑之心。这种猜疑之心正是导致忠臣远离，小人当道的根本原因。本段旨在提醒为君者，对于贤臣，要充分信任。在用人问题上，要有高度的智慧，不能被小人所利用。从根本上来说，君主希望得到贤德之士，首先要自己成为有德之人，才能感召有德之人，也才有智慧不被小人所蒙蔽。

**【原文】**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sup>①</sup>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故常愿之于心，而常失之于人也，非愿之之不笃而失之也，所以定<sup>②</sup>之之术非也。故为忠者获小赏而大乖违于人，恃<sup>③</sup>人君之独知之耳，而获访之于人，此为忠者福无几<sup>④</sup>而祸不测于身也。得于君，不过斯须<sup>⑤</sup>之欢，失于君，而终身之故患，荷<sup>⑥</sup>赏名而实穷于罚也，是以忠者逝而遂<sup>⑦</sup>，智者虑而不为。为忠者不利，则其为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无不欲，人无不欲，故无不为不忠矣。为君者以一人而独虑于众奸之上，虽至明而犹困于见暗，又况庸君之能睹之哉？庸人知忠之无益于己，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得于人，可以重于君也，故笃私交，薄公义<sup>⑧</sup>，为己者殖<sup>⑨</sup>而长之，为国也（也疑者）抑<sup>⑩</sup>而割之，是以真实之人黜于国，阿欲之人盈于朝矣，由是田、季<sup>⑪</sup>之恩隆。而齐、鲁之政衰也。虽成（成恐戒或威）之市朝<sup>⑫</sup>，示之刀锯，私欲益盛，齐、鲁日困。何也？诚威之以言而赏之以实也，好恶相错，政令日弊。昔人曰：“为

君难。”不其然哉！

【注释】①访：调查。②定：使安定。③恃：依赖，仗着。④几：谓时间不多；不久。⑤斯须：片刻，一会儿。⑥荷：担着。⑦逝而遂：逝，离开。遂，道路，此处指人生才会有出路。⑧笃私交，薄公义：笃，重视。薄，轻视。⑨殖：培植。⑩为国也抑而割之：也疑者字。抑，压制。割，切断、截下，此处指排挤出朝廷。⑪田季：指田穰苴和季孙行。田穰苴，春秋时期齐国人，曾率齐军击退晋、燕入侵之军，因功被封为大司马，子孙后世称司马氏。季孙行，鲁国大夫。季孙氏三代执掌国政，当时几代鲁君都昏庸无能，以致出现了人民只知道有季氏，不知道有鲁君的情况。季氏后人以季为姓。⑫市朝：犹朝野。

【译文】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希望得到忠心贤德之士而予以任用的。任用之后，（因怀疑其是否忠心贤德）又没有不派人去大众中探访调查的。忠诚于君主的人，岂能事事又有利于他人呢？假若无利于人，又怎么会在别人面前保持有好的声誉呢？所以，君主心中常常希望得到贤德之人，却常常因为任用之后又怀疑其人而访之于众，因此而失去他们。不是君主希望得到贤德之人心不诚而失去人才，而是判定忠心贤德之才的方法不对啊。这样，忠诚的人虽然获得了小小的赏赐，却因之而与他人的利益相违背，这是仰仗君主一人的了解啊！如果君主得到谘询其他人后的回馈，则忠臣的福运就没有多久了，进而大祸不知何时临头也难以预料。得到君主的赏赐不过是片刻的欢乐，因之而失去君主的信任则是终身的祸患，担负着受到赏赐之名，实际上完了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忠臣只有离去才能保全自己，聪明的人深思熟虑后就不再想做忠臣，做忠臣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那么做不忠的人反而有利了。凡是有利的事，没有人不想做，人人都想做，就没有不当不忠之臣的了。做君主的，用一个人的智慧来对付众多奸邪之人，即使再聪明，也难免为阴谋所困。又何况是庸碌的君主，怎能看得到这一点呢？

庸俗的人知道忠诚对自己不利，而从别人嘴里却可能得到个人的好名声，得到个人的好名声，就可以受到君主的重用。所以，他们重视私人交情，轻视国家利益，对自己有利的，就培植而使其更多，对国家有利的，就抑制而使其断绝。因此，真心为国的人被国家罢黜，迎合私欲的人充满朝廷。因此，田穰苴和季孙行父受到的恩惠越多，而齐国和鲁国的政事反而越衰败。虽然在朝野中予以训诫，用刀锯之刑予以警示，但私欲却更猖獗，齐鲁的处境日益加困。这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警诫只流于言辞，而赏赐的却是财物，好坏分辨不清，才使政令日益多弊。过去有人说“为君难”，看来果真如此啊！

## 任 臣

【题解】任臣，即任用臣子。本篇讲的是如何用人的智慧。指出君主任用臣子，不应该多疑，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凡事不能够亲力亲为，君主亲力亲为，就会导致君劳臣逸，国家难以得到治理。因此，要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定要懂得任用臣子的智慧。

【原文】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sup>①</sup>于己也。是以其听察，其明昭<sup>②</sup>，身日高，而视日下，事日远，而听日近，业至难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sup>③</sup>，人主浅之则不陷于之难，人主深之则进而顺之以取其心。所阙者，忠于国而难明于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于国而易行于时者也。因其所贵者贵之，故能同其贵；因其所贱者贱之，故能殊于贱。其所贵者不必贤，所贱者不必愚也。家怀因循<sup>④</sup>之术，人为悦心易见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难明，利长者不可以仓卒形也<sup>⑤</sup>，故难明长利之事废于世，阿（阿下恐有脱文）易见之行塞于侧，为非不知过，知困不知其乏，此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独治于四海之内也。其业大，其智寡，岂不蔽哉？以一蔽主而临<sup>⑥</sup>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则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则君之志失矣。君劳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为臣而万臣为君也。以一臣而事万君，鲜<sup>⑦</sup>不用矣。有不（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终为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贵知所用于己，而贵

知所用于人。能用人，故人无不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数<sup>⑧</sup>，而贵圣舜独治之功。故曰：“为之者不必名<sup>⑨</sup>其功，获其业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谓与？”

**【注释】**①保治：治理使安定。②是以其听察，其明昭：听察，探听审察。昭，明显，显著。③指撝：意之所向，此处指达到自己目的。④因循：沿袭按老办法做事。⑤利长者不可以仓卒形也：仓卒，亦作“仓猝”，匆忙急迫，此处指短时间内；形，情势、形势，此处指显示出的效益。⑥临：统治。⑦鲜：非常少。⑧皋陶、稷、契之数：皋陶，虞舜时的司法官；稷，古代主管农事的官；契，舜的臣子。数，计谋。⑨名：出名，有名声。

**【译文】**为君者之所以尊重臣子，是因为他知道任用臣子并信任他们，才能使得国家安定。因此，（圣明的君主）听奏详察，圣明昭著，虽然越来越身处高位，但看到的却越来越细致，虽然离具体事务越来越远，了解得却像发生在身边一样近。事业虽然很艰难，自身却很轻松；功绩虽然很多，而劳碌却很少。倘若君主多疑而又凡事亲力亲为，那么大臣们就不会为国事考虑，而只想着怎样赢得君主的欢心，整天为此用尽心思，而对国事则浅尝辄止，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君主如果识见较浅，则不（深入讲说，以免触犯君主而使自己）陷入危难；君主如果识见较深，则进一步表示顺服，以取得君主的欢心。这样一来，臣子所缺少的是忠诚于国事，而难以为君主所理解的（谏言），所修习的是不和忠诚于国事，而容易在当时实行的东西。凭借其所倚重的而使其显贵，所以能同其富贵；凭借其所轻贱的而使其轻贱，所以不至于被轻贱。其所贵重的人不一定贤明，所轻贱的人不一定愚笨。大家都怀着因循守旧的思想，人人只做那些取悦于君主的事情。美好远大的计谋，往往因为内涵深而难以看清，而且对长远有利的谋划，也不可能一下子表现出来。因此难于看清而有长远利益的事情，没有人肯做，阿谀奉承

的行为，在身边却随处可见。办事错误而不知其过失，知识困乏而不知其欠缺，这就等于一个国家只有君主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单独治理一个偌大的国家。其事业如此广大，其智慧如此狭少，怎么能不受蒙蔽呢？一个受蒙蔽的君主，面对太多的阿谀奉承，想要保有事业而不受其迷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假如君主受到迷惑，奸邪之人就会得志；奸邪之人得志，那么君主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志向就落空了。君主劳碌而臣下却安逸，这就上下交换了位置，成了君主一个人充当臣子，而万千的臣子充当了君主。以一个臣子来侍奉万千个君主，就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了。君主空有用人的名声，最终却被人所用。所以，圣明的君主对待此事特别慎重，不看重只用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而看重利用他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君主懂得用人之道，那么人才就无不为主所用了。从前舜帝只是以谦逊有礼之态，恭谨地面向正南坐于殿上而已。天下的人不去赞美皋陶、稷、契的谋划，却崇尚舜一人治理国家的功劳。所以说：“辛勤做事的人，人们不一定称颂其功劳；成就大业的人，不一定要自己辛苦地去操劳。”这说的就是舜帝吧！

## 下 视

**【题解】**“下视”，就是要懂得朝下看。为君者处在高位，应该懂得“下视”，不能够高高在上，得意忘形。君主能懂得“下视”，则能“见之详矣”，处在领导者的位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培养谦卑的心态，不能够贡高我慢。

**【原文】**夫自足<sup>①</sup>者不足，自明<sup>②</sup>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众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无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圣人能睹往知来，不下堂而知四方，萧墙<sup>③</sup>之表，有所不喻<sup>④</sup>焉，诚无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无远而不睹，无所以知之，虽近，不如童昏之履<sup>⑤</sup>之也。人岂逾于日月而皆贤于圣哉<sup>⑥</sup>？故高于人之上者，必有以应<sup>⑦</sup>于人，其察之也视下，视下者见之详矣。人君诚能知所不知，不遗灯烛童昏之见，故无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sup>⑧</sup>之不尽，况人情之足蔽<sup>⑨</sup>哉。

**【注释】**①足：充实；完备；足够。②明：圣明，明察，明智。③萧墙：古代官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④喻：知晓；明白。⑤童昏之履：童昏，指年幼无知者；履，经历某种景况。⑥人岂逾于日月，而皆贤于圣哉：逾，超过；贤，动词，胜过、超过。⑦应：顺合，适合。⑧幽冥：昏暗、暗昧。⑨蔽：欺骗、隐瞒、蒙蔽。

**【译文】**自以为完备的人其实并不完备，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并不

## 群书治要译注

聪明。太阳和月亮最亮，照耀最广，但是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因为它们高悬于万物之上。灯烛的火焰极小极微弱，但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因为它从下往上照，所以能照到阳光、月色照不到的地方。圣人能够通过观察过去而预见未来，不出屋子而能了解四方之事，但是自己萧墙之外的事物，却有不了解的。这是因为没有了解这些情况的途径。如果有了了解的途径，再远处发生的事情也能看得到；如果没有了解的途径，即使再近，还不如年幼无知者对自己亲历的事情那么清楚。人怎么能超过太阳、月亮，甚至比圣人更加贤明呢！所以，高居于众人之上的人，必有其适宜居于人上的特点。他观察问题能眼睛向下，眼睛向下，其所见就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君主真的能知道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东西，就不会遗弃灯火微光（所能照见的）和年幼无知的儿童的见解，因此，就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弄清楚了。又何来感叹昏暗无穷无尽，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蒙蔽呢？

## 蒋子万机论

【题解】《万机论》乃蒋济上魏文帝言统治之术的著作，取《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之意，书上后曾受魏文帝称赏。

“机”同“几”，事之微也。万机就是指皇帝日理万机，当戒其微。是书“纯以推极利弊为主，不尚华词”，主要讲皇帝处理政事时既要有纲领，又要注意细节。

该书原本已散佚。《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称《蒋子万机论》，凡八卷，两《唐书》作十卷，北宋《馆阁书目》作十卷五十五篇，但至南宋已为二卷，其后并二卷亦佚。清马国翰由旧籍中辑出十六条。清严可均据《群书治要》录出三篇，又征引各书，写定一卷。但据清末姚振宗谓，严辑本仍有漏采者。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有一卷。《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

《群书治要》所录《万机论》分为《政略》《刑论》《用奇》三篇，可能是魏徵摘录其中的精华。因原文已佚，无法校对，但从这三篇文章可以窥其大概。《政略》一篇，指出君臣配合、选择贤臣、听从民意、随顺天时，是让天下实现大治的根本。《刑论》则认为国家最大的忧患，就是诡诈无比的司法案件。强调官员不要施行严苛的法令，《用奇》一篇体现了蒋济独具特色的用人思想，他认为考功按第是“守成之法”，而在乱世之时要任用奇才才能平定天下，其人才视角是非常独特的，值得后人学习。

## 群书治要译注

【作者介绍】蒋济(?—公元249年),字子通,东汉末楚国平阿(今属安徽省怀远县)人,年轻时与胡质及朱绩名闻江淮一带。后追随曹操,入魏为勋臣,历仕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官至太尉,为魏国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后随司马懿屯洛水浮桥,诛杀曹爽,虽晋封都乡侯,但自伤失信,发病而卒。蒋济死后谥号景侯。

## 政略

**【题解】**《政略》，即为政的大略。此段仅仅二百余字，就将为政的大略说的一清二楚。作者认为，君臣配合、选择贤臣、听从民意、随顺天时，是让天下实现大治的根本。我们历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无一不是遵循这几点而成就的。

**【原文】**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sup>①</sup>。故君称元首<sup>②</sup>，臣为股肱<sup>③</sup>，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是以陶唐钦明<sup>④</sup>，羲氏平秩<sup>⑤</sup>，有虞明目<sup>⑥</sup>，元恺敷教<sup>⑦</sup>，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sup>⑧</sup>，故能天成地平<sup>⑨</sup>，咸熙于和穆<sup>⑩</sup>，盛德之治也。夫随俗树化，因世建业，慎在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时移而不移，违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违人之咎<sup>⑪</sup>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患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情悖<sup>⑫</sup>矣。夫人乖<sup>⑬</sup>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望国安，未有也。

**【注释】**①泰：国家安定和平的意思。②元首：人体的头部。此处指古代的君王，今用以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③股肱：股，大腿；肱，手臂从肘到腕的部分。比喻辅佐帝王的重臣；也比喻十分亲近且办事得力的人。④陶唐钦明：陶唐，一般指尧帝，为帝喾少子，姓伊耆，名放勋，号陶唐氏，谥号为尧，史称唐尧。此处应为伏羲之前的帝王。钦明，敬肃明察。《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⑤羲氏平秩：羲氏，指伏羲，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他

## 群书治要译注

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平秩，谓辨次耕作的先后。⑥有虞明目：有虞，有虞氏，是中国古代五帝之一的舜帝部落名称。舜帝，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谥号曰舜。明，阐明；目，教化百姓的条目。⑦元凯敷教：元恺，“八元八凯”的省称。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恺。此十六人之后裔，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敷教，布施教化。⑧同亮天功：亮，亮工（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天功，古以帝王为天子，因用以称颂帝王的功业。⑨天成地平：成，成功；平，治平。原指禹治水成功而使天之生物得以有成。后常比喻万事安排妥帖，天下太平。⑩咸熙于和穆：熙，兴起，兴盛。穆，温和，和谐。⑪咎：过失，罪过。⑫悖：背谬，行不通。⑬乖：背离，违背，不和谐。小篆字形，象羊角形，从“北”，取其分背的意思。

**【译文】**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贤臣来辅佐，然后国家才能安定，社会才能繁荣。因此，君主就如同一个人的头部，臣子就如同一个人的大腿和臂膀，这是比喻君臣是一个整体，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够行动。所以，尧帝敬肃明察，伏羲氏公平划分俸禄等级；大舜阐明教化的纲目（五伦关系），八元、八恺对百姓施行伦理道德的教化。这都是君主和臣子密切合作，共同取得的帝王功业，因此能够做到万事都安排妥帖，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繁荣，上下都和乐舒畅，天下达到了盛德之治的效果。根据风俗来教化人民，依据时势来建功立业，应该慎重地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二是倾听人民的意愿；三是随顺时势。时势变化而你不能够随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去顺从，这是违背民意的罪过；喜好善事而不能选择有德之人，就会出现败坏官场风气的祸患。这三方面出现失误，就会违背天意人心；人心不和谐就会时势逆转，时势逆转则会与天道相违。违背天道而希望国泰民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 刑论

**【题解】**《刑论》一篇，文字不多，却反映出作者对于当时的官吏执法状况的不满。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忧患，就是诡诈无比的司法案件。官员对老百姓施行严重的刑罚，以此来显示自己嫉恶如仇的名节和功劳。这样的行为，定会让民心悖逆，而民心悖逆，国家能够大治，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

**【原文】**患之巨<sup>①</sup>者，狡猾之狱焉<sup>②</sup>。狡黠<sup>③</sup>之民，不事家事，烦贷乡党<sup>④</sup>，以见厌贱，因反忿恨，看（看疑覓）国家忌讳<sup>⑤</sup>，造诽谤，崇饰戏言<sup>⑥</sup>以成丑语，被<sup>⑦</sup>以叛逆告白长吏，长吏或内利疾恶尽节之名，外以为功，遂使无罪并门灭族，父子孩耄<sup>⑧</sup>，肝脑涂地<sup>⑨</sup>，岂不剧<sup>⑩</sup>哉？求媚之臣，侧入<sup>⑪</sup>取舍，虽烝子啖君<sup>⑫</sup>，孤已悦主而不惮也。况因捕叛之时，无悦亲<sup>⑬</sup>之民，必获尽节之称乎？夫妄造诽谤，虚书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诈忠者知而族之<sup>⑭</sup>，此国之大残，不可不察也。

**【注释】**①巨：最大的。②狡猾之狱焉：狡猾，诡诈无比。狱，罪案，官司。③狡黠：狡猾、含有内心险恶、耍弄小聪明来伪装之意。④烦贷乡党：贷，借款。乡党，同乡、乡亲。⑤忌讳：顾忌和隐讳的意思。⑥崇饰戏言：崇尚装饰开玩笑的或不当真的话。⑦被：蒙受，遭受。⑧父子孩耄：父，父亲；子，儿子；孩，孩童；耄，音贸，八九十岁的老人。⑨肝脑涂地：指死得凄惨，肝血脑浆涂抹满地。⑩剧：残酷。⑪侧入：此处指用不正当手段。⑫烝子啖君：据《春秋列国

志》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身边有一佞臣，名叫易牙，极善逢迎阿谀。一次，齐桓公说他吃尽天下美味，惟不知人肉滋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当即将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杀掉，蒸熟后献给了齐桓公。⑬悦亲：自己喜欢，亲近的人。⑭诈忠者知而族之：诈，假装；知，知道，了解；族，把罪犯的家族成员全部处死。

**【译文】**一个国家最大的忧患就是存心不善、诡诈无比的司法案件。一些心底不厚道、爱玩小聪明的人，不好好在家过日子，经常向邻居们借钱，使得邻居开始讨厌轻视他。他便心里产生怨恨，利用国家顾忌和隐讳的事情来制造诽谤的言论，收集、整理戏笑之语，使之成为俗陋的民谣。结果被加以叛逆之名，告发给地方长官。长官因为这事对内有利于自己嫉恶如仇、保全节操的名声，对外可以显示自己的功劳，于是就让这无罪的人遭受了诛灭九族的迫害，使得其父母、儿子、小孩、老人都一律被处死。这岂不是太残酷了吗？那些谄媚巴结的臣子总是以不正当手段来获取利益，即使是像齐国的易牙把自己的儿子蒸熟后献给齐桓公享用，只要君王高兴而自己无后也不怕。更何况逮捕犯人时，其中没有自己喜欢、亲近的人，这么做又定能使自己获得尽忠的声誉呢？于是，他们编造诽谤之词，虚构出他人的叛逆行为。其实，犯罪的不过是一些狡猾有一些小聪明的小民而已。伪装忠君者明知此事却仍旧去杀害人家的族人，这才是国家最惨无人道的事情，不能不认真考虑啊！

## 用奇

**【题解】**用奇，即任用奇才。本篇共分两段，第一段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用人思想。作者认为，考功按第是平常考核和选拔人才的方法，而要使国家得到大治，一定要任用有独特才能的奇才。第二段则体现了作者应用儒家思想治国，减少刑罚的主张，并指出秦朝灭亡的根本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兴刑罚，而汉宣帝步秦始皇的后尘，种下了亡国之因，作者的这些思想，非常有见地，也是值得治国者深刻思考的。

**【原文】**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积效，以次相叙<sup>①</sup>，明主之法，忠臣之节尽矣。若拔奇求异，超等逾第，非臣之事也。”应之曰：“顾当忧世无奇人，倘有，又不能识耳<sup>②</sup>，明法忠节，未必已尽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谟矣，复勤扬侧陋<sup>③</sup>；殷有考诫之诰矣，复力索岩穴<sup>④</sup>；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复旁求鱼钓<sup>⑤</sup>；小伯有督课之法矣，复遽求囚俘<sup>⑥</sup>；汉祖有赏爵之约矣，复急追亡信<sup>⑦</sup>。若修叙为明法，拔奇为非事，是两帝三君非圣哲，而鲍、萧<sup>⑧</sup>非忠吏也。然则考功案第<sup>⑨</sup>，守成之法也，拔奇取异，定社稷之事也。当多事之世而论无事之法，处用奇之时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无严之国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张法以御常人，厚礼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灾除难，君臣同烈也。曩<sup>⑩</sup>使五主二臣，牵于有司<sup>⑪</sup>，束<sup>⑫</sup>于修（修疑循）常，不念畴谘<sup>⑬</sup>，则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无高宗之号，周无殪商雅颂之美<sup>⑭</sup>，齐无九合功，汉歼于京索<sup>⑮</sup>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

垂意于奇异<sup>⑩</sup>，诚欲济其事也，使奇异填于沟壑<sup>⑪</sup>，有国者将不兴其治矣。

**【注释】**①官人用士，累功积效，以次相叙：官，当官，作官；叙，评定等级、次第，按功提升。②顾当忧世无奇人，傥有，又不能识耳：顾，发语词，无实义；傥，连词，表示假设，相当于“倘若”“如果”。③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谟矣，复勤扬侧陋：冠，排于首位的事例；黜，降职或罢免；陟，提拔，提升；谟，计谋，谋略；复，副词，再，又；勤，为……尽力；扬，宣扬，传播出去；侧陋，指处在僻陋之处或微贱地位的贤人。④殷有考诚之诰矣，复力索岩穴：考，查核，考试；诚，警告，劝人警惕；诰，文体的一种，用于告诫或勉励；索，寻访，搜索；岩穴，本义为山洞，此处指隐居的人。⑤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复旁求鱼钓：西伯，指周文王；呈，呈现，显现，显露；誓，承诺；旁求，另外寻求；鱼钓，指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⑥小伯有督课之法矣，复遽求囚俘：小伯，即小白，春秋时期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姓姜，名小白；督课，督察考核；遽，匆忙，仓促；囚俘，囚犯，被拘禁的人，此处指管仲。⑦汉祖有赏二句：汉祖，指汉高祖刘邦；爵，君主国家贵族封号；约，共同商定的事，共同议定要遵守的条文；亡，逃亡；信，指韩信。⑧鲍萧：鲍，鲍叔牙；萧，萧何。⑨案第：案，通“按”，依照；第，次第；案第，指依照次第。⑩曩：从前，往昔。⑪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⑫束：约束、限制。⑬畴咨：问、访求，指人才难求的忧虑。⑭周无殪商雅颂之美：殪，死，灭亡。雅颂，《诗经》内容和乐曲分类的名称，雅乐为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指盛世之乐、庙堂之乐。⑮京索：秦汉时期地域名。在今河南荥阳市南部，东起豫龙镇京襄城，西至索河一带。汉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败项羽兵于此。⑯垂意于奇异：垂意，对……很留意，很用心。言对奇异之事很用心。⑰使奇异填于沟壑：沟壑，溪谷，山涧。借指野死之处或困厄之境。

**【译文】**有人说：“任免官吏使用人才，应当按照他的功劳和成绩有

序地来提拔任用，这样，明君制定用人的法度，臣子的忠义节操就足以做到圆满。如果想要提拔和得到智慧超群的人才，并超越正常的规矩来任用他们，而这就不是臣子所要考虑的事情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忧虑这个时代缺乏智慧超群的人才，即使有了这样的人才又不能很好地辨认。好的用人法度和臣子的忠义节操，未必就已达到极致了。”从以前“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就已经有了罢免和提拔人才的谋略，但还是常常寻找处在僻陋之处或微贱地位的贤人；商朝有考核和诚勉的诰文，但还是尽力去寻求隐居的人才；周文王已经有了表扬有功者的承诺，但还是另外去寻求垂钓的姜太公；齐王小白已经有了监督考核的办法，但萧何还是急切的找寻沦为囚犯的管仲；汉高祖刘邦有了论功赏罚的盟约，但还是匆忙去追赶已经逃亡的韩信。如果认为按照次第来晋职是正确的方法，选择特殊人才是错误的事情，那么，前面所说的两帝三君就不是英明的圣王了，而鲍叔牙和萧何就不算是忠臣了。由此看来，考核功绩、按照功劳的大小依次晋职是太平之世保守前人功绩的做法，而选拔特殊人才则是平定天下的大事。处在多事的时代，就要研究令天下太平无事的办法；处在需要起用特殊人才的时代，就一定要采用某一个奇才的智谋，这就是上古时代的国家不严格按照考核功绩的用人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因（上古时代的古圣先王深深懂得用奇之道）。因此，高超卓绝的君王、成就功业的大臣，他们设立法规来驾驭一般的人民，而以丰厚的待遇来礼聘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深怕他们不出山，像寻找自己的亲骨肉一样，这样才能使国家消除灾难，使得君臣都能显赫于世。假使从前的五主二臣受到相关部门和常规的约束，不想去探访人才，那么尧帝的人民就写不出歌颂太平盛世的诗歌了；商朝就不会有尊贵门族的称号了；周朝也不会有灭掉商朝，获得雅颂的美称了；齐国也不会有作为霸主主持诸侯盟会的成功了；汉军也将被消灭在京索地区，汉高祖想当皇帝也不可能了。所以开明的君王，贤德的大臣都很留意寻访德能超群的奇才，目的是为了帮助成就天下安定的事业。

倘使这些奇特之才被埋没于深沟野壑之中，拥有国家者也很难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

【原文】汉元帝<sup>①</sup>为太子时，谏持法泰<sup>②</sup>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sup>③</sup>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据如斯言，汉之中灭，职<sup>④</sup>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sup>⑤</sup>步骤盛衰，发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远矣。昔秦穆公<sup>⑥</sup>近纳英儒，招致智辩，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sup>⑦</sup>，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谄，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sup>⑧</sup>。前史<sup>⑨</sup>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sup>⑩</sup>之心，并任儒辩以并诸侯，然后罔漏吞舟之鱼，烝民朴谨<sup>⑪</sup>，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sup>⑫</sup>，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sup>⑬</sup>，是时名则（名则二字似衍）石显、弘恭之徒<sup>⑭</sup>，便僻危嶮，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sup>⑮</sup>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sup>⑯</sup>柱石<sup>⑰</sup>之士，骨鲠<sup>⑱</sup>之臣，属<sup>⑲</sup>之社稷，不令宦竖<sup>⑳</sup>秉持天机<sup>㉑</sup>，岂近于元世<sup>㉒</sup>栋桡榱崩<sup>㉓</sup>，三十年间，汉为新家<sup>㉔</sup>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

【注释】①汉元帝：指汉孝元帝，名刘奭，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公元前75年），卒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享年四十三岁。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前49年）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谥号为元帝。②泰：过分，过甚。③作色：指神情变严肃或发怒。④职：责任。⑤班固：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⑥秦穆公：一作秦繆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⑦至于始皇，乘历世余烈：始皇，指秦始皇；乘，借助，凭借；余烈，前世的威德。⑧疏扶苏之谏，

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谄，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疏，疏远，排斥；扶苏，秦始皇长子；外，疏远，关系、感情上保持距离；蒙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受，采纳，听取；胡亥，即秦二世；曲，偏邪，不正直；赵高，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噍类，特指活着的人。⑨前史：以前的史官。⑩黔首：秦代对百姓的称谓。⑪罔漏吞舟之鱼，烝民朴谨：罔漏吞舟之鱼，网里漏掉吞舟大鱼，比喻法律太宽，使重大的罪犯也能漏网，“罔”同“网”。烝民，老百姓。⑫宣帝受六世之洪业四句：宣帝，汉宣帝；六世，指汉宣帝以前的六个朝代；武昭，指汉武帝和汉昭帝；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怖，害怕；兵革，此处指战争。⑬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绳，约束，制裁；贱，鄙视，轻视；刑名，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⑭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名，使名声显扬；石显、弘恭，汉宣帝时的两位佞臣。⑮乱：动词，扰乱，打乱。⑯豫料：预先想到。⑰柱石：顶梁柱，引申为能担当大任的人。⑱骨鲠：此处指正直，直爽。⑲属：同“嘱”，委托，交付。⑳宦竖：宦竖是对宦官的贱称，即古代的太监。㉑天机：国家机要。㉒元世：指汉元帝时期。㉓栋桡榱崩：栋，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准木梁，支承着椽子的上端；桡，弯曲；榱，即椽子，放在檩上支持屋面和瓦片的木条。比喻当政的人倒台或死去。㉔新家：指王莽建立的新朝。

**【译文】**汉元帝当太子的时候，曾经向皇帝进谏，觉得朝廷执法太过苛刻，请求起用儒生。汉宣帝非常生气地说：“俗儒不懂得通权达变，不能任用。看来，将来乱我汉家天下的就是太子。”根据这些言论可看出，汉朝在中途灭亡，责任就在宣帝，而不是太子。从这里可以知晓，班固记载朝代兴衰的次第，阐明是非的道理，远不如古代史官了。从前，秦穆公亲近并接纳杰出的儒生，招纳智慧善辩的人才，故而通达富国强兵的谋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凭借着历代的余威，吞并了其他六国，可是自己做了皇帝以后，却坑杀儒生，凭借刑罚来治理国家；不听扶苏的劝谏，排斥蒙恬的正直言论，接受胡亥的不正之词，听信赵高的

逸言。自己死后三年，秦国便灭亡了。以前史书上记载秦二世的灾祸，是由秦始皇所引起的。汉高祖最初用约法三章来取得民心，同时任用儒生辩士，吞并其他诸侯；然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老百姓纯朴恭谨，天下也取得了大治。汉宣帝继承了六代的宏大基业，继续采用汉武帝、汉昭帝的成法，四周少数民族害怕征伐的威力，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天下形成了归附的形势，正是处于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时期，而汉宣帝却用严厉的法律来统治人民，轻视儒生，注重采用刑法。这个时候，在朝廷名声显赫的石显、弘恭这类臣子，他们逢迎谄媚、位高而险恶、堵塞公众言路，凡事独断专行，使国君遭受无穷无尽的谴责。如此看来，到底是谁扰乱了汉宣帝的天下呢？假使汉宣帝预先想到起用品德高尚，忠心耿耿的大臣，并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不让宦官和不正之臣掌握国家机要事宜，怎能会在元帝的时候国家就难以支撑，以致不过三十年，汉朝就被王莽的新朝取而代之呢？由此可知，秦始皇好用刑法，灾祸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汉宣帝也凭借刑法治国，很短时间便失去了天下，与秦朝的灭国之祸没有多少不同之处啊！

## 政要论

**【题解】**《政要论》又称《桓范新书》，亦名《世要论》。《政要论》是反映桓范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群书治要》节录其《为君难》《臣不易》《治本》《政务》《节欲》《详刑》《兵要》《辨能》《尊嫡》《谏争》《决壅》《赞象》《铭誅》《序作》总共十四段，作为唐太宗治国理政的参考。桓范认为，作为领导者，要以修习德行为根本，为君者要修习君道，为臣者则需要力行臣道，治理国家要以道德教化为本，以刑律惩罚为辅，君臣密切配合，方能实现天下大治。桓范在《世要论》中不仅阐述了治国应遵循的大道，更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的治国良策。它密切联系汉魏政治现实，针砭时政，为曹魏政权出谋划策，既是汉魏政治风云的缩影，又是当时思想多元的反映。

《政要论》成书于三国时期，当时，天下大乱，社会无序，君臣失位，桓范在建安末年进入丞相府，目睹社会乱象，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加强领导者的修养和一系列的举措，达到社会大治的目的，桓范的这些良策并没能得以实施，他辅佐的曹魏政权也最终败亡。但是，《政要论》中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尤其值得当今的领导者学习和参考。

本书的全文已经亡佚，幸有《群书治要》节录其精华，世人得以概览其要，另唐代的《长短经》《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书中均有出自《政要论》中的文字，民国期间，藏书家张钧衡在其刊刻的《适园丛书》中收入《政要论》一卷，是辑录较为完善的版本。

【作者简介】桓范(?—249年),字元则。《魏略》记沛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曹魏忠臣,有文才。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末入丞相府,与王象等共撰《皇览》。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为羽林左监。魏明帝时曾任中领军、尚书、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史等。正始(公元240年—249年)年间任大司农,为曹爽谋划,号称“智囊”。司马懿起兵讨魏时,桓范劝曹爽挟魏帝到许昌,曹爽不听。曹爽被司马懿所杀,桓范亦被诛,著有《世要论》十二卷,或称《桓范新书》。其后裔桓温为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

## 为君难

**【题解】**《政要论》一书以《为君难》开篇，《论语》中孔子说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如果为君者知道为君之难，那么，国家就离兴盛不远了。为君有何难？难在正身于庙堂之上，而化应于千里之外。难在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难在识别人才和任用人才。为君之难，更在于认识到自己是万民的保护者，应让天下人得其恩惠。深层次讲，就是要放下自己的一切自私自利，真正为一切百姓谋取福利。知为君难，而后能修德理政，福泽万民。

清朝时期，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亲笔御书“为君难”三字，制作匾额，悬挂于养心殿西暖阁。“为君难”三字确实是许多古代帝王内心的真实写照。常人常常感叹社会不公，殊不知身处高位的帝王也会常常有如此的感叹。雍正曾对属下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但知难诸事是矣！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因此，中国历史上让天下大治的明君，无一不是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为社稷、苍生不遗余力地付出。孔老夫子讲“为君难”，旨在告诉为君者，要以戒慎恐惧之心来治理国家，推行任何政策，都要小心谨慎，要知道，处在君位，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许多人，如果把一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轻率地就这么做了，真的会祸国殃民。做君主的，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兴盛起来。

为君之难，从事相上来说，难处就在于统御臣下。辨别人才，首要

应观其德，自古忠臣出自孝子之门。其次应验其才，德才兼备，才能担当大任。而从根本上来说，则在于为君之人要能勤修君德，自己做万民的表率，自己修德，自然就能感召来有德行的臣子来与之共治，也会有智慧统御群臣。因此，诚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为君难》前一部分告诉为君者应当为天下万民谋利，做万民的保护者；后一部分则提醒为君者应清楚辨明臣子的贤愚忠奸，让贤臣得以任用，佞臣得以远离，深刻说明君主修德、任用贤人是国家大治的根本。

【原文】或曰<sup>①</sup>：“仲尼<sup>②</sup>称为君难<sup>③</sup>，夫人君者，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则受其功，治成则厚其福。故官人，舜<sup>④</sup>也，治水，禹<sup>⑤</sup>也，稼穡，弃<sup>⑥</sup>也，理讼，皋陶<sup>⑦</sup>也。尧<sup>⑧</sup>无事焉，而由之圣治<sup>⑨</sup>，何为君难耶？”

【注释】①或曰：有人说。②仲尼：指孔子，名丘，字仲尼。③为君难：出自《论语·子路·十五》：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④舜：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黄帝的八世孙，因生于姚地，以地取姓氏为姚。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去鲧、共工、饯兜和三苗等四凶。尧去世后继位，又谘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⑤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是黄帝轩辕氏玄孙。通过禅让制得到帝位，传说是夏后氏部落的首领。⑥弃：古代周族的始祖。传说有邰氏之女姜踏巨人足迹，怀孕而生，因一度被弃，故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当农官，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⑦皋陶：亦作“皋繇”或

“皋繇”，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⑧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公元前2377年农历2月初2日出生于唐地伊祁山，随其母在庆都山一带度过幼年生活。十五岁时在唐县封山下受封为唐侯。二十岁时，其兄帝挚为形势所迫让位于他，成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长。他践帝位后，复封其兄挚于唐地为唐侯，他也在唐县伏城一带建第一个都城，后因水患逐渐西迁山西，定都平阳。唐尧在帝位七十年，九十岁禅让于舜，一百一十八岁时去世。⑨圣治：至善之治。亦用以称颂帝王之治迹。

**【译文】**有人说，孔老夫子认为为君难。做君主的，处在人人尊崇的高位之上，手中掌握着赏罚他人的权力。借用他人的才能，依靠他人的力量，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什么愿望达不到的呢？属下建立了功勋，则由君王来领受其功；臣子让国家得到了大治，则由君王来享受其福。因此，舜负责管理百姓，大禹负责治水，弃负责农耕，皋陶负责处理司法，尧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做，却让天下达到了至善之治，做君主有什么难的呢？

**【原文】**曰：“此其所以为难也。夫日月<sup>①</sup>照于昼夜，风雨动润于万物，阴阳<sup>②</sup>代以生杀，四时迭<sup>③</sup>以成岁<sup>④</sup>，不见天事，而犹贵之者，其所以运气陶演，协和施化，皆天之为也。

**【注释】**①日月：指太阳和月亮。②阴阳：阴，《说文解字》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说文系传》曰：“山北水南，日所不及。”阳，《说文解字》曰：“高明也。”《说文解字义证》：“高明也，对阴言也。”③迭：交替，轮流。④成岁：成为一年。

**【译文】**有人说，这正是为君者的难处所在啊。太阳和月亮照亮了白天和黑夜，风和雨让万物得到滋养，阴阳的规律左右着万物的生灭，

四季的更替转动着年轮，上天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做，却受到无比的尊崇，是因为它运转大气，施养万物，这都是天的作为啊。

【原文】是以，天，万物之覆<sup>①</sup>；君，万物之焘<sup>②</sup>也。怀生<sup>③</sup>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sup>④</sup>之民，有不霑濡<sup>⑤</sup>于惠者，君以为耻。

【注释】①覆：保护；庇护。②焘：音道，覆盖，引申为庇荫。③怀生：谓有生命之物。④员首：指百姓。⑤沾濡：浸湿。多指恩泽普及。

【译文】因此，上天护育滋养万物，君主庇荫保护万物。凡是生灵只要有一个没有得到滋润，上天就会觉得做得不够；只要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君王的恩惠，君主就会觉得这是耻辱。

【原文】是以在上者，体<sup>①</sup>人君之大德<sup>②</sup>，怀<sup>③</sup>恤下之小心<sup>④</sup>，阐化<sup>⑤</sup>立教，必以其道。发言则通四海，行政则动万物，虑之于心，思之于内，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庙堂<sup>⑥</sup>之上，而化应于千里之外，虽黈纆<sup>⑦</sup>塞耳，隐屏<sup>⑧</sup>而居，照幽达情，烛<sup>⑨</sup>于宇宙，动作周旋<sup>⑩</sup>，无事不虑。

【注释】①体：亲身经验、领悟。②大德：谓品德高尚。《管子·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尹知章注：“德虽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祸心，故不可授国柄。”③怀：思念，想念。④小心：谨慎；留神。《礼记·表記》：“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⑤阐化立教：阐化，开创教化。立教，树立教化；进行教导。《韩诗外传》卷八：“学校庠序以立教，事老养孤以化民。”⑥庙堂：太庙的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借指朝廷。《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⑦纆：古时指新丝棉絮。后泛指棉絮。⑧隐屏：掩藏隐蔽。⑨烛：照；照亮。⑩动作周旋：动作，行为举动。周旋，周全。

【译文】因此，在上位的人，要体悟作为君主应有的高尚品德，时刻想着黎民百姓的希求，开创教化、教化百姓，一定要依循伦常大道。这样才能够使得自己的言行通达四海，履行政事则能够感动万物，心中时刻想的是百姓的利益，思考的是百姓的事情。做君主的只需在朝廷里端正己身，政令公布于天下，就能够感化千里之外的百姓。虽然棉絮塞耳，隐居于门屏之内，同样也能照彻幽暗，知晓民情，如同宇宙下的一支明烛，能照亮每个角落，行为举动无一不周全，事事都能考虑得周到圆满。

【原文】服一彩<sup>①</sup>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决不听之狱<sup>②</sup>则惧刑之不中，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赏毫釐之善，必有所劝<sup>③</sup>；罚纤芥<sup>④</sup>之恶，必有所沮<sup>⑤</sup>。

【注释】①彩：多色的丝织品。②不听之狱：不听，不定罪。没有定罪的案子。③劝：勉励。④纤芥：细微。⑤沮：同“阻”。阻止，阻遏；终止。

【译文】穿上一件彩服，就要能够想到织女的辛劳；吃一顿饭，就要能够体恤农夫劳作的不易；判决一件还没有定罪的案子，就要时刻担心用刑是否适当；赏赐一个爵位，就要反复思考自己是否用人失贤；对一个善举，哪怕是毫厘的赏赐，必须要能起到劝勉人们向善的作用；对一个微小的恶行进行处罚，也必须要让其起到警戒世人不敢作恶的功效。

【原文】使化若春气，泽<sup>①</sup>如时雨，消凋污<sup>②</sup>之人，移薄伪<sup>③</sup>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注释】①泽：恩泽，恩惠。②凋污：凋，衰败，衰落。污，道德恶劣、败坏。③薄伪：浅薄、虚伪。

【译文】要让给予百姓的教化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给予百姓的恩泽如同及时的风雨一样润泽；让道德腐化的人得以消亡，转化浅薄虚伪的风俗，挽救衰败世道的弊政；让人们重新回到上古时代的淳朴，让自己至高的德行能够泽被天下，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这样，人们就会像敬仰天地一样敬仰您，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您，像恭敬神明一样恭敬您，像畏惧雷霆一样畏惧您。

【原文】且佐治<sup>①</sup>之臣，历世难遇，庸人众而贤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sup>②</sup>之干，伊吕<sup>③</sup>之辅，犹造父<sup>④</sup>不能皆得骐驎之乘<sup>⑤</sup>，追风之匹也。御蹏啮必烦警衔<sup>⑥</sup>，统庸臣必劳智虑，是以人君其所以济辅群下，均养<sup>⑦</sup>小大，审覈真伪，考察变态，在于幽冥窈妙<sup>⑧</sup>之中，割毫折芒纤微之间，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尽于此哉。

【注释】①佐治：辅佐治理。②稷契：稷和契的并称，唐虞时代的贤臣。③伊吕：伊，指伊尹，生卒年不详。商初大臣。名伊，一说名挚。今洛阳人。生于伊洛流域古有莘国的空桑涧（今洛阳市嵩县莘乐沟），奴隶出身。后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死于沃丁时。他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三代元老。吕，指吕尚（约公元前1128年—约公元前1015年），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④造父：东夷族，嬴姓。周穆王首席御手。据《史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⑤骐驎之乘，追风之匹：骐驎，千里马。追风，泛指名马。⑥警衔：御马的缰绳和嚼子。⑦均养：均，调和，调节。养，教育，训练。⑧幽冥窈妙：幽冥，玄

远，微妙。窈妙，亦作“窈眇”或“窈渺”，意为精微，幽远。

**【译文】**况且，能够辅佐治国的忠臣，几世也难以遇到一个，毕竟平庸的人多而贤德的人少。因此，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得到像稷和契那样的骨干之才，都能有伊尹、吕尚那样辅佐之臣，如同造父也不能够每次驾车尽得骐驎、追风这样的千里马一样。驾驭马匹需要依靠缰绳和嚼子，统御庸臣就需要靠智慧和谋略。所以，君主要能够周济、帮助和指导臣下，协调和教育大小官员，审察、核实事情的真伪，思考、观察态势的变化，都要在玄远微妙之中，在分割毫毛、分解麦芒一样的纤细微小之间进行。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最有智慧的人，谁能够做到这些呢？

**【原文】**故臣有立小忠以售<sup>①</sup>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sup>②</sup>乎？

**【注释】**①售：推行；施展。②诈：诈，欺也。

**【译文】**所以，有的臣子在小事上表现得忠实却意图实现其大的不忠，小的方面讲信却是为了实现大的不信，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会不会欺诈你呢？

**【原文】**臣有貌厉而内荏<sup>①</sup>，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sup>②</sup>乎？

**【注释】**①荏：柔，软弱。②虚：虚假，不真实。

**【译文】**有的臣子表面看上去做事情雷厉风行实际上却软弱无力，表面上按照仁义道德行事实际却与仁德背道而驰，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这是虚假呢？

【原文】臣有害同侪<sup>①</sup>以专朝<sup>②</sup>，塞下情以壅<sup>③</sup>上，可不虑之以嫉<sup>④</sup>乎？

【注释】①同侪：同伴，伙伴。②专朝：独揽朝政。③壅：《广雅》：“壅，障也。”④嫉：忌妒。“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嫉臣，则贤臣不留。”

【译文】有的臣子伙同同僚以独揽朝政，堵塞民情而蒙蔽君主的视听，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是不是忌妒贤才的嫉臣呢？

【原文】臣有进邪说<sup>①</sup>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奸<sup>②</sup>乎，臣有因赏以恩（恩上恐有脱字），因罚以佐威，可不虑之以奸乎，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注释】①邪说：荒谬有害的言论。《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②奸：阴险，虚伪，狡诈。

【译文】有的臣子用荒谬有害的言论来惑乱事实真相，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伤害贤德之人，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是虚伪狡诈的奸臣呢？有的臣子一得到赏赐就骄傲自恃，有点权力就惩罚别人而助长自己的淫威，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是阴险的奸臣呢？有的臣子表面上互相推介，实际上勾心斗角，做事情假公济私，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这是在欺骗吗？

【原文】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sup>①</sup>以自结<sup>②</sup>，可不虑之以伪乎？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荐，可不虑之以祸乎？

【注释】①重臣：犹权臣。②自结：主动攀附、缔交。

**【译文】**有的臣子奉承君主身边的人以求得晋升，主动攀附权臣而寻求重用，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是虚伪呢？有的臣子假装和他人意见相近以求表面的和谐，苟且附和他人以谋求得到举荐，怎么能够不考虑这是祸害呢？

**【原文】**臣有悦君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sup>①</sup>乎？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注释】**①佞：巧言谄媚。

**【译文】**有的臣子迎合君主的心意以求得亲近，说使君主高兴的话以求得君主的宽容，怎么能够不考虑他们是巧言谄媚呢？这九个方面的考虑，目的在于防止罪恶的发生。

**【原文】**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朴拙而辞讷<sup>①</sup>，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注释】**①朴拙而辞讷：朴，淳朴；朴实。辞讷，语言迟钝。

**【译文】**有的臣子不善于表达但是却很有主意，说起话来让人很反感但是他的意见却能够有利于事情的发展，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一番直心呢？有的臣子朴实憨厚讲话言语迟钝，外表十分平常头脑却十分聪慧，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质朴呢？

**【原文】**臣有犯难<sup>①</sup>以为士（士疑当作上或主），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sup>②</sup>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

【注释】①犯难：犹冒险。②守正：恪守正道。

【译文】有的臣子喜欢冒险，越有困难越有兴趣去干，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诽谤，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忠诚呢？有的臣子因为恪守正道而违背了众人的意愿，执法严明而不顾及个人感情，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一番公心呢？

【原文】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sup>①</sup>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贞乎？

【注释】①耦世：适应世俗。

【译文】有的臣子不愿意违背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而迎合他人，不迎合世俗以求得苟且容身，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忠贞呢？

【原文】臣有从侧陋<sup>①</sup>而进显言<sup>②</sup>，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注释】①侧陋：处在僻陋之处的贤人或卑贱的贤者。②显言：明言。

【译文】有的臣子地位微贱却能够提供很好的意见，不顾身处低位而能直陈对国事的主张，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难能可贵呢？

【原文】臣有孤特而执节，分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译文】有的臣子性格孤僻但能严守节操，处世独立而受到毁谤，怎么能够不体谅他的刚劲呢？

**【原文】**此七愆者，所以进善<sup>①</sup>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岂徒七愆九虑而已哉？

**【注释】**①进善：进举贤善之人。汉班固《白虎通·考黜》：“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

**【译文】**这七个方面的愆道，正是进举贤善之人、接纳下层意见的道理啊。其实，统御大臣的方法，又何止这“七愆”“九虑”呢？

## 臣不易

**【题解】**孔老夫子在《论语》中说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易。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一语道尽了做臣子的不易。

本段讲述了圣主与贤臣相遇之不易、大臣事主之不易、近臣事君之不易，小臣尽职之不易，外臣处事之不易，将做臣子的种种不易一一说明。诚如雍正皇帝所言：“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

**【原文】**昔孔子言，为臣不易。或人以为易，言臣之事君，供职奉命，敕身恭己<sup>①</sup>，忠顺<sup>②</sup>而已。忠则获宠安之福，顺则无危辱之忧，曷为不易哉？此言似易，论之甚难。

**【注释】**①敕身恭己：敕身，警饬己身。恭己，谓恭谨以律己。②忠顺：忠实顺从。《孝经·士章》：“忠顺不失，以事其上。”

**【译文】**过去孔老夫子讲，做臣子也不容易。有的人却认为做臣子很容易，说：“臣子奉事君主，只要恪尽职守、听从命令，警饬己身，恭谨律己，忠实顺从就可以了。忠实就能够得到安宁宠幸的福分，顺从就没有危险、受辱的忧患，怎么不容易呢？”这么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仔细分析一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原文】**夫君臣之接<sup>①</sup>，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暗为难，唯以贤事圣，以圣事贤为可。然贤圣相遭既稀，又周公<sup>②</sup>之于成王<sup>③</sup>，犹未能得，斯诚不易也。且父子以恩亲，君臣以义固，恩有所为亏，况义能无所为缺哉？苟有亏缺，亦何容易。

**【注释】**①接：《说文》曰：“交也。”②周公：即周公旦，姓姬，名旦，亦称叔旦。西周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尚书·金縢》篇记载：周灭商后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替武王死。事后，史官把册书放进金属封缄的匣子（金匱）。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得成王的天下。周公在朝廷上站不住，就避居在外面。成王没有派人去抓他，但也没有相信他的忠心。后来有一年的秋天，忽然大雷电和大风把禾黍都吹坏了，成王等惊慌得很，打开匣子来看书，看到周公请求替死的祝册，幡然悔悟，出郊亲迎周公。于是，雷电停止了，风开始倒吹，已经倒地的禾黍又重新竖了起来。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③成王：周成王（公元前1055年—公元前1021年），汉族，姓姬，名诵，是西周第二代国王，谥号成王。周武王之子。年少即位，由周公姬旦摄政。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成王时期，社会安定，人民和睦，歌颂太平盛世之声不绝于耳。成王与其子康王统治时期，合称成康之治，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后世以“成康之治”评价成王与其子康王的政绩，史称当时天下安宁，四十余年不用刑罚。

**【译文】**君臣之间打交道，愚钝的臣子侍奉聪明的君主不容易，明智的臣子侍奉愚昧的君主不容易，唯独贤德的臣子侍奉圣明的君主、有圣德的臣子侍奉贤明的君主才较易。然而，贤臣和圣君相遇的机会终究是很少的，比如周公和成王，都不能够相得，看来这实在是

啊。况且父子之间靠天生的亲情而融洽，君臣之间靠后天的道义而牢固，天生的亲情尚且还有亏欠的时候，何况后天的道义，怎么能够没有缺失呢？倘若有亏欠和缺失，怎么能够说容易呢？

**【原文】**且夫事君者，竭忠义之道，尽忠义之节，服劳辱之事，当危（危字上下。疑有脱文）之难，肝脑涂地<sup>①</sup>，膏液<sup>②</sup>润草而不辞者，以安上治民<sup>③</sup>，宣化成德<sup>④</sup>，使君为一代之圣明，己为一世之良辅。辅千乘<sup>⑤</sup>则念过管晏<sup>⑥</sup>，佐天下则思丑稷禹<sup>⑦</sup>，岂为七尺之躯，宠一官之贵，贪充家之禄，荣华器<sup>⑧</sup>之观哉！

**【注释】**①肝脑涂地：成语的原意是指死得凄惨，肝血脑浆涂抹满地。也形容竭尽忠诚，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后指牺牲的生命。②膏液：脂膏与血液。③安上治民：语出《孝经·广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宣化成德：宣化，传布君命，教化百姓。成德，成就品德。⑤千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⑥管晏：管，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晏，晏子，名婴，字平仲，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的卿相，辅政长达五十余年，为春秋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⑦稷禹：稷指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经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⑧华器：同“哗器”，喧哗；喧嚣。

**【译文】**况且，臣子侍奉君主，要竭尽全力行忠义之道，守住忠义的节操，能忍受种种辛劳和屈辱，危难之时，要敢于担当，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目的就是为了让君主安稳、庶民太平，传布君命，教化百姓，成就德业，让君主成为一代圣明的君主，让自己成为辅佐一世的良臣。辅佐拥有千乘之地的诸侯，就要希望自己能够胜过晏婴和管

仲，辅佐拥有整个天下的君主，就要比肩后稷、大禹。七尺之躯，怎么能够只偏爱拥有一官半职的尊贵，贪图充盈家室的俸禄、谋求浮华喧闹的景象呢？

【原文】以（以上疑脱是字）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于成功立事，便国利民，故不为难易变节，安危革行也。然为大臣者，或仍旧德<sup>①</sup>，借故势，或见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宠成功，承上安下，则当远威权<sup>②</sup>之地，避嫌疑之分，知亏盈<sup>③</sup>之数，达止足之义。动依典礼，事念忠笃，乃当匡上之行，谏主之非，献可济否，匪躬之故<sup>④</sup>。刚亦不吐，柔亦不茹<sup>⑤</sup>，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也。然当托于幽微<sup>⑥</sup>，当行于隐密，使怨咎从己身，而众善自君发，为群寮之表式<sup>⑦</sup>，作万官之仪范，岂得偷乐容悦而已哉？然或为邪臣所潜，幸臣所乱，听一疑而不见信，事似然而不可释，忠诡计而为非，善事变而为恶，罪结于天，无所祷请，激直言而无所诉，深者即时伏剑赐死，浅者以渐斥逐放弃，盖比干龙逢<sup>⑧</sup>所以见害于飞廉恶来<sup>⑨</sup>，孔子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季孙<sup>⑩</sup>也，斯则大臣所以不易也。

【注释】①旧德：谓先人的德泽；往日的恩德。②威权：威势和权力。③亏盈：减损盈满者。《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④匪躬之故：《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⑤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出自《诗经·烝民》。⑥幽微：细微、隐微、轻微。⑦表式：表率，楷模。⑧比干龙逢：比干，商纣时忠臣，因谏被杀；龙逢，夏桀时忠臣，因谏被杀。此处二者指代忠臣。⑨飞廉恶来：飞廉、恶来为父子，均为商纣的谏臣。⑩管蔡季孙：管蔡，指管叔、蔡叔。周武王驾崩之后，年幼的周成王继位，周公旦摄政。管叔（文王三子姬鲜）、蔡叔（文王五子姬度）、霍叔（文王六子姬处）觉得周公旦摄政是为了篡夺周朝的正统，于是他们四处联络，纠集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部分对周朝有不满情绪的东夷部落的武装，兴兵

## 群书治要译注

声讨周公旦，发动武装叛乱，史称管蔡之乱或三监之乱。季孙，指季桓子，春秋时鲁国卿大夫。

**【译文】**因此忠臣侍奉君主，将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出去，目的在于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所以，他不会因为事情的难易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因个人的安危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然而，做大臣的，不论是承袭先人往日的恩德和权势，还是因为受到提拔举荐而得以重任，他们要想保持君王的器重和宠用、成就一番功业，上承旨意，下抚百姓，就要远离威势和权力，避开易受人嫌疑的事情，明白缺损与盈满的概数，通达凡事知止知足的深义；行动要依照国家的法律制度，做事要忠诚笃实，担当匡扶君主的责任，谏正君主的缺失，不贪图个人利益，进献可以济世的良策；对强硬的不害怕，对软弱的不欺侮。（能够做到这些）大臣就是以道义来侍奉君主了。（即使这样）还应该防范于隐微，行事要隐密，勇于承担抱怨和过失，把一切善名和好处都归让给君王，让自己成为同僚的表率，万官的模范。怎么能够允许自己苟且偷乐呢？然而，良臣也有可能被奸邪之臣所谗毁、被宠幸之臣所惑乱，使君主听到一点怀疑后，便可能对臣子失去信任，认为事情好像如此，又很难释疑，以至使忠诚的谋划反而成了错误，好事变成了坏事，而降罪又出自于君主，没有办法祈求接见。由于激愤于直言而无处诉告，重者当时便被赐剑自杀，轻者则逐渐被罢免流放。大概就如比干、龙逢这样的忠臣被飞廉、恶来这样的奸臣所害，或孔子、周公被管蔡、季孙所毁一样。这都说明做大臣不容易呀！

**【原文】**为小臣<sup>①</sup>者，得任则治其职，受事（事下疑脱则字）修其业，思不出其位，虑不过其责，竭力致诚<sup>②</sup>，忠信<sup>③</sup>而已。

**【注释】**①小臣：职位低下的小吏。②竭力致诚：竭力，竭尽力量。致诚，使

诚心达到极点。③忠信：忠诚信实。《易·乾》：“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译文】**做小臣的，接到任命就去做好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安排他做一件事情，就兢兢业业地去把事情做好，心中思虑的，不超过自己的职责范围，只要竭尽全力、使自己的诚心达到极点，做到忠诚信实就可以了。

**【原文】**然或困辱<sup>①</sup>而不均，厌抑<sup>②</sup>而失所<sup>③</sup>，是以贤者或非其议，预<sup>④</sup>非其事，不着其陋<sup>⑤</sup>，不嫌其卑，庶<sup>⑥</sup>贯一言而利一事。

**【注释】**①困辱：困窘和侮辱。②厌抑：压制。③失所：谓不得其应处之所。④预：参与；参加。⑤陋：目光短浅；见识不广。⑥庶：表示希望发生或出现某事，进行推测；但愿，或许。

**【译文】**然而，有的做小臣的，因为不公平而困窘和受到侮辱，因人的压制而不能获得相应的官位。因此他们中有才能的人也会发表他所在位置不该发表的言论，也会参与他所在位置不该参与的事情，不会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见识不广，更不会顾忌自己地位卑微，只是期望能通过自己的一番言论而有利于某一国事。

**【原文】**然以至轻至微，至疏至贱，千万乘之主<sup>①</sup>，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执政之臣，暴其所短，说合则裁，自若不当，则离祸害。或计不欲人知，事不从人豫，而已策谋适合，陈偶同上者，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盖关思<sup>②</sup>见杀于郑，韩非<sup>③</sup>受诛于秦，庞涓<sup>④</sup>刖孙臆<sup>⑤</sup>之足，魏齐<sup>⑥</sup>折应侯<sup>⑦</sup>之胁，斯又孤宦小臣所以为难也。

**【注释】**①千万乘之主：干，指冒犯。万乘之主，指大国的国君。②关思：春秋期间郑国的臣子。韩非《说难》记载：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③韩非：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庞涓：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42年，战国时期魏国大将。与孙臆同为鬼谷子学生，后兵败自杀。⑤孙臆：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16年，本名孙伯灵（山东孙氏，族谱可查），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汉族，山东鄆城人。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孙臆到魏，用刖刑（即砍去双脚），被齐国使者偷偷救回齐国，齐威王任他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大败魏军。⑥魏齐：战国时魏国相国，门客魏人范雎随魏中大夫须贾使齐得到齐襄王的欣赏，须贾怀疑范雎与齐国有染，将这种情况告诉了魏相魏齐。魏齐盛怒笞范雎，后者诈死逃秦，后为秦相。秦王为范雎报仇向魏王索要魏齐人头。后魏齐自刎。⑦应侯：即范雎（？—前255年），也叫范且，字叔。战国时魏人。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

**【译文】**然而，（做小臣的）虽然处在最轻微、最疏远、最低贱的位置上，（为了社稷和天下的安危）也要冒犯万乘的君主，用礼义的尺度来约束他，用行事的对错来匡扶他。对于违逆执政的大臣，揭露其执政的短处，有时说对了却没有任何改善，但如果说的时机不当，反而会给自己引来祸害。有的时候，自己的计谋并不为人所知，做事情也没有和他人商量，只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合适，自己陈述的想法一旦和在上位的偶尔相同，在上位的就会为了显示君主计谋的神奇而将其杀戮，在下位的也会因为嫉妒而抢夺他的计谋。这就是为何关思会在郑

国被杀，韩非子会在秦国被诛，庞涓用计谋砍掉孙臆的双足，魏齐设计折断范应候的肋骨，由此可见做孤立无援的小臣的难处所在了。

**【原文】**为小臣者，一当恪恭职司，出内惟允，造膝诡辞，执心审密<sup>①</sup>，忠上爱主，媚不求奥灶<sup>②</sup>而已。若为苟若（若为苟若疑有误字）此，患为外人所弹，邪臣所嫉，以职近而言易，身亲而见信，奉公侠私之吏求害之以见直，怀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虽父子之间，犹不能明，况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sup>③</sup>毁屈平<sup>④</sup>，爰盎<sup>⑤</sup>潜晁错<sup>⑥</sup>，公孙<sup>⑦</sup>排主父<sup>⑧</sup>，张汤陷严助，夫数子者，虽示纯德，亦亲近之臣所以为难也。

**【注释】**①造膝诡辞，执心审密：造膝，犹促膝。诡辞，“诡”通“危”。

《蔡邕集》杨赐碑：“匡辅本朝，忠言嘉谋，造膝危辞，言听升纳，亦不敢宣，密识潜功，贻于帝躬，家无遗草，论者不见。”又郑固碑：“造膝诡辞。”危、诡与诡通。《文选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将军表》吕延济注：“造膝，谓近天子，纳谏言也。”执心，谓心志专一坚定。②奥灶：喻当道贵宠。《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邢昺疏：

“天以喻君，获犹得也。我道之行否由于时君，无求于众臣。如得罪于天，无所祷于众神。”③上官：指靳尚（？—前311年），生于四川纪郢，战国楚怀王侍臣。

在正史中，靳尚是一个小人。王逸《离骚经序》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④屈平：即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原为字，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忠事楚王，却屡遭排挤，最终投汨罗江而死。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

## 群书治要译注

歌》等。⑤爰盎：《史记》作袁盎，《汉书》作爰盎。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七国之乱平定后，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⑥晁错：公元前200年至前154年在世，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⑦公孙：西汉丞相公孙贺，汉武帝时，曾七任将军，两次封侯，官拜丞相，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率军参加了三次重大战役，战功显著，成为一代著名的抗击匈奴将领。⑧主父：指主父偃，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流转多国未受礼遇。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⑨张汤：生年不详，卒于前115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喜法律，用法主张严峻。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后遭构陷，被强令自杀。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不失为古代廉吏。⑩严助：生年不详，卒于前122年，西汉会稽郡吴县人，又说为由拳（今嘉兴）人。严忌之子，也有人说他是严忌的族子。本名庄助，《汉书》为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把庄助改称严助。汉武帝建元元年，郡举贤良方正，深受武帝赏识，擢为中大夫。常与东方朔、司马相如、吾丘寿王等大臣商辩朝政，撰写文稿，最得武帝信任。

**【译文】**做小臣的，一上任就应当恪尽职守、恭恭敬敬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出入办事都要公允诚实；向君主促膝直言，勇于纳谏；心志要专一坚定，谋事要详尽严密；忠诚于自己的上级和君主，不以谄媚的方式去接近当权的近臣。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则又有被人弹劾的隐患，或被邪臣所嫉妒。尤其是在君主身边的邪臣，由于在君主身边工作而方便说话，容易得到君主的信任，那些表面奉公实际却图谋私利的

官吏，就会谋害其以示自己的正直；那些心怀邪念的奸臣，就会设法除掉其以示自己的忠心。这么说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事实上却一点也不为过。即使是父子至亲，有时也有话说不明的地方，臣子和君主要做到契合又谈何容易呢？所以，上官大夫诋毁屈原，爰盎诬陷晁错，公孙贺排挤主父偃，张汤陷害严助。这几位大臣，都有纯正的德行（却遭遇如此非难），可见做近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原文】**为外臣者，尽力致死，其义一也。不以远而自外，疏而自简，亲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兴利除害，安危定乱，虽违本朝之议，诡常法之道，陈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济事，忧公无私，善否之间，在已典主<sup>①</sup>可也。然患为左右所轻重<sup>②</sup>，贵臣所壅制，或逆而毁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潜之，使不得其所。吴起<sup>③</sup>见毁于魏，李牧<sup>④</sup>见杀于赵，乐毅<sup>⑤</sup>见谗于燕，章邯<sup>⑥</sup>畏诛于秦，斯又外臣所以为危也。此举梗槩耳，曲折纤妙，岂可得备论之哉。

**【注释】**①典主：掌管，统理。②轻重：谓左右、影响事物。③吴起：生于约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④李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9年，嬴姓，李氏，名牧。战国时期赵国柏人（今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受封赵国武安君。战功显赫，生平未尝一败，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后被人谋害致死。⑤乐毅：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生卒年不详，战国军事家，汉族，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后裔。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后遭构陷逃往赵国。⑥章邯：秦末著名军事家，上将军。秦二世时任少府，为秦朝的军事支柱，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击败，漳污之战中再次被项羽击败而投降，随项羽入关，封雍王。楚汉战争中，汉

## 群书治要译注

王元年(前206年)八月,与刘邦军屡战不利,退保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杀。

**【译文】**在京城之外做官的臣子,也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理是一样的。不能够因为自己距离朝廷较远而把自己当成外人,不能够因为同君主接触较少而简化自己的职责。凡是自己亲自管理且负责的事情,只要能够对百姓有利,能够为民除害,安危定乱,哪怕违背朝廷的主张,不符合常规的程式,也要把意见陈述给君主后,自己努力去实施,这样做志在忠于君主、成就事业,心里念念存有公心,没有丝毫私念。善恶好坏之间,由自己掌管统筹还可以。然而,令人忧患的是会被君主身边的人说长道短,要么被显贵之臣堵塞言路,要么对其进行毁谤不让君主采用,要么君主采用后从中作梗使事情无法办成功,要么事情办成后谗言讥毁使其不能成就。吴起在魏国被诽谤,李牧在赵国被杀,乐毅在燕国被诋毁,章邯在秦国常常担心被诛杀,可见做外臣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这只是举出其中的大概,其中的曲折和细微之处,怎么能够说得详尽呢?

## 治本(旧无,补之)<sup>①</sup>

**【题解】**《治本》的标题原无,现今根据文意所加。治本,意即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此篇共两段,第一段主要讲述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在于道德和刑罚并用,并举出三皇、五帝、五霸、秦朝的例子来说明用德和用刑治国的明显差别。重点强调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第二段则强调君主应有励精图治的精神,只要用心理政,国家没有治理不好而,并说明善于治国者,重在能够反躬自省,注重自身的修养,自己修好身后,国家自然就会治理好。

**【原文】**夫治国之本<sup>②</sup>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sup>③</sup>也。刑德相半者,三王<sup>④</sup>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sup>⑤</sup>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位当其德,则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禄当其功,则有劳者劝,无劳者慕。未之有也(未之有也衍)。

**【注释】**①治本:《群书治要》原文连属上篇,审观之,别是一篇也。篇名应为《治本》。②本:事物的根基或主体。③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④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又指夏禹、商汤、周武王。⑤五霸:指春秋五霸。《孟子》中指春秋时代的五个国君而言,包括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

## 群书治要译注

庄公。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不过其中的秦穆公、宋襄公并未成为中原霸主。《荀子》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伯”。从春秋的历史状况看，此说较为恰当。

**【译文】**治理国家的根本大道有两条，就是刑罚和道德。两者需要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上天以阴阳形成光阴，君主以刑德成就大治。因此，即使是圣人来治理国家，也不能偏用其一。重视道德，很少用刑罚的，是五帝；刑罚和道德各取一半的，是三王；用刑罚较多，而道德很少的，是五霸；完全采用刑罚来治理国家而导致政权快速毁灭的，是秦朝。所以，一个君王要让天下达到大治，就一定要用好刑和德的权柄，视其德行来赐予其相应的地位，视其功劳来赐予其相应的俸禄，视其才能来赐予其相应的官职。这三条，是让天下大治或大乱的根本啊。根据德行来赐予地位，那么，有贤德的人就会居于上位，道德败坏的人就会居于下位；根据功劳来赐予俸禄，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会得到鼓励，没有功劳的人就会朝此努力。能够做到这样，而国家未能得到大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原文】**凡国无常治，亦无常乱，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乱。后之国土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而禹独以安，幽、厉独以危，斯不易天地，异人民，欲与不欲也。吴阪之马，庸夫统衔则为弊乘，伯乐执辔<sup>①</sup>即为良骥，非马更异，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汤则为良民，遭桀、纣则为凶顽，治使然也。故善治国者，不尤斯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故詹何<sup>②</sup>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若詹者，可谓知治本矣。

**【注释】**①执辔：辔，音配，谓手持马缰驾车，引申为驾驭。②詹何：战国时

哲学家、术士。楚庄王问詹何治国之事见《列子·说符》。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

**【译文】**任何一个国家，不会有永久的大治，也不会有永久的大乱，只要励精图治就一定能够治理好。如果不励精图治，必然会发生大乱。后世的国土和人民，也是前代所拥有的，前代所拥有的，也是后世所拥有的。（拥有同样的条件）大禹让天下安定和谐，周幽王、周厉王却让天下垂危。天地和人民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想励精图治一个不想励精图治的差别而已啊。吴阪这个地方的马，如果让无能的人来驾驭，就成了劣马；如果让伯乐来驾驭，就成了良驹。可见并不是马的不同，而是驾驭者的不同啊。教育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百姓遇到大禹和汤王这样的圣君则是良民，遇到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暴君则成了暴民，这就是不同的治理者所造成的啊。所以，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不会怪罪自己的百姓，而是反省自己的过失。不会斥责自己的部下，而会反求诸己。《易传》上说：大禹和商汤反省自己，其治理的天下兴旺蓬勃，夏桀和商纣归罪他人，其天下也就很快消亡了。由此可见，教导民众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主修己之身啊。所以詹何说：从来没有过君主修身很好而国家大乱的。像詹何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了。

## 政务

**【题解】**政务，即处理政事。这一段作者桓范指出，为政之务，务在正身。桓范认为，作为君主，修正己身是处理政务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教育民众。认为“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深刻说明为政的根本在于为政者修己之德。同时说明为政者还要减少扰民之事，这样国家才能实现无为而治。

**【原文】**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听其言而则<sup>①</sup>其行，故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sup>②</sup>。”是以叶公<sup>③</sup>问政，孔子对曰：“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sup>④</sup>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sup>⑤</sup>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务，务在节事<sup>⑥</sup>，事节于上，则民有余力于下，下有余力，则无争讼之有乎民，民无争讼，则政无为而治，教不言而行<sup>⑦</sup>矣。

**【注释】**①则：仿效，效法。②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出自《诗·小雅·角弓》，意思是说，君主如何教育，百姓就会如何效仿。③叶公：即沉诸梁。半姓，沉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约生于公元前529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④教禁：教化和禁令。⑤僻：邪僻，意指品行不端。⑥节事：谓行事有节制，使

合乎准则。《国语·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韦昭注：“节，制也。”⑦不言而行：不依靠语言。谓以德政感化人民。《老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译文】**无论是官吏对于君王，还是百姓对于官吏，无一不是听他怎么说，然后效仿他怎么做。所以，为政的根本要务，在于为政者正己之身。为政者在此处能够正己之身，民众就能够在彼处响应你。《诗经》上说：“你能够教育民众，民众就会效仿。”所以叶公向孔子求教为政之道，孔子恭敬地告诉他：“你能够带头行的正，您的百姓谁敢不正？”又说：“如果为政者能够正己之身，从事政事还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为政者不能够正其自身，又怎么可能使别人正呢？所以，真正的君子来治理政务，把正己放在第一位，把教育和禁令放在第二位。做君王的能够在上位正己之身，则下面的官吏就不敢有不正的行为；做官吏的能够在下面正己之身，那么民众在乡野则不敢为非作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不正的君主，那么朝廷里就不会有奸邪的大臣，乡野就不会有品行不端的子民。如果这样，政治还不清明，那是从来没有有过的事情。”大凡为政的根本，在于行事有节制，在上位的能够行事有节制，则民众就有余财和余力；民众有余财和余力，民间就不会有争斗和争讼；民间没有了争讼，这样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教化能够不言而行。

## 节欲

**【题解】**节欲，即节制欲望。《礼记》上讲，“欲不可纵”。修身治国的根本，就在于节制欲望。为君者失去国家，为官则遭遇灾祸，无一不是因为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懂得节制欲望，是非常危险的，稍一不慎，轻则带来灾祸，重则灭身毁国。作者提出，对于欲望，即使不能做到一开始就从心上去除，也要做到抑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够反被欲望所掌控。

**【原文】**夫人生而有情<sup>①</sup>，情发而为欲<sup>②</sup>，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灭天理矣。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贤圣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sup>③</sup>，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注释】**①情：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  
②欲：欲望；嗜欲。③放情：纵情。

**【译文】**人生来就会对事物产生感情，感情产生后就会发展为欲望。人只要接触到外界的事物，内心就会产生情感活动。外物对人情感的影响没有止尽，而由情感所产生的欲望也没有止尽。所以一旦任

由外物控制了人的欲望，人的纯净纯善的本性就会转化为贪婪的习性。而一旦人的本性转化成了习性，人心对天理的感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如果一个人以内心无穷无尽的欲望，去追逐身外无穷无尽的物境，纵然有成圣成贤的资质，也很少有不中途颓堕和失败的。所以，修身治国的根本，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礼记》说：欲望不可以放纵。纵观历史，能够得到家国的无一不是来自于勤俭节约，而失去家国的无一不是由于奢侈浪费。节俭的人懂得控制欲望，奢侈的人则会放纵情感；放纵情感的人危险，懂得节欲的人安全。

**【原文】**尧、舜之居，土阶三等<sup>①</sup>，夏日衣葛<sup>②</sup>，冬日鹿裘<sup>③</sup>，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赋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广，而兴利也厚，故家给人足，国积饶而群术也以（群术也以恐有脱文误字），仁义兴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sup>④</sup>。”

**【注释】**①土阶三等：《吕氏春秋·召类》：“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②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③鹿裘：鹿皮做的大衣。常用为丧服及隐士之服。④以约失之者鲜矣：语出《论语·里仁》。皇疏：鲜，少也。言以俭约自处，虽不得中，而失国家者少也，故颜延之云：“秉小居薄，众之所与；执多处丰，物之所去也。”

**【译文】**尧帝、舜帝的住处，只修筑着三层土阶，夏天穿着葛衣，冬天披着鹿皮，大禹不住好房子，不吃珍贵的食物。这几位帝王，并不是他们在情感上不喜欢（这些），而是他们节俭到了极点。因此，他们向百姓征收的赋税非常少，使用的民力也非常少，养育的万物却非常广博，为民兴造的福利非常厚重。因此，百姓家庭富裕、人民满足，国家富饶，仁义之风盛行，四海之内安定和谐。孔子说：因为勤俭节约而失去

家国的人是很少的。

【原文】且夫闭情<sup>①</sup>无欲者上也，拂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黄金于嵒岩<sup>②</sup>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仪狄<sup>③</sup>献旨酒<sup>④</sup>而禹甘之，于是疏远仪狄，纯（纯当作绝）上旨酒，此能闭情于无欲者也。楚文王<sup>⑤</sup>悦妇人而废朝政，好獠猎而忘归，于是放逐丹姬，断杀如黄，及共王（庄王误作共王）破陈而得夏姬，其艳（其艳当作艳其）国色，王纳之宫，从巫臣之谏，坏后垣而出之，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闭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称圣<sup>⑥</sup>，楚文用朝邻国，恭王终谥为恭<sup>⑦</sup>也。

【注释】①闭情：闭绝欲望。②嵒岩：高峻的山崖。③仪狄：传说为夏禹时善酿酒者。④旨酒：美酒。⑤楚文王：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75年，楚武王子，半姓，熊氏，名资。公元前690年武王于伐随途中卒，次年，熊资继位为楚国国君，即楚文王。⑥圣：圣人。⑦终谥为恭：去世后谥号为“恭”。谥号，是人死后别人对他的评价。皇帝的谥号，是老皇帝死后朝廷对他生前事迹的评价，即新皇帝对前任的评价。“恭”的谥号有法则：尊贤贵义曰恭。尊事贤人，宠贵义士。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尊贤敬让曰恭。敬有德，让有功。既过能改曰恭。言自知。执事坚固曰恭。守正不移。爱民长弟曰恭。顺长接弟。执礼御宾曰恭。迎待宾也。芘亲之阙曰恭。修德以盖之。尊贤让善曰恭。不专己善，推于人。

【译文】人能够做到闭情无欲可以算是上等人了，刻意消除的人就要差一等了。过去舜帝将黄金藏在险峻的高山之上，将珠玉藏在深川的谷底；仪狄进献美酒给大禹，大禹品尝后觉得非常甘甜，于是疏远仪狄，杜绝人们进献美酒。这就是能够节制情感而达到无欲的例子。楚文王沉湎于妇人的美色而荒废朝政，喜爱打猎而忘记了回到王宫，于是将丹姬驱逐流放，把猎狗也杀掉。楚庄王攻破陈国而得到夏姬，因

#### 卷四十七 刘虞政论 蒋子万机论 政要论

夏姬有倾国的美色，楚庄王将其纳入后宫，后来他听从申公巫臣的建议，毁坏后墙而将其驱逐出去。这是违心消除情欲的例子。虽不能节制情欲，但也能够克制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也算可以了。所以大舜、大禹的德行如同巍峨的高山，被人们视为圣人，楚文王因为能够消除欲望而使得邻国来朝，古人对于能够改正过失的君主死后给予他“恭”的谥号。

## 详 刑

**【题解】**详刑，意思是要周详审慎地对待刑罚。作者认为，制定和使用刑罚，是要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并指出，对于判处刑罚要周详谨慎，尤其是判处死刑，要做到让死者无怨，生者无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大治。如果不依法行事，甚至滥用刑罚，则会产生更多的刑事案件，导致社会不平。

**【原文】**夫刑辟<sup>①</sup>之作，所从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详慎<sup>②</sup>之者。以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夫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九棘之吏<sup>③</sup>，肺石嘉石<sup>④</sup>之讯，然犹复三判，佥曰可杀，然后杀之。罚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sup>⑤</sup>，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太平之治也。

**【注释】**①刑辟：刑法；刑律。②详慎：周详审慎。③三槐九棘之吏：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因以三槐喻三公。④肺石嘉石：肺石，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石形如肺，故名。嘉石，有纹理的石头，上古惩戒罪过较轻者时，于外朝门左立嘉石，命罪人坐在石上示众，并使其思善改过。⑤忿：愤怒和怨恨。

**【译文】**刑罚和法律的创制，已经由来以久。圣人通过它让天下得

到大治，昏庸的人则通过它让天下大乱。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对使用刑罚和法律无一不是周详审慎地对待的。因为没有比人命更重要的了，一旦被处死则无法再复活，一旦被断头就不能再复原了。连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对于用刑都慎之又慎。因此，以后的圣人制定法律，设立了三九公卿的官吏，使用肺石、嘉石等审讯方法，然后重复审判三次，都认为可以处死后，方才处死罪犯。在处置罪犯时若有丝毫的疑惑，就会从轻处置，其对用刑的详细谨慎可以说到了极点。如果能够做到如此的详细审慎，那么被判死刑的人就不会产生怨恨，活着的人也不会感到愤怒。人民没有了愤怒和怨恨，就不会产生灾害，没有灾害，天下就达到太平大治了。

**【原文】**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sup>①</sup>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sup>②</sup>，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sup>③</sup>也。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sup>④</sup>，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此之谓也。

**【注释】**①明刑：严明刑罚。②弥繁：弥，更加，繁。众多。③必：标准。④五刑：古代的五种刑罚，通常指墨、劓、刖、宫、大辟，也指笞、杖、徒、流、死。

**【译文】**因此圣明的君主使用刑罚，都是详审之后才执行，目的是要使得民众触犯刑罚的人少，畏惧刑罚而不敢触犯的人多，从严明刑法到不需要使用刑法，从善用杀戮到不需要进行杀戮，这正是圣明的君主使用刑罚的真正意思。而昏乱的君主，越是频繁地使用刑罚，触犯的人就会日益增多，被杀戮的人越多，对刑罚产生怠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都是由于使用刑罚不是详察慎判，而执行刑罚太过随意所导

## 群书治要译注

致的啊。量刑不详则判罪不公平，判罪不公平则会让本该处死的人活了下来；执法太随意，就会让法律受到损害；法令受到损害，刑罚就难以做到公平。做不到这两点，哪怕每天用五种刑法，民众还是会轻易触犯刑法。所以胡乱使用刑罚，就会使得刑罚之外还会产生刑罚，盲目恶意地进行诛杀，这样的诛杀会导致更多的诛杀，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 兵要

**【题解】**兵要，即用兵的要术。此篇节选了两段，第一段说明用兵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于民众，并指出：“战者，危事，兵者，凶器”。希望君主不要喜好运用它。同时也指出“不可忘战”，否则国家就会危险。第二段则说明民心是用兵取胜的根本，取得民心在于利民。而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并说明了帝者之兵和王者之兵的特征。

**【原文】**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sup>①</sup>，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sup>②</sup>，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注释】**①利物：益于万物。《易·乾》：“利物足以和义。”孔颖达疏：“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②反：同“返”。

**【译文】**圣人用兵，目的在于有益于万物，而不是让万物受害，为的是用它来拯救危亡，而不是用它危害生存。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队。然而，因为战争毕竟是危险的事情，武器毕竟是凶器，不能任凭人的喜好而使用它。因此制定法则留给后人，命令将军出征，即使打败敌军胜利归来，也要举行丧礼，以此表明这不值得快乐。所以说

好战的国家会自取灭亡，忘记战争的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只有不好战也不忘记战争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天下的王者。

【原文】夫兵之要，在于修政<sup>①</sup>，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sup>②</sup>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臣民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者，善政<sup>③</sup>之谓也。善政者恤民<sup>④</sup>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兵强于外。

【注释】①修政：修明政教。《管子·大匡》：“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②利：作动词，使有利。③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④恤民：谓忧虑人民的疾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

【译文】用兵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教；修明政教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要得到民心，在于让百姓得到利益；使百姓得到利益的关键，在于用仁爱之心爱护他们，用道德仁义来治理他们。所以说，驾车的六匹马如果不互相配合，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马车跑得很远；没有大臣和民众的拥护，即使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够建功立业。所以说用兵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可以说就是清明的政治了。清明的政治，就是能够忧虑人民的疾苦和忧患，除掉民众的灾祸而已。所以，对内如果能够做到政治清明，对外军队就会强大。

【原文】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sup>①</sup>豫<sup>②</sup>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sup>③</sup>天之道，履<sup>④</sup>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sup>⑤</sup>，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sup>⑥</sup>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sup>⑦</sup>，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

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sup>⑧</sup>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顙<sup>⑨</sup>，此王者之兵也。

**【注释】**①素行：平素的行为。②豫：预先，事先。通“预”。③法：效法。④履：实行。⑤辑穆：和睦。⑥奸慝：亦作“奸匿”，指奸恶的人。⑦殊俗：风俗、习俗不同。⑧恺悌：亦作“恺弟”，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⑨稽顙：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

**【译文】**纵观古往今来用兵失败者，并非败在击鼓的当日，而是民心早已离散，平素的行为就已经显示出失败的征兆了。用兵获得胜利的，并非胜在两军对阵的那一日，而是民心拥护，平素的行为就显示出胜利的征兆了。所以效法天道、履行地德，尽用人和，君臣和睦，上下一心，不需要用什么盟誓，也不需要采取什么赏罚的措施，就能够将奸诈邪恶的人消灭于萌芽的状态，让凶邪之人受到风俗的影响而回归本善，这是五帝的用兵之道。以德行为士兵，以威信作为辅助，按照仁义道德的标准来行事，执行和乐平易的命令，开辟土地种植五谷，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赏罚严明，遵守誓言和盟约，民众就乐于为国捐躯，将军就乐于以身殉国，军队不用越过国境，士兵不用抵达战场，敌军就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才是真正的王者之兵啊。

## 辨能

**【题解】**辨能，即辨别人的才能。要想治理好政事，必须懂得辨别和使用人才。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一段作者指出，当时的官吏不能公正地考察人才，只是听从虚誉之词，导致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的小人当政。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官场用人的乱象，同时也是从反面提醒，辨别人才不能只听外在的名誉，而要详细谨慎地考察一个人。德行和能力均没有缺陷的人，才能够给予大任。

**【原文】**夫商鞅<sup>①</sup>、申<sup>②</sup>、韩<sup>③</sup>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则伊尹<sup>④</sup>、周<sup>⑤</sup>、邵<sup>⑥</sup>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有可取焉。宁成<sup>⑦</sup>、郅都<sup>⑧</sup>辈，放商、韩之治，专以残暴为能，然其抑强抚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sup>⑨</sup>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辨<sup>⑩</sup>，但使官无谴负<sup>⑪</sup>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而俗犹共言其能执政者，选用不废者，何也？为贵势之所持<sup>⑫</sup>，人间之士（士字似衍）所称，听声用名者众，察实审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sup>⑬</sup>也。

**【注释】**①商鞅：出生于约公元前395年，卒于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后遭猜忌车裂而死。②申：指申不害，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

(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十九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③韩:即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伊尹:商初大臣。⑤周:指周公。⑥邵:指邵公。⑦宁成:西汉酷吏。南阳穰人。⑧邳都:汉朝酷吏。见《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⑨趣:通“趋”,趋向;奔向。⑩苟辨:犹诡辩,辨,通“辩”。⑪譴负:犹罪责。⑫持:引申为掌握;控制。⑬定:明确、确定。

【译文】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样的人,其才能重在使用各种奸诈的手段,办事推行苛刻之政。这样的人在伊尹、周公、邵公那里就是罪人了。然而,他们毕竟还能够明白君主尊贵、大臣卑微的道理,能够使得国家富裕、军队强大,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到了汉朝中兴的时候),宁成、邳都这些人,夸大商鞅、韩非子的治国方略,专门进行杀戮,以残暴为能。然而他们毕竟能够抑制豪强,避开私利,树立公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后世所谓有才能的人,就只是违背公家的法律,迎合私人的权势,荒废百姓的事务,趋附人间的私利;判决麻烦的案件、处理复杂的事务时,只是临时诡辩一下,只要不使官家受到谴责,或受到责任的拖累,根本不去理会民众的冤屈和叹息,这样的人又是申不害、韩非子、宁成、邳都一样罪人了。然而一般人习惯上还是认为他们是有能力的人,执政者仍然选用而不废黜他们。这是为何呢?因为他们为权贵势要之人所保护,被世间一些读书人所称颂,听其名声用其名位的人多,而能够细致审察审核其能力的人少,因此在用人上对人才能力的分界线不能明确。

【原文】夫定令长<sup>①</sup>之能者,守相<sup>②</sup>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sup>③</sup>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论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听浮游之誉,或受其戚党贵势之托,其整顿(其整顿当作整顿其)传

舍，待望迎宾，听其清谒，供其私求，则行道之人<sup>④</sup>言其能也。

**【注释】**①令长：秦汉时治万户以上县者为令，不足万户者为长。后因以“令长”泛指县令。②守相：郡守和诸侯王之相。③州牧刺史：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长。④行道之人：指路人。

**【译文】**审定县令、县长能力的，是郡守和诸侯之相；审定郡守、诸侯之相能力的，是州牧、刺史。然而州牧、刺史这样的官吏，未必真的能够考察审定他们是否有能力，未必能够使得考评公平中正。有的委派手下的官吏去考察，结果只是在外面听取一些空虚不实的赞誉；有的则受到他们的亲戚朋党、权贵势力的委托。这些相关人等不是忙着整顿客舍，等待了望，迎接上宾，就是忙着接待拜访，许诺对方私下的请求。于是连无关的路人都可以尽说其能（作为他们升迁的依据了）。

**【原文】**治政以威严为先，行事务邀时取辨<sup>①</sup>，悒望<sup>②</sup>上官<sup>③</sup>之指，敬顺监司<sup>④</sup>之教，期会<sup>⑤</sup>之命，无（无字恐衍）降身<sup>⑥</sup>以接士之来，违法以供其求欲，人间之事<sup>⑦</sup>无不循，言说之谈无不用，则寄寓<sup>⑧</sup>游行<sup>⑨</sup>幅巾<sup>⑩</sup>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为之谈，听声誉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注释】**①邀时取辨：善观风向，见风使舵的意思。邀时，谓谋求有利的时机。辨，辨别。②悒望：揣摩，观望的意思。③上官：上司，长官。④监司：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汉以后的司隶校尉和督察州县的刺史、转动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称为监司。⑤期会：谓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政令。多指有关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⑥降身：降低身份。⑦人间之事：指世俗的做法。人间，即民间。⑧寄寓：没有正式户籍而客居的人。⑨游行：指出游、游逛之人。⑩幅巾：是指用一块帛巾束首，一种表示儒雅的装束。

【译文】这些人治理政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威严，办事一味迎合时风，揣摩长官的意图，对监察官员的话唯唯诺诺，不论对错一概言听计从。凡是上级规定期限要完成的任务，不论百姓是否能够承受得了，无不低声下气一概接受；如果有上级来视察工作，就不惜违反常礼制度去满足他们的欲望和要求。对于世俗的陋习没有不遵循的，世俗的言论没有不采用的。这样，一些客居、遨游、风雅之士就会纷纷说他们有能力了。有这三种人到处替他们说好话，这就是听信声誉者其所以被迷惑、官员的能力高低之所以难以评定的原因了。

## 尊嫡

**【题解】**正妻生的长子称嫡子，省称“嫡”。尊嫡就是要尊重嫡子。此段重在说明，选择接班人要无比谨慎。尊嫡虽然是君主专制时代选择继承人的传统观念，但是，对现代社会的组织选择接班人同样有着有益的启示。

**【原文】**凡光祖祢<sup>①</sup>，安宗庙，传国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sup>②</sup>继世。继世<sup>③</sup>之道，莫重于尊嫡<sup>④</sup>别庶<sup>⑤</sup>也。故圣人之制礼贵嫡，异其服数，殊其宠秩<sup>⑥</sup>，所以一群下之望，塞变争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虑。历观前代后妻<sup>⑦</sup>贱而侄媵<sup>⑧</sup>贵，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争乱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带之难<sup>⑨</sup>，齐有无知之祸<sup>⑩</sup>，晋有庄伯之患<sup>⑪</sup>，卫有州吁之篡<sup>⑫</sup>，故传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注释】**①祖祢：祖庙与父庙。此指光耀祖宗。②立嗣：确立王位继承人。③继世：继承先世。此指继承祖业。④嫡：正妻所生的嫡子。⑤庶：宗法制度下家庭的旁支，与“嫡”相对，如庶子（妾生的儿子）。⑥宠秩：宠爱而授以官秩。⑦后妻：皇后和正妻。⑧侄媵：媵，小妻。此处指侧妃。⑨子带之难：周惠王（姬阍）晚年宠陈女惠后，欲废太子郑，改立惠后所生的子带。公元前655年夏，齐桓公邀集宋桓公、鲁禧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与太子郑会于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宣布支持太子郑为嗣君。姬阍愤，使人联络郑、楚、晋拟联合抗齐，未果。公元前652年12月，阍故，姬郑担心子

带争位而秘不发丧，并求得齐桓公支持得天子位。公元前648年起，子带几次借西戎攻周，败。前公元636年，周王郑发觉王后魏氏与子带密谋，即废黜了魏氏。带再引西戎并攻占了周都，郑出逃，避于郑国的汜（今河南襄城县），求救于诸侯。即位不久的晋文公，以勤王为号，于公元前635年出兵攻带的所在地温，生擒带并处死，迎郑复位，平定了内乱。⑩无知之祸：无知之祸是春秋时期齐国发生的一场政变。公元前686年，齐国大夫管至父、连称发动叛乱，杀害了当时的国君齐襄公（齐僖公禄父之子），立公孙无知（齐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为齐国国君，但无知继承国君之位后不久即被雍廩的国人所杀。⑪庄伯之患：庄伯即曲沃庄伯，姬姓，名鱄，春秋时期晋国曲沃的君主，曲沃桓叔之子，公元前731年继位。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弑杀了晋孝侯，但晋人把庄伯逐回曲沃，立晋鄂侯为国君。曲沃庄伯于公元前718年再次出兵侵晋，但周朝天子发兵干预，立晋哀侯，庄伯退回曲沃，于公元前716年去世。⑫州吁之篡：州吁，春秋时期卫国人，卫庄公之子、卫桓公异母弟，公元前719年弑兄即位（在位不足一年），系卫国十二世，第十三位国君。为春秋时期第一位弑君篡位成功的公子。

**【译文】**能够光耀祖宗，安定宗庙，传续国土，利益人民的大事，在于确定继承人以继承祖业。而继承祖业的大道，没有比尊重嫡子区别庶子更重要的了。因此，圣人制定礼法是就让嫡子处在尊贵的位置，让其穿着不同的服饰，让他得到特殊的宠爱而授以官秩，以此来统一群臣的期望，堵塞政变争权的道路，杜绝邪恶，防范于未然。这是为加深和稳固国家的根本而考虑的。纵观前朝各代，凡是皇后、正妻被轻视而侧妃受到尊宠，太子卑微而庶子尊宠的，没有不引起争斗和纷乱，导致国家危亡的。所以周朝有子带的灾难，齐国有魏无知的祸害，晋国有庄伯的忧患，卫国有州吁的篡位。因此经典上说：如果两后并列，嫡子和庶子不分，就会出现两个国家两个政权的状况，这正是产生动乱的根本啊！

## 谏争

**【题解】**谏争，即谏诤。本段主要讲述了臣子应该敢于直言进谏，规劝君主，纠正君主的偏差，挽救君主的谬误。特别强调了，“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指出“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然而，正如第二篇“为臣不易”所言，为臣的向君主直言进谏，往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君主不能虚心纳谏，臣子就会“近死辱而远荣宠”。因此，只有心存天下社稷的安危，不忍看到君主处于危难之中的忠义之臣，才会敢于向君主直言进谏。此段不仅提醒君主能够接受臣下的直言规劝，也告诉为臣者要能心存社稷，敢于直谏，做忠义之臣。

**【原文】**夫谏争<sup>①</sup>者，所以纳<sup>②</sup>君于道，矫枉<sup>③</sup>正非，救上之谬也。上苟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事，害于事，则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

**【注释】**①谏争：谏诤。争，通“诤”。②纳：使进入。③矫枉：矫正弯曲。比喻纠正偏邪。

**【译文】**谏争就是为了把君主的拉回到正确的治国之道上来，让君主矫正邪枉、改正缺点，挽救君主的谬误。如果君主有谬误之处而

没有人去纠正，就会危害国事；危害国事，就会使国家步入危途。因此孔子说：（做臣子的眼见君主）遇到危险而不去扶持，见到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搀扶，那君主还要你干什么呢？而帮扶的方法，没有比谏争更好的了。因此，做儿子的如果只是一味听从父亲的话，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做臣子的只是一味顺从君主的意思，算不上是真正的忠。

**【原文】**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若托物以风喻，微生（生疑言）而不切，不切则不改，唯正谏直谏可以补缺也。诗云：“衮职有缺，仲山甫补之，柔亦不茹，刚亦不吐<sup>①</sup>。”正谏者也。易曰：“王臣蹇蹇<sup>②</sup>。”传曰：“愕愕者昌<sup>③</sup>。”直谏者也。

**【注释】**①衮职有缺，仲山甫补之；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出自《诗经·大雅·烝民》。衮职，古代指帝王的职事，亦借指帝王。②王臣蹇蹇：出自《易·蹇卦》。蹇，音检，蹇蹇本作蹇蹇，直言不讳，正直。③愕愕者昌：愕愕应为谔谔。谔谔之言，就是谏言、纳言、真言。《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的是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

**【译文】**国家将要兴旺，重在有能够直言谏争的大臣；家庭将要兴旺，重在有能够劝谏父母的孩子。如果只是通过寄托事物来进行讽喻，只是小声议论而不能切中要害，不能切中要害，就很难改正错误。只有提出正面的意见、直截的建议才能够让君主补正缺失。《诗经》上说：君主有了缺失，仲山父去补救它。柔顺而不软弱，刚正而不张扬。这说的就是从正面提意见的人。《易经》上说：大王的大臣无比忠贞。经传上说：大臣能够直言，国家就能够昌盛。这说的就是能够直接进谏的人。

【原文】然则拂人之耳，逆人之意，变人之情，抑人之欲，不尔，不为谏也。虽有父子兄弟，犹用生怨隙<sup>①</sup>焉，况臣于君，有天壤之殊，无亲戚之属，以至贱干至贵，以至稀间至亲，何庸<sup>②</sup>易耶。恶死亡而乐生存，耻困辱而乐荣宠，虽甚愚人，犹知之也，况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谏，则近死辱而远荣宠，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于主耳，夫不能谏则君危，固谏则身殆<sup>③</sup>，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深思谏士之事，知进谏之难矣。

【注释】①怨隙：嫌隙。②庸：岂，怎么。③殆：危。

【译文】然而，说人家不喜欢听的话，违逆他人的心意，改变他人的情趣，抑制他人的欲望，不这样就称不上是进谏之言。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提意见也会产生怨恨和间隙，何况臣子之于君主，更是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亲戚关系，以最卑贱的地位对最尊贵的地位，以最疏远的关系对最亲切的人来提意见，怎么会容易呢？恐惧死亡而愿意生存，不愿意受到困辱而乐于受到宠幸，哪怕是再愚钝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何况读过圣贤经典的士人和君子呢？如今用正面的意见直言进谏，这是在接近死亡和屈辱而远离宠爱和荣幸。假若按照人之常情，怎么会这么去做呢？这么做只是想能够忠诚于君主啊。臣子不能谏争，君主就会有危险；总是进谏，臣子自己就会有危险。真正的贤人君子，只是不忍自己的君主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是担心自己处于险境中啊。因此，冒着蒙受危险受辱的灾难，揭开君主的龙鳞，宁可自己获罪而不肯逃避，这都是因为心存国家社稷，忠心为君，坚守道义啊！深刻地思考谏臣的所为所遇，才能知道进谏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 决 壅

**【题解】**决壅，意即消除壅蔽。处在君主之位，如果被左右所壅制，那么就听不到、看不到很多事情的真相，长此以往，就会危害国家。因此，作者指出，君主要消除壅蔽，重在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做君主的能够广开言路，让各方人士直言进谏，那么，壅臣自然就无法壅蔽君主。作者同时指出，君主不能将自己的好恶示人，否则就会被身边的臣妾利用其喜好和厌恶来达到蒙蔽视听的目的。

**【原文】**夫人君为左右所壅制<sup>①</sup>，此有目而无见，有耳而无闻，积无闻见，必至乱正。故国有壅臣<sup>②</sup>，祸速近邻。人臣之欲壅其主者，无国无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则擅宠于身，威权独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祷祝<sup>③</sup>面（面恐而字误）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见壅之时，不知也，率至亡败，然后悔焉。

**【注释】**①壅制：壅，堵塞。制，控制。②壅臣：蒙蔽君主的臣子。③祷祝：祷告祝福。

**【译文】**如果君主被身边的人所蒙蔽控制，就会有眼睛而看不到，有耳朵而听不到了。如果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积累多了，必然会搅乱治国理政的正确思路。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蒙蔽君主的臣子，灾祸到

来之快，如同就在近邻。做臣子的意图蒙蔽君主的视听，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臣子认为蒙蔽君主对自己有利益。蒙蔽君主的视听，就能将君主的宠爱集于自己的一身，自己能够一手独揽大权，这是做臣子的日夜都祈愿求之的事情。做臣子的蒙蔽君主，往往做得微妙精巧，让君主被蒙蔽了却没有察觉，只有等到国家衰败灭亡时悔之晚矣。

【原文】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sup>①</sup>。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sup>②</sup>。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sup>③</sup>，皆得达焉。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壅，弗得也。

【注释】①决壅：消除壅蔽。②博听：广泛地听取意见。③隶竖牧圉：指奴役、童仆、放牧、养马的人。

【译文】做君主的关键，在于能够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关键，在于能够让下属进谏；让下属进谏的方法，在于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广泛地听取意见就是要能够做到无视下属的高低贵贱，即使是奴役、童仆、放牧、养马的人，也要能够让他们的意见传达进来。这样一来则所看见的、听见的就会非常广泛，所见所闻非常广博了，即使有臣子意图蒙蔽，也蒙蔽不了了。

【原文】人主之好恶，不可见于外也。所好恶见于外，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无见其意，将为下饵。”昔晋公<sup>①</sup>好色，骊女<sup>②</sup>乘色以壅之；吴王<sup>③</sup>好广地，太宰陈伐以壅之；桓公<sup>④</sup>好味，易牙<sup>⑤</sup>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进美珥以劝立后；龙阳临钓鱼行微巧之诈。以壅制其主，沉寔无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国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幄<sup>⑥</sup>之内，沉溺于谄谀之言也。而秦二世<sup>⑦</sup>独甚，赵高见二世好淫游之

乐，遗于政，因曰：“帝王贵有天下者，贵得纵欲恣意，尊严若神，固可得闻，而不可得睹。”高遂专权欺内，二世见杀望夷，临死，乃知见之祸（见之祸恐有误字），悔复无及，岂不哀哉！

**【注释】**①晋公：指晋献公（？—前651年），姬姓，晋氏，名诡诸。春秋时代的晋国君主。在位二十六年。②骊女：指骊姬，山西人，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72年，被晋献公虏入晋国成为献公的妃子，她使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并设计杀死了太子申生，制造了“骊姬倾晋”“骊姬乱晋”。③吴王：指阖闾（？—前496年），又作阖庐。姬姓，吴氏，名光，又称“公子光”，吴王夷末之子。春秋时吴国第二十四任君主。④桓公：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643年，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⑤易牙：春秋时代的一位著名厨师，是齐桓公宠幸的近臣，用为雍人。雍，古文作饗，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为雍人，就是专管料理齐桓公饮食的厨师。⑥帷幄：指代帝王。因天子居处必设帷幄，故称。⑦秦二世：即胡亥（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嬴姓，名胡亥，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7年在位，也称二世皇帝。是秦始皇第十八子，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登上帝位。⑧赵高：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7年，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

**【译文】**做君主的，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表现于外。如果自己的喜好和厌恶让外人所知晓，那么，他的臣子和妻妾就会利用其喜好和厌恶来达到蒙蔽视听的目的。所以说：君主看不到臣子的意图，自己的好恶就会被他们当成诱饵。过去晋献公喜欢美色，骊姬就用自己的美色蒙蔽晋献公的视听；吴王阖庐喜欢扩大领地，太宰就用陈兵攻伐来蒙蔽他的视听；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就把自己的孩子蒸熟来满足他，达到蒙蔽他的目的。还有薛公进献美丽的玉珥来劝说册封太后，龙阳乘齐桓公钓鱼的时候巧妙地实施奸诈之计来达到蒙蔽其君主的目的，

## 群书治要译注

所用的种种手段隐伏、平静、不露端倪，真的是太可怕了。古往今来亡国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做君主的被臣子蒙蔽在宫廷之内，沉湎于臣子谄媚阿谀的言语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秦二世，赵高见秦二世喜欢荒淫游乐，不过问政事，于是进言说：做帝王的高贵而拥有天下，贵在能够放纵欲望恣意妄为，像神明一样有尊严；百姓和大臣只能听说，而不能亲眼看见。这样，赵高就专揽大权，欺上罔下。二世直到在望夷宫被逼自杀，临死之时才明白自己被赵高蒙蔽造成亡国杀身之祸，可惜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这难道还不值得人哀叹吗？

## 赞 象<sup>①</sup>

**【题解】**赞象是古代的一种记述功勋和美德的文体。这一段主要指出，写作赞象应该经过考察后，确实有功绩，才能够写入史册，如果言行、事迹不值得记录，而弄虚作假，则为人所耻了。

**【原文】**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sup>②</sup>，思咏<sup>③</sup>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导实（导实疑有误字）有功绩<sup>④</sup>，惠利<sup>⑤</sup>加于百姓，遗爱<sup>⑥</sup>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sup>⑦</sup>，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sup>⑧</sup>（庶几疑有误字）之所耻也。

**【注释】**①赞象：古代的一种文体。②昭述勋德：记述功勋与德行。③思咏：思慕咏叹。④勋绩：亦作“勋迹”，功勋，功绩。⑤惠利：谓恩惠及人使之得利。⑥遗爱：指留于后世而被人追怀的德行、恩惠、贡献等。⑦竹帛：竹简和白绢。古代初无纸，用竹帛书写文字。引申指书籍、史乘。⑧庶几：指贤者或可以成才的人。

**【译文】**之所以要写作赞象，目的在于记述功勋和美德，追思和咏叹政治的惠美。这大概是《诗经·颂篇》的末流了。最好应该由君上兴起，而不是由下臣专门来制作。经过世人的考察之后，确实有功勋和成

## 群书治要译注

绩的，让百姓得到恩惠和好处；即使死后还能留下恩德于百姓、德行为百姓所追怀的，就应该向国君请示，由史官来记录，登载在竹帛上面，对上可以彰显君主、将帅的美德，对下可以宣扬大臣、官吏的忠心。假如其言行不足以记录，事迹不值得叙述，把虚假的说成真实的，把没有说成有，这就是圣人所憎恶、贤者为之羞愧的了。

## 铭 誄<sup>①</sup>

**【题解】**铭誄，是记录死者经历和功德的文章。这一段，作者对当时的流俗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指出依靠行贿送礼而得到官位的小人，其门生部下，却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进行歌功颂德，是十分无耻的行为，这样会使得善恶不能彰显，败坏世风，影响国事。

**【原文】**夫渝<sup>②</sup>世富贵，乘时<sup>③</sup>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sup>④</sup>黄门<sup>⑤</sup>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sup>⑥</sup>牧守<sup>⑦</sup>，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sup>⑧</sup>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内上，此乃绳墨<sup>⑨</sup>之所加，流放之所弃。

**【注释】**①铭誄：誄，音磊。铭和誄，泛指记述死者经历和功德的文章。②渝：引申为违背。③乘时：乘机；趁势。④常侍：官名。皇帝的侍从近臣。秦汉有中常侍，魏晋以来有散骑常侍，隋唐内侍省有内常侍，均简称常侍。⑤黄门：官署名。⑥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⑦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⑧饕餮：音涛贴，贴，四声。比喻贪婪；贪残。⑨绳墨：喻法度、法律。

**【译文】**有的人以财富和权力改变世风，乘机趁势要挟世人，通过贿赂来得到官职和爵位。看看常侍、黄门这些皇帝近臣的嘉宾贵客，倚仗他们的权势，以致让公卿、牧守在官位上，不能清正廉明地执政，却有贪污腐败的祸害；做臣子的没有忠诚的行为，却犯下奸诈欺君的

罪行。背弃正义而趋向邪恶，拉拢下级依附权臣，这些都是应该受到刑法的惩罚和流放的行为。

**【原文】**而门生<sup>①</sup>故吏<sup>②</sup>，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sup>③</sup>，下陵管晏<sup>④</sup>，远追豹产<sup>⑤</sup>，近逾黄邵<sup>⑥</sup>。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且夫赏生以爵禄，荣死以谥溢，是人主权柄，而汉世不禁，使私称与王命争流，臣子与君上俱用，善恶无章，得失无效，岂不误哉！

**【注释】**①门生：汉人称亲受业者为弟子，相传受业者为门生。后世门生与弟子无别，甚至依附名势者，也自称门生。②故吏：原来的属吏。③伊周：商伊尹和西周周公旦。④管晏：管仲和晏婴。⑤豹产：指西门豹和子产。《史记·滑稽列传》：“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后即以“豹产”借指贤能的大臣。⑥黄邵：指黄霸和邵信臣。黄霸（公元前130年—公元前51年）是西汉时有名大臣。邵信臣，字翁卿，民诵为召父，九江寿春人。东汉著名大臣。曾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任职期间，曾利用水泉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民众开沟筑坝数十处。他与杜诗一前一后，在南阳都有惠政。时人称之为“邵父杜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爱。

**【译文】**可是这些人的门生和老部下，却聚集钱财和货物，刊刻石碑以记载其功劳，称赞和陈述他们的勋德和美；往上比要超过伊尹和周公、往下要胜过管仲和晏婴；向远古要追踪豹产，往近代要超越黄霸、邵信臣。位高权重的称赞他们的美德，财产富有的说其文采华丽。后世的人跟着学习，以为这是义。对外好像是称赞别人的善行，对内实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上上下下的官员竞相效仿，纷纷以此为荣，这种流俗产生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不仅欺瞒当时，恐怕还会

误导后世，真的是有莫大的罪过啊！况且，在世的时候得到爵位俸禄的赏赐，去世之后得到谥文谥号的光荣，这是君主才能行使的权力。而到汉朝的时候因为不加以禁止，使得私家的称誉和君王的命令并流于世。臣子和君王都这样做，善恶没有表明的章法，得失没有了评价的标准，这难道不是误国吗？

## 序作<sup>①</sup>

**【题解】**序作，也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作者痛斥当时写作序作的文人，只是追求文辞的华美，而不能阐弘大道，述明圣教。古人讲，文以载道，文章，是道统所寄。因此，写作文章，重在能够阐发圣贤大道的义理，而不是文辞的华美。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文辞的华美，不能阐发圣贤大道，这样的文章，于世无益，是圣贤之人所厌恶的。

**【原文】**夫著作书论<sup>②</sup>者，乃欲阐弘<sup>③</sup>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贱疑姓），废灭不可胜记，唯篇（篇疑笃）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滥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sup>④</sup>之徒，斐然<sup>⑤</sup>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注释】**①序作：古代的一种文体。②书论：古代文体名，书与论。③阐弘：阐扬光大。④狂简：志向高远而处事疏阔。《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⑤斐然：有文采和韵味。

**【译文】**撰述书论的目的，在于阐扬光大圣贤大道，叙述、说明圣贤

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后的义理，尽力抒发情感，记述真理，针砭错误，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不仅可以在当时施行，也可以让后世的人修习。自古以来富贵之人其名字早已经消亡的，不能逐一记述。唯独只有留下著作于后世的潇洒风流之士，才能够不朽。他们的声名振起于百代之前，而声誉却流传到千年之后，是由于其文章让看到的人能够受益，听到的人能够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够把那些凭空转相仿效、充满浮夸的言辞和议论、于世无益无损的文章称作书论呢？可是，世俗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序作的本质，只是追求空泛溢美的言语，而没有有益于人的义理，这是错误的。因此，写作的人不应崇尚言辞的华丽，贵在能够阐述道义而已，不应称道其聪明巧饰，而应厌恶其损害道义。所以说，巧言有伤道义，志大才疏而高谈阔论，这都是圣人所厌恶的。



## 群书治要 卷四十八 体论 时务论 典语

### 体论

【题解】《体论》，三国杜恕著。《隋书·经籍志》载：“《体论》四卷。”《三国志·魏书》载：“杜恕《体论》八篇。”世已久佚，唯《群书治要》存其大概。《三国志·魏书》杜恕本传的注里引用《杜氏新书》对《体论》的评介说：“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魏徵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次引用《体论》中语。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以房玄龄为首，在修订《武德律》的基础上颁行的《贞观律》，是“正刑定罪”用的。由于贞观时期重视立法与守法，法律的执行一般比较认真，官吏“有枉法者必无赦免”，贪贓者皆“置以重法”，因此“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这对唐初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魏徵这年写给唐太宗的《理狱听谏疏》实质是《贞观律》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对后来封建立法理论影响极大。魏徵认为，要“移风易俗”，不能单靠“严刑峻法”。所以他在疏文中引用《体论》“夫淫欲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

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并提出了“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的总方针。认为量刑必须心存公正，“如果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群私于上，吏奸于下”，要想达到“人和讼息”的政治局面是办不到的。只有“执法公正”，才能使“百姓心服”。执法如果循私，量刑无论从轻从重，都会造成恶果，因为“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

《群书治要》从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如何为政、如何执法等几个方面节录了《体论》的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论述的是如何为君。指出君主不能喜好虚名，而要自身修养德行，以此教化群臣和百姓，自然就会德至名归。提出要注重道德教化，而不能专用法术来治理国家，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而人之本在于德，通过道德教化，才能达到治国的最高境界。

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如何为臣。指出君臣之间必须互相依靠、互相配合才能治理政事。并指出贤主之臣、明主之臣、中主之臣和庸主之臣的特点，并告诫为臣之人要效法大地，承载万物。

第三部分论述的是君子和小人之区分。作者认为，行为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其关键是听从义的驱使还是听从利的指引，君子应该谨慎取舍，君子的行为遵从道义，而小人则完全不同。并指出“诚”，是君子修养身心的最高目标。

第四部分论述的是如何为政。指出治理国家首先要运用仁德，其次是礼义。指出君主想要政令迅速推行下达，最好的办法是用仁道，并且指出，为君者要以身作则修习德行，要慎重选择身边跟随的人。

第五部分论述的是如何执法。作者认为，执法者必须具有公心，只要出于公心，用法或轻或重均无不可，但绝不可有私心。如有私心，用法过轻就会纵容奸邪，用法过重就会伤害善行。尤其认为，伦理道德的教化比刑罚要更重要。

【作者简介】杜恕，字务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三国时魏国大臣，生于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卒于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杜恕为人真诚务实，行事不作修饰，所以自少都没有什么名誉。太和年间（公元227年—公元232年），杜恕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在朝中不结朋党，专心公事，每有政事有得失，都据引纲纪来说理，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尽力发挥才能，那么即便有才的人也没有多大用处。议论刚劲率直，因此而得到侍中辛毗器重。后来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转任赵王曹干的辅相，因病离职。后出任河东郡太守，过了一年多，改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大体，树立恩惠仁爱的施政观念，因此得到百姓的爱戴。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但杜恕在朝廷，因不能融入朝中风气，所以屡次在外面任职。后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朝廷让他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在蓟县屯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应该好好防范程喜，但杜恕没有在意。杜恕上任不久，就有鲜卑大人不经关塞，直接领数十骑兵到州府，杜恕于是斩杀了一个随从的骑兵，但并没有上表报告。程喜于是弹劾杜恕，杜恕被送交廷尉，被判处死刑，但因为父亲杜畿为国家造船而死而得以免死。于嘉平元年（公元248年）被贬为庶人，流放到章武郡。杜恕为人豪迈任性，不知防备他人，终于导致这次挫折。杜恕在章武郡时写《体论》八篇，又作《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杜恕在章武逝世。《三国志》有传。



## 君 体

**【题解】**这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如何为君。作者指出君主不可以喜好虚名，而是要不断自身修养德行，以此来教化群臣、百姓，自然就能德至名归。同时，还提出要注重道德教化，而不能专用法术来治理国家，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而人之本在于德，通过道德教化，才能达到治国的最高境界。

**【原文】**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sup>①</sup>，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一人而受其庆。则举天下应之矣。君以伪化天下，欲贞信敦朴，诚难矣。虽有至聪至达之主，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处隩<sup>②</sup>，譬犹游云梦<sup>③</sup>而迷惑，当借左右<sup>④</sup>以正东西者也，左曰功巍巍<sup>⑤</sup>矣，右曰名赫赫<sup>⑥</sup>乎，今日闻斯论，明日闻斯论，苟不校之以事类，则人主嚣然<sup>⑦</sup>自以为名齐乎尧、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群臣瓌瓌<sup>⑧</sup>皆不足任也，尧、舜之臣，宜独断者也，不足任之臣，当受成<sup>⑨</sup>者也，以独断之君，与受成之臣，帅讹伪之俗<sup>⑩</sup>，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注释】**①好名：爱好名誉；追求虚名。②隩：音玉，通“奥”，室内西南角，语出《尔雅》“西南隅谓之隩，尊长也。”③云梦：据《左传》《国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记载，先秦时期楚国有一名为“云梦”的楚王狩猎区。云梦地

域相当广阔，东部在今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和幕阜山麓以至长江江岸一带，西部在今宜昌、宜都一线以东，包括江南的松滋、公安县一带，北面大致到进随州市、钟祥、京山一带、南面以大江为缘。其中有山林、川泽等各种地理形态，并有一名为“云梦泽”的湖泊。④左右：身边跟随的人，在旁侍候的人。⑤巍巍：崇高伟大的样子。《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⑥赫赫：声威显扬，气派宏大的样子，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⑦噤然：噤，音肖，得意洋洋的样子。⑧瓌瓌：瓌同“琐”，细小，形容人品卑微、平庸、渺小。⑨受成：接受已定的谋略，引申为办事全依主管者的计画而行，不自作主张。⑩帅讹伪之俗：帅，引导；带头。讹伪，诈伪。

【译文】君主最大的忧患，莫过于爱好名誉，追求虚名了。君主好名，那么做臣子的就知晓君主想要的是什么了。名声，是用来显扬品行的，君主修好了自身的品行，好的名声自然就随之而来，并不是喜好就能得到的。如果君主过于喜好名声，就一定会虚伪行事以求取名声，而奸臣也就用虚假诡诈来应付君主。一个人因为弄虚作假受到赏赐，那全天下人都会响应、效仿。君主凭借虚伪诡诈来教化百姓，却希望天下能形成有节操、讲信用、敦厚朴实的风气，这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天下最聪明贤达的君主，也没有机会完全知道臣子的过失，查知其是否弄虚作假，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君主处深宫、居高位，就好像游玩于云梦泽容易迷路一样，应当凭借左右大臣来端正方向判定正误。左边的大臣说：“主上的功绩真伟大啊！”，右边的大臣说：“主上的声名真显赫呀！”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明天还听到这样的言语，如果不用事实加以考察对照，那君主就会飘飘然自以为自己的名声可以与尧舜比肩，像尧舜一样教化广播，以至于天下太平了。而事实上群臣人品卑微，平庸渺小，而不称职。尧舜的大臣，都是能够独自决断的人。而不称职的大臣，完全接受君主已定的谋略去行事，不善于自己独自判断。靠独断的君主和凡事照办的臣子来治理国家，引导讹诈和虚假的社会风气，

这样天下还能够得到大治，是从来没有过的。

【原文】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御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其法轻而易守，其礼简而易持，其求诸己也诚，其化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苟非其道，治不虚应。是以古之圣君之于其臣也，疾则视之无数，死则临其大敛小敛<sup>①</sup>，为彻膳不举乐<sup>②</sup>，岂徒色取仁而实违之者哉？乃惨怛<sup>③</sup>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颜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书》称君为元首<sup>④</sup>，臣为股肱<sup>⑤</sup>，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而俭<sup>⑥</sup>伪浅薄之士，有商鞅<sup>⑦</sup>、韩非<sup>⑧</sup>、申不害<sup>⑨</sup>者，专饰巧辩邪伪之术，以荧惑诸侯，著法术之书。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于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奸说。此听受之端，参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也，股肱已卑矣，而复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是离其体也。君臣体离，而望治化之洽<sup>⑩</sup>，未之前闻也。

【注释】①大敛小敛：亦作“大殓小殓”，丧礼。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根据史籍的记载，古代“小敛”是在死亡的第二天早晨的卧室门里；“大敛”的时间是在小敛的第二天，就是人死后的第三天举行，指将已装裹的尸体放入棺材。②彻膳不举乐：“彻”通“撤”。古代遇有灾患变异时，帝王撤减膳食，以示自责。③惨怛：怛，音“达”。悲痛；忧伤。④元首：人体的头部。⑤股肱：大腿和胳膊，均为躯体的重要部分。引申为辅佐君主的大臣，又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⑥俭：通“险”，阴险。⑦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孝公死后，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倡导的法律。⑧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

## 群书治要译注

省新郑)人。韩非与李斯同师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政慕其名,遗书韩王强邀其出使秦国。在秦遭李斯、姚贾诬害,死狱中。韩非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提出“以法为主”,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⑨申不害: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⑩治化之洽:治化,指治理国家、教化人民。洽,周遍,广博。

**【译文】**圣人加强自身的修养,是为了驾驭群臣;驾驭群臣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圣人制定的法令宽松,容易遵守,制作的礼制简约,容易受持。圣人凡事都真诚地责求自己,因此,对百姓的教化就很深刻。如果不是这样的圣人出世,这样的治国之道不会凭空产生;如果不是这样的治国之道,天下太平也不会凭空而来。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对待臣下,臣子如有小病就多次探望;如有臣子去世,则亲自参加死者的大敛、小敛,为之撤减膳食、不奏乐行乐,这哪里仅仅是表面主张仁义、实际却背道而驰呢?实在是悲伤的心情完全出自内心,因而表现在脸上。内心没有真情实感却能自然表现出来,这样的事从未有过。表面上仁义而实际上相反的,这叫虚伪;不真诚对待臣子却希望臣子以诚心侍奉自己,这叫愚昧。虚伪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誓死效力的臣子。因此,《尚书》上说:“君主像人的头部,大臣就像人的大腿和胳膊。”这是希望他们团结成一个整体,互相依赖、互相配合、互为凭借而有所成就。而阴险浅薄如商鞅、韩非子、申不害之流,专门假托巧辩伪诈的学说以荧惑诸侯,写下关于法、术的书籍,书中说:“以君为尊,以臣为卑。”对上则以君为尊取悦君主,对下则以臣为卑得以推行他的奸邪学说。象这样听受其主张的端倪,检验其言语的要点,君主不能不谨慎。君主已经很尊贵了,还要说尊贵,这样,对君主的尊宠就超过了头顶;臣子的地位已经很卑微了,还要说卑微,这样,臣子的卑微也就低过了手和脚啊。君主的地位高过头顶,可臣子的地位还不如手足,

这是在使身体分离啊！君臣分离，如同身体割离，还妄想国家能够得到治理，人民能够得到教化，这是前所未闻的。

**【原文】**且夫术家<sup>①</sup>说又云：“明主之道，当外御群臣，内疑妻子<sup>②</sup>。”其引证连类，非不辩且悦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国家也。何以言之，夫善进，不善无由入，不善进，善亦无由入。故汤举伊尹<sup>③</sup>而不仁者远，何畏乎欢兜？何迁乎有苗<sup>④</sup>？夫奸臣贼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尝不有也。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sup>⑤</sup>。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未知奸臣贼子处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sup>⑥</sup>独立，是无臣子也。又谁为君父乎，是犹髡<sup>⑦</sup>其枝而欲根之荫，掩其目而欲视之明，袭独立之迹，而愿其扶疏<sup>⑧</sup>也。

**【注释】**①术家：精通权谋的人。②妻子：此处指妻子和儿女。③汤举伊尹：汤，亦称成汤、商汤、武汤等。商王朝的开国君主，子姓。商原为夏的属国之一，当时夏桀在位。夏桀荒淫无度，国势渐衰，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成汤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共同辅助国事，在国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百姓亲附，政令通行。成汤而后作《汤誓》伐夏，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大败，逃至南巢（今安徽巢湖），汤放桀而归于亳（今河南境内）。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汤当时为诸侯，被推为天子，三让，诸侯不从，于是汤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伊尹，商初大臣，自汤至太甲时一直辅佐商王。尹是官名，右相之意。他任丞相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④何畏乎欢兜，何迁乎有苗：欢兜，又作欢头，相传为上古唐尧时人，是古代传说中的三苗族首领，传说因为与共工、三苗、鲧一起作乱，而被舜流放至崇山（今湖南张家界市）。有苗，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较强大的部族，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今甘肃敦煌）。有，词头。⑤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比，挨着；踵，脚跟。肩挨着肩，脚跟着脚，形容人很多，很拥挤。⑥魁然：高大，壮伟。⑦髡：音昆，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⑧扶疏：回旋貌；飘散貌。

【译文】那些精通权谋学说的人又提出：“贤明的君主应当对外防备大臣，对内怀疑妻儿”。他们引用例证，联系推论，不是没有巧辩之才，也不是话说得不动听悦耳，但最终免不了因为其能言善辩而导致国家覆灭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善人被重用了，不善之人就不能被重用；不善之人被重用了，善人也就无法得到重用。所以成汤选用伊尹后，不仁之人就被隔得远远的，还怕欢兜作乱吗？还需放逐有苗吗？奸臣贼子、愚昧而不知悔改的人自古至今从来都有。百年出现一人，就以为是接踵而至；千里遇上一人，就认为是并肩而行。把这些例子作为警戒，这就好比因为一个人被噎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被噎的人虽然不多，但饥饿的人就多了，不知道对于禁绝奸臣贼子又真正起到了多少作用呢？况且使君主独立不群，那就等于没有臣子，那还给谁当君主呢？这就好比砍光树的枝叶而望树干成荫，遮住眼睛却想要看得清楚，两脚重合在一起而想舞姿婆娑一样，是不可能的。

【原文】夫徇名好术之主，又有惑焉。皆曰：“为君之道，凡事当密。”人主苟密，则群臣无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职，此即赵高<sup>①</sup>之教二世<sup>②</sup>不当听朝之类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机事不密则害成<sup>③</sup>。”《易》称机事，不谓凡事也，不谓宜共而独之也，不谓释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饰非，而人臣反以之窃宠擅权，疑似之间，可不察欤。夫设官分职，君之体<sup>④</sup>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不动如山，君之体也；难知如渊，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sup>⑤</sup>也，夫何法术之有哉？

【注释】①赵高：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②二世：即秦

二世胡亥(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第十八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出巡死于沙丘,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秦二世即位后,赵高掌实权,实行惨无人道的统治,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激起了的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7年被赵高杀死,时年二十四岁。③机事不密则害成:语出《易·系辞上》。④体:事物的主要部分。⑤百辟:指诸侯和百官。

**【译文】**那些极好虚名、热衷谋术的君主又有迷惑了。都说:“君主的最高准则,就是凡事要机密谨慎。君主如果凡事机密谨慎,那群臣投机取巧的想法就无处可容,对待本职事务就不敢懈怠了。”赵高教给秦二世君主不适宜在朝堂上与群臣公开讨论政事的谬论就属于此类。这就好比是喜欢登临高处,身居险境却嘲笑之前和自己采取同样举动而导致覆败的人啊。《易经》说:“机事不密则害成。”《易经》说的机事,不是指所有的事,不是说应当与臣子共同商议处理的事也只能君主一个人知道,不是说放弃公开讨论而私自去做事情。君主想用《易经》上的这句话隐匿弊病、掩饰过错,而臣子反而用这句话来窃取宠爱、独揽大权。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能不辨别清楚吗?设立官职、划分职权,是为君的根本;委任官员,责求其成功,是为君的根本;擅长谋划而从不倦怠,是为君的根本;以宽容取得众人拥戴,是为君的根本;容忍羞辱、埋藏痛苦,是为君的根本;像大山一样毫不动摇,是为君的根本;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是为君的根本。君主有了统领人民的根本,其臣子就会既惧怕又敬爱。这是周文王用以告诫诸侯百官的话,又有什么法术可言呢?

**【原文】**故善为政者,务在于择人而已,及其求人也,总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则不失贤矣。故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sup>⑥</sup>。”

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sup>②</sup>，不能无瑕；隋侯之珠<sup>③</sup>，不能无纇。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故妨<sup>④</sup>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于人也？今之从政者，称圣贤则先乎商韩<sup>⑤</sup>，言治道则师乎法术<sup>⑥</sup>，法术之御世，有似铁轡之御马，非必能制马也，适所以梏<sup>⑦</sup>其手也。

**【注释】**①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语出《周书》。②和氏之璧：和氏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在它流传的数百年间，被奉为“无价之宝”，是“天下所共传之宝”，又称和氏之璧。③隋侯之珠：语出《庄子·让王》：“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战国时西周的隋侯（今湖北一带的封侯）例行出巡封地至渣水时救了一条大蛇，几个月之后，隋侯出巡归来，路遇一黄毛少儿要将一枚硕大晶亮的珍珠敬献给隋侯。隋侯以为无功不可受禄，不肯收下这份厚礼。第二年秋天，隋侯再次巡行至渣水地界，睡梦中，隐约走来一个黄毛少儿，跪倒在他面前，称自己便是去年获救的那条巨蛇的化身，为感谢隋侯的救命之恩，特意前来献珠。隋侯猛然惊醒，果然发现床头多了一枚珍珠。④妨：阻碍，伤害。⑤商韩：商鞅和韩非，均为法家人物。⑥法术：“法”与“术”的合称。先秦韩非认为商鞅言“法”，申不害言“术”，两人所言皆有所偏，因而主张两者兼用。后因以“法术”指法家之学。⑦梏：约束，束缚。

**【译文】**所以，善于治理国政的人，关键在于选择贤才而已。求取贤才的时候，要看其是否有雄才大略，不要求其小的方面都好，这样就不会遗漏贤才了。所以说：“记住人的功绩，忘记人的过错，这样的人适合当君主。”一个人如果具有淳厚的美德，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指责他的小过失。从古自今，没有品行十全十美的人。和氏璧不可能没有瑕疵，隋侯珠不可能没有缺点，

然而天下人仍视之为珍宝的原因，是因为小小的瑕疵损害不了它整体的品质。不因小小的瑕疵损害整体的品质优异，所以能成就大事。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自己，怎么能责求于人呢！如今这些参与政治事务的人讲到圣贤就先讲商鞅、韩非，说起治国大道就求教于法、术。用法和术来治理天下，如同用铁缰绳驭马，非但不能控制好马，恰巧会被铁缰绳束缚了他的双手。

**【原文】**人君之数至少，而人臣之数至众，以至少御至众，其势不胜也。人主任术而欲御其臣无术，其势不禁也。俱任术则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对齐景公<sup>①</sup>，君若弃礼，则齐国五尺之童皆能胜婴，又能胜君，所以服者，以有礼也。今末世弃礼任术之君之于其身也，得无所不能胜五尺之童子乎？三代<sup>②</sup>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sup>③</sup>能以腐索御奔骝，伊尹、太公<sup>④</sup>能以败<sup>⑤</sup>法御捍<sup>⑥</sup>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虽坚，马必败，法虽明，民必叛。

**【注释】**①晏平仲对齐景公：此段语见《晏子春秋·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第一》。②三代：指夏朝、商朝和周朝。③王良、造父：王良，春秋晋国公卿赵襄子的马车夫，是驾驭马车的能手。造父，西周著名御车者，伯益的九世孙，传说他是周穆王的御手。④太公：即吕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⑤败：弊端；过失。⑥捍：通“悍”，凶暴。

**【译文】**君主数量最少，只是孤身一人而已，而臣子数量很多。让孤身一人的君主去控制数量很多的臣子，在形势上是不利的。君主用术治理政事，却想控制他的臣子不用术，形势上是难以禁止的。上下都用术，那对孤身一人的君主而言是不利的。所以君主如果依据礼义任用

臣子，臣子就会用忠诚来侍奉君主。晏平仲对齐景公说：“君主如果丢弃礼义，那么齐国五尺高的孩童都能胜过我，也能胜过您。人们之所以能够服从于你，就是因为有礼。”当今末世丢弃礼义，用术的君主自身都不能按礼义行事，就他自身而言，难道一定能胜过五尺孩童吗？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不是它的“法度”消亡了，而是没有善于驾驭“法度”的人。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就像王良、造父能用腐烂的缰绳驾驭住奔跑的驷马之车；伊尹、太公能用有弊端和漏洞的“法”统治凶暴的人。如果不能找到这样的能人，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驾驭马车，缰绳即使再坚固，也不能驾驭马车；法度即使再严明，百姓也一定会叛离君主。

【原文】奈何乎万乘之主释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尝无贤也，求贤之务，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汤、武圣人之君任贤之功。近观齐桓，中才之主耳，犹知劳于索人，逸于任之，不疑子纠之亲，不忘射钩之怨<sup>①</sup>，荡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诸侯，壹匡天下。不已荣乎？一曰仲父<sup>②</sup>，二曰仲父，不已优乎。孰与秦二世悬石程书<sup>③</sup>，愈密愈乱，为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于弑<sup>④</sup>死。以斯二者观之，优劣之相悬，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欲宫室之崇丽也，必悬重赏而求良匠，内不以阿亲戚，外不以遗疏远，必得其人，然后授之，故宫室崇丽，而处之逸乐。求其辅佐，独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sup>⑤</sup>亲近者之用，故图<sup>⑥</sup>国不如图舍，是人主之大患也。

【注释】①不疑子纠之亲，不忘射钩之怨：子纠之亲，射钩之怨，管仲为公子纠的亲信，他箭射齐桓公。子纠，即公子纠（？—公元前685年），春秋时代齐国人，齐襄公之弟及齐桓公之兄。齐襄公时，各公子（主要是其兄弟）各自流亡

他国以避祸。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因此他在管仲及召忽的辅佐及陪同下逃到鲁国。襄公被杀后，齐国内乱，鲁派兵护送他返齐争位，途中管仲射中公子小白的衣扣，小白倒地装死，并用计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威胁庇护公子纠的鲁国。鲁国忧虑齐国的入侵，所以处死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则被押回齐国。齐桓公不记旧仇，因鲍叔牙的推荐而起用管仲，任管仲为相，遂成霸业。②仲父：春秋时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③悬石程书：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汉书·刑法志》：“至于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县，称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言秦始皇每日处理一石重的公文。后以“悬石程书”形容勤于政事。④弑：音事，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⑤便辟：指谄媚逢迎之人。⑥图：图谋、图治。

**【译文】**无奈的是君主丢弃治法之人而一味地依靠法来解决问题！况且世上不是没有这样的贤才，只是寻求贤才的途径、方法不得当，所以经常遇不到。除去汤、武这样的圣贤君主，善于任用贤明建立功业外，近看齐桓公，他只是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罢了，都知道寻求贤才劳累，而在使用他们以后就安逸了的道理。（齐桓公）不因（管仲）是公子纠的亲信就怀疑他，不因（管仲）曾射杀自己就怨恨他，心胸坦荡，把国事托付于他，这不算明智吗！多次会合诸侯，统一匡正天下，这不是很荣耀吗？开口称“仲父”，闭口称“仲父”，对待臣子不是很优厚吗？哪像秦二世，整天忙忙碌碌，越机密越混乱，越勤于国事，百姓越是叛离，最终被弑杀。拿这两个国君来看，优劣相差之大，结局相背之远，不也很清楚吗？人，没有谁不希望安定生存而憎恨危险灭亡，没有谁不想荣耀幸福而憎恨劳苦屈辱，但人最终还是得不到他想要的而又避免不了他所憎恨厌恶的，为什么？是由于不由其道啊！想要宫殿楼宇高大华丽，一定会悬重赏以求得好工匠。为此，（在寻求能工巧匠的时

候)对内不会偏袒家族亲人,对外也不会遗漏关系疏远的能人,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才,然后给予他重赏,所以宫殿才会建造得高大华丽,住起来舒服快乐。等到他寻求辅佐贤才的时候,反而不如选工匠那样公正了,只用那些谄媚奉承、关系亲近的人。所以图谋国事还不如图谋家舍那样周到公正,这是国君常有的大毛病。

**【原文】**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sup>①</sup>履<sup>②</sup>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赏贤使能,则民知其方<sup>③</sup>,赏罚明必,则民不偷<sup>④</sup>,兼聪齐明<sup>⑤</sup>,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sup>⑥</sup>,公道开而私门塞矣。如此,则忠公者进而佞悦者止,虚伪者退而贞实者起,自群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其职业,变心易虑,反其端慝<sup>⑦</sup>,此之谓政化之极。审斯论者,明君之体毕矣。

**【注释】**①修士:有道德修养的人,操行高洁之人。②履:执行,实行。③方:人的品行端正。④偷:窃取。⑤兼聪齐明:聪,听曰聪。齐明,指敏捷明智。⑥明分职,序事业:明,明确,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序,依次序排列;事业,政事,事务。⑦端慝:慝,音却,正直诚谨。

**【译文】**派贤人做事,却与不贤之人议事;叫明智的人考虑问题,却与愚笨的人决断问题;派品德美好的人去执行任务,却与邪恶的人怀疑猜忌他,这又是国君的一大弊病。奖赏贤明,任用德才兼备的人,百姓就会懂得去端正自己的品行;赏罚明确,对善必赏,对恶必罚,百姓就不敢窃取他人的东西;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就会敏捷明智,能够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归从顺服。然后,再明确百官的职责,依序安排政事,这样,为公家效劳的道路就顺畅了,谋私的门径就会被堵住。如此,忠诚公正的人就会被启用,而奸佞谄媚之人就被遏制;虚假伪诈的人被黜退,而正直信实的人就会被提拔。从大臣到平民,无人不修养自身

而后安守自己的职责本分，人民转变思想，回归正直诚实，这就是所说的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明白这些道理，就完全具备了一个明君应有的基本素质了。

## 臣 体

**【题解】**这一部分主要论述如何为臣。作者指出君臣之间要互相依靠、配合才能治理好政事，并且指出贤主之臣、明主之臣、中主之臣和庸主之臣的特点，并告诫为臣之人要效法大地，承载万物。

**【原文】**凡人臣之于其君也，犹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皆相须而成为体，相得而后为治者也。故《虞书》<sup>①</sup>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sup>②</sup>亦云：“汝为君目，将司明<sup>③</sup>也，汝为君耳，将司聪<sup>④</sup>也。”然则君人者，安可以斯须无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须无君，斯须无君，斯须<sup>⑤</sup>无臣，是斯须无身也。故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亲矣，然其相须<sup>⑥</sup>尚不及乎身之与手足也，身之于手足，可谓无间矣。然而圣人犹复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觉教化之移也，奸人离而间之，故使其臣自疑于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离心，乃奸人之所以为劫杀之资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于伪术似是之说，故备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犹登高者，愈惧愈危，愈危愈坠，孰如早去邪径而就夫大道乎。

**【注释】**①虞书：《尚书》的一部分。②屠蒯：春秋时晋国人，晋平公时任膳宰（即掌宰割牲畜以及膳食之事）。蒯，音块。③司明：负责让眼睛明亮。谓使了解下情。④司聪：谓司听察。指弹劾纠察。⑤斯须：须臾；片刻。⑥相须：互相依存；互相配合。

【译文】臣子对于国君而言，就像人的四肢拥戴大脑，耳目听从心的驱使，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而成为一个整体，两相契合，共同治理政事。所以《虞书》这样说：“臣子要做国君的股肱耳目。”而屠蒯也说：“你作为国君的眼睛，就是负责使君主眼睛明亮，让国君了解下情；你作为国君的耳朵，就是负责使国君听觉灵敏，让国君明辨听察。”这样说来，君主怎么可以片刻没有臣子，臣子怎么可以片刻没有国君呢？片刻没有君主，片刻没有臣子，就等于片刻没有身体。所以臣侍奉君主，就要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而更加敬谨。父与子是最亲近的人，然而他们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的关系还不如身体与四肢那样紧密。身体与四肢的联系，可说是亲密无间的，可是圣人还要反复督促使其更为紧密，因而民风日益质朴淳厚，上下恩情日益亲密无间，一切都自自然然、觉察不出教育、转化的痕迹。而心术不正之人离间他们，存心使臣子自疑于朝堂之下，使君主孤立于朝堂之上，君臣互相猜忌，上下不同心，这是心术不正之人抢夺权柄、杀害忠良的先决条件。像那些只有中等才能的君主，看不到国家稳定、风俗好转的根源，却被貌似正确的虚伪学说所迷惑。因此，防备奸人防备得越严密，奸人侵害得反而越厉害。就如那些登高之人，越害怕就越危险，越危险就越容易跌落下来。怎比得上早点离开这歪斜的小路去选择那宽阔的道路呢！

【原文】凡士之结发束修<sup>①</sup>，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sup>②</sup>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志乎学，自托于师友，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笃，信义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后为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称能受禄，不面誉<sup>③</sup>以求亲，不偷悦以苟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也，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民，谋事不忘其君，图身不忘其国，内匡其过，外扬其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病下，见善行之如不及，见贤举之如不容，内举不避亲戚，外举不避仇讎<sup>④</sup>，程功积事<sup>⑤</sup>而不望其报，进贤达能而不求其赏，道涂不争险易之

利，见难而无苟免之心，其身可杀而其守不可夺。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贤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

**【注释】**①结发束修：结发，束发，扎结头发，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而冠，女子十五岁束发而笄，表示成年。古代入学敬师的礼物也称束修。②称：称赞，赞扬。③面誉：当面赞誉恭维别人。④讎：音“仇”，同“仇”，仇敌。⑤程功积事：程功，衡量功绩；积事，累积功绩。

**【译文】**真正的读书人，初入学时，就在家里立下了远大志向，想要自己所学将来能服务于国家和君主。同宗的人称道他孝顺父母，同乡的人称道他懂得友悌之道。等到他立志做学问的时候，将自己托付于老师友人，老师因其品行合乎正义而尊重他，友人因其诚实守信而安心与他交往。他们能够笃行孝悌、显明信义，凭着这些做人处事，凭着这些侍奉君主，何须依靠法律的约束才能安心做事呢？等到他做了国君的臣子，权衡自己的才能居官任职，估量自己的能力接受俸禄；不当面阿谀奉承以求君主亲近自己，不苟且迎合以求取悦君主；对公家有利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去做；上足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下足以丰富财物富足百姓；谋划国家大事不忘君主，谋求个人利益不忘国家；在内纠正君主的错误，在外宣扬君主的道义；不私下相互勾结蒙蔽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损害百姓；见到善行，努力追求，唯恐赶不上；见到贤人，尽力推荐，生怕不被接纳；举荐人才对内不回避家人，对外不回避仇人；考核他人功劳、积累他人功绩（希望他人得到任用）而自己不求回报，推荐贤良、晋升能人自己不求奖赏；在路上不与人争平坦好走的地方，见到危难不存侥幸获免的心思；宁可被夺去生命，也不可丧失节操；这些耿直正义的臣子，就是辅佐贤明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功绩的国家栋梁啊。

【原文】若夫主明而臣暗，主暗而臣伪，有尽忠不见信，有见信而不尽忠，溷<sup>①</sup>淆于臣主之分，出入于治乱之间，或被褐怀玉<sup>②</sup>以待时。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胜尽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进则正，退则曲，正则与世乐其业，曲则全身归于道。不傲世以华众，不立高以为名，不为苟得以偷安，不为苟免而无耻。夫修之于乡闾<sup>③</sup>，坏之于朝廷，可惜也。修之于己立，坏之于阖棺<sup>④</sup>，可惜也。君子惜兹二者，是以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况害仁以求宠乎？故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若夫智虑足以图国，忠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怀众，温柔足以服人，不排毁以取进，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隐忠，不耽禄以伤高，通则使上恤其下，穷则教下顺其上，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可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义，为臣之体也。

【注释】①溷：音“混”，肮脏，混浊。②被褐怀玉：身穿粗布衣服，怀中藏着宝玉，比喻人有才德而深藏不露。③乡闾：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闾，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因以“乡闾”泛指民众聚居之处，此处引申为家乡、故里之意。④阖棺：盖棺。指死亡。

【译文】至于君主贤明而臣子愚昧，君主愚昧而臣子虚伪，尽忠之人不被信任，被信任的人又不尽忠，君臣职分混乱不清，国家动乱变化不定，有的怀抱美才深藏不露等待时机，有的花言巧语媚态伪情以求存身，这些哪里说得尽道得完的呢！因此，古时保全其道义的人，出世则正直无私，入世则委曲变通，正直无私能与世人一道乐守本分，委曲变通能保全自身回归道义；不傲世以哗众取宠，不好高骛远以求虚名，不因一时有所得而贪图眼前安逸，不为一时可以免去灾祸就不顾羞耻。那些在乡里修养自身，却在朝廷变了质的人，值得惋惜；那些在而立之时修养自身，却在盖棺之时变了质的人，值得惋惜。君子痛惜这

两种人，因此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恪守仁义，绝不会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来，更何况是损害仁义以求得主子的恩宠！所以孔子说：“用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得到的富与贵，对于我，就如同天上的浮云一样。”如果智慧谋虑足以治理国家，忠诚坚贞足以启发君主，公正平等足以怀恤民众，温存亲和足以使人顺服；不诋毁他人以求职位晋升，不伤害他人以求自己被任用，不为苟且取容于世而失去自己的忠诚之心，不为高官厚禄而损害自己的高贵人格，得志就引导君主体恤臣民，不得志就教化臣民顺从君主；这样的人，被提拔重用时应使百姓安乐，退居于下则能使君主尊贵；可以说是出仕不缺失忠诚，退隐不丧失德行；这种正直之士的义节，是作为一个臣子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

【原文】凡趣舍<sup>①</sup>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虑其败，见可利而不虑其害，故动近于危辱。昔孙叔敖<sup>②</sup>三相楚国而其心愈卑，每益禄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礼愈恭，正考父<sup>③</sup>伛偻<sup>④</sup>而走，晏平仲<sup>⑤</sup>辞其赐邑，此皆守满以冲<sup>⑥</sup>，为臣之体也。夫不忧主之不尊于天下，而唯忧己之不富贵，此古之所谓庸人，而今之所谓显士，小人之所荣慕，而君子之所以为耻也。

【注释】①趣舍：亦作“趣舍”。取舍。趣，通“取”。②孙叔敖（公元前360年—公元前593年）：战国时期楚国人，楚国名臣。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③正考父：春秋时宋国的大夫，孔子的远祖，他辅佐戴、武、宣三公，地位愈高行为愈检点。④伛偻：腰背弯曲。⑤晏平仲：即晏婴。⑥守满以冲：满，谓盈满，冲，谓谦虚。

【译文】一般人在进退、取舍时常患的毛病是，只看到自己的欲望可以满足而不考虑失败，只看到可以获得利益而不考虑危害，所以稍

有行动就接近于危险耻辱。过去孙叔敖三次做楚国宰相而其内心更为谦卑，每次增加了俸禄他的施舍就更为广泛，地位越高他的礼节就越加谦恭。孔子的先祖正考父谦卑地低头弯腰行走，晏婴推却不受君王封赏的城邑，他们都是身居显位、据守盈满而能够保持谦逊、平和礼让的人，这是作为臣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而那些不担忧君主在天下是否被尊重，只担心自己不够富贵的人，就是古时所谓的庸人。而今天所谓的显达之士，正是那些小人以为荣耀而君子以为耻辱的人。

**【原文】**凡人臣之论，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贤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sup>①</sup>，物至能应<sup>②</sup>，事起能辨<sup>③</sup>，教化流于下，如影响之应形声，此贤主之臣也。内足以壹民，外足以拒<sup>④</sup>难，民亲而士信之，身之所长，不以拂<sup>⑤</sup>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过事，能壹心同力相与谏而正之，以解国之大患，成君之大荣，此中主之臣也。端慤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过事虽不能正谏，其忧见于颜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贤主则从，以贤主之臣事庸主则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修之在己，而遭遇有时，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

**【注释】**①壹民：统一民众。②应：对付。③辨：处理。④拒：抵挡。⑤拂：音“费”，通“悖”，违反，逆乱。

**【译文】**关于对臣子的评价，根据他侍奉君主的情况来分，有四类：有贤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遵从君主，下能统一民众，事情来了能应对，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对民众的教化往下传达，就像影子跟随身形、回声回应声音一样，这是贤主之臣；在内足以统一民心，对外足以抗拒灾难，百姓亲近他，士人信任他，不以自己的长处蒙蔽君主，不以自己的短处骗取功绩，这是明主之臣；君

主有过错，能和其他大臣同心协力，共同进谏帮助他纠正错误，消除国家的重大隐患，成就君主的荣耀，这是中主之臣；正直诚实而遵守法规，一心一意侍奉君主，君主有过错，虽不能进谏帮助他改正，脸上也能显出忧色，这是庸主之臣。让庸主之臣去侍奉贤主则诸事顺利，让贤主之臣来侍奉平庸的君主则凶多吉少。古时那些能成就名声的臣子，都是先衡量君主是什么样的君主，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因为修养在于自身，而要遇上明主却要靠机遇，因此古人常常空负稀世才华而悲伤落泪。

【原文】夫名不可以虚伪取也，不可以比周<sup>①</sup>争也。故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夫为人臣，其犹土乎？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水渌污焉而不辞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处，为臣之体也。若夫处大位，任大事，荷重权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者，其上莫如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sup>②</sup>；其次莫如广树而并进之，不为魏成子即为翟黄耳<sup>③</sup>。安有壅君蔽主专权之害哉？此事君之道，为臣之体也。

【注释】①比周：结党营私。②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亦称“鲍叔牙”“鲍子”，以善于知人著称。鲍叔少年时与管仲友善，曾一同在南阳一带经商，相互十分了解。齐襄公时，鲍叔辅佐襄公弟公子小白。后因襄公为政无道，鲍叔知齐国将乱，即随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逃奔到鲁国。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鲍叔为相，鲍叔辞谢，保举管仲，自己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后来齐国经管仲的改革，日渐富强，称霸诸侯。鲍叔死后，管仲在其墓前大哭不止，并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故后世言人之相知，誉称“管鲍”。③不为魏成子即为翟黄耳：《韩诗外传》卷三与《史记·魏世家》都载有魏文侯欲置相国

之事。置相“非成（魏成子，即季成）则黄（翟黄）”，请李克一言而定去取。李克并不直接回答魏文侯的话，他说“夫观士也，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观矣”，并判断文侯选择魏成子为相。翟黄不服，对李克夸示几次荐人之功，李克说他无法与魏成子比。成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皆师友之”；而“子之所进五人，君皆臣之”。翟黄听后，愧服而罢。

**【译文】**声名不能靠虚假诡诈的手段获取，不能靠结党营私的途径争取。所以君子致力于对内修养自身对外谦恭礼让，致力于积累自身美德而时刻以自己德行不足来自处。做臣子的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承载万物，不因沉重而拒绝，被不洁之水污染，却不拒绝其流淌；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长，却不据为己功，成就功德而不居功自傲，这是做臣子的基本准则。像那些在万乘之国身居高位、担当大任、掌管大权又想杜绝后患的臣子，最好的做法不如推荐贤才让位于能者，安心于其后，不做管仲，就做鲍叔牙。其次不如大范围地培养人才一起进献给君主，不做魏成子，就做翟黄。如能这样，怎么会有蒙蔽君主、独断专权而带来的祸害呢！这些是侍奉君主的正道，也是做臣子的基本准则。

## 行 体

**【题解】**这一部份作者论述了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作者认为“行为”是两者的分界线，关键在于听从义的驱使还是听从利的指引，君子要谨慎取舍，君子的行为遵从道义，小人则不然。

**【原文】**夫行<sup>①</sup>也者，举趾<sup>②</sup>所由之径路<sup>③</sup>也，东西南北<sup>④</sup>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荣辱之皂白<sup>⑤</sup>也。由南则失北也，由东则失西矣，由乎利则失为君子，由乎义则失为小人，吉凶荣辱之所由生，义利为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

**【注释】**①行：足以表示品质的举止行动，此指一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标准。②举趾：指举动。③径路：比喻处世行事的途径。④东南西北：比喻方向。⑤皂白：黑与白。多比喻非与是。

**【译文】**一个人的处事标准，就是一个人所作所为所依循的途径，是对于人生方向的取舍，是君子小人的分界线，是吉凶荣辱的标志。选择向南就得舍弃北面，选择向东就得舍弃西面。听从于私利的驱使就失去了成为君子的机会，听从于道义的指引就不会堕落为小人。吉凶荣辱之所以产生，依从道义还是依从私利正是其产生的根源，依从道义就会吉祥，依从私利就有凶祸，因此君子对于取舍无比地谨慎。

**【原文】**夫君子直道以耦世<sup>①</sup>，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宽贤容众以为道，小人微讦怀诈<sup>②</sup>以为智。君子下学而无常师，小人耻学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计有所守，智不务多，务行其所知，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则不然，心不在乎道义之经，口不吐乎训诰<sup>③</sup>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随转如流，不知所执，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

**【注释】**①直道以耦世：直道，犹正道。指确当的道理、准则。耦世，适应世俗。②微讦怀诈：微讦，揭人阴私。怀诈，心存欺诈。③训诰：《尚书》六体中训与诰的并称。训乃教导之词，诰则用于会同时的告诫，此处泛指训导告诫之类的文辞。

**【译文】**君子履行正道来适应世俗，小人靠邪行取悦他人以求容身；君子遮掩他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德善心，小人则毁谤败坏别人的美德以此来标榜自己；君子宽厚贤良能与各种人交往，并以此为道义，小人好揭人短心存欺诈，却自以为聪明；君子遇到人就不耻下问，没有固定的老师，小人以向别人请教为耻，还嘲弄侮辱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分界线。君子心里有信念，谋划讲原则，不求自己知道的很多，而求自己知道的都能够落实；不求要做很多的事情，而务必弄清楚做这件事的理由；遇事坦然好像生来如此，行事积极好像生怕赶不上。小人就不是这样，小人心里想的不是伦理道德和圣贤经典，满口胡诌吐不出什么告诫勉励的言语，不选择贤人以求托付终身，不努力践行道义以求安定自身，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一生要干什么，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

**【原文】**君子之养其心，莫善于诚<sup>①</sup>。夫诚，君子所以怀万物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诚者也。诚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纪<sup>②</sup>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sup>③</sup>，曲得其情<sup>④</sup>，其唯诚乎。

**【注释】**①诚：《说文》：诚，信也。清曾国藩云：一念不生谓之诚。②纪：纲领；纲纪。③应当：谓应事得当。④曲得其情：曲，表敬之词。情，通“诚”，真诚，真实。

**【译文】**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更重要的了。正因为有了“诚”，君子才能包容天下万物。天不言语可是人们推崇它的高远，地不言语可是人们推崇它的厚重，四季不言语可是人们期盼它的来临，是因为他们是至诚的。诚，是天地间最高的行为准则，也是君子必须坚持的操守。天地之间有纲纪，不诚就不能培育万物；君臣之间有道义，不诚就不能相处共事；父子之间有礼义，不诚就会疏远；夫妻之间有恩义，不诚就会分离；朋友结交有分寸，不诚就会断绝来往。遵循道义而应事得当，最终得到万物真诚的感应，这不是只有靠“诚”才能达到的吗？

## 政 体

**【题解】**这部分作者论述了怎样为政的问题，他指出治理国家首先要运用仁德，其次是礼义。他还指出君主想要上令下达，最好是用仁道，并且指出为君者要以身作则修习德行，要慎重选择身边跟随的人。

**【原文】**孔子曰：“为政以德。”又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则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sup>①</sup>，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犹御马乎，正其衔勒<sup>②</sup>，齐其辔策<sup>③</sup>，均马力，和马心，故能不劳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sup>④</sup>其德礼，正其百官，齐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从，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随乱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是故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蕴<sup>⑤</sup>。

**【注释】**①太上养化：太上，本意是修养最高的人，指圣人。养化，致力于人心、风俗的转变、教化。②衔勒：马嚼口和马络头。③辔策：御马的缰绳和马鞭。④壹：统一。⑤蕴：古同“蕴”，聚积。

**【译文】**孔子说：“治理政事应该德化天下。”又说：“用仁德来引导

百姓，用礼义来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也会情愿接受治理。”既然这样，那么说仁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了，而礼义列居第二。德和礼，是引导教化百姓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推行仁德形成感化，使百姓日益向善靠近却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向善行靠近），这是治理的上策。其次是使百姓互相谦让，辛勤劳作而不埋怨，这是治理的中策。最末才是严明法令，用物质利益来激励百姓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胡作非为，这是治理的下策。那些善于治理天下的，他们治理天下不就像驾驭车马么？安正衔口笼头，准备好缰绳马鞭，使马均匀用力，和马配合默契，所以能行达千里而不劳累；善于统治百姓的人，用道德礼义统一民心，整治文武百官，使百姓齐心协力，民心平定，因此不需三令五申而百姓顺从，不必使用刑罚而天下太平。我们尊崇圣人的原因，不在于他能根据所犯罪行量刑处置，而在于他能事先防止祸害的产生。所以最高明的人这样治理国家：百姓如果犯有小罪，一定从中寻求善意之处来赦免他的过失；百姓如果犯有大罪，一定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后用仁德来辅助教化他，因此上下亲和而不离散，道德教化顺畅而不郁结。

【原文】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sup>①</sup>瘖<sup>②</sup>而为大理<sup>③</sup>，有不贵乎言也。师旷<sup>④</sup>盲而为太宰<sup>⑤</sup>，有不贵乎见也。唯神化之为贵，是故圣王冕而前旒<sup>⑥</sup>，所以蔽明，黈纆<sup>⑦</sup>充耳，所以掩聪也。观夫弊俗偷薄<sup>⑧</sup>之政，耳目以效聪明<sup>⑨</sup>，设倚伏<sup>⑩</sup>以探民情，是为以军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谓不识乎分<sup>⑪</sup>者矣。难哉！为君也。

【注释】①皋繇：亦作“皋繇”或“皋繇”，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②瘖：同“啞”，嗓子哑，不能出声，失音。③大理：掌刑法的官。④师旷（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33年）：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时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曾为晋大

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⑤太宰：中国古代官职，在不同的朝代职责和地位不同。西周时开始设置太宰，也叫大冢宰，或大宰，即冢宰的首领。太宰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六种典籍，用来辅佐国王治理国家。”其中六种典籍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可见当时的太宰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后来由于王室的衰落，太宰这个官职的重要性在春秋时期下降了许多，以致于被排除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外。周朝之后太宰一职被停止使用。⑥旒：古代帝王礼帽前后悬垂的玉串，音“流”。⑦黈纆：黈，音头，三声，黄绵所制的小球。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⑧弊俗偷薄：弊俗，指风气败坏的社会。偷薄，浇薄，浮薄。⑨聪明：特指君主的视听。⑩倚伏：依存隐伏，此指暗探。⑪分：原则；原理。

**【译文】**君主想要政令迅速推行下达，最好的办法是用仁道来施行。皋陶喉咙嘶哑，不能说话，却能担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一职，因为有时并不看重言语；师旷两眼失明却能担任太宰一职，因为有时并不看重视力，只有玄妙地潜移默化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圣明的君王所戴的冠冕前面悬垂玉串，是为了遮掩自己敏锐的视力；用黄绵塞住耳朵，是为了遮掩自己灵敏的听力。观察社会风气败坏、浇薄之风盛行之时的政事，为政者到处安插耳目来扩大视听，遍设暗探来探听民情，这是用军事手段来俘获他的百姓，却妄想百姓信任归顺他，这是连治国的基本原则都不明白啊。这样还想做好国君，实在很难啊！

**【原文】**夫君尊严而威，高远而危，民者卑贱而恭，愚弱而神，恶之则国亡，。爱之则国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sup>①</sup>而临官，不敢以其富贵骄人。有诸中而能图外，取诸身而能畅远，观一物而贯乎万者，以身为本也。夫欲知天之终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万之情，一人情是也，故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然上恐脱情字）后民乃

从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故善政者，简而易行，则民不变；法存身而民象<sup>②</sup>之，则民不怨；近臣便嬖<sup>③</sup>，百官因之而后达，则群臣自污也。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人主正则夫号令安得曲耶。

**【注释】**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南而坐。帝位面朝南，故代称帝位。②象：效法。③便嬖：能说会道，善于迎合的宠臣，亲信。

**【译文】**做君主的，尽管庄重严肃而威慑天下，但是却居高处远而充满危险；做百姓的，虽然地位卑下需恭敬有礼，愚昧软弱却有神奇的力量。君主厌恶百姓，国家就会灭亡；君主爱护百姓，国家就会生存发展。做君王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帝王坐北面南接受百官的朝拜，不敢因富贵就盛气凌人，能依据自己听到看到的东西考虑到其他事物，能凭借自身听到看到的东西推及到长远的事情，观察一事而能贯通万事，都是以自身为根本。想要知道天的开始与终结吗？今天这一天就是。今天是开始，也是终结。想要了解千千万万百姓的实情吗？了解一个人就了解了全部。自己喜好的，就是百姓所喜好的；自己憎恶的，就是百姓所憎恶的。所以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后百姓才会听从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百姓怎么不会听从命令呢？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简明容易推行，百姓就不生变乱；以身作则遵守法规，百姓就会竞相模仿也就不会埋怨。近臣巧言取宠，百官凭借他们而飞黄腾达，那众臣就会自甘堕落。因此国君一定要慎重选择身边跟随的人，身边的人正直国君就正直，如果国君正直。号令怎么会歪曲不畅达呢？

## 法 体

**【题解】**此篇主要论述如何执法。作者认为执法者须具有公心，只要是出于公心，用法或轻或重均无不可，但绝不可有私心。一有私心，用法过轻便会纵容奸邪，用法过重就会伤害善行。作者还认为伦理道德的教化比刑罚要更重要。

**【原文】**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sup>①</sup>。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访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注释】**①一曰至言泽：《孔子家语》一书作：一曰心逆而峻。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

**【译文】**天底下最大的恶行有五种，而盗窃不算在内！一是洞达事理而又用心险恶；二是行为怪僻而又不知悔改；三是言语虚妄而又善于狡辩；四是专记恶行而又大肆宣扬；五是随顺邪恶之事而且将其粉饰美化。这五种恶行，人只要有一种，就不可不杀，何况五种恶行兼而有之？将这样的人安放在身边，向他询问国事，国君还能够端正自身的，这种情况从未有过。

【原文】夫淫逸盗窃<sup>①</sup>，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之残之刻剥<sup>②</sup>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为暴者，公也。怨旷<sup>③</sup>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于法，我从而宽宥<sup>④</sup>之，虽及于刑，必加隐恻<sup>⑤</sup>焉，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约<sup>⑥</sup>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注释】①淫逸盗窃：淫逸，恣纵逸乐。盗窃，劫掠，偷窃。②刻剥：侵夺剥削。③怨旷：指女无夫，男无妻。④宽宥：宽容；饶恕。宥，音“又”。⑤隐恻：恻隐，怜悯、同情。⑥约：少；省减；简约。

【译文】邪恶放纵偷盗等行径是百姓憎恨的。君主因而对他们用刑，残损他们的身体、对他们进行侵夺剥削，即使处罚过度，百姓也并不认为我残暴，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君主是出于公心；孤单寂寞、饥饿、寒冷等遭遇也是百姓所不情愿的。为了逃离这些，不慎触犯法律，君主因而饶恕他们、宽容他们，即使到了非用刑不可的地步，君主也一定会心怀恻隐之心更加怜惜，百姓却不认为君主是在偏袒，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君主是出于公心。君主所重罚的，正是百姓所憎恨的；君主所轻罚的，正是百姓所怜悯的。因为这个缘故，不需太重的奖赏就可以劝勉百姓向善，不需严刑酷法就可以禁止邪恶。由此说来，公心用之于法律，没有行不通的。只要出于公心，用法轻一点也行，用法重一点也可；私心用之于法律，没有行得通的。如有私心，用法太轻就会纵容奸邪，用法太重就会伤害善行。今天那些治法者，不是从公私的角度去衡量，却来争辩用法轻重这种形式性的问题，不以民心为本，而只谨慎于使上奏判罪的文书得当，这就好像法治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却跑去别

处寻求一样。

**【原文】**圣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犹身惧其未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淫<sup>①</sup>。”知刑当之难必<sup>②</sup>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务也。后之治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sup>③</sup>以为制<sup>④</sup>，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世<sup>⑤</sup>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几矣。

**【注释】**①“与其害善，宁其利淫”：出自《周书·列传第十五》，原文为“……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②难必：难以肯定。③微旨：隐而未露的意愿。④制：裁决，决断。⑤驱世：驱使世人。

**【译文】**圣人治法已经很公正了，可是仍然担心尚有不公之处，所以说：“与其伤害贤善之人，宁可利于有罪之人。”他们深知量刑适当与否难以肯定，于是用道德教化来补救，这是上古时期的古圣先王所致力做的事情。后来审理案件的人就不是这样，还未审问犯人，先对案件臆测一番，等到审讯犯人时，就一步步诱使犯人落入他的主观臆断的陷阱中，却把这称之为有能耐；他们对下不去探求案件发生的根源，从而对案件的性质加以区分，而是向上揣摩君主隐而未露的心思来裁决案件，还将这称之为忠于职守。这样的人担任官职被认为是有能力，侍奉君主被认为是忠于职守，名利也就随之而来。这就驱使世人沉溺于这种风气，却希望道德教化能够兴盛，这也是不可能的。

**【原文】**凡听讼决狱，必原<sup>①</sup>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sup>②</sup>轻重之叙，测浅深之量。悉<sup>③</sup>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

众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非为法不具也，以为法不独立，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sup>④</sup>。”又复加之以三谘<sup>⑤</sup>，众所谓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故《春秋》传曰：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祐亲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无乃风化使之然邪。有司<sup>⑥</sup>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尽忠立节，亦难矣。苟非忠节，免而无耻，免而无耻，以民安所厝<sup>⑦</sup>其手足乎。

**【注释】**①原：推究，体察。②权：衡量，估计。③悉：详尽也。④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自《尚书·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及“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⑤谘：问，告。音“遂”。⑥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⑦厝：安置。

**【译文】**凡是审案断案，一定要推究体察父子间的亲情，立足于君臣间的道义，权衡犯罪情节的轻重，检测罪行分量的深浅，用尽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竭尽自己的忠爱之心，然后对案件详加调查。如果自己觉得案件可疑的话就要和大家一同审理决定，如果大家都认为案件可疑的话就从轻处置。审断案件如此谨慎，不是因为相关法规不够详尽，而是因为法律不为一人一案而定，必须与贤明的人共同听审后作出判决。所以舜任命皋陶时说：“你做司法官，一定要慎重用刑。”又规定要反复审问三次（向群臣、群吏、民众三方征求意见），大家都说可以了，然后再判决，这样做是因为刑法要参考人情。所以《春秋传》说：

“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查清，也一定要合乎人情。”可是世

间那些固执愚昧严厉刻薄的官吏，认为这人情就是索要贿赂、顺着自己的爱憎、庇佑亲人、陷害仇人，为什么如今世间小吏所说的人情与古人所说的人情相差这么远呢？恐怕是风气的变化造成的吧。主管官员因为这人情怀疑判案的官吏，君主因为这人情怀疑主管官员，这是君臣上下缺乏沟通而相互猜疑。缺乏沟通而相互猜疑，想要大臣们尽忠立节也就也很难了。如果大臣们不能尽忠诚立节，那只求免于犯罪受惩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大臣们只求免于犯罪受惩却没有廉耻之心，那么叫天下百姓怎么办呢？

**【原文】**春秋<sup>①</sup>之时，王道<sup>②</sup>浸坏，教化不行，子产<sup>③</sup>相郑而铸刑书。偷薄<sup>④</sup>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sup>⑤</sup>，秦用商鞅<sup>⑥</sup>，连相坐之法<sup>⑦</sup>，造参夷<sup>⑧</sup>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sup>⑨</sup>，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sup>⑩</sup>，而天下大悦。及孝文<sup>⑪</sup>即位，躬修玄默，议论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sup>⑫</sup>之风。至于孝武<sup>⑬</sup>，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sup>⑭</sup>不胜，于是张汤赵禹<sup>⑮</sup>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sup>⑯</sup>，禁固<sup>⑰</sup>（固疑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注释】**①春秋：指春秋时期，始于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②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此处指古圣先贤的教化。③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他是第一个将刑法公布于众的人，曾铸刑书于鼎，史称“铸刑书”，是法家的先驱者。④偷薄：浇薄，浮薄。⑤申子：指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⑥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⑦相坐之法：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连坐、随坐、从坐、缘坐。商鞅变法时立相坐之法。⑧参夷：古代诛灭三族的酷刑。⑨六国：即韩、

## 群书治要译注

赵、燕、魏、楚、齐六国。⑩约法三章：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十一月，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着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曰：‘如果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汉中。’与父老曰：‘约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⑪孝文：即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四子，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后世将这一时期与其子景帝执政的时期统称为“文景之治”。⑫刑厝：亦作“刑措”或“刑错”，置刑法而不用。⑬孝武：即汉武帝刘彻，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谥号“孝武”。⑭奸宄：亦作“奸轨”，违法作乱的人。宄，音“轨”。⑮张汤赵禹：张汤，汉武帝时负责刑法事务的权臣，中国古代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洁著称。与赵禹编定《越官律》《朝律》等法律著作。赵禹，与张汤同时期酷吏，与张汤交好。⑯比况：与类似事例进行比照。⑰禁固：即“禁锢”，禁止做官或参与政事。

**【译文】**春秋时期，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逐渐衰亡，伦理道德的教化不再施行。子产担任郑国国相，将《刑书》铸刻在鼎上，鄙陋浇薄的统治从此就开始了。及至战国时代，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制定连坐之法，实行诛灭三族的酷刑。待到秦始皇，兼吞六国，废除执掌礼义的官吏，专门运用刑法惩罚，于是狡诈恶毒一并产生，天下百姓都反叛他。汉高祖约法三章（只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天下之人都非常高兴。到孝文帝即位，亲自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谈法议事，力求宽容厚道，于是天下太平，达到了置刑法而不用程度。但是到了孝武帝时，政府征调频繁，百姓因此财力空竭；穷困百姓犯法，由酷吏自行决断，而违法作乱的人和事却数不胜数。于是张汤、赵禹之流制定法令，以各种案例辗转比照，使禁令之网日加细密，法律条文堆满桌案、格架，主管之人看都看不完，奸邪的官吏借机徇私舞弊，议论的人都为之怨恨不平。

**【原文】**凡治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不放讯，不旁求<sup>①</sup>，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故律正其举效（效疑劾）之法，参伍<sup>②</sup>其辞，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不使狱吏断练饰治成辞于手也。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斥言以破律<sup>③</sup>，诋案<sup>④</sup>以成法，执左道<sup>⑤</sup>以乱政，皆王诛之所必加也。”

**【注释】**①旁求：四处征求；广泛搜求。②参伍：亦作“参五”。错综比较，加以验证。③斥言以破律：徇私枉法。《礼记·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④诋案：指责，举劾。⑤左道：邪门旁道。多指非正统的巫蛊、方术等。

**【译文】**凡是审理案件，必须依据违法犯罪的事实，并以此为中心，不随意审讯，不四处求证，不多方牵扯，以显示自己明察事理。因而要依据相关的法律，认真对照案情，为的是弄清事实，而不是夸大事实，但应当让那些耳目聪明的人分析比较案情，不使管理刑狱的官吏徇私舞弊、奸计得逞就是了。孔子说：“古人审理案件，是为当事人寻找生存的理由；如今的官吏审理案件是想方设法将其置于死地。”所以对徇私枉法，出卖法令的；毁谤他人，加以弹劾造成法律后果的；秉持邪道，扰乱国政的，这些人都必须加入到国君诛杀的行列中去。



## 时务论

**【题解】**在“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中，均无《时务论》一书的书名，我们有幸得阅日本影印的“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通过互相比较发现，“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中卷四十六另有《时务论》一篇，内容则是“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的《体论》的最后两段。此外，在“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中，“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中许多没有保留篇题的，在“金泽文库”本都有保留。因此，我们特以“金泽文库”本为底本，将《时务论》篇名重新补上。

《时务论》，《旧唐书·经籍志》载：《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杨伟，曾为三国曹魏尚书郎，魏、晋之间著名历法家，著作《乘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

《时务论》，世已早佚，在其他文献仅存三条佚文，而《群书治要》保存较长的佚文两篇，由此可以窥见其内容梗概。第一段名为“审察计谋”，指出为君者要审慎听察，第二段为“断忠臣国”，指出为君者必得忠臣的辅佐才能成治，而忠良之臣更要辅佐君主端正视听，若无忠良之臣的献计献策，君主就无以成治。

**【作者简介】**杨伟，曾为三国曹魏尚书郎，魏、晋之间著名历法家，著作《乘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



## 审查计谋

**【题解】**此篇论述的是如何听察，君主的听察是国家存亡的门户和安危的关键。君主应当广泛听察，但更要深入、审慎地加以考证，这样才能让国家政治兴隆，国家富强。

**【原文】**夫听察<sup>①</sup>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人主以独听之聪，考察成败之数<sup>②</sup>，利害之说，杂而并至，以干窥听，如此，诚至精之难，在于人主耳，不在竭诚纳谋，尽己之策者也。若人主听察不差，纳受不谬则计济事全，利倍功大，治隆<sup>③</sup>而国富，民强而敌灭矣。若过听不精，纳受不审，则计困事败，利丧功亏，国贫而兵弱，治乱而势危矣。听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审者，如此急也。

**【注释】**①听察：探听审察。指听取并考察各种意见。②数：音属。谈论，述说。③隆：盛大。

**【译文】**君主对各种意见的听闻和考察，是国家存亡的门户和安危的关键。假若君主听察不广博，只听信宠臣的话，那么所做的谋略必定有所疏漏，不能尽知良好的计策；假如广泛地观察探听，但是接受的方法不正确，考察不深入，那么计策必然又会有所败坏。君主凭借独自

听受的聪敏，去推断思考各种言论的成败、利害，若各种意见纷至沓来，必然会干扰君主的视听。如此看来，考察各种言论是否精密得当的难题，就落在君主身上了，而不在竭诚贡献谋略、尽己之策的臣子那里。假如君主听察得当，采纳的建议合乎情理，那么考虑的计策就会周全而有所成就，就能加倍获益，大功告成，政治兴隆，国家富强，百姓强大，而敌人破灭。假若不深入、审慎地听取和采纳建议，那么考虑问题就会陷入困境，所做事情就会失败，利益丧失，功劳全无，国家陷入贫穷，对外作战失败，国内政治混乱，形势危急了。听察的考证不能不深入，不能不审慎，就是如此之重要啊。

【原文】凡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闾朝无智策之士也，在听策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验其然乎？在昔汉祖者，聪听之主也，纳陈恢<sup>①</sup>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sup>②</sup>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sup>③</sup>者，策谋之士也，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sup>④</sup>不用其谋则泚水败。由此观之，汉祖之听，未必一暗一聪也，在于精与不精耳。广武之谋，非为一拙一工也，在用与不用耳。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也。吴王夫差拒子胥<sup>⑤</sup>之谋，纳宰嚭<sup>⑥</sup>之说，国灭身亡者，不可谓无深谋之臣也。楚怀王拒屈原之计，纳靳尚<sup>⑦</sup>之策，没秦而不反者，不可谓无计画之士也。虞公<sup>⑧</sup>不用宫奇<sup>⑨</sup>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sup>⑩</sup>。蹇叔<sup>⑪</sup>之哭，不能济崤澠<sup>⑫</sup>之覆。赵括<sup>⑬</sup>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由此观之，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或丧师败军，危身亡国者，诚在人主之听，不精不审。

【注释】①陈恢：刘邦的谋士。②娄敬：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③广武君：指楚汉相争时赵国谋臣李左车（生卒年不详），西汉柏（邢台隆尧）人，赵国名将李牧之孙，为赵立下了赫赫战功，李被封为广武君。韩信、张耳攻赵时，

赵权臣成安君陈余不听广武君之言，以至兵败。韩信获广武君而师事之，广武君遂为之筹策下燕齐之地。见《史记·淮阴侯列传》。④陈余：秦末义军领袖。

⑤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名员（音“云”），字子胥，⑥宰嚭：即太宰嚭。本名伯嚭，系春秋时楚伯州犁之孙。楚诛伯州犁，伯嚭奔吴，吴以为大夫，后任太宰，故称太宰嚭。⑦靳尚：本名尚，战国时期楚怀王时任上官大夫，与三闾大夫屈原为同僚，受封于靳江，世称靳尚。⑧虞公：春秋时代姬姓的公爵诸侯，是周皇室的后裔。⑨宫奇：即宫之奇，生卒年不详，春秋时虞国辛宫里人。他明于料事，具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辅佐虞君，并推荐百里奚，共同参与朝政，对外采取了联虢拒晋的策略，使国家虽小而强盛。他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时期，各国攻伐不止，晋国与虞国为邻，早有吞并虞国之心，但因虞国和虢国是很好的盟国，无隙可乘，所以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对此，宫之奇看得很清楚，坚决主张虞虢联盟。⑩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仇由国（今山西盂县）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智伯（名瑤，又称智囊子，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其他三卿是韩、魏、赵。后来在赵襄子灭了智伯后，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在并吞了兹国（今山西高平）、代国（今河北蔚县）后，下一步就是要发兵攻打仇由国，以使晋国疆域整连成片。可是由晋国往仇由国的道路异常艰险，兵马难行，于是，他就策划了一个阴谋：有意铸了一口很大的钟，然后派使者通知仇由国，说这口大钟是特意赠与仇由国君的，但运不过去。仇由国的国君知道之后喜出望外，立即下令，动用了大批人力修建通往晋国的道路，准备将那口大钟迎接回国。仇由国的大夫赤章曼枝马上劝谏国君：“此事万万不可，赠送礼物应是小国对大国的尊崇方式，现在大国反而送礼物给小国，礼物后面一定紧跟着军队入侵，所以绝不能要那口钟，更不能将大钟运回国！”然而仇由国君贪图便宜，根本不理睬赤章曼枝的劝阻，加紧赶工扩建道路，希望早日将大钟运回国。终于修建好道路，兴高采烈地将大钟运回了国内。十九天后，智伯的军队就顺着运钟的道路畅通无阻地入侵仇由国，将仇由国轻而易举地灭掉了。从此，“钟”就成了“终”的代名词，警示为终结。⑪蹇叔：宋国鉅邑（今安徽濉溪县临涣集）人，春秋时秦国大夫。有贤名，为百里奚所推荐，秦穆公

时任为上大夫。⑫崤澠：亦作“崤崤”，指崤底一带。音“遥免”。⑬赵括：战国时期赵国人，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之子。熟读兵书，但不晓活用。于长平之战后期代替廉颇担任赵军主帅，由于指挥错误而使得赵军全军覆没，自己也冲阵战死，赵军四十万人尽数被秦将白起活埋。

**【译文】**凡是做国君的，不能说举国上下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朝廷内没有能出良策之士，而在于自身听察考证时精心不精心，审慎不审慎。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过去汉高祖刘邦是明于辨察的君主，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制了南阳，不用蒯敬的计策则困于平城。广武君李左车是善于出谋划策的人，韩信采纳了他的计谋则使燕齐不战而降，陈余不用他的计谋则遭泜水之败。由此看出，汉高祖的听取，未必就是一次糊涂一次聪明，而是在于是否听取得专心。广武君的计谋，不是一个拙劣一个工巧，而在于采用不采用。不能说事成了是因为有献计献策之人，而事败是因为没有精于谋划之臣。吴王夫差拒不采纳伍子胥的计谋，却听取太宰伯嚭的邪说，终至国家灭亡，自己被杀，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精于谋划的大臣。楚怀王拒绝接受屈原的计策，而采纳靳尚的策略，终陷秦国客死他乡，不能说是没有出谋献策之士。虞国国君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致使国家被晋国所灭，仇由国国君不听赤章曼枝之言导致国家亡于智伯，蹇叔之哭不能挽救崤澠之战的败局，赵括之母不能拯救长平之战的失败，这些都是由于君主的视听不专心和不审慎造成的。由此看来，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忠臣和谋士的。倘若失去民心、战争失败、危及于身、国家灭亡，原因在于君主自身的视听不专心、不审慎。

## 断忠臣国

**【题解】**此篇指出为君者必得忠臣的辅佐才能成治，而忠良之臣更要辅佐君主端正视听，若无忠良之臣的为君主献计策，君主就不能成治。

**【原文】**取忠臣，谋博士，将何国无之乎？臣以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必竭诚纳谋，恳恻而不隐者，欲以究尽治乱之数<sup>①</sup>，舒展安危之策耳。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圣之君也，犹有咎繇<sup>②</sup>献谟<sup>③</sup>，夏禹纳戒。暨至殷之成汤，周之文、武，皆亦至圣之君也，然必俟伊尹为辅，吕尚为师，然后乃能兴功济业，混一天下者，诚视听之聪察，须忠良为耳目也。由此观之，忠良虑治益国之臣者，得不师踪往古，袭迹前圣，投命自尽，以辅佐视听乎。

**【注释】**①数：计也。②咎繇：即皋陶，“咎”通“皋”。③谟：计谋，策略。音“摩”。④投命：舍命；拼命。《吴子·励士》：“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译文】**如果真想寻求忠良之臣、博学之士，会有哪个国家没有呢？人臣以为，作为忠诚贤良、一心谋划治国之道以求利于国家的臣子，一定是竭尽忠诚、进献谋略、心存诚恳恻隐之心且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他们深切地希望君主能够实施其国家治乱的计策，施展其关乎国家安定的政略。所以，凡是称得上圣主明君的，无一没有进献可行之策、斥退错误建议、奉上自己忠心的臣子。古昔之时，舜帝是很圣明的

君主，还有咎繇献上谋略、夏禹奉上告诫。到了殷朝的成汤，周朝的文王、武王，也都是很圣明的君主，然而只到伊尹成了辅弼、吕尚做了军师，然后才得以建立功勋、完成大业、统一天下。可见，君主想要做到视听聪敏、详明，必须要有忠良之臣作为其耳目。由此看来，忠诚贤良、一心谋划治国之道、利于国家的臣子，怎能不效法、追随往古，沿袭前圣的脚印，舍弃性命而竭尽全力来辅助君主的视听呢？

【原文】夫人君者，以至尊<sup>①</sup>之聪听，总万机而贤（贤当作监）之，以至贵之明察<sup>②</sup>，料治乱而考焉，将当能皆穷究其孔要<sup>③</sup>，料尽其门户<sup>④</sup>乎？其数<sup>⑤</sup>必用有所遗漏，不有忠臣良谋辅佐视听者，则凡百机微有所不闻矣。何以论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异于人者，顺志养真也。欢康之虞，则严乐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欲，丽服适体，远眺迴望，则登云表之崇台，逍遥容豫，则历飞阁之高观，嬉乎绿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园，弋鳧与鴈，从禽逐兽，行与毛嫱俱，入与西施处<sup>⑥</sup>，将当何从体觉穷愁之戚悴，识鰥独之难堪乎，食则膳鼎几俎<sup>⑦</sup>，庶羞<sup>⑧</sup>兼品，酸甘盈备，珍馐<sup>⑨</sup>充庭，奏乐而进，鸣钟而彻，闲馈<sup>⑩</sup>代至，口不绝味，将当何从觉（觉上疑脱体字）饥馁之厄艰，识困饿之难堪乎？暑则被雾谷<sup>⑪</sup>，袭纤絺<sup>⑫</sup>，处华屋之大厦，居重荫之玄堂，褰罗帷<sup>⑬</sup>以来清风，烈（烈当作裂）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轻裳，飘飘焉有秋日之凉，将当何从体觉炎夏之郁赫，识毒热之难堪乎，寒则服绵袍，袭轻裘，绵（绵疑锦）衾貂蓐，叠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处复帘之重幄，炽猛炭于室隅以起温，御玉卮之旨酒以御寒，皖皖焉有夏日之热，将当何从体觉隆冬之惨烈，识毒寒之难堪乎？此数者，诚无从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机微如此，比类者，必用遗漏，有所未详也。如此，则至忠之臣者，得不辅佐视听以起寤<sup>⑭</sup>遗忘乎？

【注释】①至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多指君、后之位。②明察：谓观察入

微，不受蒙蔽。③孔要：孔，很的意思。要，要点，纲要。意为最核心的要点。  
 ④门户：比喻事物的关键。⑤数：计策。⑥行与毛嫱俱，入与西施处：毛嫱，是春秋时期越国绝色美女，与西施时代相当，相传为越王勾践的爱姬。⑦几俎：几，古人席地而坐时有靠背的坐具。俎，通“俎”，音“组”，古代祭祀、燕飨（古代帝王饮宴群臣、国宾）时所用的礼器。⑧庶羞：多种美味。馔，饮食，吃喝。⑨珍饌：珍美的食物。⑩闲饌：闲，闲暇。饌，食物。⑪雾縠：薄雾般的轻纱。⑫纤絺：细葛布衣。⑬罗帷：丝制帷幔。⑭寤：古同“悟”，理解，明白。

**【译文】**作为君主，以至尊的听闻来总管各种政务并且进行监督，以最尊贵的明察来考虑国家的治乱之策并且进行审察，难道就能完全参透事物核心的要点，看出所有问题的关键么？君主所用的方针政策必定有所遗漏，如果没有忠臣和谋士来辅助君主的视听，在处理众多政务时一定会有许多注意不到的细微之处。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君主的尊贵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能顺其心志保持本性。怕的是当他想享受欢乐时，就有萦绕于耳的严肃雅乐、布满眼睛的古玩珍宝、满足欲望的美人、极其合体的漂亮衣服；想登高远眺时，就登临齐云高的崇台；想逍遥自在，就游历有飞阁的楼观。终日在绿水清池旁嬉戏，在桂林芳园中游玩，箭射凫雁，追逐禽兽，出门时与毛嫱在一起，回来则和西施在一处，又能从哪里体会到穷困忧愁的悲哀、了解鳏寡孤独的难以忍受呢？吃饭时用鼎烹煮食物，用俎盛放在桌子上；美味佳肴多种多样，五味俱全，珍美的食物充满厅堂；进膳时有音乐佐餐，吃完后敲响钟鼎撤走食具；其间又有一道道其他美食。口中美味不断，又能从哪里感受到饥饿的痛苦、困窘的难堪呢？夏天披着薄雾般的轻纱，穿上细葛布衣服，居住在华丽的大厦里；或身处有浓荫的大厅中，提起丝制帷幔感受清风的凉爽，打碎冰块以消除微微的暑热，侍从为之轻摇粉扇，典衣官为之换上轻薄的上衣，飘飘然好像秋天一样凉爽，又能从何体会炎夏之郁闷、了解暑热之难忍呢？冷了就穿上

## 群书治要译注

绵袍，披上轻暖的皮衣，铺盖绵被、貂皮褥子和层层叠叠的垫子，住在幽深的居室中，身在重重的帐幕里，在卧室一角烧旺炭火来取暖，饮下玉杯所盛的美酒来御寒，温暖得好像夏天一样，又能从何感受隆冬之惨烈，认识严寒之难熬呢？以上这些，是在君主自身无从得而知之的事情。大凡众多细微的事情这样来类比，就知道君主一定会有遗漏之处，未能详细明了和知晓。这样，最忠心的大臣怎么能不辅佐君主，开阔君主的视听，以使其醒悟并不会遗忘呢？

## 典 语

【题解】《典语》一书，世已久佚，唯《群书治要》存其大概。《尔雅·释言》云：典，经也。《说文》云：语，论也。因此，《典语》一书，阐发的是古圣先贤的大道。陆景的《典语》共五卷，所阐发的政见很有眼光。他主张“敬贤”，尊重人才，认为“俊义在官，则治道清”，一个国家如有大批忠心耿耿的人才，政治就必然会清明；而如果“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政权为小人奸佞把持，国家就必然有难。所以他主张“诛恶”，并且不遗余力，提出“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他看到了赏罚严明对于政治的重要，还强调“爵禄不可不重”，主张对百官厚其爵禄，但俸禄的给予必须和功劳的大小、德行的高低相联系，即“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

《典语》是给面临亡国的吴国提出的治国方略，内容重在内修政治，讽喻吴主要“远小人，亲贤人”，否则亡国不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吴主昏庸，小人乱政的局面。

魏徵等在《群书治要》中节录《典语》，是因为它非常有针对性，就是在国家内部腐朽、外强觊觎的乱局下，救治国家的政治主张，有非常普遍的借鉴意义。这样救治国家大致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重视爵禄封赏，使国家的官吏都能恪尽职守。重封赏的同时也重刑法，所谓至赏不费，至罚不滥。必须保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认为用忠臣可以治国，而用小人只能乱国。二是主张位得其人，人得其用。要重视量才用人。三是在用好人才的基础上，文武并用。特别强调收回民心，并给出来收

## 群书治要译注

回民心的方法，即是内修文德，才能“临军士忘其死”。只有在百姓治理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军队建设。然而又强调军队建设不能废弃，即使在太平治世，军队也要起到震慑的作用。

**【作者简介】**陆景（公元253年—公元281年）字士仁，吴郡吴县体亭（今上海松江）人，吴偏将军陆抗之子。陆晏之弟，陆机、陆玄、陆云之兄。从小受祖母管教，洁身自好，勤奋苦学，博览群书，精通文史，多有政治主张，并为公主赏识，官拜骑都尉，封毗陵侯。后任偏将军，统帅父亲的部分兵马，在与西晋王濬交战时被杀，年三十一岁。陆景读书万卷，敢于发表政见，陆景著书数十篇，《隋书·经籍志注》有陆景一卷，传于世。

## 重 爵

**【题解】**此篇论述了君主要重视爵禄、封赏，以便让国家的官吏都能恪尽职守。但重封赏的同时也要重视刑法，所谓“至赏不费，至罚不滥”，必须保持法律的公平、正义。还告诫君主一定要慎重的封官赐爵，将官职给予合宜之人。

**【原文】**爵禄赏罚，人主之威柄<sup>①</sup>，帝王之所以为尊者也。故爵禄不可不重，重之则居之者贵，轻之则处之者贱，居之者贵则君子慕义，取之者贱则小人覬觐<sup>②</sup>，君子慕义，治<sup>③</sup>道之兆<sup>④</sup>，小人覬觐，乱政<sup>⑤</sup>之渐<sup>⑥</sup>也。《易》<sup>⑦</sup>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sup>⑧</sup>？曰人（人作仁）。”故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sup>⑨</sup>有德，班禄<sup>⑩</sup>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然犹诫以威罚<sup>⑪</sup>，劝以黜陟<sup>⑫</sup>，显以锡命<sup>⑬</sup>，耀<sup>⑭</sup>以车服<sup>⑮</sup>，故朝无旷官<sup>⑯</sup>之讥，士无尸禄<sup>⑰</sup>之责矣。

**【注释】**①威柄：威权，权力。②覬觐：覬，希望得到。觐，非分的希望。③治：安定。如“治世”指太平之世，相对于“乱世”而言。④兆：预示；显现。⑤乱政：腐败的政治，暴政。⑥渐：征兆，迹象。⑦易：古书名，《周易》的简称（亦称《易经》）。⑧守位：保持地位或职位。《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⑨俟：等待。如：俟机。⑩班禄：分等级制定俸禄。⑪威罚：刑罚。⑫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⑬锡命：天子有所赐予

## 群书治要译注

的诏命。⑭耀：显扬，显示出来；夸耀，炫耀；耀武扬威。⑮车服：车与礼服。

《书·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孔传：“功成则赐车服以表显其能用。”⑯旷官：空居官位。指不称职。⑰尸位：指占着职位却不做事。

**【译文】**官爵、俸禄和赏罚，是君主的威权，也是君王之所以为尊的原因。所以对于官爵俸禄不可不重视。爵禄丰厚，就能体现居其位者身份的尊贵。君王轻视它，往往选出不合格的人享其禄。居其位的人品德高，就会激励君子崇尚道义；享其禄的人品德低，就会惹得小人生出非分之想。君子崇尚道义，是国家治理的先兆；小人产生非分想法，是破坏政治的开始。《易经》说：“圣人最宝贵的是爵位，怎样保守爵位，则在于仁爱的美德。”所以先王重视爵位，谨慎任免。对有德之人才赏赐爵位，对有功之人颁发俸禄。这样一来，他的爵位高低显示了他德行的高低，他的俸禄多少就代表他功劳的大小。即使如此，仍然设置刑罚进行惩戒，用降职贬官的方式进行劝戒，用天子的诰命让他显达，用车子和朝服使他显耀。因而朝廷没有虚设官位而被讥讽，士大夫也不会因空拿俸禄而受到指责。

**【原文】**夫无功而受禄，君子犹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稟丘之封<sup>①</sup>，而恶季氏<sup>②</sup>之富也。故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苟<sup>③</sup>得其志，执鞭可为，苟非其道，卿相<sup>④</sup>犹避。明君不可以虚授<sup>⑤</sup>，人臣亦不可以苟<sup>⑥</sup>受也。《书》<sup>⑦</sup>曰：“天工<sup>⑧</sup>人其代之。”是以圣帝明王，重器<sup>⑨</sup>与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sup>⑩</sup>，吉甫<sup>⑪</sup>著诵。祈父<sup>⑫</sup>失职，诗人作刺。王商<sup>⑬</sup>为宰，单于震畏。千秋<sup>⑭</sup>登相，匈奴轻汉。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类相求，虽在下位，士以为荣也。俗以货成，位失其守，虽则三公<sup>⑮</sup>，士以为辱也。故王阳<sup>⑯</sup>在位，贡公<sup>⑰</sup>弹冠，王许并立，班伯耻之<sup>⑱</sup>。

【注释】①稟丘之封：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稟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只稟丘，其不知丘也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②季氏：春秋战国时，鲁国的卿家贵族。作为三桓之首，季孙氏凌驾于公室之上，掌握鲁国实权。三桓，是凌驾于公室的鲁国贵族，出自鲁桓公，包括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其中，季孙氏的始祖季友，谥成，史称“成季”。③苟：如果，假使。④卿相：执政的大臣。⑤虚授：授职给德才不相称的人。⑥苟：马虎，随便。⑦《书》：《尚书》，又称《书》《书经》。⑧天工：古以为王者法天而建官，代天行职事。⑨器：这里指礼器。⑩申伯：西周厉王至宣王时期人，周宣王之元舅也。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申国（今河南省南阳市）开国君主。⑪吉甫：尹吉甫（生卒年不详），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人。周宣王的大臣，官至内史，据说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军事家、诗人、哲学家。被尊称为中华诗祖。⑫祈父：典出《诗经·小雅·祈父》。《祈父》是周王朝的王都卫士（相当于后代的御林军）抒发内心不满情绪的诗。《毛诗序》说：“《祈父》，刺宣王也。”郑笺补充说：“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⑬王商：指西汉涿郡广望王商，今河北博野西北人。少为太子中庶子，父死嗣侯位，为诸曹侍中中郎将。元帝时，官右将军，定陶共王爱幸，帝欲以为嗣，他以外戚护佑太子。⑭千秋：指田千秋，即是车千秋。西汉人。战国时田齐后裔，其先人于汉初徙居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原为高寝郎，供奉高祖陵寝。戾太子因江充谗害而死，他上书诉冤，武帝感悟，擢用为大鸿胪，数月后任丞相，封富民侯。⑮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⑯王阳：即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今属温泉镇）人，官至博士谏大夫。⑰贡公：即是贡禹。王吉的好友。有成语“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比喻好朋友进退相随，取舍一致。也指一人得官，同类相庆。出自《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取舍同也。”⑱王许并立，班伯耻之：班伯于汉朝宣帝年间（公元前55年）出生在楼烦。班伯最初拜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师丹为师，学习古诗，有成

## 群书治要译注

以后，受大将军王凤的推荐做劝学（作为朝廷的侍读）。不久迁奉车都尉。《汉书》曰：“班伯为侍中，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非其好也。”班伯出入与王氏（王太后）、许氏（许皇后）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并非班伯的喜爱。

**【译文】**无功得禄，君子都没有资格，何况对于小人呢？所以孔子为稟丘的封赐感到羞耻，鄙视季孙氏的富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人想求得的，但不能通过道义求得，宁可不要。”假如符合心中的道义，就是为人执鞭赶车也可以做。假如不符合道义，就是给予卿相的高位也要拒绝。君主贤明，就不会把封赏给才德不够的人，臣下贤明，就不会无功而随便接受赏赐。《尚书》说：“上天的职司由人（君主）代替执行。”所以圣明的君主，很重视礼器和名誉，对分封官员就更慎重了。所以周朝褒奖申伯时，尹吉甫就作诗赞颂；祈父失职时，诗人就作诗讽刺；王商做了宰相，单于就害怕；田千秋做了宰相，匈奴就小看汉朝。这些都说明，任命官员，赏赐爵位，都要慎之又慎。任命了称职的官员，大家都会向他看齐，即使官位不高，士人也会以这个官位为荣。用贿赂的方法取得官位，官职就失去本来的意义，即使是位极三公，人们也会以此为耻。所以王阳在位时，贡公弹冠祝贺；与王太后和许皇后的子弟为伍时，班伯就感到耻辱。

## 清 治

**【题解】**此篇作者主要论述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够得到贤德之人的辅佐。他指出得到人的方法在于尊敬贤才而诛弃邪恶，“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同时还指出君主在深宫之中能够辨明真正贤德的方法，即留心考察、暗中求访、听其言语、观其行中，在做事中校验。

**【原文】**天子据率土<sup>①</sup>之资，总三才<sup>②</sup>之任，以制御六合<sup>③</sup>，统理群生，固未易为也。是以圣帝明王，忧劳待旦，勤于日昃<sup>④</sup>，未有不汲汲于求贤，勤勤于远恶者也。故大舜招二八<sup>⑤</sup>于唐朝<sup>⑥</sup>，投四凶<sup>⑦</sup>于荒裔，<sup>⑧</sup>殛<sup>⑨</sup>鯀<sup>⑩</sup>不嫌<sup>⑪</sup>登<sup>⑫</sup>禹，亲仁也。举子不为宥<sup>⑬</sup>父，远恶也。以能昭德立化，为百王之命也。

**【注释】**①率土：指率土之滨，沿着王土的边涯，犹言普天之下，四海之内。②三才：天、地、人。③六合：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④日昃：太阳偏西。⑤二八：指八元，八恺。八元指古代传说中的才德之士。黄帝曾孙高辛氏的“八才子”，称“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八恺指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苍舒、隤斨、檮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则皋陶之字，其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阳氏

## 群书治要译注

又称颛顼或帝颛顼，是继黄帝以后又一个杰出首领。⑥唐朝：指唐虞之朝。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⑦四凶：中国上古四大凶兽，分别是四名“大恶人”的化身，也就是指三苗，欢兜，共工，与鲧。⑧荒裔：指边远地区。⑨殛：杀死。⑩鯀：音滚，古人名，传说是夏禹的父亲。⑪嫌：避忌。⑫登：登庸。选拔任用。⑬宥：音又，宽容，饶恕，原谅。

**【译文】**天子占有四海之内的资财，总揽天、地、人的职责，来掌握驾驭天下四方，统管众多的生灵，因此很不容易做好。所以圣明的帝王，忧虑操劳，通宵达旦，一直忙碌到太阳西斜，没有哪一个不急切地寻求贤德之人，并尽力地去远离邪恶之臣。因此舜帝招取“八恺”（指高阳氏八个才子）、“八元”（指高辛氏八个才子）于唐尧之朝，流放四凶（指共工、欢兜、三苗、鲧）到荒芜边远的地方。他诛杀鲧而不妨碍提升其儿子禹，这是亲近仁人；提拔儿子而不饶恕其父亲，这是远离邪恶。所以能够显示其道德，树立其教化，成为后代帝王的楷模。

**【原文】**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义<sup>①</sup>在官，则治道清，奸佞<sup>②</sup>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盖在于敬贤而诛恶也。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鲁诛少正<sup>③</sup>，佞人<sup>④</sup>变行，燕礼郭隗<sup>⑤</sup>，群士向至。此非其效与！然人主处于深宫之中，生于禁闼<sup>⑥</sup>之内，眼不亲见臣下之得失，耳不亲闻贤愚之否臧<sup>⑦</sup>，焉知臣下谁忠谁否、谁是谁非？须当留意隐括<sup>⑧</sup>，听言观行，验之以实，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实<sup>⑨</sup>，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

**【注释】**①义：音义，贤才。②奸佞：奸邪谄媚的人。③少正卯（？—前496年）：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少正是姓，卯是名。“少正”是周朝所设官职，少正卯的姓属于当时的“以官为姓”的情况。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有去。鲁定公十四

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孔丘的弟子都不明白为何要杀他，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问，孔丘回答说：少正卯有“心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他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④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⑤郭隗：战国时燕国（今河北省定兴县）人，燕昭王客卿，他以让燕昭王“筑台而师之”，为燕国召来许多奇人异士，终于使得燕国富强。⑥闼：小门。⑦否臧：否，音匹。成败；善恶；优劣。否，恶；臧，善。《易·师》：“师出以律，否臧，凶。”孔颖达：“否谓破败，臧谓有功。”⑧隐括：即隐括，意思是矫正，修正。⑨效实：考核成绩。

**【译文】**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只要贤能之人做官，则治理之道清明；奸诈谄媚之人参与政事，则灾祸、动乱发生。所以君王用人，不能不慎重。得到人才的办法，全在于尊敬贤才而诛弃邪恶。尊敬一位贤才，则众多贤才喜悦；诛弃一个恶人，则众多邪恶者恐惧。昔日鲁国诛杀少正卯，巧言谄媚之人则改变其行为；燕国尊敬郭隗，成群的士人向往而至。这不就是其效验吗？然而，君主居住于深宫之中，生活在禁地小门之内，眼不能亲自看到臣下的得失，耳不能亲自听到关于贤愚的评论，怎能知道臣下谁忠谁奸、谁是谁非？必须要留心思考，暗中访求，听其言语，观其行动，在实践中证明，在做事中校验。若能推证其事，验证其实，则是贤是愚可以分明，从而治理之道就清明了。

## 君道

**【题解】**此篇作者主要论述了为君之道。他认为作为君主发布政令要依照上天的旨意，要会指挥、领导朝廷官员，且任用的官吏应该都很称职、贤德。只要这样，便能够“身无一劳，而庶事归功，光炎百世”。

**【原文】**王者所以称天子<sup>①</sup>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万物也，耀之以日月，纪之以星辰，运之以阴阳<sup>②</sup>，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sup>③</sup>，润之以云雨，天不亲事而万事归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璇玑<sup>④</sup>，御七辰<sup>⑤</sup>，调四时，制五行<sup>⑥</sup>，此盖天子之所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帝王之盛莫过虞，昔帝尧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灾，烝民有昏垫<sup>⑦</sup>之忧，于是咨嗟四岳<sup>⑧</sup>，举及侧陋<sup>⑨</sup>，虞舜既登，百揆<sup>⑩</sup>时叙<sup>⑪</sup>，二八<sup>⑫</sup>龙<sup>⑬</sup>腾<sup>⑭</sup>，并干<sup>⑮</sup>唐朝<sup>⑯</sup>，故能扬严亿载<sup>⑰</sup>，冠德百王。舜既受终<sup>⑱</sup>，并简<sup>⑲</sup>俊德<sup>⑳</sup>，咸列庶官<sup>㉑</sup>，从容垂拱，身无一劳，而庶事归功，光炎<sup>㉒</sup>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注释】**①天子：古以君权为神所授，故称帝王为天子。②阴阳：源自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③雷霆：疾雷。④璇玑：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中能运转的部分。亦指整个测天仪器。⑤七辰：指日、月及五星。⑥五行：金、木、水、火、土。⑦昏垫：陷溺。指困于水灾。亦指水患，灾害。⑧四岳：传说中我国尧舜时代的四方部落首领。⑨侧陋：微贱的地位。⑩百揆：百官。⑪时叙：指承顺，顺当。时，通“承”。百揆时叙，谓百揆莫不承顺也。⑫二八：二元、八愷的合称。

⑬龙：喻不凡之士，豪杰之士。⑭腾：凌驾。⑮干：追求，求取。旧指追求职位俸禄。⑯唐朝：指唐尧之朝。⑰亿载：亿年。⑱受终：承受帝位。⑲简：选择。⑳俊德：美德。㉑庶官：各种官职。㉒光炎：火光；光芒。

**【译文】**君王之所以称为天子，是因为他发布政令，都是效法上天而行动。上天孕育万物，是用日月来照耀、用星辰来纪年、用阴阳来调运、用寒暑来化成、用雷霆来震慑、用云雨来滋润而成的。上天不亲躬理事，而万事都归功于天，是因为它所任者都很称职。然而，把握璇玑、驾馭北斗、调和四季、制定五行，这些都是天子所要承担的内容。孔子说：“只有上天是最大的，只有尧效法上天。”帝业的昌盛没有超过虞舜的。昔日尧帝后期，有洪水滔天而来的灾祸，有众民困于水患的忧愁。人们咨嗟忧愁，于是尧帝询问“四岳”（指尧时的四个部落首领）谁能担当大任，于是“四岳”举荐了出身低微之人（虞舜）。虞舜当上冢宰后，百官顺承，“八恺”“八元”等杰出人才被提拔，共同为唐尧朝廷做事。所以能够显扬威严于亿万年，使其美德在百王之上。虞舜在尧帝死后三年，接受了天下，遂选拔才智出众、德行高尚之人，担任各种官职。自己则从容不迫，垂拱而治，没有一点烦劳，而众多事业都归功于他，以至于光耀百世，其原因就在于他所任用的皆是贤德之人。

## 臣 职

【题解】本篇主要讨论臣子的职责。作者指出天子之所以设立公卿、大夫、列士等各种官职，不仅仅是为凑人数、设虚位。而是因为国家事务林林总总，不是君主一个人能妥善料理的，所以要分官别职，使大臣各自恪守岗位。按照事务的大小判定职务尊卑，依据德才高低确定爵位等级，然后君王智慧这些官员，让官员都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国家便会得到治理。

【原文】天子所以立公卿<sup>①</sup>大夫<sup>②</sup>列士<sup>③</sup>之官者，非但欲备员数<sup>④</sup>，设虚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广，庶<sup>⑤</sup>事总猥<sup>⑥</sup>，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sup>⑦</sup>，故分官别职，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优劣，故爵有等级。三公者，帝王之所杖<sup>⑧</sup>也，自非天下之俊德，当世之良材，即不得而处其任，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夫匡辅社稷<sup>⑨</sup>，佐日扬光<sup>⑩</sup>，协齐七政<sup>⑪</sup>，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职。笱豆<sup>⑫</sup>之事，则有司存，大臣不亲细事，犹周鼎<sup>⑬</sup>不调小味也。故书曰：“元首<sup>⑭</sup>丛莖<sup>⑮</sup>哉，股肱<sup>⑯</sup>惰哉，庶事堕哉。”此之谓也。陈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阴阳，外无四夷<sup>⑰</sup>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其字疑衍）任其职也。”可谓知其任者也。

【注释】①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②大夫：古代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秦汉以后，中央要

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③列士：即元士。古称天子之上士。别于诸侯之士。一说，古时上士、中士和下士的统称。④员数：官吏的员额。⑤庶：众多。⑥总猥：聚合貌。⑦周理：完全办好。⑧杖：同“仗”，恃，凭倚。⑨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君主都祭祀社稷，后来就用社稷代表国家。⑩扬光：发出光辉。⑪七政：古代兵法指人、正、辞、巧、火、水、兵七者。《司马法·定爵》：“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谓七政。”⑫笱豆：笱和豆。古代祭祀及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借指祭仪。⑬周鼎：指周代传国的九鼎。⑭元首：君主。⑮丛脞：烦琐。⑯股肱：原指大腿和胳膊。这里比喻左右辅佐之臣。⑰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译文】**天子之所以设立公卿、大夫、列士等各种官职，不只是为凑人数、设虚位。以天下之大，国家事务林林总总，不是君主一个人能妥善料理的，所以要分官别职，使大臣各自恪守岗位。事务有大小，所以官职也有尊卑之别。因为人有德才的高低，所以爵位有等级之分。三公，是帝王所倚仗的。如果不是天下才智出众、美德淳厚的人，不是当今世上的栋梁之才，就不能担任三公的职位。身在这个职位，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职位的责任；在这个职位上，就必须了解自己的职责。匡扶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帮助天子发扬光辉，协调整治“七政”，宣扬教化四方百姓，这是三公的职责。祭祀的事情，则由专门官员负责。大臣不过问小事，就像周鼎不调制小味一样。所以《尚书》说：“君主处理琐碎之事，大臣就会懒惰懈怠，政事就要荒废了。”就是这个意思。陈平说：“宰相上要辅佐天子、下要调理阴阳，外要怀柔外夷、安抚诸侯，内要亲近和顺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尽其责。”他称得上是知道自己职责的人了。

## 任贤

【题解】这一篇作者强调君王要会任用贤能，并提出了相应的办法。例如，用爵位、奖赏给以勉励，用刑律、责罚给以警诫；申明告诫以考核其功劳，考察政绩以核实其能力；使道德高尚者爵位尊贵、才能优秀者担当重任，等等。他提出，君主和臣子之间应该像身体和手一样，相互信任和忠诚。

【原文】天下至广，万机<sup>①</sup>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处重仞<sup>②</sup>之内，而御至广之士，听至繁之政，安知万国之声息，民俗之动静乎？故古之圣帝，立辅弼<sup>③</sup>之臣，列官司<sup>④</sup>之守，劝之以爵赏，诫之以刑罚，故明诫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位重，人主总君谟以观众智，杖忠贤而布政化<sup>⑤</sup>，明耳目<sup>⑥</sup>以来风声，进直言<sup>⑦</sup>以求得失。夫如是，虽广必周，虽繁必理。何则？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sup>⑧</sup>而辅体也，其为已用，岂细也哉。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sup>⑨</sup>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其上下协心，以治世事，不俟<sup>⑩</sup>命而自勤<sup>⑪</sup>，不求容<sup>⑫</sup>而自亲。何则？相信之忠著也。

【注释】①万机：当政者处理的各种重要事务。②重仞：累仞；数仞。形容高。这里指官墙。③辅弼：辅佐；辅助。④官司：普通官吏；百官。⑤政化：政治

和教化。⑥耳目：比喻辅佐或亲信之人。⑦直言：诚挚地和直率话语。⑧四支：四肢。⑨击：碰，接触。⑩俟：等待。⑪勤：勤勉。⑫求容：取悦。

**【译文】**天下广大，事务繁多，君主一人身处深宫之内，要统御百官、听陈政事，怎么能够知道各诸侯国的情况、民间百姓的声音呢？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设立辅弼国政的大臣，安排管理部门的职责，并用爵位、奖赏给以勉励，用刑律、责罚给以警诫。而且常常申明告诫以考核其功劳，考察政绩以核实其能力，使道德高尚者爵位尊贵、才能优秀者担当重任。君主总揽大政方略以观察众人的智慧，依靠忠心贤德之人来部署政事和教化，明其耳目以得到社会回馈讯息，引进忠直的谏言以求知道自己的得失。如此则地域虽广，必可遍及；事情虽多，必能管好。为什么管理得如此完备呢？就是因为有这些方法来驾驭的缘故。君主称作“头”，大臣称做大腿和手臂，这是表明大臣与君主同属一体呀！尧能辨明才能出众、道德高尚的人，并以这样的人来据守其位，就是为了强健四肢而辅助身体。这样量才用人不是很精细吗？如果不符合选拔的条件，不会白白地给予其官位；如果得到合宜的人，则托事于他而毫无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自己的手；臣子服务于君主，也应该像手触摸自己的身体，安则共同欢乐，痛则一起忧愁。君臣上下协同一心，治理国家事务，不等命令而自觉劳作，不求君主欢心而自发亲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相互信任与忠诚的表现。

**【原文】**是以天子改容<sup>①</sup>于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尽命于君上，所以报德也。宠之以爵级，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sup>②</sup>，天下莫不敬其人，显之以车服，天下莫不瞻其荣者，以其荷光景<sup>③</sup>于辰耀，登阶（登阶之间。恐有脱字）于天路<sup>④</sup>也。若此之人，进退必足以动天地而应列宿<sup>⑤</sup>也，故选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之不可以权辱，昔贾生<sup>⑥</sup>常陈阶级<sup>⑦</sup>，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贤其遗言<sup>⑧</sup>，

博引古今，文辞雅伟<sup>⑨</sup>，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硕谟<sup>⑩</sup>也。

**【注释】**①改容：改变仪容；动容。②重器：指国家的宝器。比喻天下，政权。③光景：日月之光。④天路：天上的路。⑤列宿：众星宿。特指二十八宿。⑥贾生：指汉贾谊。⑦阶级：官的品位、等级。⑧遗言：临终的话或生前留下来的话。⑨雅伟：雅正宏伟。⑩谟：计谋，策略。

**【译文】**因此说，天子对大臣动容，是因为器重他；臣子对君主舍身尽力，是为了报答恩德。以给予爵位表示宠信，则天下没有不尊崇其职位的；以赏赐国家的宝器表示信任，则天下没有不尊重其人的；以相应的车辆、服饰使其显贵，天下没有不瞻视其荣耀的。这是因为他如同披着清晨闪耀的阳光，登上通天之路的台阶。像这样的人，进退行止一定能够感动天地而应合星宿。因此，挑选时不能不细心，任用后不能不信任，在朝时不能没有礼节，退位后不能随便侮辱。昔日，贾谊曾经陈述官吏薪俸的等级问题，汉文帝更加信任。大臣每每称赞其言论，认为其谏言广泛引用古今事例，文辞雅正宏伟，真是君主管理臣子的最好方法、统帅群臣的高超谋略。

## 料 才

**【题解】**此篇作者主要论述考核人才能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因为人的能力往往都会有所偏颇，唯有圣人才能兼通百业，所以，唯有考察清楚人才的长项，进而安排合适的职务，才能够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即使再有能力，如果不是其擅长的领域，那他也不会有所建树。因此，作者提出要向让国家治理得好，就必须对人才进行考量。

**【原文】**夫料<sup>①</sup>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sup>②</sup>，谁兼资百行<sup>③</sup>，备贯众理<sup>④</sup>乎？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群司<sup>⑤</sup>，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sup>⑥</sup>异称，况非此俦<sup>⑦</sup>，而可备责乎？且造父<sup>⑧</sup>善御，师旷<sup>⑨</sup>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探疑换）事<sup>⑩</sup>易伎<sup>⑪</sup>，则彼此俱屈<sup>⑫</sup>。何则？才有偏达也。人之才能，率皆此类，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马无鞬<sup>⑬</sup>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使韩信<sup>⑭</sup>下帷<sup>⑮</sup>，仲舒当戎<sup>⑯</sup>，于公<sup>⑰</sup>驰说<sup>⑱</sup>，陆贾<sup>⑲</sup>听讼<sup>⑳</sup>，必无（无下恐有脱字）曩时<sup>㉑</sup>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何则？素非才之所长也，推此论之，何可不料哉！

**【注释】**①料：估量；揣度；料想。②圣人：指品行高尚、至善之人。③百

## 群书治要译注

行：各种品行。④众理：万事万物之理。⑤群司：百官。⑥三杰：三位杰出的人物。这里指汉代的张良、韩信、萧何。⑦侪：同辈，伴侣。⑧造父：东夷族，嬴姓。周穆王首席御手。据《史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⑨师旷：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时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他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⑩换事：更换事情。⑪伎：技能；本领；伎俩。⑫屈：音绝。穷尽。⑬辇：载运；送。⑭韩信：西汉开国功臣，先后被封为齐王、楚王、上大将军，后贬为淮阴侯。⑮下帷：放在室内悬挂的帷幕，表示与外界隔绝。比喻专心读书。⑯戎：军队，军事。⑰于公：东海郯人，系汉相于定国之父，曾任县狱吏、郡决曹。他精通法律，治狱勤谨，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无论大小案件，他都详细查访，认真审理，因之“每决而无恨”。⑱驰说：犹游说。⑲陆贾：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其先为楚人。刘邦起事时，以陆贾有口才，善辩论，常派他出使诸侯各国。⑳听讼：听理诉讼；审案。㉑曩时：往时；以前。

**【译文】**评估考核一个人的才质和能力，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凡是人的才能，用处有其范围，能力有所偏通。如果不是圣人，谁的天资能兼通百行百业，完全通晓所有的道理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衡量其所长而用。昔日，虞舜任用众多部门的官吏，都是根据其才能安排职位。汉朝表彰其功臣，萧何、张良、韩信这三位杰出人物各因其长而给予不同的称号，何况不是这类杰出人物而去求全责备呢？造父善于驾车，师旷擅长音律，都是古代最少见的，但如果让他们研讨事理或交换献艺，则双方都会感到很勉强。为什么呢？其才能有所偏通呀！人的才能，大致都是如此，不能不加以评估。如果所任是适合于职位的人才，或者才能确实能担当大任，而国家却治理不好，这是没有过的。也有任用了有一定特长的人，但国家并没有因为他们而治理好的情况，那是因为虽然任用，却不能人尽其才，不仔细考察其才能长项，所以事业难成，国

家不治啊。马没有运载重物的能力，牛没有奔驰千里的本事。如果违背其本性，却要求其成事，怎么能如愿呢？如果让韩信去帷幄中运筹，让董仲舒去抵挡入侵之敌，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断案，他们肯定不会有昔日的功勋和今世显扬的名声。为什么呢？因为这向来就不是他们才能的长项。以此推论，怎么能不事先掌握其才能状况呢？

## 通变

【题解】这一篇作者主要阐述，为政之道要懂得通变。作者指出一些政治措施常常会出现适合过去，却不利于现在，在彼地发挥作用，但在此地却无收效的情况，所以整治措施不能一味因循前代，而应该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相应的措施。同时，作者还提出文武结合的治理道理，他认为社会混乱时则以军队来震慑，天下太平时则以文德来教化。

【原文】政有宜于古而不利於今，有长于彼而不行于此者。风移俗易，每世则变。故结绳之治<sup>①</sup>，五帝<sup>②</sup>不行。三代<sup>③</sup>损益，政法不同。随时<sup>④</sup>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明用武有时。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业，吞灭六国，帝有天下，而不斟酌<sup>⑤</sup>唐、虞<sup>⑥</sup>，以美其治，损益三代，以御其世，尔乃废先圣<sup>⑦</sup>之教，任残酷之政，阻兵<sup>⑧</sup>行威，暴虐海内，故百姓怨毒，雄桀奋起，至于二世，社稷湮灭。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传<sup>⑨</sup>》曰：“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秦无戢<sup>⑩</sup>兵之虑，故有自焚之祸，好战必亡，此之谓也。徐偃王<sup>⑪</sup>好行仁义，不修武备，楚人伐之，身死国灭，天下虽安，武不可废，况以区区之徐，处争夺之世乎！忘战必危，此之谓也。汉高帝<sup>⑫</sup>发迹<sup>⑬</sup>泗水，龙<sup>⑭</sup>起丰、沛<sup>⑮</sup>，仁以怀远<sup>⑯</sup>，武以弭难<sup>⑰</sup>，任奇纳策，遂扫<sup>⑱</sup>秦、项<sup>⑲</sup>，被以惠泽<sup>⑳</sup>，饰以文德<sup>㉑</sup>，文武并作，祚<sup>㉒</sup>流世长，此高帝之举也。

**【注释】**①结绳之治：即是结绳而治。原指上古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天下。后也指社会清平，不用法律治国的空想。②五帝：传说中的五个古代帝王。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③三代：指夏，商，周。④随时：顺应时势；切合时宜。⑤斟酌：倒酒不满曰斟，太过曰酌，贵适其中。犹思忖；思量。⑥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⑦先圣：先世圣人。⑧阻兵：仗恃手握兵权。阻，倚仗。⑨传：指《左传》。⑩戢：收敛，收藏。⑪徐偃王（公元前992年—公元前926年）：西周徐国国君，建都泗水，他趁周穆王赴瑶池会西王母之际，率军西进，紧迫黄河。周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管辖五百里范围。徐偃王对下属以仁义相待，有六个诸侯向他朝贡臣服。后来周穆王命造父联合楚军进攻徐国，徐偃王主张仁义不肯战，遂败逃（见《史记》），数万百姓感其义跟随。徐偃王临终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务，以至于此。”⑫汉高祖：即刘邦。⑬发迹：犹兴起。谓立功扬名。⑭龙：杰出的人物。⑮丰沛：汉高祖沛丰邑人，因以丰沛称高祖故乡。⑯怀远：安抚边远的人。⑰弭难：消除灾难。⑱埽：古同“扫”，打扫。⑲秦项：秦末项羽乱时。⑳惠泽：惠爱与恩泽，犹恩泽。㉑文德：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㉒祚：福；福运。

**【译文】**为政的策略常有在古代适宜，但在当今却不可行的；有在彼地发挥了效应，在此地却难以实施的情况。这是因为风俗习惯有所变迁，每更换一个朝代，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结绳记事时期的治理之道，五帝不推行；夏、商、周三代（体制相同）也是有增有减，政令法规不尽相同，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这是为了补救一些弊端。《易经》上说：“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意义很重大啊！”孔子说：“不教习人民作战之术就让他们去参战，这就是抛弃他们。”《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强大，若喜好战争，便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安定，若忘记战争，便一定很危险。”这都是明白使用武力必有其时机的道理。昔日秦国仗其威力而发动战争，很快地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吞并六国，称帝于

天下。但却不斟酌运用唐尧虞舜的治国方略来完善其治理，不是在夏、商、周三代法规的基础上适当增减来驾驭社会，却废弃先朝圣贤的教诲，任用残酷的政治，依仗兵力炫耀武力，残暴肆虐于天下，以至于百姓怨恨，雄杰奋起，到秦二世，国家就灭亡了。并不是武力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用武力保持政权就错了。《左传》上写道：“用兵就像是火，不收敛就会招致自焚。”秦朝的统治者没有收敛用兵的打算，所以导致自己毁灭的灾祸。“好战者必然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徐偃王喜欢实行仁义之政，不整治军备，结果，楚国出兵侵犯，自己被杀，国家灭亡。这是说即便是在天下安定的时候，军备也不可废弃，更何况像徐国这样的区区小国，且又处于你争我夺的时代呢？“忘记战争，国家一定就有危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发迹于泗水，帝业起始于故乡沛县之丰邑，用仁爱来安抚远方之民，用武力来消除危难，任用奇士、采纳良谋，遂扫灭秦朝与项羽，施惠泽于天下，又以文德进行整治，文治武功并用，国祚传承而朝代长久。这是汉高祖创业治国的举措。

【原文】秦汉俱仗兵用武以取天下，汉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汉取守之具备矣乎？中世孝武<sup>①</sup>以成功恢帝纲<sup>②</sup>，元、成<sup>③</sup>以儒术失皇纲<sup>④</sup>，德不堪也。王莽<sup>⑤</sup>之世，内尚文章，外缮师旅<sup>⑥</sup>，立明堂<sup>⑦</sup>之制，修辟廱<sup>⑧</sup>之礼，招集儒学，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备矣。然而命绝于渐台<sup>⑨</sup>，支解于汉刃者，岂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输<sup>⑩</sup>骋功于利器，拙夫操刀而伤手，非利器有害于工匠，而夫膏粱<sup>⑪</sup>旨饌<sup>⑫</sup>，时或生疾，针艾药石，时或瘳疾<sup>⑬</sup>，故体病则攻之以针艾，疾瘳则养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犹是矣。世乱则威之以师旅，道治则被<sup>⑭</sup>之以文德。

【注释】①孝武：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②帝纲：帝王治国的纲纪。③元

成：指汉元帝和汉成帝，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公元前33年），汉宣帝之子，《汉书》称其柔仁好儒，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④皇纲：指皇帝所代表的朝廷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⑤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公元9年，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⑥师旅：师、旅为古代军队编制。郑玄笺：“五百人为旅，五旅为师。”《诗·小雅·黍苗》：“我徒我御，我师我旅。”后因用以指军队。⑦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⑧辟雍：亦作“璧雍”等。本是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⑨渐台：台名。在陕西省长安县。⑩班输：班指鲁班，输指公输般，“班输”为两人的合称。颜师古注：“班输即鲁公输班也。一说，班，鲁班也，与公输氏为二人也，皆有巧艺也。《古乐府》云：“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⑪膏粱：肥肉和细粮。泛指肥美的食物。⑫旨饌：指美味。⑬瘳疾：治好病。⑭被：盖，遮覆。

**【译文】**秦朝、汉朝同样都是依靠军事、使用武力来夺取天下，汉朝为什么会兴盛、秦朝为什么会灭亡呢？秦朝只知道夺取政权而不懂得守护政权，汉朝则夺取、守护两种方略都有。汉代中期，汉武帝运用文治武功，恢复了帝王治国的纲纪，元帝、成帝采用儒术，却失掉了帝王治国的纲纪，是其德行不称其任呀！王莽时代，对内崇尚礼乐法度，对外整饬军队，建立“天子适时、定点宣明政教”的制度，修建学校来进行礼仪教化，招集儒学之士，想遵从古代的治国之道，文治武治之事均已齐备。然而，王莽却命丧于渐台，身体被汉兵的刀刃肢解，这难道是文武结合不能治理国家吗？是因为使用这方法的人拙劣的缘故。鲁班能尽情施展其精巧，就在于有锋利的工具，但笨拙之人使用其刀具，却会砍伤手指，这并不是锋利的工具有害于工匠。况且，精美的食

## 群书治要译注

品，常常可能滋生疾病；针灸和药物，却常常可以治疗疾病。所以，身体生病则可以用针灸治之，疾病好转则可以用美食保养。文武结合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像这样，社会混乱则以军队来震慑，天下太平则以文德来教化。

## 恤民

**【题解】**此章作者劝诫君主应该时刻体恤、关照人民。作者指出君主所享受的宫殿、财物、车辆等，乃至享受的尊贵，都和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君主和人民息息相关，所以，“明主乐之于上，亦欲士女欢之于下”，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体恤百姓，教育士人，自己以仁爱心待下，教化通达天地万物，国家治理自然会顺畅。

**【原文】**天生烝民<sup>①</sup>，授之以君，所以综理<sup>②</sup>四海，收养<sup>③</sup>品庶<sup>④</sup>也。王者据天位<sup>⑤</sup>，御万国，临兆民<sup>⑥</sup>之众，有率土之资<sup>⑦</sup>，此所以尊者也。然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sup>⑧</sup>独在，无所为尊者也，明主智君，阶<sup>⑨</sup>民以为尊，国须政而后治。其恤民也，忧劳待旦，日侧忘飧<sup>⑩</sup>，恕己及下，务在博爱<sup>⑪</sup>，临御<sup>⑫</sup>华殿，轩槛<sup>⑬</sup>华美，则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庐室之居，窈窕<sup>⑭</sup>盈堂，美女侍侧<sup>⑮</sup>，则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则欲民皆有余粮之资，充饥之饴，轻裘累<sup>⑯</sup>暖，衣裳重茧<sup>⑰</sup>，则欲民皆有温身之服，御寒之备。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乐之于上，亦欲士女欢之于下。是以仁惠广洽，家安厥所，临军<sup>⑱</sup>则士忘其死，御政<sup>⑲</sup>则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丰动祚享长期者也。若居无庇首之庐，家无配匹之偶，口无充饥之食，身无蔽形之衣，婚姻无以致媾，死葬无以相卹，饥寒入于肠骨，悲愁出于肝心，虽百舜不能杜其怨声，千尧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养士，

恕下以身，自近及远，化通宇宙，丕<sup>⑳</sup>惧民之不安，故能康<sup>㉑</sup>厥<sup>㉒</sup>世治，播其德教<sup>㉓</sup>焉。

【注释】①烝民：众民；百姓。②综理：总揽；管理。③收养：收留赡养。④品庶：众人；百姓。⑤天位：天子之位，帝位。⑥兆民：古称天子之民，后泛指众民，百姓。⑦率土之资：率土，指四海之内。资，财富。⑧魁然：独立不群。魁，通“块”。⑨阶：凭借。⑩飧：晚饭，亦泛指熟食，饭食。⑪博爱：广泛地爱一切人。⑫临御：谓皇帝坐朝或临幸至某地。⑬轩槛：栏板。⑭窈窕：指文静而善良的女子。⑮侍侧：陪侍左右。⑯累：连续，重叠，堆积。⑰茧：指茧丝。⑱临军：将出作战。⑲御政：天子统理国政。⑳丕：乃，于是。㉑康：使安定。㉒厥：代词，其。㉓德教：道德教化。

【译文】上天生养了万民，把他们授予给君主，所以君主综合治理天下，接纳养育众多庶民。做帝王者，处在最高地位，管理众多诸侯之国（封地），统治着亿万之多的民众，拥有四海之内的资财，这就是其所以尊贵的原因。然而，其壮观的宫殿屋宇，出自民众的劳动；用具服饰、珍玩之物，来之于民众的钱财；上千的车辆，上万的坐骑，都来自于民众。如果没有上述三者，天子就是巍然独处，没有什么尊贵可言了。明智的君主，知道凭借民众才得以尊贵，国家须有好的政策然后才能太平。他们怜悯民众，忧虑劳累而通宵达旦，日已西斜犹忘记进餐；以自己之所想来推想民众的心愿，致力于博爱大众。御驾来到华美的宫殿，看见长廊、栏杆光彩美观，则期望人民都有安身的宅院，有居住的房舍；窈窕的女子挤满了庭堂，美丽的佳人侍奉在身边，则期望人民都有适合的配偶、家室的温暖；吃着肥美的肉，喝着醇香的酒，餐用珍贵的膳食，则期望人民都有买粮的钱资、充饥的饮食；轻软的皮衣增加温暖，衣裳以重叠的丝绵絮成，则期望人民都有保暖身体的衣服，防御寒冷的储备。以上四个方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情所共有。所以，明

智的君主享乐于上，也希望天下男女欢喜于下。因此，其仁慈广泛润泽，家家安居其所。这样，他亲临军阵则兵士舍生忘死，治理国政则人民尊奉其教导。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丰其福祉、享位长久的原因。如果百姓住没有遮风挡雨的住所，家中没有匹配的偶伴，口中没有充饥的食物，身上没有遮体的衣服；缔结婚姻无钱去行聘礼，死亡埋葬无钱吊唁；饥肠辘辘、严寒入骨，悲伤忧愁，摧心裂肝，即便有一百个虞舜也不能杜绝其怨恨的声音，有一千个唐尧也不能成就其大治的事业。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体恤民众，教育士人；自己以仁爱之心待下，由近及远，教化通达天地万物；不担忧人民不安乐，所以能使国家治理步入坦途，使其道德教化传播四方啊！



## 群书治要 卷四十九 傅子

【题解】《傅子》，西晋傅玄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有《傅子》一百二十卷，说明唐代其书尚完整不缺。至宋代《崇文总目》所录，仅存二十三篇，大部分已散佚。今本《傅子》是从《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书辑录，共十二篇，文义比较完具。

《傅子》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政论和史论著作，其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博采众家之说而自成一家之学，善于针砭时弊而又勇于独立思考。语言朴实，义理雅正，雄辩有力，流畅通晓，逻辑严密，尤具辩风。据《晋书·傅玄传》称，晋朝著名学者王沈看了傅玄之作后，给傅玄写信说：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荀孟于往代。”其书为当时所重如此。

在世界观上，傅玄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的，气的自然之理“时至自生，非德之力”，强调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在人性观上，他认为“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在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他指出：

“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重视经济条件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在选拔人才方面，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人才。他说：“天下之不乏贤才”，“求与不求尔，何忧天下之无人乎”。他指出，那些“称古多贤，患世无人”的俗论，实乃“不自三省而坐诬一世”。

傅玄的这些观点，其基本立足点都是为了挽救处于危机中的魏晋政权。魏晋之际，特别是西晋初年，尽管国家暂时得到统一，但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确保西晋王朝长治久安，傅玄针对当时社会现实，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反思。他认为秦王朝“荷戟百万”“威凌沧海”而又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秦之虐君”“行其暴政”，“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傅子·检商贾》）。由此，他得出结论：“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傅子·曲制》）只有“息欲明制”，才能“天下定矣”。并说：“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傅子·校工》）可谓切中了魏晋病态社会的要害。在傅玄看来，要使西晋王朝长治久安，不仅上要“息欲”，而且下要“安民”。他认为，要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傅子·安民》）“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群书治要》从《傅子》中辑录二十六段，一万余字，主要内容是有关于治国策略的，以供唐太宗借鉴和参考。重点强调的是赏罚兼施、礼法并用、德威相济的为治方略。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治国策略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就曾提出过各种学说和思想，如道家提倡绝仁弃智，儒家宣导仁义礼教，法家主张法术并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摒弃百家，尊法一统，其结果导致速亡。汉王朝鉴于秦亡之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也未能包治百病。所以，自西汉贾谊提出“仁义恩厚”与“权势法制”并用的两手策略之后，这一观点即为此后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所认同：董仲舒提出“明教化”“正法度”，桓谭提出“王霸”并举，王充提出“文武张设，德力具足”，王符提出“兼并威德”，仲长统提出“德刑”并用。傅玄的“先礼而后刑”“先刑而后礼”“德威相济”“礼法殊途而同归”的思想，正是对西汉以来学者们提出的治国策略的继承和完善。不同的是，他强调“德威相济”必须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以现实的需要而定，即治世先礼而后刑、乱世先刑而后礼。

【作者简介】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傅玄家族系陇右世家。祖父傅燮，为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为三国魏扶风太守。汉末魏初，边备空虚，羌胡侵扰，傅氏家族几经内迁，“避难河内”。傅玄虽然出生于陇右世家，但由于家族几经迁徙，加之其父早死，家道中落，与母相依为命，年幼时曾一度处于逆境。但傅玄聪颖，“博学善属文”，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傅玄就被州里举为秀才，任郎中。正始六年，为东海繆施所荐，与阮籍等参与《魏书》的编纂。后又任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曹魏末年，司马昭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傅玄被封为鹑觚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晋武帝时，晋爵为子，加驸马都尉，官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死后追封为清泉侯，谥“刚”。

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曹魏时，就曾“屡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入晋后，更是“刚劲亮直”。《晋书·傅玄传》言：“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踈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伏摄，台阁生风。”也因此，他曾屡忤君臣，几遭免官，多有不幸。

傅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曹魏时期，入晋步入“显贵”之后，仅仅活了十二年。但他仕数朝，官六卿，对魏晋之际特别是西晋初年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了若指掌，明察秋毫，因而为维护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过诸多切合时宜的建议和主张，颇受朝野称赞。晋武帝司马炎就曾有诏：“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晋书·傅玄传》）



## 治 体

**【题解】**本篇主要教导为政者要懂得运用治国的两大权柄：赏与罚。

**【原文】**治国有二柄<sup>①</sup>：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sup>②</sup>而杀<sup>③</sup>之也。为治审<sup>④</sup>持二柄，能使杀生不妄，则其威德<sup>⑤</sup>与天地并<sup>⑥</sup>矣。信顺<sup>⑦</sup>者，天地之正道也；诈逆<sup>⑧</sup>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惧者何？赏公而罚不贰<sup>⑨</sup>也。有善，虽疏贱<sup>⑩</sup>必赏。有恶，虽贵近<sup>⑪</sup>必诛<sup>⑫</sup>。可不谓公而不贰乎？若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sup>⑬</sup>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忍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sup>⑭</sup>威刑<sup>⑮</sup>而无德惠<sup>⑯</sup>，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

**【注释】**①柄：根本。②生：生育，养育。③杀：诛杀。④审：慎重，小心谨慎。⑤威德：声威与德行，刑罚与恩惠。⑥并：并行，并列。⑦信顺：忠信而顺从。⑧诈逆：欺诈，叛逆。⑨不贰：一律，没有差异。⑩疏贱：指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⑪贵近：显贵的近臣。⑫诛：责罚。⑬饰诈：作假骗人。⑭任：使用。

⑮威刑：刑罚。⑯德惠：德泽恩惠。

【译文】治理国家有两个根本手段：一是奖赏，二是惩罚。奖赏是政治的恩德展示，惩罚是政治的威严所在。人们之所以惧怕天地，就是因为天地掌握着生杀大权。治理国家，如果能谨慎掌握以上两个根本，能不乱用生杀之权，那么其恩德与威严就会与天地并存。诚信顺理是天地间的正道，欺诈背理是天地间的邪路。人所喜好的莫过于生存，最厌恶的莫过于死亡。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辟其正道，顺其所好给予奖赏，则人们就喜欢其恩德；杜绝其邪路，对其所厌恶的施以刑罚，则百姓就畏惧其威严。善于奖赏的人，赏一个好人就会让天下的善举都受到鼓励；善于使用刑罚的人，处罚一个坏人就会让天下作恶的人都会恐惧。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奖赏公正不偏，处罚依照法制。对做好事的人，即使关系疏远、出身卑微，也一定会奖赏；对干坏事的人，即使出身高贵、关系亲近，也一定会惩罚。这能不说是公正而坚持原则吗？如果奖赏一个无功的人，天下人就会作伪欺诈；处罚一个无罪的人，天下人就会怀有疑虑。所以贤明者慎于奖赏，不肯轻易施行；贤明者慎于处罚，而不肯隐忍不用。威严与恩德必须相辅相成。只有威严、惩罚，而无恩德、仁爱，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只讲恩德、仁爱，而没有威严、惩罚，百姓就不惧怕死亡。百姓不能幸福地生活，就不可能听从教化；百姓不惧怕死亡，就不能得以控制。拥有国家、制定政策，能使百姓易于教化、可以控制，这都是由于威严与恩德能够相辅相成啊！

## 举贤

**【题解】**本篇指出了为政者要想得到贤才很难，因此教导其要真诚地依靠手下的臣子大量举用贤能之士以治国。如原文所说：“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原文】**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壹<sup>①</sup>其听。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古之明君，简<sup>②</sup>天下之良材，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sup>③</sup>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sup>④</sup>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傅说<sup>⑤</sup>，岩下之筑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吕尚<sup>⑥</sup>，屠钓之贱老<sup>⑦</sup>也，文武尊而宗之。陈平<sup>⑧</sup>，项氏之亡臣也，高祖以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文王<sup>⑨</sup>内举周公旦<sup>⑩</sup>，天下不以为私其子，外举太公望<sup>⑪</sup>，天下称其公。周公诛弟而典刑立，桓公<sup>⑫</sup>任讎<sup>⑬</sup>而齐国治。苟其无私，他人之与骨肉，其于诛赏岂二法哉？唯至公然后可以举贤也。夏禹<sup>⑭</sup>有言，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因斯以谈，君莫贤于高祖<sup>⑮</sup>，臣莫奇于韩信。高祖在巴汉<sup>⑯</sup>，困矣。韩信去楚而亡，穷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穷而愿进，其相遭也，宜万里响应，不移景<sup>⑰</sup>而相取（相取作将相可取）矣。然信归汉历时而不见知，非徒不见知而已，又将案法而诛之，向不遇滕公<sup>⑱</sup>，则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萧何。则终不离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滨之饿夫，市中之怯子（子下有也字），又

安得市人<sup>⑱</sup>可驱，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萧何一言而不世<sup>⑳</sup>之交合，定倾<sup>㉑</sup>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然则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难，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

【注释】①壹：统一，一致。②简：选择。③阅：察看，视察，考查。④大象：大道，常理。⑤傅说：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殷商王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⑥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伯夷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今河南宛县），子孙从封地改姓，故名吕尚。⑦贱老：微贱的老人。⑧陈平：西汉开国功臣，谋略家。⑨文王：周文王。西周奠基人。⑩周公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西周政治家。⑪太公望：西伯侯姬昌对姜子牙的尊称。⑫桓公：指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⑬讎：同“仇”。仇敌。⑭夏禹：即大禹。治水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⑮高祖：即汉高祖刘邦，西汉开国皇帝。⑯巴汉：古代巴郡、汉中地区。在今川东、陕南、鄂西北一带。⑰移景：又作“移影”，指经过了一段时间。⑱滕公：本名夏侯婴，西汉沛县人，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跟随刘邦起兵，屡立殊功。⑲市人：市井之人。⑳不世：非凡，罕有。㉑定倾：使危险的局势或即将倾覆的国家转为稳定。

【译文】贤人，是与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所以，先王以选拔贤人为最迫切的事。选拔贤能的根本问题，最重要的是端正自身、专一圣听。身不正，听不专，贤才就选拔不上来，即使选拔上来，也不会被重用。古代英明的国君，选拔天下贤才，难道都要去每家每户查问吗？只要开启公正之门，秉持公平之心，把握基本原则去招纳英才，也就是说很有诚心就可以了。若抱有诚意，天地都能被感动，何况人呢？傅说是一个在山洞筑墙之人，殷高宗武丁招纳他来辅佐自己。姜尚曾是一个

屠宰、垂钓的微贱老者，周文王、周武王尊崇重用他。陈平是从项羽那儿逃走的人，汉高祖把他当作心腹之臣。上述四位君主不因臣子有小毛病而忽视大德，这三位大臣不因疏远微贱而缺乏自信。他们能成就帝王之大业，不是很应该吗？周文王在本家族中选任周公旦，国人不认为他是偏爱自己的儿子；在外姓中举拔姜尚，国人说他公正。周公诛杀其弟，典制刑律的威严得到确立；齐桓公任用仇人管仲，齐国得到大治。如果不徇私情，那么外人与亲骨肉，在奖赏与处罚上，难道会有两种法则吗？只有十分公正才可以选拔出贤才。夏禹说过，能够识别人才才是聪慧，即使是帝尧，尚且觉得很难。由此说来，国君没有谁比汉高祖更贤明的了，臣子没有谁比韩信更有奇才了。汉高祖在巴郡、汉中时很困窘呀，韩信离开楚而逃亡时也走投无路呀！以汉高祖的贤明，困难中又渴求贤士；以韩信的奇才，困窘中又希望进身。他们的相遇，应该是不远万里而彼此呼应，不费功夫便可得到将相之才。可是，韩信归汉后，长时间不被重用，不但不被重用，还打算按军法诛杀之。假如不是遇见滕公，韩信则免不了会被杀；假如不逢萧何，韩信最终不免流亡逃命。纵然有幸得以活命，这位昔日河边的饿汉、市井中的胆小者，又怎能遇到一个（像刘邦那样的）市井之人能逼迫其建立闻名天下的功劳呢？萧何一番谏言，使这一非凡的交往得以遇合，使决定社稷稳定与倾覆的功勋得以建立。这难道是萧何知人之明胜过高祖，而韩信求进之心意委曲成全于萧何吗？这是因为尊卑的情势相异，高下的位置不同。高祖势尊，处在高位，所以想求得进身的人比较难以见到；萧何处在低位，所以接纳人就容易。这就是说，处在尊高地位的人接纳人的途径确实不易畅通，而处在低下地位的人彼此相知的途径确实容易畅通。

【原文】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举咎陶<sup>①</sup>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sup>②</sup>

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听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听二人何以霸也，任术而设疑也。听三人何以仅存也，从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道专，故邪不得间<sup>③</sup>；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涂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汤未得伊尹，而不求贤，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君臣易位，劳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sup>④</sup>而言，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自三省<sup>⑤</sup>，而坐诬<sup>⑥</sup>一世，岂不甚耶！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sup>⑦</sup>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sup>⑧</sup>为之谋，秦孝<sup>⑨</sup>之强，商君<sup>⑩</sup>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sup>⑪</sup>至，欲霸则霸臣<sup>⑫</sup>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

【注释】①咎陶：亦作“咎繇”。即皋陶。舜之贤臣。咎，通“皋”。②伊尹：商初大臣。因其母在伊水居住，故以伊为氏。尹为官名。③间：挑拨，使人不和。④抵掌：即“抵掌”。击掌。一说是以一手覆按另一手的手掌。⑤三省：省察三事。《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后泛指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⑥坐诬：此处意为坐而诬人。诬，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害人。“坐诬”作为一个词，意为以诬告罪被究办。⑦五臣：五个臣子。这里指舜帝五臣。《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何晏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⑧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⑨秦孝：即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秦献公之子。在位期间，重用卫鞅（即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对外，秦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安

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⑩商君:即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⑪王佐:王者的辅佐,佐君成王业的人。⑫霸臣:佐助建立王霸之业的臣子。

《李卫公问对》卷上:“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宋邵雍《题淮阴侯庙》诗之四:“一时韩信为良犬,千古萧何作霸臣。”

**【译文】**过去人都知道在上位者选取人才的艰难,所以虚心听取下级的意见;知道处于下位者相互接触比较容易,所以在上者凭借下边的人来招引人才。舜举拔皋陶难,但利用皋陶罗致天下之士容易;商汤举拔伊尹难,但利用伊尹罗致天下之士却容易。所以说,选拔一个人,又能听取其意见,这是能成就王业的治国之道;选拔两个人,并能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能称霸诸侯的治国之道;选拔三个人,又能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仅仅是“不亡国”的治理办法。听一个人的进言为什么能成就王业呢?这是因为依仗其贤明且又能给予信任。听取两个人的进言为什么能成就霸业呢?这是因为依仗其策略,而又怀有疑虑。听取三个人的进言,为什么仅能不亡国呢?这是因为听从两人意见,又要征求另一人的意见。明智的君主,用人之道专一,招揽人才的途径宽广。用人之道专一,所以邪恶之徒不能离间;招揽人才的途径宽广,进才之路才不会被壅塞。用人之道不专一,谗言就会出现,异心就会产生;招揽人才的途径不宽广,则各条管道都会堵塞,而人才也会被埋没。假如舜没有得到皋陶、商汤没有得到伊尹,而又不去访求贤才,就会上下不遇合,而使大业衰败。既已得到皋陶,既已得到伊尹,却还每个人都由君主自己选用,这就是代替大工匠去砍制木器。国君和大臣易位,这是劳神之道。当今,有人合掌谈论,称赞古代贤人多,忧虑今世缺少有才能的人。不退身再三自省,却凭空诬蔑当世之人,岂不太过分了吗?圣人,不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贤能的人,却任何时代都会有。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虞舜兴起而五臣得以显贵,武王

## 群书治要译注

兴起而九贤进入朝廷。齐桓公称霸，是因为管仲给他出谋；秦孝公强大，靠的是商鞅变法。想成就王业，就会有辅佐其行王道的大臣前来；想成就霸业，就会有辅助他成霸业的臣子出现；想富国强兵，就会有帮助他富国强兵的人投奔。其所求没有得不到的，其宣导没有不回应的。因此说，天下不缺乏贤能的人，只看你求取不求取罢了，何必担忧天下会没有人才呢？

## 授 职

**【题解】**本篇告诉为政者要谨慎任用治国人才，做到量才授职。

**【原文】**夫裁径尺<sup>①</sup>之帛，刊方寸<sup>②</sup>之木，不任左右<sup>③</sup>，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sup>④</sup>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sup>⑤</sup>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sup>⑥</sup>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sup>⑦</sup>，然后定民<sup>⑧</sup>。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sup>⑨</sup>梁，小材为榱<sup>⑩</sup>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德为宰相，此国之栋梁也，审<sup>⑪</sup>其栋梁，则经国之本立矣。经国之本立，则庶官<sup>⑫</sup>无旷，而天工<sup>⑬</sup>时叙<sup>⑭</sup>矣。

**【注释】**①径尺：直径一尺。②方寸：一寸见方。③左右：近臣，随从。④薄物：薄，微小；物，事物。指微小的东西。⑤经国：治理国家。⑥大厦：高大的房屋。⑦佐：辅佐的大臣。⑧定民：安定人民。⑨栋：房屋的脊檩。喻能担负重任的人。⑩榱椽：音崔僚，屋椽。亦用以喻民众。⑪审：详究，考察。⑫庶官：百官。多指一般官员。⑬天工：天的职任。古以为王者法天而建官，代天行职事。⑭时叙：承顺顺当。时，通“承”。《书·舜典》：“纳于百揆，百揆时叙。”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时叙者，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百揆时叙’，谓百揆莫不承顺也。”

**【译文】**剪裁一尺长的丝绸，雕刻方寸大的木器，不用自己身边的

## 群书治要译注

人，一定要用良工巧匠，这是因为剪裁丝绸、雕刻木器，不是自己身边之人所能够办得到的。径尺丝绸、方寸木材，都是较小的物件，离开了良工巧匠都不能裁制，更何况帝王的臣佐，担负着治国的重任，怎能不慎重选拔胜任的人呢？所以，建筑大厦的人，必先选择工匠，然后准备材料；治国的君主，须先选择良臣，然后才能治理好百姓。大的工匠建筑房屋，必用大的木材做栋梁、小的木材做椽椪。只要是能派上用场的材料，即使是尺寸的木料也不扔掉。不只是房屋有栋梁，国家也是同样的。让有大德的人担任宰相，这样的人正是国家的栋梁。慎重地选用国家的栋梁，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治国的根本奠定了，其他各种官职就会量才授任，就会四时和谐，不违自然。

## 核工

**【题解】**本篇主要说明了消除私欲，彰明法制，天下一定太平的道理。

**【原文】**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饰。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饰，盈千金之价（价作资），婢妾<sup>①</sup>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sup>②</sup>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sup>③</sup>，众下<sup>④</sup>肆情<sup>⑤</sup>，淫奢<sup>⑥</sup>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sup>⑦</sup>矣。尝见汉末一笔之柙<sup>⑧</sup>，雕以黄金，饰以和璧<sup>⑨</sup>，缀以随珠<sup>⑩</sup>，发以翠羽<sup>⑪</sup>，此笔非文犀<sup>⑫</sup>之植，必象齿<sup>⑬</sup>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旧无其字。补之）极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为碑，镌石为虎，碑虎崇伪，陈于三衢<sup>⑭</sup>，妨功丧德，异端<sup>⑮</sup>并起，众邪之乱正若此，岂不哀哉！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sup>⑯</sup>。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注释】**①婢妾：妾与使女。②汉灵：即汉灵帝刘宏，东汉第十一位皇帝。在位期间，重用宦官，导致爆发黄巾起义，汉朝名存实亡。③无节：没有法度，不加节制。④众下：下级，在下位的人。⑤肆情：犹纵欲。⑥淫奢：奢侈无度。⑦殃毒：祸害。⑧柙：同“匣”，收藏东西的器具。⑨和璧：即和氏璧。这里指像和氏璧一样贵重的玉石。⑩隋珠：也写作“随珠”，或称“灵蛇珠”“明月珠”。《墨子》云：“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此诸侯之良宝也。”又《淮南子》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

## 群书治要译注

大珠以报之，故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sup>⑪</sup>翠羽：翠鸟的羽毛。古代多用作饰物。<sup>⑫</sup>文犀：有纹理的犀角。<sup>⑬</sup>象齿：象牙。<sup>⑭</sup>衢：四通八达的道路。<sup>⑮</sup>异端：指不属于正统思想的思想派别。《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论语集注》：“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sup>⑯</sup>明制：清明的法制。

**【译文】**对国家有害的，莫过于对女人的装饰打扮。居高位的人，不节制耳目的欲望，竭尽天下的奇巧，耗尽天下的奇异之物。一头的首飾，就花费千金之资；婢妾的衣服，兼有四海的珍宝。纵欲的人欲望无穷，而百姓的物力有限。用有限的物力，去满足无穷尽的欲望，这是汉灵帝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上者欲望没有节制，下面的人肆情纵欲，荒淫奢侈之风并起，百姓就会遭殃受害。曾见到过汉朝末年一个盛笔的匣子，用黄金雕饰，用玉璧装扮，用珠宝点缀，贴着翠鸟的羽毛，笔管不是犀牛骨就是象牙，笔毫不是丰狐尾就是秋兔毛。使用的人一定得着装饰珠宝的刺绣美衣，穿镶有玉雕的鞋子。由此推断，其奢侈程度真是达到了极点。然而，朝里的公卿大夫，刻石立碑，镌石为虎，碑文虚假，虎形高大，陈列在大道边，伤功败德，邪乱之事并起。众多奸邪如此祸乱正事，岂不令人痛心吗？治理国家、建立功业的路子有两条：一是消除私欲，二是彰明法制。私欲消除，法制明确，天下一定会安定。

## 检商贾

【题解】核商贾，即严格管制商业行为的意思。本篇提出了“商贾者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如果商人富裕、农业衰败却能国富民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原文】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sup>①</sup>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sup>②</sup>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sup>③</sup>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古者，民朴而化淳<sup>④</sup>，上少欲而下黜伪，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养以大道<sup>⑤</sup>，而民乐其生，敦以大质<sup>⑥</sup>，而下无逸心，日中<sup>⑦</sup>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化淳也。暨<sup>⑧</sup>周世殷盛<sup>⑨</sup>，承变极文，而重为之防，国有定制<sup>⑩</sup>，下供常事，役赋<sup>⑪</sup>有恒，而业不废，君臣相与<sup>⑫</sup>一体，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sup>⑬</sup>父子。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sup>⑭</sup>无用之货。自公侯至于皂隶<sup>⑮</sup>仆妾，尊卑殊礼<sup>⑯</sup>，贵贱异等，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而六合晏如<sup>⑰</sup>者，分数<sup>⑱</sup>定也。夫神农<sup>⑲</sup>正其纲，先之以无欲，而咸安其道。周综其目，壹之以中典<sup>⑳</sup>（典作正），而民不越法<sup>㉑</sup>。及秦乱四民<sup>㉒</sup>而废常贱（贱疑职），竞逐末利<sup>㉓</sup>而弃本业<sup>㉔</sup>，苟合<sup>㉕</sup>壹切<sup>㉖</sup>之风起矣，于是土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内（内作罔）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一人唱欲而亿兆<sup>㉗</sup>和，上逞无厌<sup>㉘</sup>之欲，下充无极<sup>㉙</sup>之求，都<sup>㉚</sup>有专市之贾，邑<sup>㉛</sup>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

室，农夫伏于陇亩<sup>⑩</sup>，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

**【注释】**①盈虚：有余与不足。②壹：融通，统一。③众利：众多的利益。④化淳：教化淳厚。⑤大道：指自然法则。⑥大质：纯朴的本质。⑦日中：从天亮到正午的半天时间。⑧暨：到，至。⑨殷盛：富裕。⑩定制：确定的做法和制度。⑪役赋：劳役赋税。⑫相与：表示同时同地做某件事。⑬侔：音谋，相等，齐。⑭鬻：音玉，卖，出售。⑮皂隶：古代贱役。后专以称旧衙门里的差役。⑯殊礼：不同的礼制。⑰晏如：安定，安宁，恬适。⑱分数：职责，责任。⑲神农：传说中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⑳中典：宽严适中、可以常行的法典。㉑越法：越出法律范围，违反法律。㉒四民：是古代中国对平民职业的基本分工，指士、农、工、商，但其次序历代有所不同。《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按“士商工农”划分。《荀子·王制篇》亦有“农士工商”的排列。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曾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㉓末利：经营工商业所获之利。㉔本业：古代指农业。㉕苟合：无原则地附合。㉖壹切：暂时，权宜。《汉书·张敞传》：“敞辞之官，自请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壹切比三辅尤异。”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壹切，权时也。”《资治通鉴·汉元帝竟宁元年》：“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岁之功不可卒复。”胡三省注：“师古曰：‘壹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㉗亿兆：指庶民百姓。犹言众庶万民。㉘无厌：不满足，没有限止。㉙无极：穷尽，无边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女德无极，女怨无终。”汉枚乘《七发》：“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㉚都：建有宗庙的城邑。㉛邑：指县。㉜陇亩：草野，山野。

**【译文】**所谓商业，是为了调剂物品的有余与不足，从而获取天地

间的利益；流通有无，来均衡四方的财物。对经商的人，可使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商业却不能没有。因为商业是众多利益的汇集之地，各种欺诈都从中产生，不能不加以审察。古代人民朴实，风俗淳厚，在上者贪欲少，居下者少伪诈。人们只求衣能暖身，食可充饥，器具可供使用，住房能避风雨。用正确的道理教化，则百姓安居乐业；用至美的纯朴督导，则下层无放荡之心。日中为市，百姓参加交易后归家，各得其所。这是教化淳厚的结果。到了周代，殷实富足，承前朝变乱，极力提倡礼乐教化，重在防范奢靡之风。国家有恒定的制度，下面按常规供奉，差役和赋税都有定规，事业不荒废。君臣互相协助，上下一体，如同形影不分，官员宽厚，百姓忠诚，恩同父子。在上者不征收奇巧的物品，下民不供奉额外的索求；国君不索取无用的珍宝，百姓不出卖无用的货物。从公侯到公差仆人以至小妾，尊卑礼仪不同，贵贱等级有别，国家大政运作于上，各种事务行动于下，天下安定，是因为一切都有一定的规矩。神农端正纲纪，首先宣导无欲，使大家都能遵守正道；周代整理各项条规，以“公正”使人心一致，百姓不越轨犯法。到了秦代，搞乱了士农工商之序，废弃了恒常之业，竞相追求工商之利，而放弃农业，苟且逐利之风兴起。于是，官吏在朝廷行奸，商人在市场弄虚作假，大臣用邪伪欺骗国君，儿子为私利欺诈父亲。君主一人宣导私欲，亿万人就会应和。君主恣肆永无满足的欲望，官员充满无穷尽的贪求，都城里有垄断市场的商人，城邑中有财倾一世的商贩，商人比王室还富有，农夫饿死在荒郊野外，葬身沟壑。在上者欲望无穷，对下无限征取，百姓困死都不知往哪里逃亡，可悲啊！

【原文】且末流滥溢<sup>①</sup>而本源竭，纤靡<sup>②</sup>盈市而谷帛罄，其势然也。古<sup>③</sup>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经心；事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sup>④</sup>；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

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sup>⑤</sup>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于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雕瘁<sup>⑥</sup>（瘁旧作废。改之），难矣。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sup>⑦</sup>商而缓<sup>⑧</sup>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sup>⑨</sup>之臣，市无专利<sup>⑩</sup>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sup>⑪</sup>；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

**【注释】**①滥溢：过多，过度。②纤靡：细巧华丽。③古：疑下脱“者”。④措手：着手安排。⑤反：同“返”。⑥雕瘁：衰败枯萎。⑦急：重视。⑧缓：怠慢。⑨蔽贤：埋没贤能的人。⑩专利：垄断某种生产或流通以掠取厚利。⑪壅：堵塞。

**【译文】**商业泛滥，农业遭破坏，奢侈品充满市场，粮食和布帛枯竭，这种形势是社会风气造成的。古时，言谈不符合典章义理的，学士不会留心；不是耕田养蚕之事，农夫不因之而扰乱本业；器具不适宜当时使用的，工人就不动手去做它；物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人不把它运到市场。士人想着圣贤的训诲，农民想着务农，工人想着器物的实用，商人想着经营常用的物品。因此，在上者用度充足，百姓的需要也不缺乏。所以，限定民间不如限定集市，限定集市不如限定朝廷，限定朝廷不如限定用度，限定用度不如在上者减少欲望。在上者去除欲望，百姓就能返璞归真。在上者不去除奢欲，却想让百姓安稳清静，这就如同纵火焚烧森林，还想使原野不凋零枯败，实在太难了！所以，英明的君主，遏止欲望，宽待百姓，对商业从严，而对农业宽松，重视农桑，不看重商业；朝廷中没有蒙蔽贤能的佞臣，集市上没有专利霸市的商人，国家没有擅自开发山泽的农夫。一个佞臣遮蔽贤能，君主与百姓的沟通就被堵塞；商贾垄断集市，四方的物资就会困缺；农夫擅自开发

山泽，兼并土地的路子就被打开。兼并土地的风气兴起，则上层就不能按常规征役。百姓交纳的兵甲车马等，不是自己生产的，只能从商人那里购买。于是，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非常用的物品却暴涨。非常用的物品暴涨，农业就会衰竭，商人就会富裕。商人富裕、农业衰败却国富民安，这是从来没有的。

## 仁论

**【题解】**本篇主张推行圣人所崇尚的“仁政”。并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心境去落实，就能使“仁政”德到推广。

**【原文】**昔者，圣人之崇仁<sup>①</sup>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sup>②</sup>而委<sup>③</sup>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sup>④</sup>无冻餒<sup>⑤</sup>之忧矣。此三者，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sup>⑥</sup>乎人，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谓也。若子方<sup>⑦</sup>惠及于老马，西巴<sup>⑧</sup>不忍而放麇<sup>⑨</sup>，皆仁之端也，推而广之，可以及乎远矣。

**【注释】**①崇仁：推崇仁德。②推：推倒。③委：丢弃。④含生：一切有生命者。多指人类。⑤冻餒：过分的寒冷与饥饿。⑥恕：饶恕，宽恕。⑦子方：田子方。魏国人，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魏文侯引以为友。⑧西巴：秦西巴。鲁国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家臣。⑨麇：音尼，幼鹿。

【译文】从前，圣人崇尚仁政，是用以为天下人兴利的。如果利民之事尚未兴办，就必须以仁政普济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应看作是自己把他们丢弃到沟壑一般。仁爱的人，都将心比心以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推想自己之所求，延及天下之人。推究己心之好恶来尽孝于父母，并延及天下的父母，那么，天下的子女就不会丧失侍奉双亲的准则；把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爱护推广到天下，天下做丈夫、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用自己忍受不了饥寒的心情去想天下人之心，天下生灵就不会有冻馁之忧。这三点不是难懂的道理，也不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宽诚待人。没有用心去思考罢了，哪里真的是很远不能办到呢？古代仁人，推求自己之所好去教诲天下的人，则百姓没有不崇尚道德的；推求自己之所恶以警诫天下的人，百姓就没有不知道耻辱的。孔子说：“仁难道很遥远吗？只要自己追求仁，仁就来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田子方把仁爱施于老马，秦西巴于心不忍而放掉幼鹿，都是仁爱的开始，把这种仁爱推广开来，便可惠及长远。

## 信义

【题解】本篇着重阐述守信的重要性。指出“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以及“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这正如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原文】盖天地著信<sup>①</sup>而四时<sup>②</sup>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sup>③</sup>有常，王者体信<sup>④</sup>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sup>⑤</sup>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sup>⑥</sup>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sup>⑦</sup>，将化世美俗<sup>⑧</sup>，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sup>⑨</sup>天则<sup>⑩</sup>地，履信思顺，以壹<sup>⑪</sup>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据法持正，行以不贰，此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结乎心，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讲信修义<sup>⑫</sup>，而人道<sup>⑬</sup>定矣。若君不信<sup>⑭</sup>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sup>⑮</sup>妇，妇不信以承<sup>⑯</sup>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矣，小大混然而怀奸心，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

【注释】①著信：守信。②四时：四季。《易·恒》：“四时变化而能久成。”③昏明：昏暗和明亮，黑夜和白昼。④体信：体现诚信。⑤秉信：守信。⑥厥：代词，其。⑦贤佐：贤明的辅臣。⑧美俗：使风俗淳美。⑨象：效法。⑩则：效法。⑪壹：统一，一致。⑫修义：遵循礼义。⑬人道：与“天道”相对的概念。一般指人事、为人之道或社会规范。⑭不信：不诚实，不信实。⑮遇：对待，

相待。⑩承：侍奉。

**【译文】**天地显现其诚信，则四季运行便不违背常规；日月显现其诚信，黑夜白昼便交替正常；君王体现其诚信，则各个诸侯国便安定；诸侯讲诚信，则国内和平；君子践行诚信，就可以立身于世。古代的明君贤臣，要美化世俗，如果片刻离开诚信，却能安定国家、治理好百姓的，从未有过。效法天地，践行诚信，顺应天理，使天下一心，这是帝王的诚信；依据法律，秉持公正，言行如一，这是诸侯的诚信；言出于口而牢记于心，守正不移，以之立身处世，这是君子的诚信。讲究诚信，培养正义，做人的准则就确定了。如果君主不以诚信来御使臣子，臣子不以诚信来侍奉君主，父亲不以诚信来教育儿子，儿子不以诚信来侍奉父亲，丈夫不以诚信对待妻子，妻子不以诚信对待丈夫，那么，君主和臣子就会在朝廷互相猜疑，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妻子就会在家中相互猜疑。若大小不分而各怀奸诈之心，上下纷杂而竞相欺骗，人间伦理就完全丧失了。

**【原文】**夫信由上而结者也。故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海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为人上，竭至诚，开信<sup>⑩</sup>以待下，则怀信<sup>⑪</sup>者欢然而乐进，不信者赧然<sup>⑫</sup>而回意<sup>⑬</sup>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诚<sup>⑭</sup>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礼教而民笃<sup>⑮</sup>于义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随之，是亦日夜见<sup>⑯</sup>灾也。周幽<sup>⑰</sup>以诡烽灭国，齐襄<sup>⑱</sup>以瓜时<sup>⑲</sup>致杀，非其显乎？故祸莫大于无信，无信则不知所亲，不知所亲，则左右书己之所疑，况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则忠诚者丧心而结舌<sup>⑳</sup>，怀奸者饰邪以自纳，此无信之祸也。

【注释】①开信：犹开诚。②怀信：怀抱忠诚。③赧然：形容难为情的样子、羞愧的样子。④回意：改变意志。⑤款诚：忠诚，真诚。⑥笃：专一。⑦见：古同“现”。出现，显露。⑧周幽：周幽王。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⑨齐襄：齐襄公。春秋齐国第十四位国君。齐僖公之子。⑩瓜时：瓜熟之时。指七月。⑪结舌：不敢说话或想说而说不出话。

【译文】诚信是由在上者缔结的。所以，国君用诚信教诲大臣，大臣就用诚信效忠国君；父亲用诚信教育儿子，儿子就用诚信孝敬父亲；丈夫首先以诚信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从丈夫。若在上者秉持恒常之道来教化在下者，在下者服从恒常之道而侍奉上级，却不能使社会风气得到转化，那是百例中不会有一例的。在上位者，若竭尽至诚信义来对待在下者，则有诚信的人就会高兴并乐于进取；缺少诚信的人，也会羞愧而回心转意。老子说过：“是你诚信不足，才有不讲诚信的人。”所以，用诚信待人，不诚信的人也想着诚信；不以诚信待人，诚信的人也会逐渐变得不诚信。何况根本就不讲诚信的人呢？先王想让民众有诚信，首先以诚恳待下，于是，民众没有人欺蒙主上；用礼教来训育，百姓就忠实遵守道义。上级对下级不讲诚信，随时可能有灾祸发生。周幽王点燃烽火，欺骗戏弄诸侯，遭到灭国之祸，齐襄公昏庸，对属下不守诺言而被杀，不是明显的实例吗？所以，祸患没有比不讲诚信更大的了。没有诚信，则不知谁该亲近。不知道谁该亲近，身边的人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何况天下的人呢？讲诚信的人怀疑，不讲诚信的人也怀疑，那么忠诚者也会失去诚实从而结舌不语，怀奸心的人便会伪饰其奸恶而使自己被接纳。这就是不讲诚信招来的祸患。

## 礼乐

**【题解】**本篇阐述用礼乐教化人民，这是治国的根本大道。

**【原文】**傅子曰：“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sup>①</sup>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sup>②</sup>，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sup>③</sup>损益<sup>④</sup>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礼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谓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谓之远乎？由近以知远，推己以况<sup>⑤</sup>人，此礼之情也。

**【注释】**①大本：根本，事物的基础。②设：拟设，设置。③质文：谓其资质具有的文德。④损益：增减，盈亏。《易·损》：“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⑤况：况味，境况，情味。

**【译文】**傅子说：能够用礼义教化而兴旺国家的，是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大道啊。大道，是与天地并存的，是与人伦共同设立的。即使天地被遮蔽了，治国的大道，其内容和形式都不能有所改变。大道有三：一是君臣关系，凭借其建国立邦；二是父子关系，凭借这安定家庭；三是夫妻关系，凭借这区分内外。这三种根本关系确立，则天下归于正

道；这三种关系不能确立，天下就不能归于正道。天下不能归于正道，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士大夫会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准则也会废弃。礼义的根本存在于这三个方面，能不说很切近吗？运用它则可以概括天地运行的法则，能不说意义很深远吗？由近以知远，推己以比人，这就是礼制的实情。

【原文】商君始残<sup>①</sup>礼乐，至乎始皇，遂灭其制，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sup>②</sup>酷暴之政，内去礼义之教，外无列国之辅，日纵桀纣<sup>③</sup>之淫乐，君臣竞留意于刑书，虽荷戟<sup>④</sup>百万，石城造天，威凌沧海，胡越<sup>⑤</sup>不动，身死未收，奸谋内发，而太子<sup>⑥</sup>已死于外矣。胡亥<sup>⑦</sup>不觉，二年而灭。曾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sup>⑧</sup>先亡之祸也哉！礼义者，先王之藩卫<sup>⑨</sup>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夫赍<sup>⑩</sup>不訾<sup>⑪</sup>之宝，独宿于野，其为危败<sup>⑫</sup>，甚于累卵<sup>⑬</sup>，方<sup>⑭</sup>之于秦，犹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盗思伐之。”其秦之谓与。

【注释】①残：毁坏。②威刑：严厉的刑法。③桀纣：桀和纣。泛指暴君。④荷戟：持戟。这里指统领军队。⑤胡越：胡指北方少数民族，越指南方少数民族。⑥太子：指公子扶苏。秦始皇长子。他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反对实行“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贬到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害怕扶苏即位执政，便伪造诏书，指责扶苏在边疆和蒙恬屯兵期间，“为人不孝”“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逼其自杀。⑦胡亥：即秦二世。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苏的弟弟。⑧和爱：和善亲爱，和善可亲。⑨藩卫：屏障。⑩赍：携带，持。⑪不訾：訾，音自，形容十分贵重。《后汉书·冯勤传》：“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贖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李贤注：“訾，量也。言无量可比之，贵重之极也。”⑫危败：危险败亡，危险失败。⑬累卵：堆迭起来的蛋。比喻非常危险。⑭方：比拟。

【译文】从商鞅开始毁坏礼法乐典，到秦始皇，便完全废除礼制，诛杀九族，破坏五常之教，只依靠严刑和残暴的政治。对内去除礼义教化，在外没有了诸侯国的辅助。每日如夏桀、殷纣那样放纵淫乐，君臣竞相关注于刑名之书。虽掌握持剑戟的百万甲士，石砌的城墙高可冲天，威风及于沧海，北胡南越未曾动兵，秦始皇身死而尚未安葬，奸谋便由内部而发，太子扶苏死于塞外。二世胡亥并不省悟，继位两年就亡国了，竟没有一个效忠尽节的臣子来挽救危难。这难道不是礼义未立、和睦仁爱先丧失造成的横祸吗？礼义，是先王治国的屏障，秦朝废除礼义，等于去除屏障。携带价值不可计量的珍宝，独自住宿在郊野，可能出现的危险，比累卵随时都会破碎还要严重。然而这与秦国的情况相比拟，却还是像泰山一样安稳。《易经》说：“在上者轻慢，在下者凶暴，连盗寇都想讨伐他。”说的就是秦国啊！

## 法 刑

【题解】本篇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设立法、刑，以及施用法、刑的存心和目的。并指出礼和法殊途同归，奖赏和刑罚交互使用，可相辅相成。

【原文】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书禁令曰法，诛杀威罚曰刑。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周书》曰：“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sup>①</sup>。”然则心恶者，虽小必诛，意善过误，虽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是故圣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sup>②</sup>五刑<sup>③</sup>以成三德<sup>④</sup>，若乃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故圣人伤<sup>⑤</sup>之，乃建三典<sup>⑥</sup>，殊<sup>⑦</sup>其轻重，以定厥中<sup>⑧</sup>，司寇<sup>⑨</sup>行刑，君为之不举乐<sup>⑩</sup>，哀矜<sup>⑪</sup>之心至也，八辟<sup>⑫</sup>议其故而宥<sup>⑬</sup>之，仁爱之情笃<sup>⑭</sup>也。

【注释】①眚灾：眚，音省，因过失而造成灾害。②敬：慎重地对待，不怠慢苟且；敬谨。《释名·释言语》：“敬，警也，恒自肃警也。”③五刑：包括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子。剕刑，砍脚。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④三德：三种美好品德。随文而异。《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恶。”《国语·晋语四》：“晋公子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韦昭注：“三德，谓礼宾、亲亲、善善也。”⑤伤：哀伤，悲伤。⑥三典：轻、中、重三种刑法。《周礼·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郑玄注：“典，法也。”⑦殊：分，区别。⑧厥中：不偏不倚。⑨司寇：官名。古代中央政府中掌管司法和纠察的长官。⑩举乐：奏乐。《礼记·曾子问》：“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⑪哀矜：哀怜，怜悯。《论语·子张》：“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⑫八辟：周制规定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可减免刑罚，称为“八辟”。《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⑬宥：宽仁，宽待。⑭笃：深厚。

**【译文】**确立善举、杜绝坏事就叫做礼，禁止错误的行为、设置正确的纲纪就叫做法。法是用来矫正非法的。明确写出禁令叫做法，诛杀、威罚叫做刑。太平之世的百姓，做善事的多，君主树立大德，百姓服从他的教化，所以，先行礼义而后施刑罚。乱世的人，从善的少，君主不能用德教使其转化，所以先施刑罚，后行礼教。《周书》说：“故意犯错，小罪尚且不可不杀。及至有大罪，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时过误，则不可杀。”既如此，那么对心怀恶意的人，虽犯小罪，也要诛罚；对心怀善意而有过失犯罪者，即使有大罪，也可赦免。这是先王制定刑法的原则。礼和法殊途同归，奖赏和刑罚交互使用，可相辅相成。因此，圣明的君主，担忧刑罚的乱用，慎重使用五种刑罚，成就三种美德。如果是残暴昏庸的君主，施行残酷的刑法，实行五种暴虐的刑罚，用炮烙等酷刑，就会使天下人手足无措。圣人怜惜人命，建立轻、中、重三类刑法，按犯罪不同，酌情处理，罚当其罪。司寇行刑时，国君不听音乐，这是哀怜之心到了极点；设立“八辟”的减刑法，对亲人、故旧、贤臣等人尽量予以宽宥，这是仁爱之情无比深厚啊。

【原文】柔愿<sup>①</sup>之主，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议狱<sup>②</sup>缓死<sup>③</sup>也，则妄轻其刑、而赦元恶<sup>④</sup>。刑妄轻则威政堕而法易犯，元恶赦则奸人兴而善人困。刚猛之主，闻先王之以五刑纠万民，舜诛四凶<sup>⑤</sup>而天下服也，于是峻法<sup>⑥</sup>酷刑以侮（侮上疑脱威字）天下，罪连三族<sup>⑦</sup>，戮及善民，无辜而死者过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诸侯乘其弊而起，万乘之主，死于人手者，失其道也。齐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设也。末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法字疑任字误）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注释】①柔愿：温和朴实。②议狱：断狱，审议狱案。③缓死：谓宽赦死罪。《易·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孔颖达疏：“故君子以议其过失之狱，缓舍当死之刑也。”④元恶：大恶之人，首恶。⑤四凶：中国上古四大恶人。指三苗、欢兜、共工与鲧。⑥峻法：严酷的法令。⑦三族：谓父、子、孙。《周礼·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郑玄注：“三族，谓父、子、孙。”亦谓父族、母族、妻族。《大戴礼记·保傅》：“三族辅之。”卢辩注：“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译文】软弱老实的君主，听说先王怜悯、仁爱，处理狱讼宽缓其死罪，就胡乱减轻刑罚，从而赦免罪大恶极者。胡乱减轻刑罚，威严的政令就会被败坏，违法犯罪的人就增多。连最凶恶的首犯也赦免，邪恶奸诈的人就会兴起，好人反受困辱。刚勇严厉的君主，听说先王用五种严刑督察百姓、舜帝诛杀四凶而天下人顺服，于是，用严刑峻法镇压百姓，犯罪株连三族，杀及善良百姓，无罪而死的人超过处死者半数。民众怨愤想反叛，诸侯趁其混乱而起兵，以致万乘之尊的君主死在他人之手，这是丧失治理之道的恶果。齐国、秦国的君主，以威严治天下，却不能保全自身，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只讲严刑峻法，而不讲教

化。末流的儒生只看到严刑峻法引起叛乱，就去掉刑法，只讲仁政；片面的法家，只看到削弱刑法使政令败坏，就去掉仁政，只用刑罚。这就是法制有的世代轻有的世代重，常常偏离中正之道的原因。

## 重爵禄

【题解】重爵禄，即重视爵位和俸禄。本篇指出国家应该善加利用封爵位和授俸禄的权利以实现国治。并阐述了“厚禄养廉”的道理。

【原文】爵禄者，国柄<sup>①</sup>之本，而贵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sup>②</sup>既立，则良士<sup>③</sup>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sup>④</sup>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sup>⑤</sup>爵禄之制乎。然则先王之用爵禄，不可谓轻矣。夫爵者位之级，而禄者官之实也。级有等而称其位，实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禄之分也。爵禄之分定，必明选其人而重用之，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sup>⑥</sup>，厚禄尊官<sup>⑦</sup>，德浅功寡者，受轻爵小位，薄禄卑官<sup>⑧</sup>，厚足以衙（衙作卫）宗党<sup>⑨</sup>，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职者坐而食于人，既食于人（既食于人四字无），不敢以私利经心，既受禄于官，而或营私利，则公法<sup>⑩</sup>绳之于上，而显<sup>⑪</sup>议废之于下，是以仁让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灭，百官各敬<sup>⑫</sup>其职，大臣论道<sup>⑬</sup>于朝，公议日兴，而私利日废矣。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sup>⑭</sup>，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sup>⑮</sup>有以行之也。

【注释】①国柄：国家大权。②二教：二种教法。指禄、爵二柄。③良士：贤士。④劳臣：功臣。⑤干：求取。《论语》：“子张学干禄。”⑥大位：显贵的官位。⑦尊官：高官。⑧卑官：职位低微的官吏。⑨宗党：宗族，乡党。⑩公法：国家的法令。⑪显：公开。⑫敬：谨慎，不怠慢。⑬论道：谋虑治国的政令。

《周礼·考工记序》：“或坐而论道。”郑玄注：“论道，谓谋虑治国之政令也。”<sup>⑭</sup>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sup>⑮</sup>良佐：贤能的辅佐。

**【译文】**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如此，就应是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白白地追求爵位和俸禄呢？可见先王封爵授禄，不能说是轻率的。爵是地位的等级，禄是官职的实际收入。品级有等差而各称其位，收入满足利益而合于其职，这是建立爵禄的原则。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就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就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使俸禄之厚足以庇护宗族之人，俸禄少者足够和自身耕种的收入相等。居官任职的人，靠百姓供养，不敢只图私利。既然做官享受俸禄，却有人营谋私利，就上有国法制裁，下有百姓议论而名声扫地。因此仁爱礼让的教化常存，知廉耻的风气畅行，贪婪邪鄙的路子被堵塞，奢求欲望之火被熄灭。百官敬业尽职，大臣在朝廷论政，公正议论之风盛行，追逐私利的行为日渐废止。明君必须推行善政，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还必须有贤臣去推行善政。

**【原文】**故（故作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吏（吏作利）。厚其禄也，则天（无天字）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薄其禄也，则吏竞背公义。营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废而不行也。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知所以致清，则虽举盗跖<sup>⑯</sup>，不敢为非。不知所以致清，则虽举夷、叔<sup>⑰</sup>，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

禄，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室家，父母饿于前，妻子餒<sup>③</sup>于后，不营则骨肉之道亏，营之则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亏，则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则仁义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无以致养，必不采薇于首阳，顾<sup>④</sup>公制而守死<sup>⑤</sup>矣。由此言之，吏禄不重，则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门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庇宗人，禄不足以济家室，骨肉怨于内，交党<sup>⑥</sup>离于外，仁孝之道亏，名誉之利损，能守志而不移者，鲜矣。主（主上有人字）不详察，闻其怨兴于内，而交离于外，薄其名，必时黜<sup>⑦</sup>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顾私门之怨，不惮远近之谪，死而后已，不改其行，上不见信于君，下不见明于俗，遂委死沟壑而莫之能知也，岂不悲夫！天下知为清之若此，则改行而从俗矣。清者化而为浊，善者变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闻也。

【注释】①盗跖：跖，音值，相传为古时的大盗。名跖，一作跖。《庄子·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②夷叔：伯夷、叔齐的并称。③餒：饥。④顾：眷念，顾及。⑤守死：坚持到死而不改变。《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⑥交党：同党，朋党。⑦黜：降职或罢免。

【译文】想治理百姓，却不精简政事，就会导致事务繁多而职责混乱。知道精简官职，却不知道节制财用，增加他们的俸禄，则在下位者财力已尽，而君上还没有充分的供给。这样俸禄微薄，则官吏竞相违背公义、谋求私利，这就是教化废弃不能推行的原因。凡是想治理国家的人，都想求得官吏清廉。不知怎样使官吏清廉，却茫然责求其清廉，这如同搅混水源，却希望河流清澈。知道如何使官吏清廉，即使举用盗跖为官，他也不敢做坏事；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即使举用伯夷、叔齐，他们也定会违犯禁制。如果交给伯夷、叔齐政事，却只给微薄的俸禄，近不能养活自身，远不够赡养全家，父母受饿，妻子儿女没饭吃，他们不营谋私利则养家糊口都有亏缺，营谋私利则违犯奉公守

法的规矩。养家糊口尚有亏缺，就会有怨恨之心。有怨恨之心，仁爱礼义的道理就丧失了。假如伯夷、叔齐有父母在，又无力赡养，他们一定不去首阳山采薇充饥、顾念公制而守节以死。由此说来，官吏俸禄不足，即使伯夷、叔齐也必犯禁令。官员们离开家庭，投身朝廷，如果荣耀不足以荫庇宗族，俸禄不足以赡养全家，亲骨肉在家里埋怨，朋辈与他分手，仁爱孝敬的做人原则亏欠，美名声誉受损，却还能坚持志节不动摇，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君主不详细体察实情，听到其内有家人埋怨，外有朋友背离，便鄙薄其声名，一定会随时贬黜他们。家庭窘困且被贬黜，忠贞不移的人，不顾自己家族的埋怨，不怕遥远的贬谪，死而后已，不改其品行，结果上不被君主信任，下不被世俗理解，遂委身死于沟壑，没有谁能了解他，岂不可悲吗！天下人如果知道为官清正会如此，就会改变志行而顺从世俗了。清廉者变得污浊，贤良者改变操守而从事非义之事，如此而能达到天下太平的，从未听说过。

## 平役赋

【题解】平役赋，即今日所说合理的税收制度。只有实施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才能实现安上治民的目的。

【原文】昔先王之兴役赋<sup>①</sup>，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sup>②</sup>之宜，是故随时<sup>③</sup>质文，不过其节<sup>④</sup>，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sup>⑤</sup>。乃立壹定<sup>⑥</sup>之制以为常典<sup>⑦</sup>，甸都<sup>⑧</sup>有常分<sup>⑨</sup>，诸侯有常职<sup>⑩</sup>焉。万国致<sup>⑪</sup>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sup>⑫</sup>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sup>⑬</sup>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sup>⑭</sup>之戍，赋过太半<sup>⑮</sup>，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sup>⑯</sup>，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sup>⑰</sup>、项梁<sup>⑱</sup>之畴<sup>⑲</sup>，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基疑墓）未闭，而敌国已收其图籍<sup>⑳</sup>矣。昔者，东野<sup>㉑</sup>毕御尽其马之力，而颜回<sup>㉒</sup>知其必败，况御天下而可尽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者，谓治平无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裁焉。

【注释】①役赋：劳役赋税。②利用：谓物尽其用、使事物或人发挥效能。③随时：顺应时势，切合时宜。《国语·越语下》：“夫圣人随时以行，是为守时。”韦昭注：“随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④节：节度。⑤周用：足用。⑥壹

定：规定的，确定的。⑦常典：常例，固定的法典、制度。⑧甸都：甸，郊野、郊区。都，本义是建有宗庙的城邑，引申为城市。⑨常分：定分。⑩常职：固有的职务。《左传·文公六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孔颖达疏：“续常职者，职有废阙，任贤使能，令续故常也。”⑪致：送给，给予。《说文》：“致，送诣也。”⑫非常：不合惯例，不随时宜。⑬输力：出力，贡献力量。⑭百越：古代越族居住在江、浙、闽、粤各地，统称百越，也叫百粤。⑮大半：超过半数以上。⑯闾左：居于里门左边的平民百姓。里门左侧是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区。借指戍边的兵士。⑰陈涉：即陈胜。秦阳城人，字涉。秦末农民起义的倡导者。⑱项梁：秦末起义军首领之一，楚国贵族后代，项羽的叔父。生性豪放，骁勇善战。在反秦起义的战争中，因轻敌，在定陶被章邯打败，战死。⑲畴：类，同类的。⑳图籍：图簿，地图和户口册。常指疆土、百姓。㉑东野：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平子，因有功于国，被封赐食邑于东野（今山东平邑），其后代中有人以地名为姓氏，称东野氏。应指季孙氏。㉒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译文】**从前，先王制定劳役赋税，是用来安上利下，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因此会随着实际情况调整有关法律条文，不越过应有的节制，计算百姓的收成多少，平衡调节，使服役的劳力能够满足国事的需要、征收的财资足够使用。于是，确立统一的规定，并作为常规制度。郊区、都城有固定的分限，诸侯有固定的赋税。各诸侯国进奉贡品，器物用度各不相同。君主不征取非常规的赋税，百姓不进奉非常规的贡物。上下一心，遵守固定的礼教。百姓虽服役出力、上交财物，却没有人埋怨君主，是因为赋役公允、制度规范。战国时，抛弃德教，仅凭威严，各国相互吞并，天下百姓穷困。秦王统一全国，于是毁坏先王的制度，推行暴政。内修阿房宫，接着征役夫在骊山修墓；外筑长城限敌，并加强对百越的防守。赋税大增，超过百姓收入的一半，竭尽天下的

财富，尚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劳役殃及贫苦人家，用尽天下的民力，也不能完成他的事务。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愤，一齐爆发。陈涉、项梁一伙举剑高呼，天下百姓回应跟从。骊山的坟墓尚未完成，都城已被敌对者攻占。从前东野毕驾车，竭尽马的气力以争先，颜回知道他一定会失败。何况统治天下，而竭尽民力呢？使用民力，如果一年不超过三天，就称得上是太平安定的社会，所以周朝典制予以记载。

【原文】若黄帝<sup>①</sup>之时，外有赤帝<sup>②</sup>、蚩尤<sup>③</sup>之难，内设舟车门卫甲兵之备，六兴大役，再行天诛<sup>④</sup>，居无安处，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劳也。劳而不怨，用之至平<sup>⑤</sup>也。禹凿龙门，辟伊阙<sup>⑥</sup>，筑九山<sup>⑦</sup>，涤百川。过门不入，薄饮食，卑宫室，以率先<sup>⑧</sup>天下，天下乐尽其力而不敢辞劳者，俭而有节，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烦而赋重，世无事即役简而赋轻，役简赋轻，则奉上之礼宜崇，国家之制宜备，此周公所以定六典<sup>⑨</sup>也。役烦赋重，即上宜损制以恤其下，事宜从省以致其用，此黄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后之为政，思黄帝之至平，夏禹之积俭，周制之有常，随时益损，而息耗<sup>⑩</sup>之，庶几<sup>⑪</sup>虽劳而不怨矣。

【注释】①黄帝：华夏族的始祖。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②赤帝：即炎帝神农氏。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神农为赤帝。”③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④天诛：帝王的征讨或诛罚。⑤至平：极其公平，极其清平。⑥伊阙：洛阳之南，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水中流，远望如同天然的门阙一样，故称。又名“龙门”。⑦九山：九州的大山。⑧率先：作表率。⑨六典：谓古代六方面的治国之法。《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

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⑩息耗：犹消长。指事物的盛衰、盈亏、吉凶等。⑪庶几：或许可以，表示希望或推测。

**【译文】**黄帝时，外有赤帝（《史记》中五帝之一）、蚩尤（《史记》中东方九族首领）之患，国内设置舟车、门卫、甲兵的防备，发起六次大战役，又替天行道讨伐叛逆。居住没有安定的处所，则天下百姓不得不异常辛劳，但辛劳却没有人埋怨，因为是用以实现天下太平。大禹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山，筑室于九山（即会稽山、泰山、王屋山、首山、太华山、岐山、太行山、羊肠山、孟门山），疏通百川，过家门而不入，饮食菲薄，宫室简陋，勤劳先于天下人，而天下人乐于尽力，不辞劳苦，是因为他凡事约束自己而有节制，其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因此，国家有大事，劳役赋税就繁重；天下太平，劳役就少而赋税轻。劳役少而赋税轻，那么百姓侍奉君主的礼节应更为尊崇，国家的制度应更加完备，这是周公制定六典的原因。劳役赋税繁重，君主应减少政令而体恤百姓，事务应减少以求实用，这就是黄帝、夏禹成就其功业的原因。后世为政，想到黄帝的公平、夏禹的积蓄节俭、周代制度的稳定有常，结合时势改革税赋徭役制度而增减其征收程度，这样，百姓大概就会劳苦而不埋怨了。

## 贵教

【题解】贵教，即重视教化的意思。人性本善，而习性不善，如果没有好的教育，人与人就会出现竞争、斗争的现象。因此要通过教化来彰显其本性中善的一面。

【原文】虎至猛也，可畏（畏作威）而服。鹿至粗<sup>①</sup>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sup>②</sup>之性，有善可因<sup>③</sup>，有恶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士有伏节<sup>④</sup>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者也。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若夫商<sup>⑤</sup>、韩<sup>⑥</sup>，孙<sup>⑦</sup>、吴<sup>⑧</sup>，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下上有天字）唯力是恃，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sup>⑨</sup>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sup>⑩</sup>没矣。中国所以常制四夷<sup>⑪</sup>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sup>⑫</sup>矣。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sup>⑬</sup>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乱几稀耳。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即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sup>⑭</sup>者乎。

**【注释】**①粗：粗笨，粗野。②五常：指仁、义、礼、智、信。③因：顺，顺应。④伏节：犹言殉节。指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理想而死。⑤商：商鞅。⑥韩：韩非。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⑦孙：孙武。所著《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⑧吴：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⑨独用：单独行世，单独使用。⑩善端：善言善行的端始。⑪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含有轻蔑之意。⑫夷狄：古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⑬智巧：机谋与巧诈。⑭悠悠：遥远的，生疏的。

**【译文】**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可用威力制服；鹿是最粗笨的动物，可调教而役使；木头很强硬，可使其柔韧而弯曲；石头最坚硬，可销融而为人使用。何况人有仁、义、礼、智、信五性，是有善心能够依循、有恶习能够改正的呀！人所看重的，莫过于自己的躯体，但崇尚教化的风气盛行，士子中就有为节操杀身取义、死而无所顾惜者。这是先王依靠人的善心而教人以义、依靠义确立礼。顺其善心而教以义，所以人们从义而政教畅行；凭靠义来确立礼制，所以礼制设立而人人循礼而行。至于商鞅、韩非、孙子、吴起，知道人性贪得无厌、乐于进身，而不知同时助长其善的一面。因此，用刑法约束，用功名鼓励，使天下人只依靠强力，只致力于争夺。依仗强力、务求争夺，以至于有人赴汤蹈火而忘记死活，都是争利之心所驱使的。人人都抱着求利之心，人善良的一面就丧失了。中国能制服四夷的原因，是推行了礼义之教。丧失了礼义教化，就与夷狄没有了区别。跟夷狄相同，则也就和禽兽相同了。不仅是与禽兽相同，甚至比禽兽更混乱无序。这是因为禽兽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变，人却是用巧智驾驭体力者。以巧智驾驭体力，而没有礼教加以节制，就会巧智日见使用，而彼此伤害无穷无尽。彼此相互伤害无穷无尽，祸乱哪有比这更大的！不帮助其向善，只凭借暴力，天下不

## 群书治要译注

发生大乱几乎是没的。人的本性，是避害趋利。因此，利益出自于礼让，人们就会修习礼让；利益出自于强力，人们就会凭借强力争夺。人们修习礼让，则国家安定，百姓顺从，没有侵袭掠夺；凭借强力争夺，则父子难免相互危害，何况对于其他人呢？

## 戒言

**【题解】**本篇劝诫君主重视修养德行，避免喜好空谈、巧辩之词，这是因为“德难为而言易饰也”。

**【原文】**上好德<sup>①</sup>则下修行<sup>②</sup>，上好言<sup>③</sup>则下饰辩<sup>④</sup>。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sup>⑤</sup>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sup>⑥</sup>矣。何者？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夫贪荣重利，常人<sup>⑦</sup>之性也。上之所好，荣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sup>⑧</sup>之，趣之不已，虽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sup>⑨</sup>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夫荣利者，可抑<sup>⑩</sup>而不可绝也，故明为显名高位丰禄厚赏，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sup>⑪</sup>所悦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悦无常<sup>⑫</sup>，故君子不贵也。

**【注释】**①好德：崇尚仁德。②修行：修养德行。③好言：喜好诡辩。④饰辩：亦作“饰辨”。粉饰巧言，说虚浮不实的话。⑤取：选取，举用。⑥尠：同“鲜”，指非常少。⑦常人：平常的人。⑧趣：同“趋”。趋向。⑨贵：尊重崇尚。⑩抑：压制。⑪合：迎合。⑫无常：变化不定。

【译文】君主重视美德，则臣下乐于修身洁行；君主喜好空谈，则臣下热衷粉饰巧辩。修身洁行，则仁义之道兴起；粉饰巧辩，则诡诈之风兴起。这是必然现象。美德难修成也难显现，空论容易撰写也容易讨人喜欢。古代圣王知道美言好说且多数人爱听，所以不崇尚。如果不尊重贤能、崇尚美德、宣导善行来进行教化，而是只凭使自己高兴的一句话来选拔人，那么，天下抛弃道德、粉饰巧辩并以此要求君主封赏者便不会少见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提高道德修养难而巧言伪饰容易。贪求荣誉、看重财利，是一般人的通性。君主的喜好中就有荣誉和财利。所以君主喜好的，百姓就会趋从且追求不止，即使死也不避开。先王知道人一方面有喜好善良、崇尚美德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有贪慕荣誉财利的习性，因此就重视其所崇尚的，而抑制其所贪求的。重视其所崇尚的，所以礼让之风兴起；抑制其所贪求的，所以人人都有廉耻之心。追求荣誉、财利可予以抑制却不能断绝，于是，公开定出显名高位、丰禄厚赏，让天下人追求并羡慕。不修养良好的德行，就不能获得显名；不处其职位，就不能享受相应的俸禄。这是先王树立教化的大纲。修养道德是困难的，不积累实际德行就不能成就其名声。言论的撰述容易，符合君主所喜欢的就可重用，然而因其研修不长久，君主所喜欢的也时有改变，所以君子不看重它。

## 正心

**【题解】**本篇提出正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正心正是抓到了修身的根本。学人应铭记在心啊！

**【原文】**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sup>①</sup>，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sup>②</sup>近，而所济弥远。禹汤<sup>③</sup>罪<sup>④</sup>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动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sup>⑤</sup>，以正德临<sup>⑥</sup>民，犹树表<sup>⑦</sup>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仪形<sup>⑧</sup>文王，万邦<sup>⑨</sup>作孚<sup>⑩</sup>。”此之谓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临民，犹树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庙<sup>⑪</sup>之内，意驰云梦<sup>⑫</sup>之野，临朝宰<sup>⑬</sup>事，情系曲房<sup>⑭</sup>之娱，心与体离，情与志乖<sup>⑮</sup>，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sup>⑯</sup>仁理存乎心，则万品不失其伦矣。礼度<sup>⑰</sup>仪法存乎体，则远迩内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则无不得矣，苟自失，则无不失矣。无不得者，治天下有余。故否则保身居正，终年不失其和，达则兼善<sup>⑱</sup>天下，物无不得其所。

**【注释】**①正心：谓使人心归向于正。语出《礼记·大学》：“欲修其身

## 群书治要译注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②弥：更加，越发。③禹汤：夏禹和商汤。被视为贤明君主的典范。④罪：归罪于。⑤正德：纯正的道德。⑥临：治理，管理。⑦树表：树，立。表，指直立于地面用以测日影的标杆。⑧仪形：形，通“型”。效法，法式。⑨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郑玄笺：“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⑩作孚：信服，信从。⑪廊庙：指朝廷。⑫云梦：亦作“云瞢”。古薮泽名。《周礼·夏官·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瞢。”郑玄注：“衡山在湘南，云瞢在华容。”⑬宰：掌管，治理。⑭曲房：内室，密室。⑮乖：背离，违背，不和谐。⑯忠正：忠诚正直。⑰礼度：犹礼法，指礼仪法度。⑱兼善：谓使他人得到好处。《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文】立德的根本是正心，心正之后才能身正。自身端正，身边办事的人才端正。身边办事的人端正，朝廷才端正。朝廷端正，国家才端正。国家端正，天下才端正。所以，天下不正就要整治国家，国家不正就要整治朝廷，朝廷不正就要整治身边的臣子，臣子不正就要加强自身修养，自身不正就首先要正心。所整治的越切近，所成就的越远大。夏禹、商汤常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国家的兴盛就很快，这是正心的结果。心是精神的主宰，是各种理念的统率。行为端正，可感天动地，何况人呢？何况万物呢？心地端正就会有美德，以良好的品德君临天下，就如树立标杆观望影子，无须命令，影子也会围着移动。《诗·大雅》说：“取法于文王，则万邦都会表示信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邪恶之心，必有不正的行为。以不正之行君临天下，就如同树立的标杆弯曲，却希望影子端直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身在朝廷，心神却飞向云梦之野去游乐，虽临朝理事，情思却不忘幽隐密室之中的娱乐，心神与形体相分离，感情与意志相违背，自己的形体与精神都不能保持一致，身边的人怎能端正呢？忠诚、正直、仁爱、理义存在心中，则万物

万事都不会失其伦常。礼义、制度、准则、法规体现于自身，那么，无论远近内外，都知道以其为榜样。古代圣明君子，修身治天下，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求自身行事得当而已。能使自己行事得当，则其他事无所不当。如果自身有失误，则会处处失误。做事无不得当者，治理天下就力有所余。因此，时运不通时则保全自身、遵循正道，终年持守中和；得志时则兼济天下，使万众各得其所。

【原文】无不失者，营妻子<sup>①</sup>不足。故否则是己非人，而祸逮<sup>②</sup>乎其身，达则纵情用物<sup>③</sup>，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sup>④</sup>弹五弦之琴<sup>⑤</sup>，而天下乐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筑长城之塞以为固，祸机发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则文王其人也。不推心以虑用天下，则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虢<sup>⑥</sup>君，目玩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旷<sup>⑦</sup>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国之声，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抚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穷天下之味，宫室造天而起，万国为之瘵瘁<sup>⑧</sup>，犹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况<sup>⑨</sup>人。故视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恶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达治<sup>⑩</sup>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sup>⑪</sup>，而咸保其性也，斯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注释】①妻子：妻子和儿女。②逮：赶上，及，到。③用物：耗用物品。④有虞氏：虞舜。⑤五弦之琴：相传为舜发明的乐器，有宫、商、角、征、羽五根弦。⑥虢：古同“暴”。暴虐。⑦怨旷：长期别离。《诗·邶风·雄雉序》：“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⑧瘵瘁：困顿。⑨况：比拟，比喻。⑩达治：明于治理国家。⑪履正：躬行正道。

【译文】处处违背道义的人，养妻育子尚有不足。因此，不顺利时则肯定自己、指责别人，以至灾祸降临自身；顺利时则放纵其情，挥霍

## 群书治要译注

无度，以至殃及天下。从前，舜弹奏五弦琴，天下乐于应和的原因，就是他自身行为得当。秦始皇修长城要塞，以为永固，而危机从身边产生，这是自身行为不当所造成的。推思己心去体察别人，就会使四海之内得其佑护，这是周文王的为人；不推思己心而去役使天下，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保全，亡秦就是例证。秦朝的暴君眼中玩赏的是倾城美色，对天下的怨女旷夫却不肯体恤；耳里整天听着亡国的靡靡之音，对天下人的种种哀怨却不去抚慰。志得意满，享尽天下美味佳肴，宫室连天，天下人却疲惫憔悴，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这是不推己心去体谅他人，因此，其用人如用草芥。如果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怎么会不顺应其本性的好恶呢？古代能通达治国之道者，明白心是万事的主宰，行为无节制，就会使国家动乱，所以首先端正自己之心。假如心性端正，无论动还是静，都不会胡作非为，自己做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就会践行正道，从而皆能保有其本性。这些要求遥远吗？不过是求之于自心而已呀！

## 通志

**【题解】**通志，即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本篇主要阐述了要做到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最关键的在于心底公正无私。

**【原文】**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其道泰然，浸润之潜不敢干也。《虞书》曰：“辟四门<sup>①</sup>，则天下之人辐凑<sup>②</sup>其庭矣。明四目<sup>③</sup>，则天下之人乐为之视矣。达四聪<sup>④</sup>，则天下之人乐为之听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众流之不至者多矣。众流不至者多，则无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sup>⑤</sup>、商均<sup>⑥</sup>，子也，不肖，尧舜黜之。管叔<sup>⑦</sup>、蔡叔<sup>⑧</sup>，弟也，为恶，周公诛之。苟不善，虽子弟不赦，则于天下无所私矣。鲧<sup>⑨</sup>乱政，舜殛<sup>⑩</sup>之，禹圣明，举用之，戮其父而授<sup>⑪</sup>其子，则于天下无所忌矣。

**【注释】**①四门：指明堂四方的门。《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②辐凑：亦作“辐辏”。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③四目：能观察四方的眼睛。《书·舜典》：“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孔安国传：“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孔颖达疏：“明四方之目，使为已远视四方也。”④四聪：能远闻四方的听觉。《书·舜典》：“明四目，达四聪。”孔颖达疏：“达四方之聪，使为已远听四方也。”⑤丹朱：尧帝子。《史记·五帝本

## 群书治要译注

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⑥商均：舜之子。相传舜以商均不肖，乃使伯禹继位。⑦管叔：周武王弟。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他与蔡叔、武庚联合东夷发动叛乱，为周公平定，被杀。⑧蔡叔：周武王同母弟。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成王时因反叛被放逐。后其子胡又被封于蔡，为蔡国和蔡姓的始祖。⑨鲧：大禹之父。⑩殛：音及，诛杀，致死。⑪授：任命。

**【译文】**能使天下人同心的，没有比极其公正更好的办法。要做到极其公正，没有比自身无猜忌之心更重要的。只有无比公正，才能使近处的人安定，使远方的人归附。是非曲直都有一定的标准，就会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因为没有顾忌之心，入朝者能尽情说自己想说的话，退朝后不存疑虑，其治国之道安定无虑。即使有人想不断地进谗言，也不敢冒犯。《虞书》说：“打开通往四方之门，天下人会聚集到你的庭堂；明亮远观四方之目，天下人乐于为你观看；畅通你远及四方之所闻，天下人乐意为你听闻。”江海能成为百川之王的原因，是它不会拒绝百川的会归。如果它有所拒绝，众河流不流向大海的就多了。众河流不归于大海，就不会成就大海的深广。有公正之心，必有公正之道；有公正之道，必有公正之制。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不肖，尧舜贬退了他们。管叔、蔡叔，身为周公之弟，却作乱为恶，周公诛杀了他们。如果人品不好，即使是子弟也不宽赦，那么，治理天下就不会偏私了。鲧败乱国事，舜杀了他；禹圣明，舜就重用他。舜杀了禹的父亲而传帝位给禹，则对天下人也就无所猜忌了。

**【原文】**石厚，子也，石碓<sup>①</sup>诛之；冀缺<sup>②</sup>，讎也<sup>③</sup>，晋侯<sup>④</sup>举之。是之谓公道。未（未作夫）在人上，天下皆乐为之用，无远无近，苟所怀得达，死命可致也。唯患众流异源，清浊不同，爱恶相攻，而亲疏党别，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独进，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

塞者万，则公道废而利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纳者，因左右而达，则权移左右，而上势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变业以求进矣。昧利者变业而党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则虽见者盈庭，而上之所开实寡，外倦于人。而内寡间，此自闭之道也。故先王之教，进贤者为上赏<sup>⑤</sup>，蔽贤者为上戮<sup>⑥</sup>，顺礼者进，逆法（旧无法字。补之）者诛，设诽谤之木<sup>⑦</sup>，容狂狷<sup>⑧</sup>之人，任公而去私，内恕<sup>⑨</sup>而无忌，是之谓公制也。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

**【注释】**①石碣：碣，音确，春秋时卫国人。卫庄公有嬖妾所生子州吁，有宠而好武，庄公弗禁。石碣进谏，庄公弗听。其子石厚与州吁游，劝戒亦弗听。卫桓公十六年，州吁杀桓公而自立为君，未能和其民。石厚向其父请教安定君位之法，他假意建议石厚从州吁往陈，通过陈桓公以朝覲周天子。旋请陈拘留两人，由卫使右宰丑杀州吁于濮（今安徽亳县东南），又使其家宰孺羊肩杀石厚于陈。当时人称他能“大义灭亲”。②冀缺：即郟缺。春秋时晋人。因其父郟芮封于冀，故又称冀缺。③雠也：雠同“仇”。郟缺之父郟芮曾经谋害晋文公，后被晋文公处死。晋国大夫臼季向文公推荐郟缺，文公因其父之罪而有所犹豫。经臼季劝说，文公乃用冀缺为下军大夫。④晋侯：晋文公。⑤上赏：最高的赏赐，重赏。⑥上戮：最重的刑罚。⑦诽谤之木：诽谤，《说文》解释：“放言曰谤，微言曰诽。”即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木，木牌。在交通要塞竖立木牌，让人们写上谏言。《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⑧狂狷：狂，指不拘一格，蔑俗轻规。狷，指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⑨内恕：谓存心宽厚。

**【译文】**石碣杀了谋乱的儿子石厚，晋文公举用仇人冀缺，这就是公道。其在人上，天下人都乐于听从他的调用。如果抱负能得到施展，以死报效者无论远近都可招致而来。令人担忧的是众流非出一源，清

浊不同，爱恶相互攻讦，形成亲疏党派之别。在上者有时会有所偏爱，所爱的那些人被进用，而所不喜欢的那些人就被贬退。一人亨通而多数人被阻塞，则公正之道废弛而利私之风盛行，于是天下人的志向都会堵塞不通。向君主自我献纳的人，凭借君主左右亲信而得志，于是权力就会旁移，君主的权力就会分散。贪冒私利的人，知道趋奉君主身边的人定能通达，必会变更原职业而求得进身。贪冒私利的人变换职业、结成朋党，正直的人坚守志向而仕途日益不通，则虽谒见的人充满朝廷，但君主所能听到的切实有用的言论其实很少。外部为党人所困，内部又无人进言，这是自我封闭的做法啊。所以，先王的教令，是举荐贤才的人给大赏，蒙蔽贤才的人处重罚；合乎礼法的进用，背逆礼法的诛罚；设立允许书写非议朝廷谤言的木牌，宽容狂傲耿介之人；凭借公正而去除偏私，内心宽恕而不忌恨。这就是所说的公正的制度。施行公正之道，则天下人的心志就得上达。公正的制度确立，则谋私、偏邪的情况就被杜绝。

【原文】凡有血气<sup>①</sup>，苟不相顺，皆有争心，隐而难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sup>②</sup>者，将和众<sup>③</sup>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sup>④</sup>之流起矣。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问曰：“汉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灭，汉二十余世而后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则同，用之则异，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恶闻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则天下疑，法峻则民不顺之，恶闻其失，则过不上闻<sup>⑤</sup>，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灭也。”

【注释】①血气：血性，骨气。②君人：为人之君，治理人民。③和众：使百姓和顺。④巧言：表面上好听而实际上虚伪的话。《诗·小雅·雨无正》：“嗇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⑤上闻：向朝廷呈报。

**【译文】**大凡有血性的人，如果彼此不和顺，都会有竞争之心。人们交往中隐讳而难以分辨、细小却有大害的，莫过于言语。做君主的重要协调众人、安定百姓、分别善恶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对听到的话就不能不详察。对听到的话不加详审，轻率判定善恶，就会把是非判错，使伪饰巧辩的风气流行。所以听其言不如观其所事，观其事不如观其品行。听言一定要审察其内心的实际想法，观事一定要查验其真实性，观察品行一定要考察其事迹。综合言、事、行三方面，并详加分析，就会很少有失误。有人会问：“汉朝的官吏体制，都是沿用秦朝的办法。秦朝不到二世就灭亡，汉朝却延续了二十多代，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

“两朝制度大体相同，具体施用不同。秦朝任私党且有猜忌之心，刑法严峻而厌恶听批评的话。任用私党则招怨愤，有猜忌之心则人人生疑。刑法严峻则民心不顺从，厌恶听批评的话则君主就听不到为政的过错。这是秦朝不到二世就灭亡的原因。

**【原文】**汉初入秦，约法三章，论功定赏，先封所憎。约法三章，公而简也；先封所憎，无忌也。虽网漏吞舟<sup>①</sup>，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尚下有宽字）简<sup>②</sup>，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sup>③</sup>，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自非圣人焉无失，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心以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处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而无节，则谄谀进；逆而畏死，则直道<sup>④</sup>屈。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然下有受字）之，所通直言之涂，引而致之，非为名也。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此三季<sup>⑤</sup>所以至亡而

不自知也。周昌<sup>⑥</sup>比高祖<sup>⑦</sup>于桀纣，而高祖托以爱子，周亚夫<sup>⑧</sup>申军令，而太宗<sup>⑨</sup>为之不驱，朱云<sup>⑩</sup>折槛，辛庆忌<sup>⑪</sup>叩头流血，斯乃宽简之风，汉所以历年四百也。”

**【注释】**①网漏吞舟：网漏，谓法网疏宽。吞舟，指大鱼，比喻大奸。②简：应作“宽简”。宽大，不苛求。③直臣：直言谏诤之臣。④直道：犹正道。指确当的道理、准则。⑤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汉书·叙传下》：“三季之后，厥事放纷。”颜师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⑥周昌：西汉大臣。耿直敢言。刘邦欲废太子，他直言谏止。后为赵王刘如意相。如意为吕后所杀，他托病不朝。⑦高祖：汉高祖刘邦。⑧周亚夫：西汉时期著名将军，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七国之乱中，他统帅汉军，三个月平定了叛军。后死于狱中。⑨太宗：指汉文帝刘恒。⑩朱云：汉代直臣。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汉成帝时，朱云进谏攻击丞相张禹为佞臣，帝怒，欲斩之，他死抱殿槛，结果殿槛被折断。后以左将军辛庆忌死争，遂获赦，皇帝亦下令不换断槛：“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朱云自此不复仕，晚年教授生徒，年七十余卒于家。⑪辛庆忌：西汉将领。有战功。

**【译文】**汉高祖初入关中，与民约法三章；论功行赏，先封赏自己所憎恶的人。约法三章，公正而简单明了；先封赏所憎恶的人，显示不怀猜忌。虽然法网宽大，百姓却安定，就是因为能顺应民心、方略得当。治国崇尚宽缓简约，尊儒重教；政令即使有失误，却能容留直言敢谏的臣子。政令简约则不轻率，政令宽缓则民众就归附；尊儒重教，百姓就忠诚守法；能容纳正直的臣子，则君主有失误也不会贻害百姓，而百姓的忧患君主也能听到。人非圣贤，怎能没有过失！有过失及时改正，失误就会减少。心里认为正确，言行就会表现出来。即使所想的不正确，自己也觉察不到。先王所担心的是人不了解自己的错误，且对处尊位者来说，天下人的性命在于自身，顺从自己则生，违逆自己则亡。顺从而

不讲操守，则阿谀者会得势；违逆而又怕被处死，以正直之道事君者便会屈从。英明君主担心阿谀自己的人多，不能听到为政的失误，于是，敞开谏诤的言路，接受批评自己的言论。如果谏言出于忠诚，虽然不完全切合实事，仍然高兴地接受。敞开直言之路，招引他们进谏，不是为取得好名声，而是认为听不到正直的言论，自己就会耳目闭塞。自己耳目闭塞，阿谀的人又凡事顺从自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灭亡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高祖还是把爱子托付给他；周亚夫申明军令，汉文帝的车马因此不在军营中驱驰；汉朝朱云不服成帝，攀折殿槛，辛庆忌叩头流血营救，才免其一死，后被成帝称为直臣。这都是宽宏简约的政风。汉朝能够统治四百年，原因就在这里。”

## 曲制

**【题解】**本篇旨在告诫为政者深明“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的道理。其实每个人都应深体斯旨。

**【原文】**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sup>①</sup>，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sup>②</sup>所以倒戈<sup>③</sup>于牧野<sup>④</sup>，秦民所以不期<sup>⑤</sup>而周（周疑同）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耶。

**【注释】**①无已：没有休止，不止。②殷士：殷人。③倒戈：军队投降敌人反过来打自己人。④牧野：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周武王与反殷诸侯会师，大败纣军于此。⑤不期：不意，不料。

**【译文】**天下最大的福祉就是无欲，天下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足。没有欲望，就没有贪求。没有贪求，就能够养成节俭。不知足，则物质追求永远满足不了欲望。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即使占有天下，其贪求也不会停止，其欲望仍会无穷无尽。全国物产不增多，万民之力有限度。放纵无休止的追求，耗尽有限的物产；放任无尽的欲望，役使有限的人力。这就是殷朝士卒在牧野倒戈、秦朝百姓不约而同起来反叛的原

因。就此而言，追求奢侈而不知足，岂不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吗？

## 安民

【题解】本篇共有两段，分别从正反七个方面的施政措施进行对比，告诫为政者如何才能安定民心。

【原文】民富则安，贫则危，明主之治也。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而不相乱，则民必安矣。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重则乐其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则尽心恤其下，尽心以恤其下，则民必安矣。附<sup>①</sup>法以宽民者赏，克法<sup>②</sup>以要名<sup>③</sup>者诛。宽民者赏，则法不亏于下；克民者诛<sup>④</sup>。而名不乱于上，则民必安矣。量时<sup>⑤</sup>而置官，则吏省<sup>⑥</sup>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sup>⑦</sup>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sup>⑧</sup>上。上爱其下，下乐其上，则民必安矣。笃<sup>⑨</sup>乡闾<sup>⑩</sup>之教，则民存知相恤<sup>⑪</sup>，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则邻居相恃，怀土而无迁志。邻居相恃，怀土无迁志，则民必安矣。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役赋有常，上无横求<sup>⑫</sup>，则事事有储，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储，并兼之隙塞，则民必安矣。图远必验之近，兴事必度之民，知稼穡<sup>⑬</sup>之艰难，重用其民，如保赤子<sup>⑭</sup>，则民必安矣。

【注释】①附：依从。②克法：克，音刻，违法。③要名：即“邀名”，求取好的名声。④诛：责罚。《白虎通》：“诛犹责也。”⑤时：时势，时机。⑥省：减少，精简。⑦当才：才能与所任之事相当。⑧背：反叛，背弃，违背。⑨笃：使笃

正。⑩乡闾：亦作“乡间”。古以二十五家为闾，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因以“乡闾”泛指民众聚居之处。⑪恤：救济，周济。⑫横求：无理要求，额外需求。⑬稼穡：农事的总称。春耕为稼，秋收为穡。⑭赤子：刚生的婴儿。

**【译文】**百姓富足则安定，百姓贫困则忧惧。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给人们分配一定的职业，让人们专门从事本职工作。职业有分工就不互相扰乱，做事专一则各尽其力。各尽其力，不互相干扰，百姓必会安定。应重视切近百姓的基层官吏，不频繁调迁。重视则他们乐于尽职尽责，不频繁调迁则其心志不会转向其他官位。乐于其职，心志不转向其他官位，他们就会尽心体恤其辖区民众。尽心体恤其辖区民众，民众就安定。对依法办事、宽仁待民的官吏应奖赏，对执法苛刻、追求名声的官吏就惩罚。对宽厚待民的予以奖赏，则律法不会伤害百姓；对苛刻害民者给予惩罚，则其名声就不会使君主迷惑。这样，百姓必会安定。衡量时势设置官吏，则官吏少而百姓易于供给。官吏少则精干，精干就能人尽其材、不遗余力；百姓的供给合理，则怀念其恩谊而不背逆上级。上司爱护下民，下民喜欢上司，百姓一定会安定。重视乡间的教化，则百姓安定时懂得相互体恤，危急时知道相互救助。如此，则邻居间相互依仗，热爱故土不愿迁徙。相互依赖、怀恋故土而不愿迁徙，百姓一定会安定。分析时宜而定立制度，衡量民力来征役定税。徭役赋税有常规，上级不横征乱收，则各行各业皆有积储，兼并的漏洞就会被堵塞。如此，则百姓必然安定。谋求长远计画要用近期之事检验，兴办各种事业要考虑民力民意。懂得耕种收获的艰难，慎重使用民力，爱民如子，百姓必然安定。

**【原文】**职业无分，事务不壹，职荒事废，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亲民之吏不重，有资者无劳而数迁，竞营私以害公，饰虚以求进，仕宦如寄，视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宽民者不赏，克民

为能者必进，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乐，若是者民危。乡闾无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民而下恐有阙文）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弱下上恐有脱字）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视远而忘近，兴事不度于民，不知稼穡艰难而转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书》曰：“安民则惠，黎民<sup>①</sup>怀之。”其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sup>②</sup>，古之牧伯<sup>③</sup>也。今之郡县<sup>④</sup>，古之诸侯也。州总其统<sup>⑤</sup>，郡举其纲<sup>⑥</sup>，县理其目<sup>⑦</sup>，各职守不得相干<sup>⑧</sup>，治之经也。夫弹枉<sup>⑨</sup>正邪，纠其不法，击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职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劳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后举之者，太守之职也。亲民授业，平理<sup>⑩</sup>百事，猛以威吏，宽以容民者，令长<sup>⑪</sup>之职也。然则令长者最亲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国以民为本，亲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注释】①黎民：庶民，人民。泛指普通百姓。《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孔安国传：“黎，众。”②刺史：官名。《汉官典职仪》概括其职责为：“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后职权扩大，实际成为一州军政长吏。魏、晋刺史有领兵、单车之别，单车即不领兵之意。③牧伯：称州郡长官。唐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王琦注：“《尚书正义》：《曲礼》曰，九州之长曰牧。《王制》曰，千里之外设方伯，八州八伯。然则牧、伯一也。伯者，主一州之长；牧者，言牧养下民。郑玄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后人称太守曰牧伯，本此。”④郡县：古代两级行政单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与县。⑤统：纲纪，准则。《荀子·臣道》：“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⑥纲：提网的总绳。指事物的关键部分、事理的要领。⑦目：孔眼。⑧干：触犯，冒犯，冲犯。⑨弹枉：弹劾枉法者，纠正偏颇。⑩平理：公平处理，治理有序。⑪令长：秦汉时治万户以上县者为令，不足万户者为长。后因以“令长”泛指县令。

【译文】职业没有分工，事务不专一，以至职业荒废，督察不停止，如此则百姓一定会忧惧。不看重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有资财的人虽无功绩却多次迁升，官吏竞相营私利而危害公家，弄虚作假以求升官，做官如寄宿，使用百姓如役使路人，如此则百姓必定忧惧。按法行事、宽缓待民的人得不到奖赏，以苛刻虐待为能事的人迁升，民力已耗尽，征用还不停止，如此则百姓会忧惧。官吏多而百姓不能供给，上下都不高兴，如此则百姓一定忧惧。乡间闾里不行教化，平时彼此不体恤，外出时互相不救助，如此则百姓一定忧惧。不分析时势而定立制度，不估量民力而滥加赋役，横征乱收接连不断，穷弱之民受其逼迫而无法忍受，如此百姓一定忧惧。只图将来不顾眼前，办事不估量民力，不知耕作艰难，轮番役使民力，如此则百姓忧惧。百姓安定而君主却忧惧、百姓忧惧而君主能安稳，是从未有过的事。《虞书》说：“安定百姓就是仁爱，黎民就会归向他。”这是治国的关键。当今的刺史相当于古代的州牧，现在的郡县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国。州牧总领其大统，郡守掌握其纲要，县令管理好细目，各尽其职守，不能彼此干扰，这是治国的原则。批评纠正歪风邪气，检举不法分子，惩一以儆百，这是刺史的职责。与别人比较而查对其完成情况，考核确定其能力高低，均衡其辛劳与安闲，汇集其做事的得失，若有很不合宜者，然后向上举报，这是太守的职责。爱民授业，公平处理民事，严肃治理下级官吏，宽容地对待百姓，这是令长的职责。令长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吏，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国家以民为根本，对直接亲近百姓的官吏不能不关注呀！

## 孝仁

**【题解】**本篇强调要为天下人“兴利”。

**【原文】**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则利，害则害，无有幽深<sup>①</sup>隐微<sup>②</sup>，无不报也。仁人<sup>③</sup>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

**【注释】**①幽深：玄奥，深奥。②隐微：隐约细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③仁人：有德行的人。《书·泰誓中》：“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译文】**傅子说：“给天下人利益的人，天下人也给他利益；危害天下人的，天下人也危害他。利人则对自己有利，害人则对自己有害。不管事情多么久远隐蔽，没有不报应的。仁爱之人在位，常使天下人都归顺，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善为天下人兴利罢了。”

## 问政

【题解】本篇告诫为政关键在去私欲，行公道。

【原文】刘子问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sup>①</sup>，赏刑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后可正天下。”

傅子曰：“善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况于人乎！尧水汤旱，而人无菜色<sup>②</sup>，犹太平也，不亦美乎！晋饥矣懈而为秦越（越恐当作所）禽，人且害之，而况于天地乎！”

【注释】①用情：根据情理。《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郑玄注：“讯，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②菜色：饥民营养不良的脸色。《礼记·王制》：“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郑玄注：“菜色，食菜之色。民无食菜之饥色。”

【译文】刘子问政，傅子回答说：“为政在于去掉私欲。私欲不去除，公正就丧失。公正丧失，礼仪教化就难以树立。礼教难以树立，则惩罚、奖赏就不顾情理。惩罚奖赏不顾情理，而百姓会顺从的事，是从未有过的。去除私欲是为了树立公正之道。只有公正，才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傅子说：“善于处理政事的人，连天地都不能加害，何况人呢？尧时遭水灾、汤时遭旱灾，可是百姓未受饥寒，犹如处在太平时代，

## 群书治要译注

这岂不美好吗？晋国有饥荒，国君懈怠而被秦国所擒。连人都加害于他，何况天地呢？”

## 问 刑

**【题解】**本篇是让我们明白先王制定的严酷刑法恰恰是为了保护人民，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并非虐民而已。

**【原文】**傅子曰：“秦始皇之无道<sup>①</sup>，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sup>②</sup>，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sup>③</sup>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sup>④</sup>又深刑<sup>⑤</sup>峻法<sup>⑥</sup>，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sup>⑦</sup>遇人<sup>⑧</sup>，人得以不道报之。人讎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汉太宗<sup>⑨</sup>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焉。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注释】**①无道：不行正道，做坏事。多指暴君或权贵者的恶行。②狗彘：彘，音质，犬与猪。③触情：触发情绪。汉刘向《列女传·鲁公乘奴》：“待礼然后动，不苟触情，可谓贞矣。”晋葛洪《抱朴子·崇敬》：“触情纵欲，谓之非人。”④李斯：古代著名政治家，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被腰斩于市。⑤深刑：严刑。⑥峻法：严酷的法令。

⑦不道：无道，胡作非为。⑧遇人：待人。⑨汉太宗：即汉文帝刘恒。

【译文】傅子说：“秦始皇残暴无道，难道不严重吗？杀人如同杀猪狗。猪狗，仁人虽然使用，却有节制。始皇杀人，只是因触怒了自己而已，其不按道义行事达到了如此程度。李斯又进一步施行严刑峻法，按自己意图胡乱杀人。结果秦朝不满两代就亡国，李斯也全族绝灭。他们不以仁道待人，别人也以不讲道义回报。人人仇视他，连上天也灭绝他，可见所行无道的人没有不灭亡的。”有人问：“汉文帝废除摧残肉体的刑罚，可称为仁爱吗？”傅子说：“那是普通人的仁爱，不是天子的仁爱。以仁道治天下者，是能有利于广大民众的，不是指微小的同情心。先王的法规是杀人者判死刑，所以活着的人惧怕；伤人者要残损其肢体，使其终身受到惩处。所惩处的人少，而所获益者多，所以天下人称赞他仁爱。如今不忍心伤残人的肉体，却忍心杀人，这已经说不通，而伤人所受的刑罚很轻，这就失去了惩处的用意。失去了惩处的用意，就容易发生伤害人的事。容易发生彼此伤害的事，是叛乱的开端。然而还有同情之心，所以说只是‘匹夫的仁爱’。”

## 通道

**【题解】**本篇赞赏君主乐闻其过，臣子以直道进谏。

**【原文】**傅子曰：“古之贤君<sup>①</sup>，乐闻其过，故直言<sup>②</sup>得至，以补其阙<sup>③</sup>，古之忠臣，不敢隐<sup>④</sup>君之过，故有过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继之<sup>⑤</sup>，不亦至直<sup>⑥</sup>乎！”

**【注释】**①贤君：贤明的君主。②直言：正直的谏言。③阙：疏漏。④隐：包庇。⑤以死继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把某事干到底。比喻决心很大。⑥至直：极其正直。

**【译文】**傅子说：“古代的贤明君主，乐于听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所以能听到正直的话，借以补救缺点。古代的忠臣，不敢隐瞒君主的过错，所以君主有了过错，知道怎样改正。如果已告诫君主而其仍不改正，则继而以死进谏，这不是极其正直吗？”

## 信直

**【题解】**本篇赞叹季文子以直道事君的品德。

**【原文】**傅子曰：“至<sup>①</sup>哉，季文子<sup>②</sup>之事君也，使恶人不得行其境内，况在其君之侧乎？推公心<sup>③</sup>而行直道<sup>④</sup>，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义<sup>⑤</sup>矣。”

**【注释】**①至：极致。②季文子：即季孙行父。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③公心：公平正直的心。④直道：正直之道。⑤不义：不符合道义。

**【译文】**傅子说：“季文子侍奉君主真是太好了！使恶人不能行走于国境之内，何况在君主周围呢？发扬公正之心，奉行正直之道，有这样的臣子在身边，君主就很少陷于不义的境地。”

## 骄 违

**【题解】**骄违，即矫正不正之行的意思。本篇主要说明正道不能施行是由于君主受到佞人迷惑的缘故。并以佞人的言行对国家伤害的程度进行了等级分类。

**【原文】**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常下有由字）佞人<sup>①</sup>乱之也，故桀<sup>②</sup>信其佞臣推役侈（推役侈作推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sup>③</sup>，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sup>④</sup>恶来<sup>⑤</sup>，以割（割作剖）其正臣<sup>⑥</sup>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惑疑衍）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养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悦之。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注释】**①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②桀：即夏朝的暴君桀。③关龙逢：夏末贤臣。桀为酒池、糟丘，作长夜之饮。龙逢进谏，立而不去，桀拘而杀之。④佞臣：奸臣。⑤恶来：商纣王时期的大臣。⑥正臣：正直的大臣。

**【译文】**傅子说：“正直的主张难以实行，常常是因为君主受巧言谄媚之人的迷惑。夏桀听信其佞臣推侈之言，因而杀害了正直之臣关龙逢，结果夏朝灭亡；殷纣听信其佞臣恶来之言，因而剜割了正直之臣王子比干的心，结果殷朝灭亡。”有人说：“蛊惑的奸佞之徒如此不可任

用，为什么受其迷惑的人不断会有呢？”傅子说：“巧言谄媚之徒善于培养人的私欲，因此私欲强的人喜欢他们。圣人没有私欲，贤人能去除自己的私欲。看到别人有私欲，就用正确的思想去矫正的人，是正直的人；违背正直之道而顺从其私欲者，是奸佞之徒。自己仔细体察自己的内心，就会知道巧言谄媚之人与正直无私之人的区别。”

**【原文】**或问：“佞孰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隐其恶心，而不可卒见，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称之有术，饰之有利，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非，动不违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sup>①</sup>之者，然后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利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怍<sup>②</sup>，若四凶<sup>③</sup>，可谓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张禹<sup>④</sup>，可谓次佞也。若赵高<sup>⑤</sup>、石显<sup>⑥</sup>，可谓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隐为害深，下佞形露为害浅，形露犹不别之，可谓至暗也已。”

**【注释】**①害：妨害。②怍：音做，惭愧。③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④张禹：字子文，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东）人。通《易》《论语》。元帝初元中，为时为太子的成帝授《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成帝即位，崇经学，敬重师傅，赐禹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为丞相，封安昌侯。⑤赵高：秦朝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⑥石显：西汉元帝时佞臣。

**【译文】**有人问：“怎样的人才算最大的佞臣？”傅子回答：“行为能适应世俗，诡辩能迷惑众人，言论必称仁义，隐藏作恶之心而人不

能一下子看透，窥探君主的欲望而巧妙迎合，得志时敢用不道义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称叹君主，以有利益为由粉饰自己的害善之举，若不是圣人则不能识别，这种人是最大的佞臣。其次，内心不想实行仁义，言谈却必称仁义，行为没有大可非议的，行动也不违背世俗习惯，迎合君主的私欲而不敢去矫正，有危害自己的人则会加以陷害。最下等的佞臣，是其作为不顾忌天下人的非议，只求迎合君主心意，使用一些华美而虚浮不实的词句，以求于己有利而已，其言行显然有害于善举，但我行我素，毫不觉得愧怍。像虞舜时‘四凶’（指共工、欢兜、三苗、鲧）那样的，可称为大佞臣；像汉成帝时的安昌侯张禹那样的，可称为次等奸佞；像赵高、石显那样的，可算是最下等的佞臣。大佞形色隐蔽，危害最大；下等佞臣形色显露，危害较小。如果佞臣的形色显露，却还不能识别，可称得上昏庸至极了。”

## 治 正

【题解】本篇旨在说明治民的根本在正己化人。

【原文】治人之谓治，正己之谓正。人不能自治，故设法<sup>①</sup>以一之。身不正，虽有明法<sup>②</sup>，即民或不从，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sup>③</sup>明法者，所以齐<sup>④</sup>众也；正己<sup>⑤</sup>者，所以率<sup>⑥</sup>人也。夫法设而民从之者，得所故也，法独设而无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则势分，一则顺，分则争，此自然之理也。

【注释】①设法：立法。《管子·任法》：“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②明法：明确的法令。③即：当。④齐：整治。⑤正己：端正自己。⑥率：通“帅”。率领，带领。

【译文】管理人叫做治，端正自己叫做正。人们不能自己管好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统一管理。处于上位的人本身行为不端正，虽然制定了明确的法令，民众中也有人会不遵从，因此，必须首先端正自己。这就是说，彰明法度是用来使众人一致的，端正自己是为了给众人做表率的。设置法规而民众服从其法，就是实现了立法的本意。只制定法令而没有人掌管，法令则不能实行；有人掌管，却不能统一施行，权力就分散。统一就和顺无争，分散就争斗，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 假言

**【题解】**本篇阐述了要采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措施才能达到治国目的的道理，这是自然规律（天道）在人类社会（人道）中的自然体现，宜悟而行之。

**【原文】**天地至神，不能同道<sup>①</sup>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sup>②</sup>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sup>③</sup>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sup>④</sup>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sup>⑤</sup>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sup>⑥</sup>以调，百品<sup>⑦</sup>以成，天下之物为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

**【注释】**①同道：同一思想，同一原则。②检：法式，法度。③以异致同：战国时名家惠施提出的名辩论题，认为事物中存在小同异和大同异两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认识有一致的和不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同或异，为小同异。而万物具有完全相同的一面，即都离不开存亡变化，又有完全相异的一面，即各自的变化又不一样，此为大同异。以异致同，即能够统一不同的权变方法。④因物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条件，制定相应的妥善措施。⑤爨：音篡，烧，烧煮。⑥五味：甜、酸、苦、辣、咸。泛指各种味道。⑦百品：各种各类。

**【译文】**天地最神奇，也不能用同一方法生出万物；圣人最贤明，不

## 群书治要译注

能以一种法则就能治理好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相同的目的，是天地的规律；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是圣人的治国法则。既已得到适宜的治国方针，即使有异常的变故、互有伤害性的事物，也不会损害治国之根本。水火特性是彼此相灭，善于运用水火的人，把釜鼎安放在水火之间，点火烧之，水火都可各尽其用，二者互不伤害，再用五味来烹调，则百样食物都能做成。天下事物，如同水火般相害的很多，如果安放“釜鼎”于它们之间，何必担忧它们彼此伤害呢？又何必担忧不能物尽其用呢？

## 群书治要 卷五十 袁子正书 抱朴子

### 袁子正书

【题解】《袁子正书》，晋袁准著。袁准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入晋后，为给事中。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正史无传。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其书宋代以后亡佚。今辑佚所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选《群书治要》，影响深远。

袁准的治世思想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礼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国家，要德治和法治并举，才是“治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他进一步论述说，只偏重法治而轻视德治，必然会造成“久则民忽，民忽则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则忽视法治，必然会造成“有仁义而无刑罚，则民慢，民慢则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认为治国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袁准明确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认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治乱》）

《群书治要》辑录的《袁子正书》篇目有《礼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有引用。

【作者简介】袁准(约于公元220年—公元300年间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晋陈郡扶乐人,三国魏名臣袁涣之子,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入晋后,官至给事中。与嵇康、阮籍相熟。精读经史,著述丰富,多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从祖准传:“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曰:“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此准之自序也。荀绰《九州记》称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

《世说新语》载,袁准曾经想向嵇康学习《广陵散》,嵇康吝惜固守,不肯传给他。后来嵇康被杀时,神态不变,向人要过琴来弹奏,弹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奏完,他说:“袁孝尼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支曲子,我舍不得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断绝了!”

## 体政

**【题解】**本篇是袁准治国思想的总纲。袁准认为，仁义、礼制、法令、刑罚这四点是大要，其中，仁义、礼制是根本，法令、刑罚是辅助。以仁义治国虽然显得柔弱，却能持久；以刑杀治国显得强硬，但是却会加速亡国。

**【原文】**治国之大体<sup>①</sup>有四：一曰仁义，二曰礼制<sup>②</sup>，三曰法令，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则帝王之功立矣。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sup>③</sup>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sup>④</sup>之业也。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sup>⑤</sup>，使民迁善<sup>⑥</sup>，日用而不知也。儒者<sup>⑦</sup>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治之要会<sup>⑧</sup>，商韩<sup>⑨</sup>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sup>⑩</sup>仁义。不知仁义为之体<sup>⑪</sup>，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sup>⑫</sup>之以德，齐<sup>⑬</sup>之以礼，则民有耻，导之以政<sup>⑭</sup>，齐之以刑，则民苟免<sup>⑮</sup>，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

**【注释】**①大体：大要，纲领。②礼制：礼仪制度。③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④贤人：学习圣人的教诲并付诸实践的人。⑤敬让：恭敬谦让。⑥迁善：去恶为善，改过向善。⑦儒者：儒家学者。⑧要会：主旨，要旨。⑨商、韩：商鞅、

## 群书治要译注

韩非。代指法家。⑩待：依靠。《商君书·农战》：“主待农战而尊。”⑪体：国体。治国的大政方针。⑫导：引导，教导。⑬齐：动词，使……整齐有序。引申为管理。⑭政：政令。⑮苟免：苟且免于刑罚。

**【译文】**治理国家的纲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仁义，二是礼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罚。这四个方面具备了，帝王的功业也就确立了。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行。能做百姓的父母，所以能兴办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所谓“义”，是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做事合乎规律，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做的事情。仁义、礼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没有根本则国家不能建立，没有手段则治国不会成功。礼教治国，首先要讲仁义。用恭敬谦让的品行做示范，使民心在不知不觉中改恶向善。儒家学者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使用刑罚。不懂得要用刑法作为后盾，然后才能大兴仁义。法令是奖励善举、惩治恶行的，这是治理的要旨。商鞅、韩非之辈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仁义。不知道仁义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因此才用法令来作为管理国家的后盾。所以用仁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管理，百姓就会知廉耻。如果以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治理，百姓就会只图免于刑罚。这是治国方略的高下之别。先讲仁政而后讲法治，先行教化而后行刑罚，这是治理国家的先后次序。

**【原文】**夫远物难明，而近理易知，故礼让缓而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sup>①</sup>之者仁，明<sup>②</sup>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先王为礼<sup>③</sup>以达人之性，理刑以承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伪<sup>④</sup>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忽<sup>⑤</sup>。民忽

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sup>⑥</sup>。民慢则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sup>⑦</sup>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sup>⑧</sup>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注释】**①本：作为根本。②明：显明。③为礼：制定礼法。④情伪：伪诈。⑤忽：不重视，忽略。《说文》：“忽，忘也。”⑥慢：怠慢。⑦成：促成。⑧至：极致。

**【译文】**深远的道理不易明了，眼前的道理容易了解。所以恭敬礼让的教化要慢慢来，而刑法的治理讲究快，这是治理国家的缓急之别。有仁德的人可以使人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忌。讲礼法的人能使人知道禁忌，却不一定能使人懂得仁爱。所以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显示仁义的是礼制，使人必须遵守礼制的是刑罚。古代先王制定礼法来实现人们本性的仁义，调整刑罚来弥补礼制的不足。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国，是不懂得人性本善，于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认为刑罚不可以治国的，是不了解人习性的伪诈，于是就失去威慑，失去威慑就不能禁止恶行。所以有刑罚而没有仁义，时间久了百姓就会疏忽，百姓疏忽就会发生叛乱。有仁义而没有刑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会作奸犯科。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律为辅助，使两者结合而不偏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仁义教化虽不显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罚效果显著，却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治理国家的自然之道啊。

## 经国

【题解】经国，即治理国家。本篇袁准总结了曹魏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立爵位等级制度，分封诸侯王室和亲属，作为蕃屏，以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固，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原文】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sup>①</sup>，利后嗣者也，是故国治而万世安。秦以列国之势而并天下，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县，虽有亲子母弟，皆为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汉家，见亡秦之以孤特亡也，于是大封子弟，或连城数十，廓地千里，自关<sup>②</sup>已东，皆为王国，力多而权重，故亦有七国之难<sup>③</sup>。魏<sup>④</sup>兴，以新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治，于是封建<sup>⑤</sup>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力侪<sup>⑥</sup>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sup>⑦</sup>之仪，邻国无会同<sup>⑧</sup>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不能得，既违宗国<sup>⑨</sup>蕃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注释】①蕃屏：护卫。蕃，通“藩”。②关：函谷关，古关为战国秦置，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因其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名。汉元鼎三年移至今河南新安县境，去故关三百里。③七国之难：又称作七王之乱，发生于西汉初期的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诸侯由于不满国家削减他们的权力，所以兴兵作乱，后被窦婴、周亚夫所平定。④魏：魏国，也

称曹魏。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帝位，改汉为魏。公元265年，魏又被司马炎篡夺，改国号为晋，曹魏亡。⑤封建：指分封土地，建立邦国。⑥侪：音柴，辈，类。⑦朝聘：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⑧会同：古代诸侯觐见天子的通称。⑨宗国：同姓诸侯国。因与天子同宗，为其支庶，故称。

**【译文】**先王治理国家，之所以设立五等爵位（分封诸侯），是为了设立藩屏护卫朝廷、利益后世子嗣，因此国家大治，长久安定。秦朝着列国分立的形势而统一了天下，于是废除诸侯国，设立郡县。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兄弟，都成为平民。等到秦国衰败，陈胜一人高呼而天下就离叛。到了汉朝，看到秦朝是因为孤立无援而快速灭亡，于是大肆分封刘氏子弟，有的封地连城数十个，领地千里，从函谷关向东全是诸王的封地。他们兵力众多权势很重，于是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曹魏兴起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之后，人口减少很多，不能沿袭古代的治国方法，于是对所分封的诸侯，都使他们有寄身的土地，空有王侯之名而没有实权。各个王国可以役使老弱士兵百余人，来护卫王国。虽然有王侯的名号，但是实力却跟普通人相似。封地远在都城千里以外，没有按期朝觐天子的礼仪，邻国也没有会合结盟的制度。诸侯游猎，不能超过边界三十里。又给他们配备了监察和辅助治理的官吏，专门负责监察诸王的行为。王侯都想做布衣百姓却不能如愿。（这样做）既违背了同姓分封诸侯国作为藩屏护卫朝廷的本意，又损害了骨肉亲戚间的恩情。

**【原文】**昔武王既克殷，下车<sup>①</sup>而封子弟同姓之国五十余，然亦卜世<sup>②</sup>三十，卜年<sup>③</sup>七百。至乎王赧<sup>④</sup>之后，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故诸侯之治，则辅车<sup>⑤</sup>相持，翼戴<sup>⑥</sup>天子，以礼征伐。虽有乱君暴主，若吴楚之君者，不过恣睢<sup>⑦</sup>其国，恶能为天下害乎。周以千乘<sup>⑧</sup>之赋<sup>⑨</sup>封诸侯，今也曾无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俭少也？岂古今之道不

同，而今日之势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圣人者岂能无衰，能审终始之道，取其长者而已。今虽不能尽建五等，犹宜封诸亲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会同之义，以合亲戚之恩，讲礼以明其职业，黜陟<sup>⑩</sup>以讨其不然<sup>⑪</sup>，如是则国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长久而有家矣。

**【注释】**①下车：指即位。《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后称初即位或到任为“下车”。②卜世：占卜预测传国的世数。亦泛指国运。③卜年：占卜预测统治国家的年数。亦指国运之年数。④王赧：周赧王，亦称王赧，是东周的第二十五位国王，也是最后一位国王。姬姓，名延，为周慎靓王之子。公元前314年到公元前256年在位，共在位五十九年，是两周在位最长的君主。但他在位时期，东周王室的影响力仅限于洛邑（现在的洛阳附近，当时是东周的首都）。⑤辅车：颊辅与牙床。一说车夹木与车舆。比喻事物互为依存的利害关系。⑥翼戴：辅佐拥戴。⑦恣睢：放纵暴戾。⑧千乘：战国时，诸侯国小的称“千乘”，大的称“万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⑨赋：兵，军队。《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⑩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⑪不然：不敬，不从命。然，通“慙”。

**【译文】**过去周武王攻克了殷商，初登帝位就分封同姓子弟诸侯国五十多个，周朝国运延续了三十代，享国七百年。周赧王之后，国家没有君主，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分封诸侯而治天下，则诸侯国与中央朝廷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扶持，诸侯拥戴天子，天子按照礼义进行征伐。即使有暴乱的君主，像吴国和楚国的君主那样，也不过在他们自己的封国内放任妄为，怎么能为害天下呢？周天子用拥有千乘兵车的大王国封赐诸侯，而现在的诸侯却连一座城池的土地都没有。为何周王室那么大方，而今天却少成这样？难道是因为古今的世道不同，今天的形势就

是这样吗？是没有仔细思考罢了。世间的事物都有一定的弊端，圣人治国难道就能不衰败吗？不过是圣人能够明了事物兴亡的道理，从中选择有利的一面罢了。今天虽然不能完全建立五等爵位的制度，也还是应该分封王室亲属，使他们拥有少量的土地；制定定期和不定期朝覲的制度，以合乎亲属间的恩情；通过宣讲礼法来明确他们的本分，通过爵位等级的升降来惩治不守礼制的诸侯。这样的话，国家有稳定的制度，军队能长期保持强大，能够世代延续，国家长治久安，政权稳固。

## 设官

【题解】设官，就是设置官职、封赏爵位。袁准认为，官职要和职责相称，君主应该效法先王之道，让官员“各有分职，使各以其术，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并指出爵位封赏不当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隐患。

【原文】古者三公<sup>①</sup>论<sup>②</sup>王职，六卿<sup>③</sup>典<sup>④</sup>事业。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无事，或职小，又有贵重<sup>⑤</sup>之官，无治事之实，此官虚设者也。秦汉置丞相<sup>⑥</sup>九卿<sup>⑦</sup>之官，以治万机，其后天子不能与公卿造事<sup>⑧</sup>，外之而置尚书，又外之而置中书，转相重累，稍<sup>⑨</sup>执<sup>⑩</sup>机事<sup>⑪</sup>，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职遂轻，则失体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贵者，以职大故贵。今列侯无事，未有无职而空贵者也。世衰礼废，五等散亡，故有赐爵封侯之赏。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治疑法），政以安宁，国家未必封侯也。而今军政之法，斩一牙门将者封侯，夫斩一将之功，孰与<sup>⑫</sup>安宁天下也。安宁天下者不爵，斩一将之功者封侯，失封赏之意矣，夫离古意制，外内不壹<sup>⑬</sup>，小大错贸，转相重累<sup>⑭</sup>，是以人执异端<sup>⑮</sup>，窥欲无极<sup>⑯</sup>，此治道<sup>⑰</sup>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职，使各以其属<sup>⑱</sup>，达之于王，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sup>⑲</sup>，百官奏（奏上下似脱字），则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注释】①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②论：评议，参与讨论。③六卿：古代统军执政之官。④典：掌管。⑤贵重：地位尊贵，权力

重大。⑥丞相：官名。中国古代皇帝的股肱。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起源于战国。⑦九卿：秦汉时期的中央政府九个主要的官职，通常也以此来表示整个朝廷。⑧造事：做事情。⑨稍：逐渐，渐渐。⑩执：执掌。⑪机事：指国家枢机大事。⑫孰与：怎么相比。⑬壹：一贯，统一。⑭重累：重叠牵累。⑮异端：邪曲的言行。⑯无极：没有穷尽。⑰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⑱属：职事。⑲精练：精专熟练。

【译文】古代三公和君主讨论国家大事，六卿掌管国家具体的政事。职责重大的官职大，职责轻的官职小。如今的三公或者无事做，或者职责小。也有的位高权重的官员，却没有管理实质的事务，这样的官职就形同虚设了。秦朝和汉朝设置丞相和九卿的官职，来管理国家事务。其后，天子就不能再与公卿共同分担政事，于是九卿之外设置了尚书，又在尚书之外设置了中书，辗转重叠，让他们稍稍能执掌国家机要事务，来制约百官的本职。公卿这样重要职位的职事就轻了，这就失去了设置这些职位的本意。甚至还有士兵被封侯的。古代尊贵的人，是因为职责重大才尊贵。如今列侯无事可做。从来没有无职权而凭空尊贵的。世道衰微，礼法废弛，五等爵位形同虚设，所以有赐爵封侯的奖赏。既封公又封侯，违背了爵制的意义。如今有才能可为卿为相的人，身居三公的官位，整治国事，使国家安宁，也未必能封侯。然而在军队法规规定，斩杀敌军一个牙门将的就能封侯。斩杀一个敌将的功劳，能与安定天下相比吗？使天下安宁的人不赐给爵位，斩杀一个敌将却可以封侯，这就失去封赏的意义了。背离古代官爵的意义，凭着自己的想法，使得内外标准不一，大小错位，辗转重复，所以人们心怀鬼胎，觊觎权力，这是治理国家所要警惕的祸患啊！先王设置官位，各有不同的职权，让他们以各自的职务对君王负责，对自己的本分做到是非分明，百官上奏言事则下情就不会被堵塞，这就是先王的治国之道啊。

## 政略

【题解】政略，指的是为政的大略。袁准认为，要精简官吏，使官员人数和政事相当，这样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并提出要提高官员的俸禄，让其可以一心奉职，百姓才能安宁。同时指出，治理国家要推行仁义，不能玩弄权术。

【原文】夫有不急<sup>①</sup>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蚘贼<sup>②</sup>也。明主设官<sup>③</sup>，使人当<sup>④</sup>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sup>⑤</sup>者众，吏少则所奉<sup>⑥</sup>者寡。使吏禄<sup>⑦</sup>厚则养足<sup>⑧</sup>（养足下似脱养足二字），则无求于民。无求于民，奸轨<sup>⑨</sup>息矣。禄足以代耕，则壹心<sup>⑩</sup>于职。壹心于职则政理，政理则民不扰<sup>⑪</sup>，民不扰则不乱其农矣。养生<sup>⑫</sup>有制<sup>⑬</sup>，送终有度<sup>⑭</sup>，嫁娶宴享<sup>⑮</sup>，皆有分节<sup>⑯</sup>，衣服食味<sup>⑰</sup>，皆有品裘，明设其礼而严其禁，如是则国无违法之民，财无无用之费矣。此富民之大略也。

【注释】①不急：不切需要。②蚘贼：蚘，音谋，吃禾苗的两种害虫。亦喻坏人。③设官：设置官位。④当：负责。⑤归农：回归农事。⑥奉：供养。⑦吏禄：官员的俸禄。⑧养足：供养充足。⑨奸轨：即奸宄。指坏人。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⑩壹心：专心。⑪不扰：不受干扰。⑫养生：休养生息。⑬有制：有制约。⑭有度：有节度。⑮享：贡献。指把祭品、珍品献给祖先、神明或天子、侯王。⑯分节：礼节。⑰食味：食物。

【译文】有不必要的官职，就会有不必要的俸禄，这是国家的害虫。英明的君主设置官制，使人数和政事相称。人数和政事相称，就会让官吏减少而百姓增多。百姓多从事农业劳动的就多，官吏少拿俸禄的人就少。使官吏俸禄多则足以供给家用，这样官吏就不会再向民间索求。不向民间索求，违法作乱的事就停息了。俸禄足以供养家庭，官吏就会专心于职务。官吏专心于职务，政事就理顺了。政事理顺，百姓就不被侵扰。百姓不被侵扰，农业生产就不会被扰乱了。活着时供养有一定的规定，送终时有一定的节度；男婚女嫁、宴客祭祖，都有一定的名分和礼节；服装、饮食，都有标准规制。明确设定相应的礼法，并严格禁止违礼的行为。这样，国家就没有违背法律的百姓，钱财就没有不必要的开支了。这是富裕百姓的大计啊。

【原文】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责义而不责功，行莫大于孝敬，义莫大于忠信，则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sup>①</sup>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礼设则民贵行，分明<sup>②</sup>则事不错，民贵行则所治寡，事不错则下静壹<sup>③</sup>。此富民致治<sup>④</sup>之道也。礼重而刑轻则士劝<sup>⑤</sup>，爰施而罚必<sup>⑥</sup>则民服，士劝则忠信之人至，民服则犯法者寡，德全则教诚，教诚则感神<sup>⑦</sup>，行深<sup>⑧</sup>则著厚，著厚则流远，尚义则同利者相覆<sup>⑨</sup>，尚法则贵公者相刻<sup>⑩</sup>，相刻则无亲<sup>⑪</sup>，相覆则无疏，措礼则政平，政平则民诚，设术则政险<sup>⑫</sup>，政险则民伪<sup>⑬</sup>。此礼义法术之情<sup>⑭</sup>也。

【注释】①措身：行动，行事。②分明：责任明确。③静壹：专心，尽职。④致治：达到治理的功效。⑤劝：劝勉。⑥必：必定，一定。⑦感神：感动神明。此指感动百姓。⑧行深：德行深厚。⑨覆：保护，庇护。⑩刻：刻薄，苛责。⑪无亲：没有亲爱之情。⑫险：危险，险恶。⑬伪：欺诈。⑭情：情况，情形。

【译文】不符合先王治国方略的事不能做，不符合先王治国方略的话不能说；名声不得靠弄虚作假求得，富贵不能靠谄媚欺骗求得。这样，有天下者就自然知道如何取舍行事了。根据行为而不根据名声，期求道义而不追求功绩；品行没有大过孝敬的，仁义没有大过忠信的。这样天下臣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教化百姓的大计啊。礼法制定了，百姓就会重视自己的品行；本分明确了，事情就不会错乱。百姓重视自身的品行，治民的法令就会减少；事情不错乱，下面的人就会专心致志。这是使百姓富足、天下安定的方法啊。礼义重而刑罚轻，士人就会得到劝勉；仁惠施行而有罪必罚，百姓就会服从。士人得到劝勉，忠信的人才就会来到；百姓服从，犯法的人就少了。品德齐备教化就会真诚，教化真诚就会感动神灵；德行深厚就会声名显著，声名显著就会流传深远。崇尚道义，即使同样好利的人也会相互庇护。崇尚法制，则即使看重公平的人也会刻薄。彼时刻薄就没有感情，相互庇护就不会疏远。施行礼法则政治就会平正，政治平正百姓就会诚实。玩弄权术政治就会危险，政治危险百姓就会喜欢欺诈。这就是礼法、道义、法律、权术各自实施的情况啊。

## 论 兵

**【题解】**本篇谈的是用兵之道。袁准总结了作战的四大原则和用人的四大要点，强调要重视公正。他又指出，礼与法是首和尾的关系，文与武是本和末的关系，用兵不知先为政，会导致国家灭亡。

**【原文】**夫为政<sup>①</sup>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机<sup>②</sup>，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今有人于此，力举重鼎<sup>③</sup>，气盖三军，一怒而三军之士皆震<sup>④</sup>，世俗见若人者，谓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观之，此亡国之兵也。夫有气者，志先其谋，无策而径往<sup>⑤</sup>，怒心一奋，天下若无人焉。不量其力，而轻天下之物，偏遇<sup>⑥</sup>可以幸胜，有数者御之，则必死矣。凡用兵正体<sup>⑦</sup>不备，不可以全胜。故善用兵者，我谓之死，则民尽死；我谓之生，则民尽生；我使之勇，则民尽勇；我使之怯<sup>⑧</sup>，则民尽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胜者也。

**【注释】**①为政：从事政事。②机：关键，枢要。③重鼎：大鼎。④震：震慑，震动。⑤径往：直接施行。⑥偏遇：偶然。⑦正体：主体，本体。⑧怯：舍弃。

**【译文】**为政失去正道，还可以反思并改正。用兵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人死是不会复生的。所以说，天下的难事在于用兵。假如现在有人在此能力举重鼎，气势盖过三军，一发怒三军将士都被震慑，普通人见到此人，会说他能统率军队。但是依我看来，这是一个亡国的

武夫。有怒气的人，情绪先于谋略，没有定好策略而直接用兵，怒火一发，天下好像没有敌得过他的人。不能正确估量自己的实力，而傲视天下，偶然或许可以取胜，若遇到有谋略的人抵抗，他就必死无疑了。凡是用兵，正常的法式不完备，就不能获得全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想让士兵拼死，士兵就会拼死；想让士兵生还，士兵就会生还；想让士兵勇敢，士兵就会勇敢；想让士兵胆怯，士兵就会胆怯。能让士兵赴死而不能让他们求生，能让士兵奋勇而不能让他们胆怯，这是只知道用兵的一半，不会获得全胜。

【原文】夫用战<sup>①</sup>有四：有大体者，难与持久；有威刑者，难与争险<sup>②</sup>；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势<sup>③</sup>者，御之以坚。用兵能使民坚重<sup>④</sup>者，则可与之赴汤火<sup>⑤</sup>，可与之避患难。进不可诡，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尽（尽疑画误）地而守固，疑间不能入，权谲不能设也。坚重者，备物者也。备物者无偏形，无偏形故其变无不之也。故礼与法，首尾也；文与武，本末也。故礼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故用兵不知先为政，则亡国之兵也。

【注释】①用战：用兵作战。②争险：争锋。③任势：利用形势。④坚重：坚定而从容。⑤汤火：指危险困厄之境。

【译文】作战有四个方面：对于有长久计画的敌人，不可与之久战；对于军纪严明的敌人，不能与之争险；对于善于以柔制胜的敌人，要慎重地对待；对于善于利用地形的敌人，则以壁垒与之对峙。用兵而能使己方将士信心坚定从容，就能与他们一起赴汤蹈火，可以和他們一起共度患难，进军时不会被欺诈，退军时敌人不能追击，所到之处百姓安宁，用尽地势之利而防守坚固，谣言、离间不能入其心，弄权、欺诈的行为无法施展。所谓坚定从容，是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

备充足，就没有出乎意料的情况。没有出乎意料的情况，所以他用兵就能变化自如了。所以说，礼与法是头和尾的关系，文和武是本和末的关系。礼义端正了法度就会严明，文治运用后武力才能施展。所以用兵不知道先处理好政事，就是亡国之兵。

**【原文】**用人有四：一曰以功业期之，二曰与天下同利，三曰乐人之胜己，四曰因才而处任<sup>①</sup>。以功业期之，则人尽其能；与天下同利，则民乐其业。乐人胜己，则下无隐情<sup>②</sup>；因才择任，则众物备举。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众善，不以一过掩众美，不遗<sup>③</sup>小类，不弃小力，故能有为<sup>④</sup>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sup>⑤</sup>，屏谗慝<sup>⑥</sup>之萌<sup>⑦</sup>。兵者倾危<sup>⑧</sup>之物，死生之机，一物不至，则众乱兴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sup>⑨</sup>，心公而隙塞，则民专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贤才至，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闭。兵者死生之机也，是故贵公。

**【注释】**①处任：任用职位。②隐情：隐瞒的事情。③遗：放弃。④有为：有所作为。⑤邪：邪曲。⑥谗慝：邪恶奸佞。⑦萌：萌发。⑧倾危：倾覆危亡。⑨隙：私心。

**【译文】**用人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建功立业为期许，二是和天下人共用利益，三是喜欢别人胜过自己，四是根据才能给予相应的职位。以建功立业相期许，就能人尽其能；与天下人共用利益，百姓就会乐于本职；喜欢别人胜过自己，下属就不会隐瞒实情；因才任职，就会万事得到整治。人才各有所能和所不能，因此有智慧的人不会责求一个人办成所有的事，也不会因为某方面的缺陷而掩盖他的长处。不忽视小的方面，不放弃小的才能，所以能有作为。治理天下的人，他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公正罢了。公正，能够克制天下的私

## 群书治要译注

心邪心，抑制邪恶和奸佞的萌发。军队是能使天下倾覆的东西，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件事考虑不周，各种灾祸都会发生。所以要用仁德聚拢天下的民心，以公正阻塞天下的猜疑。心地公正，猜疑停止，百姓就会专心用命了。公正之心显明，贤才就会到来。一用公心，就万事亨通。一用私心，就万事遇阻。军队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要重视公正。

## 王子主失

【题解】本篇重点谈的是君主的过失。袁准认为，“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这样，奸臣就会讨好取悦人主，人主不能辨别真伪，导致忠臣被诛杀或者逃离，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提醒人主要时刻保持明智，不能听信奸臣之语。

【原文】有王子者，著《主失》之书，子张<sup>①</sup>甚善<sup>②</sup>之。为袁子称之曰：“夫人之所以贵于大人者，非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笃敬<sup>③</sup>。人主授之不虚，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论其能，赏其身不议其功，则私门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奸臣之事君，固欲苟悦其心，夫物未尝无似象，似象之言，漫润之谀（漫恐当作浸。谀恐当作谗），非明者不能察也。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为之容说<sup>④</sup>，人主不能别也，是而悦之，惑乱其心，举动日缪，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奸臣之言已掩<sup>⑤</sup>于人主，不自以为非，忠臣以逆违之言说之，人主方以为诬妄。何其言之见听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见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见听，奸臣飨荣利而言见悦，则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荣乐而见听哉？故有被髮而为狂，有窜伏于窟穴，此古今之常也。

【注释】①子张：姓张的读书人。②善：赞赏。③笃敬：忠诚恭敬。④容说：说同“悦”。取悦于人。《后汉书·仲长统传》：“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⑤掩：同掩，蒙蔽。

【译文】有位姓王的先生，写了一本名为《主失》的书，有张姓读书人认为写得很好，向我述说道：“百姓之所以尊重做官的人，并非因为他显贵的官爵，而是因为他说话忠信，行为诚敬，君王没有虚授官爵，臣子也没有诈领爵位。如果授予官位而不考虑他的能力，奖赏他而不考虑他的功劳，徇私舞弊的路就打通了，公平正直的道路就阻塞了。”世人所担心的，不是担心君主会犯过失，而是担心君主有过想改却改不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奸臣侍奉君主，本来就想讨君主欢心。事物都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表面看似有道理的话，慢慢渗透的谗言，不是贤明的人就听不出来。奸臣用看似有道理的话谄媚君主，君主不能辨别，并心生欢喜，迷失了自己的心，行为日益荒谬，却常常认为自己做得合乎道义。这是有国者的通病。那些奸佞邪恶的言语，委婉而有文采。忠诚正直的话，简朴直接而大多逆耳。假如忠臣的话是对的，那么君主（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心裏本来就会因此不太高兴。如今奸臣的话已经蒙蔽了君主，君主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忠臣再用逆耳的话劝说君主，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诬陷自己，这些话又怎么能被君主听进去呢？所以忠臣重者被挖心剖腹，轻者被贬为奴隶。忠臣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言，君主却听不进去；奸臣享受荣华富贵，谗言受君主喜爱。这样，天下人哪能再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言，舍弃荣华富贵，仅仅为了让君主听进自己的话呢？所以有人披头散发装疯卖傻，有人躲进洞穴不肯出来，这样的现象古今都很常见。

【原文】凡奸臣者，好为难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审察而悦其巧言，则见其赏而不见其罚矣。为人

臣有礼未必尊，无礼未必卑，则奸臣知所以事主矣。虽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复之涂也。故人主赏罚一不当，则邪人为巧滋生。其为奸滋甚，知者虽见其非而不敢言，为将不用也。夫先王之道，远而难明，当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违其疏而从其亲，见其小而暗其大，今贤者固远主矣，而执远而难明之物，奸人固近主矣。而执近而易知之理，则忠正之言奚时而得达哉？故主蔽于上，奸成于下，国亡而家破。伍子胥<sup>①</sup>为吴破楚，令阖闾<sup>②</sup>霸。及夫差<sup>③</sup>立，鸱夷<sup>④</sup>而浮之江。乐毅<sup>⑤</sup>为燕王破强齐，报大耻。及惠王<sup>⑥</sup>立，而驱逐之。夫二子之于国家，可谓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犹不免于危死<sup>⑦</sup>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异故也。又况于草茅<sup>⑧</sup>孤远之臣，而无二子之功，涉奸邪之门，经倾险之涂，欲其身达，不亦难哉！人虽有子产<sup>⑨</sup>之贤，而无子皮<sup>⑩</sup>之举，有解狐<sup>⑪</sup>之德，而无祁奚<sup>⑫</sup>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无宣子之听，有子皮之贤而无当国之权，则虽荆山<sup>⑬</sup>之璞，犹且见瓦<sup>⑭</sup>耳。故有管仲<sup>⑮</sup>之贤，有鲍叔<sup>⑯</sup>之友，必遇桓公而后达。有陈平<sup>⑰</sup>之智，有无知<sup>⑱</sup>之友，必遇高祖而后听<sup>⑲</sup>。桓公，高祖不可遇，虽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注释】①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楚国人，春秋末期为吴国大夫。后被吴王夫差赐死，尸体被装入皮囊沉江。②阖闾：吴王阖闾。春秋末期吴国国君。执政时，以楚国旧臣伍子胥为相，以齐人孙武为将，使国势日益强盛。③夫差：吴王夫差。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吴王阖庐之子。他继父登位之初，励精图治，大败勾践，使吴国达到鼎盛。在位后期，生活奢华无度，对外穷兵黩武，屡次北上与齐晋争锋。黄池之会，勾践趁虚攻吴，吴国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缢。④鸱夷：革囊。⑤乐毅：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⑥惠王：燕惠王。燕惠王作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即位后对乐毅用而不信，后以骑劫代之，乐毅逃亡走赵。⑦危死：⑧草茅：⑨子产：⑩子皮：⑪解狐：⑫祁奚：⑬荆山：⑭瓦：⑮管仲：⑯鲍叔：⑰陈平：⑱无知：⑲听：⑲高祖：高祖不可遇，虽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 群书治要译注

死：危难死亡。⑧草茅：指出身贫贱。⑨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多有建树。⑩子皮：春秋时期郑国上卿。举荐子产为相，使郑国大治。⑪解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是杀害当时晋国中军尉祁奚父亲的人。⑫祁奚：姬姓，祁氏，名奚，字黄羊，春秋时晋国人（今山西祁县人），因食邑于祁（今祁县），遂为祁氏。祁奚在位约六十年，为四朝元老。他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誉满朝野，深受人们爱戴。⑬荆山：山名。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部。漳水发源于此。山有抱玉岩，传为楚人卞和得璞处。⑭见瓦：被视作瓦砾。⑮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史称管子。⑯鲍叔：春秋时代齐国大夫，管仲的好朋友。推荐管仲当上了齐国宰相，被时人誉为“管鲍之交”“鲍子遗风”。⑰陈平：谋略家，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⑱无知：秦末人。楚汉战争时从汉王刘邦。陈平背楚降汉，因其求见刘邦，遂得重用。后周勃、灌婴等谗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其荐人不当，乃对曰：“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刘邦于是拜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不敢复言。⑲听：举用。

**【译文】**凡是奸臣，喜欢做难以成功的事，凭着侥幸成功获得的利益，而能先得到君主的欢心。如果君主不能察明，而喜悦于他们的巧舌之言，他们就只会被封赏而不会被惩罚了。做臣子的有礼未必尊贵，无礼未必卑下，那么奸臣就知道如何能讨得君主的欢心了。即使今天有失误，明天也必能知道重新讨得君主欢心的方法。所以君主赏罚一失当，奸邪之人的伪诈行为就会滋长。明智的人虽然知道君主的过错却不敢说，因为说了怕不被采纳。先王的主张，遥远而难以明了。当世的方法，切近而容易知晓。普通人无不是违背他们疏远的而听从他们亲近的，只见到小的而看不见大的。如今贤才本来就被君主疏远，而且又坚持的是深奥难懂的东西；奸人本来就接近君主，而又说着浅薄易知的道理。这样，忠正的进言什么时候才能被君主听到呢？所以在上君

主被蒙蔽，在下奸臣就会得逞，国破家亡的时刻就到了。伍子胥为吴国攻破楚国，使阖闾称霸，等到夫差即位，却用皮口袋装着他的尸体扔到江里。乐毅为燕王攻破强大的齐国，报了先前的耻辱，等到惠王即位，却把乐毅驱逐出境。这二人对于国家，可以说是有功了。夫差、惠王完全清楚二人的大功，然而二人仍然免不了被害被杀，是因为君主不能长期保持贤明，并且忠臣和奸臣处世之道不同的缘故啊！更何况是那些卑贱、疏远的臣子，没有立下像二人那样的大功，涉入奸邪之人的漩涡里，经历死难的途径，想要他们显贵，不是很难吗？如今，有人即使有子产般的贤能，却没有子皮那样的“伯乐”举荐，即使有解狐那样的德行，却没有祁奚那样的正直之人相助，又怎么能进身而被任用呢？然而仅有祁奚的正直，而没有赵宣子的听信忠言，仅有子皮的贤德，而没有他掌管朝政的权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会被当成瓦砾啊。所以，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的友情，也必须要遇到齐桓公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的友情，也必须要遇到汉高祖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遇到齐桓公、汉高祖，二人即使有贤才，又怎能被任用呢？

## 厚德

**【题解】**此段节录文字虽短，内容却非常重要。袁准指出要加强道德教育“止民恶心”，通过“男女之礼、妃匹之合”使民不淫，通过“廉耻之教”使民不偷，通过“以贤制爵”使民修德，而且要长期这样做，国家才能长久。

**【原文】**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sup>①</sup>，有刑禁<sup>②</sup>，有物禁，圣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无过行也。不能止民恶心<sup>③</sup>，而欲以刀锯<sup>④</sup>禁其外，虽日刑人<sup>⑤</sup>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为男女之礼，妃匹<sup>⑥</sup>之合，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盗矣。以贤制爵，令（旧令作有。改之）民德厚矣。故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sup>⑦</sup>。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sup>⑧</sup>，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注释】**①教禁：礼教的约束。②刑禁：刑法的约束。③恶心：邪恶之心。④刀锯：指行刑用的刀具。代指死刑。⑤刑人：杀人。⑥妃匹：指婚配之事。⑦恒者德之固也：出自《易经·系辞传下》。谓持恒方能使德行坚固。⑧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出自《易经·恒卦》。谓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方得成功。

**【译文】**依靠关闭门户来防盗，不如明示刑法。明示刑法，不如加强

道德教化。所以(约束的方法有三种)有礼教的约束,有刑法的约束,有物质的约束。圣人之道是三者兼而用之,所以百姓有羞耻心而无犯罪的行为。不能抑制百姓内心的邪念,而只想拿着刀锯在外部禁止,那即使每天在闹市处决犯人,也不能制止恶行。贤明的人知道治恶要治本,所以返回头去修养德行。制定男女间的礼法、夫妻结合的规范,就没有淫乱之事了。施行廉耻的教化,使百姓知足尽分,就不会有盗窃的事了。以贤良为标准授予爵位,就会使百姓道德淳厚。所以圣人贵有恒,只有持恒方能使德行坚固。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才可成功。没有不长久坚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也没有无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

## 用贤

**【题解】**“选贤与能”是《群书治要》最重要的用人原则，这在本段文字中同样得到了深刻体现。本段中，袁准指出了治国的四大要素——重视道德、考核贤能、奖赏有功、处罚有罪，并指出了圣明君王的五大用人原则。

**【原文】**治国有四：一曰尚<sup>①</sup>德，二曰考<sup>②</sup>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者明则国治矣。夫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sup>③</sup>，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sup>④</sup>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赏可以势求，罚可以力避，而求下之无奸，不可得也。为官长非苟<sup>⑤</sup>相<sup>⑥</sup>君也，治天下也。用贤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归之。

**【注释】**①尚：重视。②考：考核。③旧：故交，老交情。④求：责求。⑤苟：苟且。⑥相：辅佐。

**【译文】**治国有四个要点：一是崇尚道德，二是考校人才，三是赏赐有功，四是惩罚犯罪。四者严明了，国家就太平了。如果评议士人不是着眼于他的德行而是看与他的交情，考量人才不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以他的资历，而期望下级尊重上级，那是办不到的。奖赏可以依靠势力取得，刑罚可以靠权力逃避，如此却希望臣下没有奸邪的行为，那是办不到的。为官不只是为了侍奉君主，而是为了治理天下。任用贤才不是为了

驱使他，而是崇尚他的贤德。以公正行事，那么天下人都会归顺他。

**【原文】**故明王之使人<sup>①</sup>有五：一曰以大体<sup>②</sup>期之，二曰要<sup>③</sup>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无私，五曰与天下同忧。以大体期之，则臣自重；要其成功，则臣勤惧<sup>④</sup>；忠信不疑，则臣尽节<sup>⑤</sup>；至公无私，则臣尽情<sup>⑥</sup>；与天下同忧。则臣尽死<sup>⑦</sup>。夫唯信而后可以使人。昔者，齐威王<sup>⑧</sup>使章子将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应也，自是之后，为齐将者无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强于终始<sup>⑨</sup>也。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汉高祖，山东<sup>⑩</sup>之匹夫<sup>⑪</sup>也，无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sup>⑫</sup>，举大体而不苛<sup>⑬</sup>，故王天下，莫之能御也。项籍<sup>⑭</sup>，楚之世将<sup>⑮</sup>，有重于民，横行天下，然而卒<sup>⑯</sup>死东城者。何也？有一范增<sup>⑰</sup>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宽则得众用，贤则多功，信则人归之。

**【注释】**①使人：用人。②大体：重要的义理，有关大局的道理。③要：期望。④勤惧：勤勉戒惧。⑤尽节：恪守本分。⑥尽情：尽心尽力。⑦尽死：以死效忠。⑧齐威王：田氏齐国第四代国君，田齐桓公之子。在位期间，齐国国力大增，列战国“七雄”之首。⑨终始：始终如一。⑩山东：古代指崤山以东、函谷关以西。⑪匹夫：普通人。⑫智力：智勇的人才。⑬苛：繁杂，烦琐。⑭项籍：项羽。⑮世将：世袭的将领。⑯卒：最后。⑰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项羽的主要谋士，被项羽尊为“亚父”。后被项羽猜忌，辞官归里，途中病死。

**【译文】**所以明君用人有五个原则：一是以识大体相期许，二是希望他建功立业，三是信任而毫不怀疑，四是能大公无私，五是能与天下百姓同忧愁、共患难。以识大体相期许，臣子就会谨言慎行；希望他建功立业，臣子就会勤奋戒惧；对臣子坚信不疑，臣子就会尽节效命；大公无私，臣子就会尽心竭力；与天下同忧，臣子就会以死效忠。只有信

## 群书治要译注

任人，然后才可以使用人才。过去，齐威王任章子为将讨伐魏国，别人多次说章子会造反，齐威王都没有听信。从此之后，做齐国大将的就没有自疑之心了，所以齐国军队始终很强大。唯有君子能够讲信用，一次失信，一生的品行就完了。所以君子重视信用。汉高祖原是崑山以东的普通百姓，地无咫尺，人无十家，但能任用天下贤才的智慧和力量，掌握大义而不苛求小节，所以能统一天下，无人能够抵御他。项羽是楚国宿世将门之后，万众仰慕，横行天下，然而最终自刎于乌江，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一个贤才范增而不能任用，猜忌多疑，不能信任大臣的缘故啊。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贤能可以成就众多功业，取信于人则天下归附。

## 悦近

**【题解】**悦近，就是要使身边的人悦服。袁准指出，居于上位的人，要宽厚待人，以仁义为本，“宽则得众”；要信任属下，“信则不疑”，方能使人才为己所用。公刻、苛察、忌讳三者，表面上有助于治理，实际却是导致君主孤立、国家危亡之道。

**【原文】**孔子曰：“为上不宽。吾何以观之。”“苛政甚于猛虎。”诗<sup>①</sup>人疾<sup>②</sup>掎克<sup>③</sup>在位。是以圣人体德<sup>④</sup>居简<sup>⑤</sup>，而以虚<sup>⑥</sup>受人<sup>⑦</sup>。夫有德则谦，谦则能让；虚则宽，宽则爱物<sup>⑧</sup>。世俗以公刻<sup>⑨</sup>为能<sup>⑩</sup>，以苛察<sup>⑪</sup>为明<sup>⑫</sup>，以忌讳<sup>⑬</sup>为深<sup>⑭</sup>。三物具，则国危矣。故礼法欲其简<sup>⑮</sup>，禁令欲其约<sup>⑯</sup>，事业欲其希<sup>⑰</sup>。简则易明，约则易从，希则有功。此圣贤之务也。

**【注释】**①诗：即《诗经》。②疾：同“嫉”。痛恨，谴责。③掎克：亦作“掎刻”。聚敛，搜括。亦指搜括民财之人。一说，自大而好胜人。④体德：指先天的德性。⑤居简：谓持身宽略。⑥虚：谦虚。⑦受人：待人。⑧爱物：爱人。⑨公刻：公正严刻。⑩能：能事。⑪苛察：以烦琐苛刻为明察。⑫明：明辨。⑬忌讳：因风俗习惯或迷信，禁忌某些认为不吉利的话和事。⑭深：深刻。⑮简：简朴。⑯约：简洁。⑰希：简要。

**【译文】**孔子说：“在上位者不宽厚待人，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又

说：“残暴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啊。”《诗经》中的作者痛恨搜刮民财的君主在位。所以圣人保持先天的德性，持身宽略，而虚心待人。凡是有德的人自然就会谦虚，谦虚就能礼让；虚心就会宽容，宽容就会有爱人之心。世人以公正严苛为能事，以繁琐苛刻为明察，以懂得忌讳为高深。三者如果全了，国家就危险了。所以礼法要简单，禁令要简约，事务要扼要。简单就容易明白，简约就容易施行，扼要就容易见效。这是圣贤之人的追求。

**【原文】**汉高祖，山东之匹夫<sup>①</sup>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贤奔走而归之，贤士辐凑<sup>②</sup>而乐为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御。唯其以简节<sup>③</sup>宽大<sup>④</sup>。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宽则得众，虚则受物，信则不疑，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举必当也，唯以其心旷<sup>⑤</sup>，故人不疑，况乎以至公处物<sup>⑥</sup>而以聪明治人乎。

**【注释】**①匹夫：普通人。②辐凑：汇聚。③简节：谓科条简略。④宽大：宽容大度。⑤旷：宽大。⑥处物：对待人和事物。

**【译文】**汉高祖原是崂山以东的一个普通人，起兵之时，天下的英雄豪杰争先恐后地归顺他，贤良之人群聚乐于为他所用，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这仅仅是因为他能够简略宽大、招纳天下的贤才罢了。所以宽厚就能够使民众亲附，虚心就能够广纳贤才。信任人就不会有猜疑，不忌讳就能下情上达、民心安定。汉高祖并非事事都做得恰当，只是因为他心胸豁达，所以人们才不会猜疑。更何况是那些以大公无私之心处理事务、以聪明智慧管理臣子的圣王呢？

**【原文】**尧先亲九族<sup>①</sup>，文王刑<sup>②</sup>于寡妻<sup>③</sup>，物莫不由内及外，由大信<sup>④</sup>而结，由易简而上安，由仁厚而下亲。今诸侯王国之制，无一成<sup>⑤</sup>

之田，一旅之众，独坐空宫之中，民莫见其面，其所以防御之备，甚于仇讎<sup>⑥</sup>。内无公族<sup>⑦</sup>之辅，外无藩屏<sup>⑧</sup>之援，是以兄弟无睦亲<sup>⑨</sup>之教，百姓无光明<sup>⑩</sup>之德。弊薄<sup>⑪</sup>之俗兴，忠厚之礼衰，近者不亲，远者不附，人主孤立于上，而本根<sup>⑫</sup>无庇荫<sup>⑬</sup>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圣人者以仁义为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风雨不愆伏<sup>⑭</sup>也。

**【注释】**①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②刑：通“型”。法式，典范，榜样。③寡妻：旧指大老婆，嫡妻；一说寡德之妻，谦词；一说为国君夫人。④大信：对天下百姓的信诺。⑤一成：古谓方十里之地。⑥仇讎：仇敌，仇家。⑦公族：诸侯或君王的同族。⑧藩屏：比喻卫国的重臣。⑨睦亲：指宗族中的近亲。⑩光明：指贤者的仪范、风采。⑪弊薄：淡薄。⑫本根：喻指帝室。⑬庇荫：庇护。⑭愆伏：谓阴阳失调。多指气候失常。

**【译文】**尧帝先亲睦自己九族之内的人，周文王以身作则为自己的妻子树立榜样。做事情没有不是由内而外才成功的：由于信守对百姓的诺言而聚合民心，由于持事简明而使君主安定，由于仁爱厚德而使百姓亲附。当今诸侯王国的制度，诸侯没有十亩的田地，没有五百人的士卒，独坐在空宫之中，百姓都不能见到他的面。国家对诸侯的防备，甚至超过防范仇敌，以至于在内没有同族大臣的辅佐，在外没有诸侯王国的援助。因此使得世间的兄弟得不到和睦亲爱的教化，百姓得不到贤者风采的薰染。于是衰薄的风俗兴起，忠厚的礼义衰落。身边的人不亲近，远处的人不归附。国君在上孤立无援，皇室没有庇护的助力。这是国家的大患啊。圣人以仁义为根本，以取信天下来护持仁义，根基深厚，所以风调雨顺，国家太平。

## 贵公

【题解】贵公，就是崇尚公道，以公心理天下万事。袁准指出，君主耍“与物无尤，与人无争”，引导百姓“背私而向公”，如此不用烦劳而奸盗自息。若是私心用事，则人人挟私，将致“国分为万”，虽然刑罚繁多，却不能禁止犯罪。

【原文】治国之道万端<sup>①</sup>，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后可以有国，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为国之本也。公也者，为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恶<sup>②</sup>也。欲为国者一，不欲为国者万。凡有国而以私临<sup>③</sup>之，则国分为万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观事故<sup>④</sup>而立制，瞻<sup>⑤</sup>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轻重<sup>⑥</sup>，较重即颇邪<sup>⑦</sup>；法不可以私倚<sup>⑧</sup>，私倚即奸起。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人问其故。曰：“吾徒见金，不见人也。”故其爱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丑，而以胜曾上之美，故心倚于私者，即所知少也。乱<sup>⑨</sup>于色者，即目不别精粗；沉<sup>⑩</sup>于声<sup>⑪</sup>者，则耳不别清浊<sup>⑫</sup>；偏于受（受当作爱）者，即心不别是非。是以圣人节欲去私，故能与物无尤<sup>⑬</sup>，与人无争也。明主知其然也，虽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亲，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无所隐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万。一向公则明不劳而奸自息，一向私则繁<sup>⑭</sup>刑罚而奸不禁。故公之为道，言甚约，而用之甚博。

**【注释】**①万端：形容方法、头绪、形态等极多而纷繁。②恶：厌离。③临：治理。④事故：事情，问题。⑤瞻：考察。⑥轻重：指尊贵贵贱。此指因尊贵贵贱而有不同。⑦颇邪：偏颇邪恶。⑧私倚：偏私。⑨乱：惑乱，迷惑。⑩精粗：指精良和粗劣。⑪沉：沉迷。⑫声：音乐。⑬清浊：音乐的清音与浊音。⑭尤：怨恨。⑮繁：增多。

**【译文】**治国的方法有千万种，施行的原则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回答是：就是一个公字。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有国家，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有家族，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全自身。自身是国家的根本，公心是立身的根本。私欲，是人人想追求的，是治理国家十分厌恶的。如果放任私心，想治理好国家的只有一人，不想治理好国家（而只想着为自己）的却成千上万。如果执政者用私心治理国家，则人人都会怀有私心，国家就会分裂成千万个小国。所以设立天子之职，是用来治理天下的；设置三公的职位，是用来辅佐天子的。观察事情而设立制度，察看民心而订立法制。设立制度不能有偏重，有偏重就会出现偏颇。制定法律不能偏私，偏私就会欺诈四起。古代有个在闹市偷人金子的人，人家问他偷金子的缘故，他说：“我只看见金子，看不见人。”因此，人们因为贪爱必定会鬼迷心窍。宋国有个人的儿子很丑，他却认为自己儿子的美貌胜过曾上。所以心中偏私的人，他的智慧就会很小。被美色迷乱的人，就不能分辨事物的精粗；沉迷于靡靡之音的人，耳朵就不能分辨清音和浊音；偏于所爱的人，心里就不能分辨是非黑白了。所以圣人节制欲望、摒弃私心，才能够与物无怨、与人无争。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虽然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也不敢偏私自己的亲属。所以百姓超脱世俗，都摒弃私心，一心为公。公道施行，偏邪的私利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所以君主之心）向公，百姓所追求的就会一致；（君主之心）挟私，百姓所追求的就千差万别。一心为公，明主不操劳，欺诈自然平息；一心向私，纵使刑罚繁多，奸邪的事也无法禁绝。所以以公心

## 群书治要译注

治国,说起来简单,但是作用很大。

## 治 乱

**【题解】**本篇节录内容主要讲了三点：一是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重农，如此才能使天下归本；二是赏罚必公，不论亲疏，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三是礼法并用，以礼治君子则君子知劝，以法治小人则小人知惧，如此才能导民向善。

**【原文】**治国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国之急务<sup>①</sup>，存亡之机，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恶者莫如死，岂独百姓之心然，虽<sup>②</sup>尧舜亦然。民困衣食，将死亡<sup>③</sup>，而望其奉法从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sup>④</sup>。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伯夷<sup>⑤</sup>饿死于首阳之山，伤<sup>⑥</sup>性也；管仲分财<sup>⑦</sup>自取多，伤义也。夫有伯夷之节，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让而取。然死不如生，争不如让，故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sup>⑧</sup>，小人<sup>⑨</sup>伤行<sup>⑩</sup>矣。君子伤道则教亏，小人伤行则奸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用而不得，无强兵。求而皆失，故无兴国。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于农。

**【注释】**①急务：紧要的任务。②虽：即便。③死亡：死去和逃亡。④固穷：固守贫穷不变气节。⑤伯夷：殷末周初著名高士，因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⑥伤：损伤。⑦管仲分财：《史记·管仲列传》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⑧道：道义。⑨小人：平

民百姓。⑩行：品行。

【译文】治国的关键有三点：一是吃饭，二是军队，三是信用。这三者是国家的要务、存亡的关键，是英明君主所重视的事。百姓所厌恶的莫过于死亡，岂只是百姓是这样，就连尧舜也是这样。百姓衣食困乏，将要死了，还希望他们能遵守法律服从教化，是做不到的。只有君子能固守贫穷，所以治理国家而不为百姓谋衣食，就是责求天下人都要具有君子的品行啊。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上，那是有伤人性的行为。管仲在分财时自己多拿，那是有损于道义的做法。有伯夷那样的气节，才可以不吃饿死。有管仲那样的才能，才可以不用谦让而多取钱财。但是死了不如活着，竞争不如谦让。所以拥有民众而国家贫困，君子就会损伤道义（而去谋利），百姓就会损伤品行（而去犯罪）。君子损伤道义，教化就会亏缺；百姓损伤品行，就会欺诈四起。百姓，是君主要求满足自己用度的对象。百姓富庶，君主所要求的都能满足；百姓贫穷，君主所要求的都会落空。想役使却办不到，所以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所求都落空，所以国家无法兴旺。明主知道治理国家不能不使百姓富裕，所以率领百姓发展农业。

【原文】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八曰塞朋党<sup>①</sup>之门。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壹<sup>②</sup>，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sup>③</sup>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sup>④</sup>，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知此八者，国虽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国虽大必亡。

【注释】①朋党：因利结成的党羽。②壹：专心。③并兼：兼并。④淫：沉迷、放纵。

**【译文】**富国的政策有八项：一是生活节俭只求满足基本用度，二是根据时节安排农事，三是重农抑商，四是使百姓有稳定职业，五是收支有度，六是以货币调节财富，七是抑制好空谈的人，八是堵塞交结朋党之门。节俭就会扩充积蓄，按照时节劳作就会农业保收，重视农业粮食就会增加，抑制商人就会使货物价格平抑，有固定职业百姓就会专一不二，开支有度就会使财富不散，财富平均就会抑制兼并发生，摒弃空谈的人就会使百姓不迷惑混乱，堵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就会归顺君主。懂得这八者，国家虽小，必定能称王。不懂这八者，国家虽大，最后必定灭亡。

**【原文】**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权也。贫者能富之之谓利，有罪者能罚之之谓权。今为国不明其威禁<sup>①</sup>，使刑赏利禄，壹出于己，则国贫而家富，离上而趣下矣。夫处至贵之上，有一国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sup>②</sup>而纳公实之言，此国之所以治乱也。至贵者人夺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sup>③</sup>为尊；不敢恃其强，以法为强。亲道不亲人，故天下皆亲也；爱义不爱近<sup>④</sup>。故万里为近也。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

**【注释】**①威禁：法令，禁令。②威刑：刑罚。③道：道义。④近：亲近之人。

**【译文】**凡是在上位者能制约下面的人，是因为有利益和权力啊。能使贫穷的人富起来叫做“利”，能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叫做“权”。如果治理国家不彰明禁令，使赏罚利禄都由自己决定，国家就会贫穷，私人就会富有，百姓就会舍弃君主、依附私人。处在君主至尊的位置上，拥有一国的财富，不能不严明刑罚，采纳公正的言论。这是国家之所以有治有乱的原因啊。至尊的地位，人们都想争夺；至多的财富，人们都想取得。所以明君不敢倚仗自己的尊贵，而是以道为尊；不敢凭借

自己的强大，而是以公正的法律为强。亲近道义，不亲近私人，所以天下人都爱戴他；喜爱仁义，不宠爱亲近的人，所以即使百姓在万里之遥都像在他身边一样。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所以能够用人来治理人，以国家来治理国家，以天下来治理天下，这是圣王的治国之道啊。

【原文】凡有国者，患在壅塞<sup>①</sup>，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sup>②</sup>，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sup>③</sup>，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危。苟<sup>④</sup>功之所在，虽疏远<sup>⑤</sup>必赏，苟罪之所在，虽亲近必罚。辨智<sup>⑥</sup>无所横其辞，左右<sup>⑦</sup>无所开其说，君子卿大夫其敬惧如布衣之虑，故百姓蹈法<sup>⑧</sup>而无徼幸之心。君制而臣从，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闭，而人主安太山<sup>⑨</sup>矣。

【注释】①壅塞：阻塞。②虚巧：弄机使巧。③诈伪：欺诈。④苟：如果。⑤疏远：不亲近的人和边远地方的人。⑥辨智：明辨事理，有才智。⑦左右：左右大臣侍者。⑧蹈法：践行法律。⑨安太山：安若泰山。太山，今名泰山。

【译文】凡是治理国家的人，担心人才上升、下情上达之路阻塞，所以不能不公正；担心弄虚作假，所以不能不诚实；担心虚伪欺诈，就不能不守信。这三者如果得以彰明，国家就安定了。这三者如果昏暗不明，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是有功劳，即使对于疏远的人，必定要赏赐；如果是犯了罪，就是对于亲近的人，也必定要惩罚。即使巧舌如簧的人，也不能找到托辞说情；即使左右亲近的人，也不能为其开脱罪责。君主和公卿大夫像老百姓一样敬畏法律，这样百姓就会遵守法律而不心存侥幸了。君主制定法律而臣下听从，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阻塞人才上升、下情上达的障碍打开，君主就会安如泰山了。

【原文】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于君

子，功在于小人。故为国而不以礼，则君子不让；制民而不以法。则小人不惧。君子不让，则治不立；小人不惧，则功不成。是以圣人之法，使贵贱不同礼，贤愚不同法，毁法者诛，有罪者罚。爵位以其才行，不计本末；刑赏以其功过，不计轻重。言必出于公实，行必落于法理。是以百姓乐义，不敢为非也。太上<sup>①</sup>，使民知道<sup>②</sup>；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义也；使民不得为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赏必行，刑必断之谓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志也。

【注释】①太上：最上，最高。②知道：懂得道义。

【译文】礼义是用来匡正君子的，法律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治理好坏在于君子，成效如何在于百姓。所以治理国家不依靠礼法，君子就不会谦让；治理百姓不依靠法律，百姓就没有敬畏。君子不谦让，治理就不会有效；百姓不敬畏，治国就无法成功。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使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遵行不同的礼制，使贤良的人和愚笨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犯法的必定责罚，有罪的必定惩罚。爵位按品行才能评定，不计出身贵贱；刑赏以功过制定，不论职位轻重。说话必定合乎公平信实，行为必定合乎礼法事理。所以百姓就乐于遵行道义，不敢违犯法律。最上之策，是使百姓懂得道义，其次是让百姓懂得仁心，最下的是让百姓不做坏事。使百姓懂得道义，靠的是尊崇道德；使百姓懂得仁心，靠的是提倡仁义；使百姓不做坏事，靠的是威严禁令。所谓威严禁令，就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三种道理，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奉持这三者）想称王就能称王，想称霸就能称霸，想强盛就能强盛，这就要看君主的志向了。

## 损 益

【题解】本篇节录内容讲的是国家要有定制，任何人不得随意逾越。定制之下，士农工商官，各得其所，国家就会兴旺。若是定制被逾越，则大义不彰，人各怀私，崇尚财利，贿赂公行，于是法律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

【原文】夫服物<sup>①</sup>不称<sup>②</sup>，则贵贱无等，于是富者逾侈<sup>③</sup>，贫者不及。小人<sup>④</sup>乘君子之器，贾竖<sup>⑤</sup>袭卿士之服，被<sup>⑥</sup>文绣<sup>⑦</sup>，佩银黄<sup>⑧</sup>，重门<sup>⑨</sup>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sup>⑩</sup>，颐指<sup>⑪</sup>而使。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sup>⑫</sup>齐民<sup>⑬</sup>，珍宝旁流，而刑放于贿，下而法侵，能无亏乎。

【注释】①服物：衣服器物。②称：相称。③逾侈：过度奢华。④小人：平民百姓。⑤贾竖：商人。⑥被：古同“披”，覆盖。⑦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⑧银黄：白银和黄金。⑨重门：指重重庭院。⑩叱咄：音赤多，呵斥。⑪颐指：用下巴示意以指挥人。⑫雄：霸道。⑬齐民：百姓。

【译文】如果衣服器物与身份不相称，贵贱就没有区别了。于是富人过度奢华，而穷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温饱。百姓使用官员才应使用的器物，商人穿着公卿才应穿的衣服，身穿锦服丽袍，佩戴着金银环佩，住着深宅大院，吃着珍馐佳肴，呵斥左右佣人，颐指气使。所以有钱的人

卷五十 袁子正书 抱朴子

荣耀，没钱的人卑贱。富人在上结交卿相，在下欺凌百姓。珍宝财富都流失到富人手中，刑法因为贿赂成为摆设。法律的公平被破坏了，国家能不灭亡吗？

## 世治

【题解】世治，即世代地统治。本篇节录内容针对当时禁止选拔人才的官员接见外人，指出交往是人们的正常需求，禁止交往未必能起到禁绝私人请托现象，最重要的是赏罚要公正，则就没有人敢于背离规章制度了。

【原文】天地之道贵<sup>①</sup>大，圣人之道贵宽<sup>②</sup>。无分寸<sup>③</sup>之曲。至直也，以是绳<sup>④</sup>之，则工不足于材矣。无纤分<sup>⑤</sup>之短，至善也，以是规之，则人主不足于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夫有近会者无远期。今之为法曰：“选举之官，不得见人，”曰以绝奸私<sup>⑥</sup>也。夫处深宫之中，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奚<sup>⑦</sup>从而知之。夫交接<sup>⑧</sup>，人之道，不可绝也。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莫问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sup>⑨</sup>，不论贵贱，不禁交游<sup>⑩</sup>，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禄，具赏罚以待其归，虽使之（之疑交）游，谁敢离道哉。

【注释】①贵：崇尚。②宽：宽恕。③分寸：丝毫。④绳：动词，衡量。⑤纤分：毫分。⑥奸私：奸诈营私。⑦奚：文言疑问代词，相当于“胡”“何”。⑧交接：指交际往来。⑨不然：不这样。⑩交游：交际，结交朋友。

【译文】天地之道贵在广大，圣人之道贵在宽容。没有丝毫弯曲，

是最笔直的了，用这个标准为准绳，工匠就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了。没有一丝缺点，可以说是至善，依照这个标准，君主就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了。凡是用人，不求各种才能一人兼备。齐桓公对于宁戚的任用，可以算是明白这一道理了。眼前遇到贤才就不必去远方寻求。今天的法律说，担任选举人才的官员，不得跟当事人接触，说是为了杜绝舞弊。身处深宫之中，而从全天下之人中选取被认为贤明的人，这又是从何而知的呢？交际往来是人的正常需要，不可断绝。所以圣人研求完善交往的方法，而不是断绝交往。没有考察询问过的人就不能交往，这样人为地禁止与人交往，就像以私心来禁止私心一样。先王用人则不然，不论贵贱，都不禁止往来结交，（而是）按品德赏赐爵位，按能力授予官职，按功劳发放俸禄。完备赏罚之法等待人才的归附，即使让人们互相交游，谁又敢偏离正道呢？

## 刑法

【题解】本篇讲的是法律的施行问题。袁准认为，“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即法律是用来规范事物间关系的。制定法律要“求之于心，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不要轻易改动。法律也象征着君主的权威，“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并认为赦免之法“明主不为”。

【原文】礼法明则民无私虑<sup>①</sup>，事业专则民无邪伪<sup>②</sup>，百官具<sup>③</sup>则民不要功<sup>④</sup>。故有国者，为法欲其正也，事业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sup>⑤</sup>也。天下之事，以<sup>⑥</sup>次为<sup>⑦</sup>爵禄，以次<sup>⑧</sup>进士<sup>⑨</sup>，君子以精德显。夫德有次则行修，官有次则人静，事有次则民安。农夫思其疆畔<sup>⑩</sup>，百工思其规矩<sup>⑪</sup>，士君子思其德行，群臣百官思其分职<sup>⑫</sup>，上之人思其一道<sup>⑬</sup>，侵官无所由，离业无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sup>⑭</sup>。

【注释】①私虑：个人的打算。②邪伪：邪恶诈伪。③具：完备。④要功：邀功。⑤常：有恒。⑥以：按。⑦为：授予。⑧次：次第，顺序。⑨进士：授官。⑩疆畔：田界，引申为农田。⑪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多用来比喻标准法度。⑫分职：职分。⑬一道：指一以贯之的治理方法。⑭壹：忠心。

【译文】礼法彰明百姓就没有私心杂念，事业专一百姓就没有奸邪伪诈，百官设置完备百姓就不会邀功。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制定法律希望它公正，创立事业希望它长久，授予官位希望官员能够恒常守职。治

理天下，要按次序授予爵位俸禄，按次序招贤纳士，这样君子美好的德行就会得以显现。进德有次序，士人就会致力于修身；晋升有次序，官员就安分；事业有次序，人民就安居乐业。农夫想的是田地里的活，工匠想的是他们的手工技巧，士人、君子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职分，君主想的是一以贯之的治国方法，侵犯官员职守的事就不会出现，摒弃正业的事也不会发生。只有这样，对天下的治理才能走上正道，百姓才能用心专一。

**【原文】**夫变化<sup>①</sup>者，圣人<sup>②</sup>之事也。非常<sup>③</sup>者，上智<sup>④</sup>之任<sup>⑤</sup>也。此人于权道<sup>⑥</sup>，非贤者之所窥<sup>⑦</sup>也。才智至明而好为异事者，乱之端<sup>⑧</sup>也。是以圣人甚恶奇功<sup>⑨</sup>。

**【注释】**①变化：变通，权变。②非常：此指应对非常之事。③上智：上等的智慧或最高的智慧。④任：责任。⑤权道：变通之道，临时措施。⑥窥：窥探。这里指希求。⑦端：征兆，开端。⑧奇功：异常的功劳、功勋。

**【译文】**随机变通是圣人的事，处理非常之事是上智之人的责任。这些已经属于权变之道，不是贤者所能窥见的。才智超群却好做异乎寻常之事的人，这是祸乱的源头。所以圣人厌恶奇功。

**【原文】**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无可赦之心，而无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乐杀而恶生也，以为<sup>①</sup>乐生之实在于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则法出入<sup>②</sup>，法出入则奸邪得容其议，奸邪得容其议则法日乱，犯罪者多，而私议<sup>③</sup>并兴，则虽欲无赦不可已<sup>④</sup>。夫数<sup>⑤</sup>赏则贤能不劝，数赦则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为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sup>⑥</sup>也，得之于—而伤之于万，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为也，故所俘虏<sup>⑦</sup>壹断之于法，务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

【注释】①以为：认为。②出入：指不严谨。③私议：背地裏谈论。④已：停止⑤数：多次。⑥千百之一：千百个有一个。⑦俘虏：非本意地受（义务、责任或财产）约束的人。此指犯罪嫌疑人。

【译文】天下有了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就有了可以赦免的罪行；没有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也就没有可以赦免的罪行。明主之所以不赦免罪行，并非喜欢杀人而厌恶让人存活，而是认为乐于使人存活的实际措施，就在于此（以刑止恶）。如果寻思赦免的方法，那么法律就会出现偏差，法律有偏差，奸邪之人就会参与议论。奸邪之人干政，那么法律就一天天地混乱，犯罪的人就会增多，同时私议也会兴起，到那时就是不想赦免都不可能了。奖赏太频繁了，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勉励；赦免的次数多了，罪人就心存侥幸。明主知道这一弊端，所以不做这样的事。可以赦免的罪，千百个才有一个，赦免了一个人，却损坏了千百万人对法律的敬畏心，这在治理之道上是不足取的。所以先王知道赦免罪行这种事是不能做的，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统统按照法律进行处置，务求以此建立法律的威信，而不研求赦免罪行的方法。

【原文】法立令行，则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则民多触死<sup>①</sup>。故曰：“能杀而后能生，能断而后仁立。”国之治乱，在于定法。定法则民心定，移法则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乱。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是以明君将有行也，必先求之于心，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阴阳<sup>②</sup>之动，如四时<sup>③</sup>之行，如风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长。夫天之不可逆者时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时而可逆，则非天也；法令而可违，是非君也。今有十人彊弩于百万之众，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杀百万人可知也。然一军皆震者，以为唯无向则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礼，明其法，严其刑，持满<sup>④</sup>不

发，以牧<sup>⑤</sup>万民，犯礼者死，逆法者诛，赏无不信，刑无不必，则暴乱之人莫敢试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惧万人，有罪必诛，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注释】①触死：犯死罪。②阴阳：这里指白天黑夜。③四时：四季。④持满：拉满弓。⑤牧：统御。

【译文】法律确立，政令施行，百姓就不会犯法。法律不确立，政令不施行，百姓就敢于触犯死罪。所以说，能诛杀然后才能保全更多的人，能够断除恶行然后仁德才能建立。国家是治还是乱，取决于有无固定的法律。法律确定民心就安定了，法律变更百姓心就不安了。法律是规范各种事务之间关系的，首次颁布法律是公正合理的，再次颁布就会出现偏差，多次颁布就会出现混乱。法律颁布而不能做到公正，等于没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于没有君王。所以明主有所举措，必定先在心中反复思考，思虑成熟后形成文书，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改动，法令一经下达就不要收回。就像阴阳变化、四季的运行，又像春风化雨，所到之处无不变化，万物都生长发育。天不可逆转的，是季节；君主不可逆转的，是法律。假若季节可以逆转，就不是天了；法令可违反，就不是君主了。现在有十个人，拉弓对准百万军队，没有人不害怕的。十支箭不能杀百万人，这是谁都清楚的，然而整个军队都震惊，是认为弓箭没有瞄准自己也就罢了，一旦射中必定死亡。明主匡正礼法，彰明法令，严格刑罚，像拉满弓而不射箭一样，以此来统治万民。违反礼教的要处死，触犯刑罚的要诛杀。奖赏无不守信，责罚无不执行，这样想行凶作乱的人就不敢尝试了。所以说中箭之人必死，一支箭就能震慑万人；有罪必定惩罚，一次刑罚就可以严禁天下人作恶。所以明主看重法律而慎行政令。

## 人主

**【题解】**本篇节录内容讲的是，君主无不希望得贤才而用之，但却往往由于赏罚不当，而致“戮能养奸”。这是治理天下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原文】**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sup>①</sup>；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罚贤。若是者，赏罚之不当<sup>②</sup>，任使<sup>③</sup>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谓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必以为信<sup>④</sup>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润之言<sup>⑤</sup>，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贤罚暴之名，而有戮能养奸<sup>⑥</sup>之实，此天下之大患也。

**【注释】**①不肖：不才，不正派。②不当：不合理。③任使：差遣，委用。④信：信用。⑤浸润之言：谗言。⑥养奸：包庇小人。

**【译文】**君主无不想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但所任用的人中难免有不贤的人；君主无不想抓到奸人而铲除他们，但所铲除的人中不免有贤能的人。像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赏罚失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君主所奖赏的，并非说对其不能奖赏，只是必须十分恰当才可以。君主所惩罚的，并非说对其不能惩罚，而是必须要能够取信于人。智慧不能分辨是非曲直，贤明不能识别渐渐渗透的谗言，所任用的人又未必聪明，所信赖的人又未必忠诚，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赏赐贤能而惩罚暴徒，

卷五十 袁子正书 抱朴子

实际上却是惩罚了贤能者而姑息了奸邪之人。这是天下的大患啊。

## 致 贤

【题解】致贤，即招引贤才。袁准指出，君主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治理国家，总会有穷竭之时，只有借助贤能之人的佐助，才能“处大道而智不穷”“兴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而口不劳”“兼听古今而志不倦”。

【原文】虽有离娄<sup>①</sup>之目，不能两视<sup>②</sup>而明<sup>③</sup>；夔<sup>④</sup>之耳，不能两听<sup>⑤</sup>而聪；仲尼<sup>⑥</sup>之智，不能两虑<sup>⑦</sup>而察<sup>⑧</sup>。夫以天下之至明<sup>⑨</sup>至智<sup>⑩</sup>，犹不能参<sup>⑪</sup>听而俱存之，而况于凡人乎？故以目虽至明，有所不知，以因<sup>⑫</sup>，虽凡人无所不得。故善学者假先王以论道<sup>⑬</sup>，善因者借外智<sup>⑭</sup>以接物<sup>⑮</sup>。故假人之目以视，奚适夫两见；假人之耳以听，奚适夫两闻；假人之智以虑，奚适夫两察。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注释】①离娄：传说中视力特强的人。②两视：同时看两件事物。③明：看清。④夔：夔与师旷的并称。夔，舜时乐官；旷，春秋晋乐师。⑤两听：同时听取两件事。⑥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⑦两虑：同时思考两件事。⑧察：审明。⑨至明：最清明。⑩至智：最聪明。⑪参：掺杂。⑫因：借助外物。⑬论道：辨明道理。⑭外智：他人的智慧。⑮接物：理解事物。

【译文】即使有离娄那样明亮的眼睛，也不能同时看清楚两个东西。即使有夔和师旷那样的耳朵，也不能同时听清楚两个声音。即使有孔子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同时考虑两件事情。以天下最贤明和最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同时明察多方面的事情，何况是凡夫俗子呢？所以依靠最明亮的眼睛，仍然有不知道的，而如果有所凭借，即使平凡人也能无所不知。所以善于治学的人，借助古圣先王来阐述道义；善于借助外物的人，借助他人的智慧来了解外物。所以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又何止是看清楚两方面的事物；借助他人的耳朵来听，又何止是听到两方面的声音；借助别人的智慧，又何止是能明察两方面的事理。所以想要立足于天下大道而智慧不会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而思想不会枯竭，统百家之言而口舌不会劳累，兼听古今的言论而心志不会疲倦，只有使用贤才这一个办法。

## 明赏罚

【题解】本篇重点讲的是赏罚问题。袁准认为，赏罚要达到“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的效果，如此，才能使才智之士“劝善之心生，而不轨之奸息”。用刑是不得已的手段，应当存心仁厚，合情、合义、合法地审断。

【原文】夫干禄<sup>①</sup>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当世<sup>②</sup>，而不能日月<sup>③</sup>不违仁。当其用智以御<sup>④</sup>世，贤者<sup>⑤</sup>有不如<sup>⑥</sup>也。圣人明于此道，故张<sup>⑦</sup>仁义以开天下之门，抑情伪<sup>⑧</sup>以塞天下之户，相赏（相赏之间。疑有脱字）罚以随之。赏足荣而罚可畏，智者<sup>⑨</sup>知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sup>⑩</sup>之心生，而不轨<sup>⑪</sup>之奸息，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sup>⑫</sup>，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sup>⑬</sup>。明开塞之路，使百姓晓然知轨疏（疏疑迹）之所由，是以贤者不忧，知者不惧，干禄者不邪，是故仁者安<sup>⑭</sup>仁，智者利<sup>⑮</sup>仁，畏罪者强<sup>⑯</sup>仁。天下尽为仁，明法之谓。

【注释】①干禄：求禄位，求仕进。②当世：现世。③日月：一天一月，每天每月。④御：统理。⑤贤者：用圣人之道要求自己并付诸实践的人。⑥不如：比不上。⑦张：提倡，发扬。⑧情伪：虚伪。⑨智者：有才智的人。⑩劝善：勉励为善，勉力为善。⑪不轨：不法。⑫从：效法。⑬避：回避。⑭安：恪守。⑮利仁：为利益而行仁。⑯强：勉强。

【译文】求官的人追求的是利益，其智慧足以在当世取得成功，却不能做到每时每刻都不违背仁德。当他们运用智慧来管理天下时，贤能的人也有比不上他们的地方。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宣导仁义来打开天下进取之门，抑制巧智来阻塞天下侥幸求利之户，并辅助以赏罚，赏赐足以使他们觉得荣耀，惩罚足以让他们觉得畏惧。有才智的人知道荣耀和耻辱必会（伴随着自己善或恶的行为而）到来，所以向善的心就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就停息了。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榜样而跟从；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教训而躲避。明确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使百姓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贤人就不担心，聪明的人就不害怕，追求官禄的人也不会走上邪路。所以仁爱的人恪守仁义，有才智的人为利益而顺应仁义，害怕罪责的人也会勉强履行仁义。全天下的人都能行仁，这就是法律严明的结果。

【原文】死者，人之所甚恶也；杀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于利欲，有犯死罪而为之，先王制肉刑<sup>①</sup>，断人之体，彻膳去乐<sup>②</sup>。谿嗟<sup>③</sup>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断<sup>④</sup>则不威<sup>⑤</sup>，避亲贵<sup>⑥</sup>则法日弊<sup>⑦</sup>，如是则奸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伤天下生也。圣人计之于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杀者，乃爱人之心也。涕泣<sup>⑧</sup>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虽<sup>⑨</sup>贵重<sup>⑩</sup>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断也。仁见<sup>⑪</sup>故民不怨，立断下不犯，圣王之所以禁奸也。先王制为八议<sup>⑫</sup>赦宥<sup>⑬</sup>之差，断之以三槐九棘<sup>⑭</sup>之听<sup>⑮</sup>，服念<sup>⑯</sup>五六日至于旬时<sup>⑰</sup>，全<sup>⑱</sup>正义<sup>⑲</sup>也。而后断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sup>⑳</sup>可为也。

【注释】①肉刑：惩罚肉体之刑。②乐：音乐。③谿嗟：感慨惋惜。④断：坚决。⑤威：威慑。⑥亲贵：亲族权贵。⑦弊：萎靡。⑧涕泣：痛哭流涕。⑨虽：即使。⑩贵重：权贵重臣。⑪见：同“现”，显现。⑫八议：古代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

## 群书治要译注

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⑬赦宥：宽恕，赦免。⑭三槐九棘：《周礼·秋官·朝士》：“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郑玄注：“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怀也，怀来入于此，欲与之谋。”后以“三槐九棘”为三公九卿之代称。⑮听：评议。⑯服念：审议。⑰旬时：十天的时间。⑱全：保全。⑲正义：公正，正义。⑳至刑：至重之刑。

**【译文】**死亡是人人所厌恶的，杀人是仁者不忍心做的。但是有人为了获得利益、满足欲望，不惜犯死罪去做。古圣先王制定了肉刑，在伤残罪人的肢体时，他自己停止饮食、撤掉音乐、叹着气去施行刑罚，这是出于不得已啊。刑罚不果断就没有威慑力，规避亲戚权贵，法律就会日渐败坏。这样将导致奸邪不能禁止，犯罪的人日渐增多。如果恩惠施与一个人，却会伤及天下人的性命，那么圣人会衡量其中的利害关系，从而毫不迟疑地施行刑罚。因此施行刑罚杀戮，实际是爱人之心使然。君主流着泪施行刑罚，所以天下人都能明白他的仁心；即使是权贵重臣犯罪了也不赦免，所以天下人都能知道他的果断。刑罚体现着仁爱，所以百姓心无怨恨；判罚果断，所以百姓不敢再犯，这是圣王之所以能够抑制奸邪的原因。先王制定“八议”之法，对亲属、贤者、大臣等减免刑罚，三公九卿参与审议，议论五六天甚至十天，符合道义了，然后才加以裁定。仁爱之心如此宽厚，所以即使重刑也可以推行。

## 抱朴子

**【题解】**《抱朴子》今存“内篇”二十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策等事，作者自称“属道家”；“外篇”五十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作者自称“属儒家”。“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神仙的存在、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显示了作者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用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

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仙学统统纳为一体之中，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群书治要》节录的文字出自《抱朴子·外篇》，主要是指出为政者内在的修身对治国的影响。“酒诫”篇描绘了人们如何酒后乱性、癫狂的场景，对各种酒徒酒后的穷形尽相刻画淋漓，极尽讽刺。告诫人们切莫饮酒放纵，误国殒命。“疾谬”篇则描写了人们失礼倨傲的丑态。离开了恭敬守礼的轨道，人们就会陷入互相攻讦、诬陷、诋毁、仇视的

混乱状态，轻者伤身，重者亡国。“刺骄”篇，则是骄傲使人毁灭，谦虚使人进步的生动阐述。讽喻一国之君一定要戒除傲慢，听取臣下的谏言。“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附之者众，则安之微也；去之者多，则危之诊也。”这实在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

“博喻”篇尤为可贵，是依法治国的典范论点，言法律既定，不能随意更改，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否则，法律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而亡国也不远了。“广譬”篇则劝诫真正提拔和任用杰出人才，不能“叶公好龙”。

**【作者简介】**葛洪（公元284年—公元364或343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所著《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的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

葛洪还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

## 酒 诫

**【题解】**本篇对人们酒后乱性的癫狂场景、各种酒徒酒后的形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描绘，极尽讽刺。强调“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告诫人们不要酗酒，统治者切莫饮酒放纵以误国殒命。

**【原文】**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从<sup>①</sup>也；耳之所乐，不可不慎（原书不慎作顺<sup>②</sup>一字）也；鼻之所喜，不可任<sup>③</sup>也；口之所嗜<sup>④</sup>，不可随<sup>⑤</sup>也；心之所欲，不可恣<sup>⑥</sup>也。故惑<sup>⑦</sup>目者必逸容<sup>⑧</sup>鲜藻<sup>⑨</sup>也，惑耳者必妍<sup>⑩</sup>音淫声<sup>⑪</sup>也，惑鼻者必芷蕙<sup>⑫</sup>芥馥<sup>⑬</sup>也，惑口者必珍羞<sup>⑭</sup>嘉旨<sup>⑮</sup>也，惑心者必势利功名也。五者毕<sup>⑯</sup>惑，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不亦信哉。

**【注释】**①从：依顺。②顺：顺从；顺应。③任：听凭，任凭。④嗜：喜欢，爱好。⑤随：顺从，任凭。⑥恣：放纵。《说文》：恣，纵也。⑦惑：使迷惑。⑧逸容：犹美貌。⑨鲜藻：华丽的装饰。⑩妍：美好。如：妍好，妍妙，妍姿。⑪淫声：淫邪的乐声。古代以雅乐为正声，以俗乐为淫声。三国魏阮籍《乐论》：“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⑫芷蕙：白芷和蕙兰的合称，也是王者之香的代名词。蕙兰原产中国，是我国栽培最久和最普及的兰花之一，古代常称为“蕙”。⑬芥馥：香气浓郁。⑭珍羞：亦作“珍馐”，珍美的肴馔。⑮嘉旨：指美酒佳肴。⑯毕：全部，都，统统。

【译文】抱朴子说：眼睛所看到的好东西，不可依从；耳朵所听到的欢乐声，不可顺应；鼻子闻到的好东西，不能放任；口舌所贪吃的，不可随意进食；心里贪求的，不可恣意放肆。因为，能迷惑眼睛的，必定是美貌锦衣；能迷惑耳朵的，必定是靡靡之音；能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馥郁；能迷惑口舌的，必定是珍馐佳肴；能迷惑心性的，必定是权利功名。五者都被迷惑了，接下来可能就是灾祸加身了。不是确实如此吗？

【原文】是<sup>①</sup>以其抑情<sup>②</sup>也，剧<sup>③</sup>乎隄防之备<sup>④</sup>决，其御<sup>⑤</sup>性<sup>⑥</sup>也。过乎腐轡<sup>⑦</sup>之乘奔<sup>⑧</sup>，故能内保永年<sup>⑨</sup>，外免豊累<sup>⑩</sup>也。

【注释】①抑情：克制感情、欲望。②剧：厉害，严重。③备：防备，戒备。④御：控制，约束以为己用。⑤性：性情，脾气。⑥轡：音配，驾驭牲口用的缰绳。⑦乘奔：乘坐宾士的快马。⑧永年：长寿。⑨豊累：谓祸患或事端的牵连。

【译文】因此，人们控制自己的情绪，应当比防备堤坝决口还要慎重；驾驭自己的性情，应当比乘着缰绳不结实的快马还要小心。这样才能内保长寿，外避灾祸。

【原文】夫酒醴<sup>①</sup>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豪锋<sup>②</sup>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sup>③</sup>，耽<sup>④</sup>之惑之，尠<sup>⑤</sup>不及<sup>⑥</sup>祸。世之士人<sup>⑦</sup>，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sup>⑧</sup>，纵<sup>⑨</sup>口心之近欲，轻<sup>⑩</sup>召灾之根原，似热肠之恣<sup>⑪</sup>冷，虽适己而身危，小大乱<sup>⑫</sup>丧<sup>⑬</sup>，亦罔<sup>⑭</sup>非酒。

【注释】①酒醴：酒和醴，泛指各种酒。②豪锋：比喻极其细微。③速罪：招致罪祸。④耽：沉溺；迷恋。⑤尠：同“鲜”，少。⑥及：遭受。⑦士人：中国古代文人知识份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周旋

于道与王之间。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  
 ⑧节：节制。⑨纵：放任。⑩轻：轻视；不重视。⑪恣：肆意；尽情。⑫乱：祸患。  
 ⑬丧：祸难。⑭罔：无，没有。

**【译文】**酒和醴的味道相近，却都是致病的毒药，无丝毫的好处，却有像山一样大的坏处。君子因为它败坏了德行，小人因为它招来罪过。沉迷于酒醴中的人，很少不惹祸上身的。世上的士子也知道饮酒的危害，但是既不能戒除，也不肯节制，放任内心和口腹之欲，忽略了招致灾祸的根源。这就像干渴时恣意喝冷饮，虽然自己感觉舒服，但身体健康却被伤害了。小到个人祸患，大到国家灭亡，无不是因为酒造成的啊。

**【原文】**然而俗人<sup>①</sup>是酣<sup>②</sup>是湎<sup>③</sup>，其初筵<sup>④</sup>也。抑抑<sup>⑤</sup>济济<sup>⑥</sup>，言希<sup>⑦</sup>容整<sup>⑧</sup>，咏湛露<sup>⑨</sup>之厌厌<sup>⑩</sup>，歌在镐<sup>⑪</sup>之恺乐<sup>⑫</sup>，举万寿之觴<sup>⑬</sup>，诵温克<sup>⑭</sup>之义，日未移晷<sup>⑮</sup>，体轻耳热，流离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辖<sup>⑯</sup>投井。

**【注释】**①俗人：一般人，普通人；百姓，民众。②酣：酒喝得很畅快。③湎：沉迷于酒。④初筵：朱熹集传：“初筵，初即席也。”后指宴饮之始，亦泛指宴饮。⑤抑抑：审慎，谨慎的样子。⑥济济：端庄礼敬的样子。济，通“齐”。⑦希：少。⑧整：端正，端庄。⑨湛露：出自《诗经·小雅》。《左传》文公四年载：“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为赋《湛露》。诗以露不遇太阳不干，兴不醉无归的意思，但臣守礼节，虽天子言不醉不归。⑩厌厌：安静；安逸。⑪在镐：古地名。⑫恺乐：庆祝作战胜利的军乐。⑬觴：音伤，古代盛酒器。《说文》：“觴，爵实曰觴，虚曰觥。”⑭温克：《诗·小雅·小宛》：“人之齐圣，饮酒温克。”本谓醉酒能蕴藉自持，后亦谓人持有温和恭敬的态度。⑮移晷：晷，音轨，日影移动。犹言经过了一段时间。⑯辖：大车轴头上穿着的小铁棍，可以管住轮子使不脱落。

【译文】但是世俗之人依然畅快地饮酒，并沉湎其中。宴席初开时，他们济济一堂，谨慎庄重，言语稀少，容貌端严。朗诵起《湛露》的“厌厌”诗篇，歌唱起“在镐”、“恺乐”的曲调，举杯恭祝“万寿无疆”，喝醉了还能蕴藉自持。可是没过多久，却觉得身体飘飘然，两耳发热。于是琉璃海螺等酒器全都满上了，酒令喊得更带劲了。醉酒之后仍不愿离去，拔掉车轴上的车键投掷入井，使车轮都脱落了。

【原文】于是口涌鼻溢，濡首<sup>①</sup>及乱，屡舞僂僂<sup>②</sup>，舍其座迁，载号载呶<sup>③</sup>，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sup>④</sup>独笑，或无对而谈<sup>⑤</sup>，或呕吐机筵<sup>⑥</sup>，或颠蹶<sup>⑦</sup>梁（梁作良）倡<sup>⑧</sup>，或冠脱带解。

【注释】①濡首：语出《易·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后以“濡首”谓沉湎于酒而有失本性常态之意。②僂僂：亦作“踉踉”，舞貌。③载号载呶：载，又，且。号，呶，音挠，喧嚣叫嚷。④哑哑：形容笑声。⑤无对而谈：自言自语。⑥机筵：亦作“几筵”，犹几席。⑦颠蹶：跌倒，颠仆。⑧梁倡：踉跄，行走不稳貌。

【译文】这时候醉得嘴里吐出秽物、鼻子流出鼻涕，污秽满面狼狈混乱，手舞足蹈，在席间走来走去，边叫边闹，像开锅的水，又像沸腾的汤。有的争辩求胜，有的独自傻笑，有的自言自语，有的狂吐不止、弄脏桌席，有的跌倒爬起而步履踉跄，有的摘掉帽子并解开衣带。

【原文】贞良<sup>①</sup>者流华督<sup>②</sup>之顾盼<sup>③</sup>，怯懦者效庆忌<sup>④</sup>之蕃<sup>⑤</sup>捷<sup>⑥</sup>，迟重<sup>⑦</sup>者蓬转<sup>⑧</sup>而波扰，整肃<sup>⑨</sup>者鹿（旧无忌之至鹿十六字。补之）踊而鱼跃，口讷<sup>⑩</sup>于寒暑者，皆抚掌以谐声<sup>⑪</sup>，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sup>⑫</sup>发，鬬茸<sup>⑬</sup>之性露，而傲狠<sup>⑭</sup>之态出。

**【注释】**①贞良：忠良，忠正诚信。②华督：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745年，字华父，因又称华父督，商汤的后代之一，周朝宋戴公的孙子，好父说的儿子，官至宋国太宰（宰相），位及“六卿”之首，是当时宋国很有势力的大贵族。③顾盼：往回看。④庆忌：春秋时吴国人，吴王僚的儿子。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力量过人，勇猛无畏，世人都很敬佩他的武功，赞誉他的勇敢。⑤蕃：繁多。⑥捷：成功，胜利。⑦迟重：谨慎稳重，不浮躁。⑧蓬转：蓬草随风飞转。喻人流离转徙，四处飘零。⑨整肃：严肃；端庄。⑩口讷：说话迟钝。⑪谐声：谓声韵谐合。⑫疚：音趁，烦热；疾病。《说文》：疚，热病也。亦作疹。⑬鬬茸：指人品卑劣或者庸碌无能。鬬，庸碌，鄙下；茸，鹿茸，细毛。⑭傲狠：亦作“傲很”、“傲很”，倨傲狠戾。

**【译文】**此时原本坚贞善良的人，变得像华督一样四处乱看；胆小懦弱的人，像庆忌一样频繁显示能耐；性格稳健的人，如飞蓬旋转，像波浪一样搅扰；端庄严肃的人，也如鹿跳鱼跃一样活跃。连终年都不善言谈的人，也抚掌来附和；谦恭而与世无争的人，都变得趋炎附势。这样，廉耻的礼仪毁了，荒唐错乱的毛病产生了，卑劣的的嘴脸显露了，傲慢凶恶的态度出现了。

**【原文】**精浊神乱，臧否<sup>①</sup>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阪<sup>②</sup>为蚁封<sup>③</sup>也。或登危<sup>④</sup>蹋颞<sup>⑤</sup>，虽堕坠<sup>⑥</sup>而不觉，以吕梁<sup>⑦</sup>之渊为牛迹<sup>⑧</sup>也。或肆忿于器物，或酌（酌作酗）鬻<sup>⑨</sup>于妻子<sup>⑩</sup>。加枉酷<sup>⑪</sup>于臣仆，用剡锋<sup>⑫</sup>乎六畜<sup>⑬</sup>，炽火烈<sup>⑭</sup>于室庐，迁威怒<sup>⑮</sup>于路人，加暴害<sup>⑯</sup>于士友<sup>⑰</sup>，褻<sup>⑱</sup>严主以夷戮<sup>⑲</sup>者有矣，犯凶人<sup>⑳</sup>而受困者有矣。

**【注释】**①臧否：褒贬。评论人物好坏。②阪：山坡，斜坡。③蚁封：亦作“螳封”，即蚁垤。汉赵岐注：“垤，蚁封也。”④登危：登高。⑤蹋颞：亦作“蹋穢”，谓履于险地。⑥堕坠：跌落。⑦吕梁：水名，也称吕梁洪，在今江苏

## 群书治要译注

省徐州市东南五十里。有上下二洪，相去七里，臣石齿列，波流汹涌。⑧牛迹：牛蹄印。⑨酌讐：讐，音用，酒醉狂乱。《隋书·刑法志》：“帝遂以功业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酌讐，任情喜怒。”⑩妻子：妻子和儿女。⑪枉酷：指枉加的酷刑。⑫剡锋：锐利的锋刃。⑬六畜：或称“六扰”、“六牲”，是六种家畜的合称，即马、牛、羊、猪、狗、鸡。⑭火烈：火势猛烈，泛指炽烈、热烈。⑮威怒：犹震怒，盛怒。⑯暴害：以暴力侵害。汉刘向《说苑·贵德》：“居不为垣墙，人莫能毁伤；行不从周卫，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⑰士友：古代称在官僚知识阶层或普通读书人中的朋友。⑱褻：轻慢，轻佻地亲近。⑲夷戮：杀戮。⑳凶人：恶人，凶残的人。

**【译文】**精神错乱，善恶颠倒。有的驾驱车马奔向山谷，毫不惧怕，把高低不平的山坡当成蚁穴；有的登高临危，脚踏危岩，快要坠落毫无感觉，把悬崖深渊当成牛蹄印；有的拿器物来泄愤，有的对妻子儿女发酒疯；有的对奴仆乱用酷刑，有的用利刃刺杀牲口，有的在屋里点起烈火，有的迁怒于路人，有的甚至加害于朋友；有的人因为轻慢了严厉的主人而被杀，有的人因为触犯了恶人而陷入了险境。

**【原文】**言虽尚辞<sup>①</sup>，烦而叛理，拜伏<sup>②</sup>徒多，劳<sup>③</sup>而非敬。臣子失礼<sup>④</sup>于君亲<sup>⑤</sup>之前，幼贱悖慢<sup>⑥</sup>于老宿<sup>⑦</sup>之座。谓清谈<sup>⑧</sup>为诋詈<sup>⑨</sup>，以忠告为侵己。于是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棒杖奋而罔顾乎先后，构洒<sup>⑩</sup>之讎<sup>⑪</sup>血，招大辟<sup>⑫</sup>之祸。

**【注释】**①尚辞：指重文辞。②拜伏：跪拜俯伏，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③劳：劳累，疲劳。④失礼：违反礼节，没有礼貌。⑤君亲：君王与父母。有时特指君主。⑥悖慢：违逆不敬，背理傲慢。⑦老宿：指有名望有学问的老年人。⑧清谈：犹清议，谈论的内容以对人物、时事的批评为主。也泛指一般闲谈，一般不切实际的谈论。⑨诋詈：毁谤詈骂。⑩洒：流血，洒血。⑪讎：仇。⑫大辟：夏商

五刑之一，是死刑的总称。其执行方法主要是斩首，又称杀罪。《吕刑》郑玄疏曰：“死刑是罪之大者，故谓死刑为大辟。”

**【译文】**有的虽说的是崇敬的言词，说了很多却背离常理；跪拜的礼节虽多，徒劳而毫无敬意；臣子在君王面前礼节有失，年幼卑贱之人在尊长面前无礼轻慢。把清谈说成是诋毁辱骂，把忠告当成是侵犯自己。于是，拔刀相向不思后果，挥动棍棒不顾前后，结下了血海深仇，招来了杀身之祸。

**【原文】**以少陵<sup>①</sup>长，则邻<sup>②</sup>（邻原作邦）党<sup>③</sup>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sup>④</sup>矣。发<sup>⑤</sup>人所讳<sup>⑥</sup>，则壮士<sup>⑦</sup>不能堪<sup>⑧</sup>矣。计<sup>⑨</sup>数<sup>⑩</sup>深刻<sup>⑪</sup>，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sup>⑫</sup>，结百疴<sup>⑬</sup>于膏肓<sup>⑭</sup>，奔駟<sup>⑮</sup>不能追既往<sup>⑯</sup>之悔，思改而无自反<sup>⑰</sup>之蹊。盖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sup>⑱</sup>，不可胜载。

**【注释】**①陵：欺侮。②邻党：指乡亲、邻居。③推刃：《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何休注：“一往一来曰推刃。”谓父罪当诛而子复仇，仇家之子亦必报复，则形成一往一来的回圈报复。后用“推刃”泛称用刀剑刺杀或复仇。④发：揭露，暴露。⑤讳：忌讳。⑥壮士：意气豪壮而勇敢的人，勇士。⑦堪：忍受。⑧计：计策，计谋。⑨数：屡次。⑩深刻：严峻苛刻。⑪须臾：片刻，短时间。⑫百疴：疴，音柯，各种疾病。⑬膏肓：中医学中人体部位的名称，膏指心下部分，肓指心脏和横隔膜之间。旧说膏与肓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后来用“病入膏肓”指病情非常严重，已没有办法医治。后人也用以指事态非常严重，已无再造之功。⑭駟：古代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或套着四匹马的车。⑮既往：以往；过去。⑯反：同“返”，返回。⑰祸败：灾祸与失败。

【译文】年轻人欺侮了长者，那么乡里必加重责罚；侮辱别人的父兄，那么他的子弟就会举刀报仇；揭发别人所忌讳的隐私，即使壮士也不能容忍；心机过于深沉，即使是清醒的人也不会原谅。瞬间就引起许多祸患，好像身体里结下很多难以治愈的沉痾。就是骑上飞快的马，也无法追回令人悔恨的事，想要改正又无路返回过去。这就是聪明人必须严加防范，而普通人无法避免的。酒所引起的灾祸，多得难以记载。

【原文】然而欢集<sup>①</sup>莫之或释<sup>②</sup>，举白<sup>③</sup>盈耳，不论能否，料沥霤<sup>④</sup>于小余，以稽迟<sup>⑤</sup>为轻己，倾筐注于所敬，殷勤<sup>⑥</sup>变而成薄，劝之不持<sup>⑦</sup>，督<sup>⑧</sup>之不尽，恶色<sup>⑨</sup>丑音<sup>⑩</sup>，所由而发也。

【注释】①集：集合，聚集。②释：放下，放开。③白：古时罚酒用的酒杯。也泛指酒杯。④沥霤：下滴的水。霤，音六。⑤稽迟：迟延，滞留。⑥殷勤：指情意恳切深厚。⑦持：拿着。《说文》：持，握也。⑧督：督促；催促。⑨恶色：怨恨的神态。⑩丑音：犹恶声。

【译文】然而人们欢聚的时候，没有人舍得弃酒不用。举杯之声不绝于耳，不管能不能喝，都开怀畅饮。把残留的酒滴说成没喝完的剩酒，把喝得慢当成轻视自己，把满碗的酒倒给所敬的人，殷勤变成轻薄。劝酒不肯举杯，催促不肯饮尽，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话，由此发生了。

【原文】夫风<sup>①</sup>经府藏<sup>②</sup>，使人忽欢<sup>③</sup>，或遇斯疾，莫不忧惧<sup>④</sup>，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于醉之病性，何异于兹。而独居密<sup>⑤</sup>以逃风，不能割情<sup>⑥</sup>以节酒，若畏酒如畏风，憎醉如憎病，则荒沉<sup>⑦</sup>之咎<sup>⑧</sup>塞，而流连<sup>⑨</sup>之失止矣。夫风之为病，犹展<sup>⑩</sup>攻治<sup>⑪</sup>，酒之为变，在乎呼噏，及其闷乱<sup>⑫</sup>，若存若亡，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sup>⑬</sup>，仰晔<sup>⑭</sup>天墮，俯呼

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sup>⑩</sup>之礼，护喜怒之失哉。

**【注释】**①风：中医指某些疾病。②府藏：即腑脏，五脏六腑的总称。府，通“腑”，藏，通“脏”。③忽欢：亦作“惚恍”，迷迷糊糊。多指神志方面。④忧惧：忧愁恐惧。⑤密：密室。⑥割情：抛弃私人感情；割爱。⑦荒沉：犹沉湎，纵酒无度。⑧咎：过错。⑨流连：留恋不止；依恋不舍。⑩展：施行。⑪攻治：医治。⑫闷乱：气闷烦乱。⑬盘盂：盂，音于，亦作“盘杆”，圆盘与方盂的并称，用于盛物。古代亦于其上刻文纪功或自励。⑭哗：喧哗。⑮敬恭：恭敬奉事；敬慎处事。

**【译文】**风邪侵入脏腑，使人精神恍惚。如果患上这种病，没有人不担心害怕的，忍受着痛苦，想让它快点痊愈。至于喝醉酒昏迷恍惚的状况，又和这有什么差别呢？人们可以独居密室以躲避风邪，而不能抑制欲望来节制饮酒。如果人们畏惧酒像畏惧风邪一样，那么沉湎于饮酒的错误就会被遏制，留恋美酒的过失就会终止。风邪造成的疾病，尚且需要进行医治，更何况酗酒造成的病变，只在于呼吸之间啊。等到喝醉的时候，他们昏昏沉沉神智不清，把泰山看成弹丸，把大海看成盘盂；仰头大叫可让天掉下来，低头呼喊可让地陷下去；躺在地上等待虎狼到来，投入井里、跳到火中也毫不害怕。对待自己的身体尚且如此，又怎能以珍视恭敬的礼仪来防备喜怒无常带来的过失呢？

**【原文】**昔仪狄<sup>①</sup>既疏<sup>②</sup>，大禹<sup>③</sup>以<sup>④</sup>兴。糟丘<sup>⑤</sup>酒池<sup>⑥</sup>，辛。癸<sup>⑦</sup>以亡。丰侯<sup>⑧</sup>得罪，以<sup>⑨</sup>戴樽衔杯。景升<sup>⑩</sup>荒坏，以三雅<sup>⑪</sup>之爵<sup>⑫</sup>。赵武<sup>⑬</sup>之失众<sup>⑭</sup>，子反<sup>⑮</sup>之诛戮<sup>⑯</sup>，灌夫<sup>⑰</sup>之灭族<sup>⑱</sup>，季布<sup>⑲</sup>之疏斥<sup>⑳</sup>，子建<sup>㉑</sup>之免退<sup>㉒</sup>，徐邈<sup>㉓</sup>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乐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众我寡，良箴<sup>㉔</sup>安施，且愿君子节之而已。

【注释】①仪狄：据《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典籍记载，她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相传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女性。②疏：疏远。③大禹：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④以：所以。⑤糟丘：积糟成丘。极言酿酒之多，沉湎之甚。⑥酒池：谓以酒为池。⑦辛、癸：商纣、夏桀的并称。商纣名帝辛，夏桀名履癸，两人均为有名的暴君。⑧丰侯：传说中的古代因喝酒而亡国的诸侯。乡射礼图其形于罚爵上，作为酒戒之用。⑨以：因为。⑩景升：即刘表（公元142年—公元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东汉末年名士，汉室宗亲，荆州牧，汉末群雄之一。⑪三雅：《太平御览》卷八四五引《典论》：“刘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后以“三雅”泛指酒器。⑫爵：古代饮酒的器皿，三足，以不同的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⑬赵武：赵文子，戏剧《赵氏孤儿》的历史原型。春秋时晋国卿大夫，政治家、外交家。⑭失众：谓失去民心；失去众心。⑮子反：半姓，熊氏，名侧，字子反。生年不详，卒于前575年。春秋时楚国司马。楚庄王十九年（前596年），率军围宋，历时九月，后因酗酒被宋大夫华元趁夜入军帐通盟撤围。共王时为中军将，与子重等救郑。与晋师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时，夜酒醉不能议事，楚军乃退。旋为共王责而自杀。⑯诛戮：诛杀；杀害。⑰灌夫：西汉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仲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30年。初以勇武闻名，为人刚直不阿，任侠，好饮酒骂人。吴楚七国之乱时，与父俱从军，以功任中郎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任太仆。次年徙为燕相，坐法免官。与丞相田蚡不和，后因在蚡处使酒骂座，戏侮田蚡，为蚡所劾，以不敬罪族诛。⑱灭族：古代的一种严酷刑法，是指一人犯罪罪而牵连其父母妻子等整个家族被杀。⑲季布：曾为项羽部将，楚汉两军交战时，曾经多次让刘邦困窘不堪。刘邦消灭项羽后仍对此耿耿于怀，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季布潜藏到朱家家里。朱家劝灌婴说服刘邦赦免了季布，并召拜为郎中。惠帝时为中郎将，后转任河东守。季布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所以楚国人中广泛流传着“得

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一诺千金”这个成语也是从这儿来的。

⑳疏斥：疏远排斥。㉑子建：曹植（公元192年—公元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诗人、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㉒免退：指撤职。㉓徐邈：东汉末魏人，字景山，在魏国任职大司农。陈寿：“徐邈清尚弘通，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彥士矣。”㉔良箴：即“良针”，疗效好的针砭。比喻有益的劝诫。

**【译文】**从前仪狄进献美酒被大禹疏远了，夏朝因而兴起；酒糟成山，美酒满池，商纣、夏桀因此亡国。丰侯获罪，是因为头顶酒樽口衔酒杯；刘表政事荒废、颓败，是因为珍藏“伯雅”、“仲雅”、“季雅”三酒爵；赵文子失去众人的拥戴、子反被诛杀、灌夫被灭族、季布被疏远排斥、曹植被免官、徐邈被禁言，全都是因为酒啊。世人喜爱饮酒并以饮酒为乐的人很多，而能戒酒怕酒的人很少。乐之者多，戒之者少，规劝又如何生效呢？只能希望君子能节制一点罢了。

## 疾 谬

【题解】疾，憎恨；谬，荒谬的行为。作者以此为题，描写了人们失礼倨傲的丑态；指出离开了恭敬守礼的轨道，人们就会陷入互相攻讦、诬陷、诋毁、仇视的混乱状态，轻者伤身，重者亡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世风的愤恨。

【原文】抱朴子曰：世故<sup>①</sup>继<sup>②</sup>有，礼教<sup>③</sup>斯颓<sup>④</sup>，敬让<sup>⑤</sup>莫崇，傲慢成俗，畴类<sup>⑥</sup>饮会，或蹲或踞<sup>⑦</sup>，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sup>⑧</sup>唯在樗蒲<sup>⑨</sup>弹碁<sup>⑩</sup>，所论极于声色<sup>⑪</sup>之间，举足不离绮襦纨袴<sup>⑫</sup>之侧，游步<sup>⑬</sup>不去<sup>⑭</sup>势利<sup>⑮</sup>酒客之门，不闻清言讲道<sup>⑯</sup>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駮野<sup>⑰</sup>。

【注释】①世故：指祸乱。②继：持续不断。③礼教：礼仪教化。④颓：衰颓。⑤敬让：恭敬谦让。⑥畴类：朋辈，同辈的人。⑦踞：蹲坐。《说文》：“踞，蹲也。按，踞为居的俗字。”⑧盛务：大事，重要工作。⑨樗蒲：樗，音出，古代博戏，后世亦以指赌博。⑩弹碁：古代博戏之一，亦指下棋。⑪声色：指歌舞和女色。⑫绮襦纨袴：指富贵之家或其子弟，含贬意。⑬游步：随意走走。⑭不去：不离。⑮势利：指有钱有势的人。⑯讲道：讲宇宙人生玄妙的道理。⑰駮野：駮，音挨，愚笨鄙陋。

【译文】抱朴子说：“世间祸患不断，礼教渐渐衰败，没有人崇尚

恭敬谦让，傲慢无礼已成风气。同类的人聚会饮酒，有的蹲着，有的坐着；盛夏季节，裸身露体；盛行的只是赌博、下棋，所谈论的也只是音乐、女色之类；出行不离纨绔子弟左右，交游也不离权贵、酒徒之门；听不到高雅的言谈和深刻的道理，专门以说难听的话嘲弄别人为先。认为这样做是高明有远见，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愚笨鄙陋。”

【原文】于是驰逐<sup>①</sup>之庸民<sup>②</sup>，偶俗<sup>③</sup>之近人<sup>④</sup>，慕之者犹宵<sup>⑤</sup>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飙风。嘲戏之言，或上及祖考<sup>⑥</sup>，或下逮<sup>⑦</sup>妇女，往者<sup>⑧</sup>务其深焉，报者<sup>⑨</sup>恐不重焉，唱之者不虑见<sup>⑩</sup>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sup>⑪</sup>。如此交恶<sup>⑫</sup>之辞，焉得嘿<sup>⑬</sup>哉。

【注释】①驰逐：指追随，效法。②庸民：平民，普通的人。③偶俗：谓迎合世俗。④近人：关系近的人。⑤宵：夜。⑥祖考：祖先。《诗·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⑦逮：到。⑧往者：指出言的人。⑨报者：指回应的人。⑩见：被。⑪负败：失败，受挫折。⑫交恶：双方感情破裂，互相憎恨仇视。⑬嘿：同“默”，不说话，不出声。

【译文】“于是，奔走钻营的平庸之人，迎合世俗的受宠之人，羡慕他们的如飞蛾扑火，效仿他们的人如轻毛随飓风飞升。嘲笑戏弄的话，有的向上谈及祖先，有的向下论及妇女。嘲弄的话以尖刻为能，反驳的话唯恐出言不重。先出言的从不顾忌后果，反驳的人则以不能言辞苛刻使人语塞为耻。不应对的人被认为笨拙，先停下来的人被当做认输。这样相互咒骂的话，谁能够无声忍受呢？”

【原文】其有才思<sup>①</sup>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言微<sup>②</sup>理举，雅而可笑<sup>③</sup>，中而不伤。若夫疏拙者之为之也，则枉曲<sup>④</sup>直凑，使人愕然<sup>⑤</sup>，

妍<sup>⑥</sup>之与蚩<sup>⑦</sup>，其于宜绝，岂唯无益而已哉。

【注释】①才思：才气和思致。②微：语言含蓄微妙，精深切要。③可笑：令人发笑。④枉曲：谓违法曲断；不公正。⑤愕然：惊讶貌。⑥妍：美丽。⑦蚩：丑恶。

【译文】“那些有才思的人说出的讽刺话语，还善于寻找恰当的时机，言语含蓄简约、理由完备、文雅而诙谐幽默，中肯而不伤害对方。至于那些蠢笨之人说出的话，则不论是非曲直，使人惊愕。这些伤害人的话，无论言辞美丑，都应该断绝，岂止是言辞拙劣而已呢？”

【原文】乃有使酒<sup>①</sup>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sup>②</sup>之，拂<sup>③</sup>衣拔棘<sup>④</sup>，而手足相及，丑言<sup>⑤</sup>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讎<sup>⑥</sup>，绝交<sup>⑦</sup>坏厚，构隙<sup>⑧</sup>致祸。以杯螺<sup>⑨</sup>相掷者有矣，以阴私<sup>⑩</sup>相讦<sup>⑪</sup>者有矣。昔陈灵<sup>⑫</sup>之被矢，。灌氏<sup>⑬</sup>之泯族<sup>⑭</sup>，匪<sup>⑮</sup>降自天，口实为之，枢机<sup>⑯</sup>之发，荣辱之主，三缄<sup>⑰</sup>之戒，岂欺我哉。

【注释】①使酒：因酒使性。②堪：忍受。③拂：甩动，抖动。④棘：通“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可以直刺与横击。⑤丑言：恶言。⑥讎：仇。⑦绝交：断绝往来。⑧构隙：造成裂痕。指结怨。⑨杯螺：即螺杯，用螺壳雕制的酒杯。⑩阴私：隐秘不可告人的事。⑪讦：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说文》：讦，面相斥罪相告讦也。⑫陈灵：陈灵公（？—公元前599年），妫姓，陈氏，名平国，春秋时期陈国第十九任国君。⑬灌氏：灌夫。⑭泯族：灭族。⑮匪：非。⑯枢机：《周易·系辞》：“言行，君子之枢机。”因后以“枢机”喻言语。⑰三缄：“三缄其口”的略语。

【译文】“又有那些喝酒使性子的人，有不可侵犯的性格，不能忍

受，于是撩起衣襟，拔出刀剑，拳脚相加。用难听的话辱骂所尊敬的人，欢心变成仇恨，恩断义绝，仇隙日增，招来灾祸。用酒杯相互掷击的有之，用隐私互相攻讦的有之。从前陈灵公被射死，灌夫被灭族，灾难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祸从口出。言语表述，事关荣辱。古人三缄其口、出言谨慎的训诫，难道是骗人的吗？”

【原文】激电不能追既往之失辞<sup>①</sup>，班输（输原作轮）<sup>②</sup>不能磨斯言之既玷，虽不能三思<sup>③</sup>而吐情谈，犹可息谑调<sup>④</sup>以杜<sup>⑤</sup>祸萌<sup>⑥</sup>也。然而迷谬<sup>⑦</sup>者无自见之明，触情<sup>⑧</sup>者违逆耳之规，恢<sup>⑨</sup>（恢作疾。疾当作疾）美而无直亮<sup>⑩</sup>之针艾<sup>⑪</sup>，群惑而无指南<sup>⑫</sup>以自反<sup>⑬</sup>，谄媚<sup>⑭</sup>小人，欢笑以赞善，面从<sup>⑮</sup>之徒，拊节<sup>⑯</sup>以称功，益<sup>⑰</sup>使惑者不觉其非，自谓有端晏<sup>⑱</sup>之捷，过人之辨，而不寤<sup>⑲</sup>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岂徒减其方策<sup>⑳</sup>之令问<sup>㉑</sup>，亏其没世<sup>㉒</sup>之德音<sup>㉓</sup>而已哉！

【注释】①失辞：亦作“失词”，言辞失当。②班输：春秋鲁国的巧匠公输班。一说班指鲁班，输指公输般，“班输”为两人的合称。③三思：再三思考。思危，思退，思变。④谑调：戏笑的口吻。⑤杜：防止。⑥萌：发生。⑦迷谬：亦作“迷缪”。迷惑谬误。⑧触情：触动情绪。⑨恢：疾病，弊病。⑩直亮：正直信实。⑪针艾：治病的方法。此喻救治社会弊病的方法。针，同“针”，针法，用针刺经络或穴位治疗疾病；艾，艾草，治病用。⑫指南：这里指指引。⑬反：同“返”。⑭谄媚：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好。谄，奉承，巴结。媚，媚谄，逢迎。⑮面从：谓当面顺从。⑯拊节：击节。节，一种古乐器，用竹编成，击之成声。⑰益：更加。⑱端晏：指子贡和晏子。⑲寤：通“悟”，觉悟，认识到。⑳方策：典籍。㉑令问：令闻，美好的声名。问，通“闻”。㉒没世：终身，永远。㉓德音：好的声誉。

【译文】“快速的闪电，也不能追回说过的错话；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把侮辱了人的语言除去。即使不能反复思考而讲出得体

的话，还可以停止戏谑调笑，杜绝灾祸的萌生。但是迷惑于错误言论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触动感情的人，听不进逆耳的劝告。美化自己的弊病，却没有正直诚实的人来帮助他；很多人迷惑，却没有人指点而使其迷途知返。谄媚的小人，总是笑著称赞叫好；当面奉承的人，拍掌称赞功德。更使迷惑的人觉察不出他的错误，自以为有子贡、晏子一样才智、超人的辩才，却一点都不醒悟。这才是招来灾祸的丧旗、造成灾祸的符箘啊。难道仅仅是损害他们在史册中的好名声、损害身后的仁德吗？”

【原文】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顾<sup>①</sup>（顾作为）也，率多冠盖<sup>②</sup>之后，势援<sup>③</sup>之门。素<sup>④</sup>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sup>⑤</sup>立，本情便放<sup>⑥</sup>。或假财色以交权豪<sup>⑦</sup>，或因时运<sup>⑧</sup>以叨<sup>⑨</sup>荣位<sup>⑩</sup>，或以<sup>⑪</sup>婚姻而成<sup>⑫</sup>贵戚<sup>⑬</sup>。故并（并作弄）毁誉以合威柄<sup>⑭</sup>，器<sup>⑮</sup>盈志<sup>⑯</sup>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清论<sup>⑰</sup>所不能复制<sup>⑱</sup>，绳墨<sup>⑲</sup>所不能复弹<sup>⑳</sup>。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

【注释】①笃顾：十分顽固。指蠢笨顽固之徒。②冠盖：犹冠族，官宦之家。③势援：犹后盾。势，也写作“执”。④素：平时。⑤粗：略微。⑥放：解脱约束。⑦权豪：权贵豪强。⑧时运：时机运势。⑨叨：窃取。⑩荣位：指令名尊位。⑪以：借助。⑫成：结成，成为。⑬贵戚：帝王的亲族。⑭威柄：威权，权力。⑮器：度量，胸怀。⑯志：心志。⑰清论：公正的评论，公正的舆论。⑱制：制约。⑲绳墨：法度、法律。⑳弹：批评，揭发。

【译文】“但是敢于这样做的人，并非全是蠢笨顽固的人，大多还是官宦子弟、权势人家。他们平时尽力多行善事，以求虚名，但是一旦攒了点名声，恶劣的嘴脸就暴露了。有的借金钱、美女来巴结权贵豪门，有的依靠时机、运气来窃取尊贵的地位，有的借婚姻关系跻身贵

族行列。于是玩弄权术、毁誉并施来迎合权贵。他们志骄意满、故态复萌，毛病全都显露出来了。勾结同党，广结羽翼，仕途通畅，步步高升。公正的议论不能限制他们、法律制度也不能再约束他们。于是他们变成了鹰头上的苍蝇、庙堂里的硕鼠。”

【原文】所未及者，则低眉<sup>①</sup>扫地<sup>②</sup>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sup>③</sup>以鞅御<sup>④</sup>之。故胜己者则不得闻，闻亦阳<sup>⑤</sup>不知也；减己者则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注释】①低眉：形容顺从或和善的样子。②扫地：古代郊祀的仪制，于坛下扫地设祭。③作威作福：原意是只有君王才能独揽权威，行赏行罚。后泛指凭借职位，滥用权力。④鞅御：亦作“控驭”，驭马使就范。引申指控制，驾驭。⑤阳：佯。

【译文】“对于地位高的人，他们低眉顺眼、极尽奉承；对于地位低的人，就作威作福、加以控制。于是，那些地位在其之上的，听不到他们的劣性，即使听到也假装不知道；那些地位不如他们的，则不敢劝说他们，说了也不能制止他们。”

## 刺 骄

【题解】“刺骄”篇作者指责了世俗骄慢倨傲的习气，分析了汉末以来的情况，阐述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灭亡”的道理，讽喻一国之君一定要戒除傲慢，听取臣下的谏言。“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附之者众，则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则危之诊也。”这实在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

【原文】盖劳谦<sup>①</sup>虚己<sup>②</sup>，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sup>③</sup>之者多矣。附之者众，则安<sup>④</sup>之征<sup>⑤</sup>也；去之者多，则危<sup>⑥</sup>之诊<sup>⑦</sup>也。

【注释】①劳谦：居有功劳却仍谦恭。②虚己：谦虚，虚心。一般用在“虚己以听”中，意思是以谦虚的态度听取别人的意见。③去：离开。④安：安宁，安泰。⑤征：标志。⑥危：灾祸。⑦诊：症状。

【译文】大凡有功劳却仍谦逊的人，归附他的人就多；骄狂傲慢的人，背离他的人就多。归附的人多，是平安的征兆；背离的人多，是危险的信号。

【原文】存亡之机<sup>①</sup>，于是乎在。轻<sup>②</sup>而为之，不亦蔽<sup>③</sup>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贵下贱，卑以自牧<sup>④</sup>也。非此之谓也，乃衰薄<sup>⑤</sup>之弊俗<sup>⑥</sup>，膏肓<sup>⑦</sup>之废疾<sup>⑧</sup>，安共为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为恶人，无事于大<sup>⑨</sup>。

则为(旧无人无至则为七字。补之)小人<sup>⑩</sup>。纣<sup>⑪</sup>为<sup>⑫</sup>无道<sup>⑬</sup>,见<sup>⑭</sup>称独夫<sup>⑮</sup>;仲尼<sup>⑯</sup>陪臣<sup>⑰</sup>,谓为素王<sup>⑱</sup>。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今为犯礼之行,而不喜闻遄死<sup>⑲</sup>之讥。是负豕<sup>⑳</sup>而憎人说其臭,投泥而讳人言其污也。

**【注释】**①机:事物发生的枢纽,对事情成败有重要关系的中心环节。②轻:轻率。③蔽:蒙蔽。④自牧:自我调养,自我修养。⑤衰薄:衰败;衰败浇薄。常指世风道德。⑥弊俗:鄙陋的习俗。⑦膏肓:古代医学以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隔膜之间为肓。⑧废疾:谓有残疾而不能作事。⑨大:大事。⑩小人:普通人。⑪纣:中国商代最后的君主,相传是暴君。⑫为:做。⑬无道:暴虐,没有德政。⑭见:被。⑮独夫:独王。⑯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名丘,春秋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⑰陪臣:古代天子以诸侯为臣,诸侯以大夫为臣,大夫又自有家臣。因之大夫对于天子,大夫之家臣对于诸侯,都是隔了一层的臣,即所谓“重臣”,因之都称为“陪臣”。古代诸侯的卿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⑱素王:指孔子。汉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⑲遄死:速死。《诗经·相鼠》:“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意思是说,人不懂礼,何不赶快就死去。⑳豕:猪。

**【译文】**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此。轻率地这样做,不是太糊涂了吗?自尊的方法,就在于以尊贵的身份谦下低贱的人,用谦卑来培养自己的美德。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世风衰败的鄙陋习俗、进入膏肓的重病,怎么能都做这样的事,真是可悲啊!不做好事就是坏人,不做大事就是普通人。商纣王为君无道,被人称为“独夫”;孔子身为诸侯的大夫,却被称为“素王”。这说明君子并不在于是否有权势和财富。如今干了违规越礼的事,却不喜欢听“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的批语。这就等于自己背着一头猪却讨厌别人说他臭,自己跳到泥坑里却忌讳别人说他脏一样。

【原文】夫节士<sup>①</sup>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sup>②</sup>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sup>③</sup>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荣<sup>④</sup>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摈<sup>⑤</sup>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sup>⑥</sup>计决，劝沮<sup>⑦</sup>不能干<sup>⑧</sup>；乐天知命<sup>⑨</sup>，忧惧<sup>⑩</sup>不能入。困瘁<sup>⑪</sup>而益<sup>⑫</sup>坚，穷否<sup>⑬</sup>而不悔。诚<sup>⑭</sup>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sup>⑮</sup>萍浮，效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

【注释】①节士：有节操的人。②夺：改变。③道：道义。④荣：尊严。⑤摈：抛弃。⑥分定：本分所定，命中注定。⑦劝沮：劝阻。劝勉和阻挠。⑧干：侵犯。⑨乐天知命：天，天意；命，命运。安于自己的处境，由命运安排。这是相信宿命论的人生观。《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⑩忧惧：有仇恐惧。⑪困瘁：瘁，音翠，困顿劳苦。⑫益：更加。⑬穷否：困厄，不亨通。⑭诚：果然。⑮草靡：草顺风倒伏。

【译文】那些有节操的人，虽不能让别人尊敬，但他的志向不会被改变；虽不能让别人不厌恶，但他所遵循的道义也不会改变；虽不能让别人不侮辱自己，但荣誉还在于他自身；虽不能让别人不抛弃自己，但他的节操始终不变。因此本分既定，鼓励和阻挠都不能造成影响；乐天知命，忧愁和恐惧都不能入乎其心。困苦却更加坚强，穷困与否都不后悔。如果真能够用心如此，又怎能像草一样随风摇摆、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去效法那些抛弃礼法之人的行为呢？

【原文】俗之伤破<sup>①</sup>人伦<sup>②</sup>，剧于<sup>③</sup>寇贼之来，不能经（旧无经字。补之）久<sup>④</sup>。其所损坏，一时而已。若夫贵门子孙，及在位<sup>⑤</sup>之士，不惜典刑<sup>⑥</sup>，而皆科头<sup>⑦</sup>袒体，踞见<sup>⑧</sup>宾客，毁辱天官<sup>⑨</sup>，又移染庸民<sup>⑩</sup>。后生<sup>⑪</sup>晚出，见彼或已经清资<sup>⑫</sup>，或叨窃<sup>⑬</sup>虚名，而躬自<sup>⑭</sup>为之，则凡夫便谓立身当世<sup>⑮</sup>，莫此之为美也。夫守礼防<sup>⑯</sup>者苦且难，而其人多穷贱焉。恣骄放<sup>⑰</sup>者乐且易，而为者皆速达焉，于是俗人莫不委<sup>⑱</sup>此而就彼矣。

**【注释】**①伤破：伤害，损伤。②人伦：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③剧于：过于。④经久：长久。⑤在位：居官位，做官。⑥典刑：常刑。⑦科头：谓不戴冠帽，裸露头髻。⑧踞见：踞坐而见客。形容待人傲慢。⑨天官：官名。《周礼》分设六官，以天官冢宰居首，总御百官。唐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为天官，旋复旧。后世亦称吏部为天官。⑩庸民：平民，普通的人。⑪后生：年轻人，晚辈。⑫清资：魏晋至唐时多由士族担任的清贵官职。⑬叨窃：窃取。⑭躬自：亲自。⑮当世：随顺世俗。⑯礼防：指礼法。谓礼之禁乱，犹防之止水。⑰骄放：骄慢放纵。⑱委：丢弃，放弃。

**【译文】**世俗习惯对人伦的破坏，比外敌、强盗的入侵还要厉害。外敌的入侵不能持久，他们的损害只是一时而已。至于权贵子孙和在位的高官们，不顾礼法，全都束发去帽，裸露身体，叉腿坐着会见客人，这样既辱没了自己的官职，又污染了平民百姓。那些年轻晚辈们，看到他们中有的获得了高位，有的窃取了虚名，于是自己也照着做。于是普通百姓便以为在社会上安身处事，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恪守礼法的生活即辛苦又很难做到，而且这些人大多贫苦卑贱。恣意放纵过得逍遥快活又简单易行，并且这样做的人很快都官爵显耀。于是乎世人无不抛弃遵守礼法而追求恣意放纵了。

**【原文】**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sup>①</sup>，长<sup>②</sup>以买官而富贵，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饰<sup>③</sup>也，其党与足以相引<sup>④</sup>也。而无行<sup>⑤</sup>之子，便指以为证曰，彼纵清<sup>⑥</sup>恣欲，而不妨其赫奕<sup>⑦</sup>矣。此整身<sup>⑧</sup>履道<sup>⑨</sup>，而不免于贫贱矣，而不知荣显<sup>⑩</sup>者有幸，而顿沦<sup>⑪</sup>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注释】**①操业：从事职业的活动。②长：经常。③自饰：文饰或掩盖自

## 群书治要译注

己。④引：荐举。⑤无行：没有善行；品行不端。⑥纵清：放纵情欲。⑦赫奕：显赫貌；美盛貌。⑧整身：身体端正，穿戴整齐。喻提高自身修养。⑨履道：躬行正道。⑩荣显：荣华显贵。⑪顿沦：困顿沉沦。

**【译文】**世上还有那些人，年轻时就无清白的操守，长大后通过买官而获得富贵。也许是他们的知识足以自我掩饰，他们的朋党也完全有力量互相包庇吧。于是那些品行不端的人便以此为证，说这些人放纵欲望，并不妨害他们的名位显赫，这都是那些严格要求自己以行正道的人，不免穷困贫贱的原因，却不懂得荣耀显贵的人受宠幸、困顿沉沦的人不受赏识，都不是由他们的品行决定的啊！

## 博喻

**【题解】**本篇采用连珠文体形式，以众多比喻来阐说事理，其论点当为依法治国的典范。篇章短小，语言华美，表达委婉。

**【原文】**抱朴子曰：民财匮<sup>①</sup>矣，而求<sup>②</sup>不已；下力极矣，而役不休。欲怨叹<sup>③</sup>之不生，规<sup>④</sup>其宁之惟永，犹断根以续枝，剜背以裨<sup>⑤</sup>腹，刻目以广明，割耳以开聪也。

**【注释】**①匮：匮乏。②求：索取。③怨叹：怨恨伤叹，悲叹。④规：劝告，建议，尤指温和地力劝。⑤裨：弥补，补助。

**【译文】**抱朴子说：“人民的财力已经很匮乏了，还在搜刮不止；人民的力气已经用到极点了，还在役使不停。还想使老百姓不生怨恨伤叹的情绪，劝告他们要永远安定守法，这就好比截断树根来接长树枝、剜割后背上的肉来补肚子、割开眼眶来开阔视野、割掉耳朵来增强听力一样。”

**【原文】**抱朴子曰：法无一定<sup>①</sup>，而慕<sup>②</sup>权宜<sup>③</sup>之随时<sup>④</sup>；功不倍前，而好屡变以偶俗<sup>⑤</sup>，犹剗<sup>⑥</sup>高马以适卑<sup>⑦</sup>车，削跗<sup>⑧</sup>踝<sup>⑨</sup>以就褊履，断长剑以赴短鞞<sup>⑩</sup>，剖尺璧<sup>⑪</sup>以纳促<sup>⑫</sup>匣也。

【注释】①一定：固定不变，注定。②慕：追求。③权宜：指因事而变通办法。④随时：顺应时势，切合时宜。⑤偶俗：谓迎合世俗。⑥剗：音困，割断，截断。⑦卑：低的，低下的。⑧跗：脚背，足上。⑨踝：音怀，脚腕两旁凸起的部分，亦称“踝子骨”。⑩鞞：音炳，刀剑柄上或鞘上近口处的装饰，一说刀剑鞘。⑪尺璧：古玉器名。直径一尺的大璧，言其珍贵。⑫促：狭小。

【译文】抱朴子说：“法律未能成为定规，却追求随时应变的权宜之计；功业不能超过前代，却喜欢不断应变以迎合世俗。这就好比砍断高头大马的腿来适应矮小的马车、削掉脚背和踝骨来穿小鞋、折断长剑以便插进剑鞘、把一尺大小的玉璧切小放进狭小的匣子一样。”

【原文】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sup>①</sup>；庙筭<sup>②</sup>不精，而穷兵<sup>③</sup>以侵邻。犹钗<sup>④</sup>禾以计蝗虫，伐木以杀蝘（蝘作蠹）蝎<sup>⑤</sup>，减食（减食作食毒）以中蚤虱，撤<sup>⑥</sup>舍以逐雀鼠也。

【注释】①静乱：平定变乱；使安定宁静。②庙筭：亦作“庙算”，朝廷或帝王对战事进行的谋划。③穷兵：滥用武力。④钗：音山，抡开镰刀割。⑤蝘蝎：音起些，木中的蠹虫。⑥撤：毁坏。

【译文】抱朴子说：“禁令不明确，却用严刑来平定祸乱；朝廷的筹画不精细，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这就好比割掉禾苗来灭蝗虫，砍倒大树来杀蛀虫，吃进毒药来除去虱子和跳蚤，拆倒房子来驱赶麻雀和老鼠一样。”

## 广 譬

**【题解】**本篇与“博喻”篇一样，均采用连珠文体形式，也是借外在事物来说明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劝诫为君者要提拔和任用真正的杰出人才，不能“叶公好龙”。

**【原文】**抱朴子曰：三辰<sup>①</sup>蔽于天，则清景<sup>②</sup>暗于地；根芟<sup>③</sup>蹶<sup>④</sup>于此，则柯条<sup>⑤</sup>瘁于彼。道失于近，则祸及于远。政缪<sup>⑥</sup>于上，而民困于下。

**【注释】**①三辰：指日、月、星。②清景：犹清光。③芟：音拔，草木的根。④蹶：折损。⑤柯条：枝条。⑥缪：纰缪，错误。

**【译文】**抱朴子说：“日、月、星被天上云雾遮住了，地上的光明就会暗淡；树根这里受损伤，枝条那里就会干枯。现在的无道行为，会招致以后的祸患。上边执政有错误，下边百姓就会遭受穷困。”

**【原文】**抱朴子曰：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sup>①</sup>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sup>②</sup>叹息于韩非<sup>③</sup>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sup>④</sup>慷慨<sup>⑤</sup>于相如<sup>⑥</sup>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sup>⑦</sup>，或纳谗而诛<sup>⑧</sup>之，或放<sup>⑨</sup>之乎宥散<sup>⑩</sup>。此盖叶公<sup>⑪</sup>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也。

**【注释】**①用情：根据情理。②秦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称号。③韩非：

## 群书治要译注

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汉武:汉武帝刘彻的省称。⑤慷慨:感叹。⑥相如:即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约公元前118年),字长卿,汉族,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⑦拔:选拔;提拔。⑧诛:杀。⑨放:委任;外放。⑩冗散:冗员散官。⑪叶公:即沈诸梁,芈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约生于公元前529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

**【译文】**抱朴子说:“重视远方之物而轻视近处之物,这是人们常有的心理;相信听闻而怀疑眼见,是古人、今人都常犯的毛病。因此,秦王对着韩非子著的书赞叹,而希望见到他本人;汉武帝感慨司马相如的辞赋,而恨不能处在同时。等到见到他们以后,却始终不能重用。韩非子因为秦王采纳谗言被杀掉了;司马相如则被安置在闲散之职。这大概就是叶公好龙,见到真龙反而大惊失色吧。”